

默庵遺集總目

牧翁序

邑志傳

空居集上

空居集下

北征集上

北征集下

浮海集

避人集上

避人集下

幽遠集

翁跋

默菴遺集序

蒙叟錢謙益撰

吾黨馮生已蒼蚤謝舉子業枕經藉史肆志千古其
為學尤專於詩其治詩尤長於搜討遺佚編削謬繆
一言之錯互一字之異同必進而抉其避隱辨其根
核當其朽編斷簡紛披狼籍魯魚點定青丹勾抹夢
夢然若未視也佹佹然若有求而弗得也已而疑滯
通膠午釋忽然而睡煥然而興若逐寇者之得首魁
也若案盜者之獲贓證也蓋本朝之論詩所推專門

肉譜無如楊用修已蒼獨能抉擿其蹊駁曰此偽撰也曰此假托也鑿鑿乎有所援據而疏通證明其所以然雖用修復起不能自解免也若近世之詩歸錯解別字一一舉正賓筵客坐辨論鋒起援古證今矯尾厲角自以為馮氏一家之學論者無以難也已蒼顧不鄙余而以其詩稿請序孟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以為此學詩之法也杼山之言曰取由我衷得若神表文外之旨但見性情不睹文字嚴羽卿

以禪喻詩歸之妙悟此非所謂自得者乎說約者乎深造也詳說也則登山之蹊渡水之筏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女師得之者妙無二門失之者邈若千里此下學之經術妙悟之指歸也荀卿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以是學詩也其幾矣乎已蒼之詩行世必有讀其詩而知其學者於以箴砭俗學流別風雅其必有取於此矣余之為序非以張已蒼亦以為學詩者告也

馮已蒼傳載在邑志文苑傳內

馮舒字已蒼幼承家學蚤謝諸生肆力於古含咀經史穿穴百家尤邃於詩萬厯間詩道廢壞舒搜討遺佚編削偽謬疏通證明賓筵客坐辨論鋒起矯尾勵角自以為馮氏一家之學藏書甚富丹黃甲乙手自讎勘皆宋元善本構一小閣中設兩厨各題一銘以寶藏之崇禎丁丑錢宗伯謙益瞿給諫稼軒為姦民誣許舒下錦衣獄移刑部訟繫經冬誦讀不輟妻東張溥倡為復社網羅俊英屢招舒舒以社名犯父偏

諱弗往平生直腸快口軀幹偉然遇事敢為不避強
勢小人嫉之如讐順治初相與構覺於縣指所選懷
舊集為謗訕曲殺之士林咸痛焉所著空居集北征
浮海諸詩空居閣雜文二卷炳燭齋文一卷懷舊集
二卷文毅二卷海虞二卷歷代詩紀一百卷

史記六卷宋史六卷古詩集六卷古詩集六卷
古詩集六卷古詩集六卷古詩集六卷古詩集六卷
古詩集六卷古詩集六卷古詩集六卷古詩集六卷
古詩集六卷古詩集六卷古詩集六卷古詩集六卷

默菴遺集卷一

有敬之刊本



長樂馮舒已蒼著

空居集上

古律雜歌詩五十四首

感舊詩一首贈錢大履之有序

余生十八而識友生之樂至今二十年離合聚散之
故蓋怛怛焉友人安十者諱撫吉無錫名家子父有
金百萬君最幼僅得百之三浪遊三十年盡其業
流寓余里中能歌南曲自云受之崑山衛良輔分刊

常熟丁氏
節度累黍不差常曰南曲有宮有調聲亦別焉能歌
者發聲卽辨不待終曲也今之歌者何足道每遇風
日晴朗必過余鼓髯軒渠歌奕閒作長身矍然也今
年夏疔潰死矣余性不佞佛壬戌歲始從鶴林寂公
遊心欽焉師謂余曰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子殆庶
乎今年七月而鶴師逝老儒張應遴者字選卿業醫
好言避世及道家黃白斬勘之術海外旁行不可究
詰之書余心樂之語輒移日春而病夏而死張叔維
名維善畫好為孤介所如多齟齬不合甫得錢即以

周貧乏以故益窘而行意自如去年三月邂逅於杭
州昭慶寺烹筍共食畫雙松梧竹為贈酒酣為余吹
簫今年秋客虎邱訪之不遇未幾死年五十耳王慎
初者名毓德少以訟破家常相戒曰訟非得已事也
余先人亦有田產今敗矣其初激於不可忍耳究則
無所不忍凡生平奴隸視供指搗者無不仰面乞憐
反唇相譏何如忍一人屈一時之為快也余歎息以
為知言今年八月友人有捷於應天試者慎初過余
曰同學俱不賤子且奈何子尚有待也我今年死不

復見矣相顧涕泗因出畫像請余贊之九月而病逾
月腹瘕死相與交十年未嘗見其妄取一錢也嗚呼
余生三十八耳齒髮向衰方有無年之憂今一歲中
而棄余去者且五人故交零落曷勝其悲過此以往
將余之悲他人者亦他人之悲余乎五人死有余悲
之余而死誰以余之悲五人者悲余乎錢子履之與
余交最久亦最善庶其悲余也已感而賦詩因以為
贈時崇禎庚午十一月

獨坐空室中沈瀾涕無已沈瀾亦何為念我故交子

在昔萬厯末安君同閉里余居南門外君在西庄裏
朝從暮復過步屨何灑灑時復起高歌婉轉莫能擬
自言少年場余昔稱絕技發聲辨陰陽素譜論宮徵
高下準節拍抑揚貫首尾竭來三十年時世何靡靡
知音竟何人良輔不可起一朝懸疣漬丹旒悲西指
艤舟送子去望望河之沚歸來過君門庭空有敗几
鶴林雲樓嗣結庵虞山趾一面兩會心但覺慈容喜
謂余有夙因道場直心是未能棄家遊遷化一何駛
雖復無去來學人自翹企張公古心人處方有妙理

平生喜奇異黃白兼巫史每云世將亂城市非所止
會覓十畝田扁舟傍水埃有志不克遂惡婦徒張喙
叔維壘塊人丹青當耘耔遺我雙古松梧竹共一紙
問余城南居著書幾盈度去年宿昭慶烹筍食同簋
今年逢虎邱對月空倚徙如何數日間一瞬不復視
子幼復家貧孀妻竟何倚惟餘洞簫聲嫋嫋猶在耳
嗟予抱氣激不平時裂眦王君與余遊相勗能忍耻
每從盃酒間歎息時彈指古人有格言忍過事堪喜
余也敬書紳紉佩比蘭芷今年八月末執手語媿媿

同學俱不賤子今竟何以子才遇有時我病不可俟
相知十年餘慚愧無足齒會當贊我像知心賴此紙
余時笑謂言子言一何鄙生死乃大故相去豈但咫
子年五十一去我僅一紀從此十年強憂貧不憂死
但愧貧薄人無足當君旨從茲一別去秋盡冬方始
夢中忽有聞如言子已死攬衣初下床戶外有君使
傳君別我書一札百餘字上言久相知下言長訣矣
驚哀讀未竟酸痛傷心髓嗚呼一年間積日三百耳
如何五君子荒塚空累累來日苦無多去去安所底

歿者不可作生者亦無幾自昔十八九結交有錢子
作眼同青白開口同呵些看花同車船踏雪同履齒
置身青蠅間亦復同翕泚回頭二十年交態常爾爾
自稱膠漆契爾我亦如此祝子享期頭髮黑好纒纒
自勇教詩書相將拾青紫婆娑兩老人閱世一百禩
蒲柳倘先推期君保終始

對酒偶然作七首

讀書無所成聊爾事稼穡種秫南村中十畝得十石
五石足供輸五石矜新獲麩蘖昔已儲和齊兼鼎鼔

低頭拜杜康但願清樽溢朝來開缸看氣味雨泚泚
豈特樂妻孥兼可供賓客罌壺滿牀頭衰老生顏色
舉盃忽不飲思彼塞上公倚伏諒已定得失徒怔忡
何如古至人無我觀鴻濛鴻濛在何許欲往道何從
從之泰山巔泰山阻若若從之東海濱東海波滔滔
去住兩未成中心悵無聊遐思古人言妙理在濁醪
舉盃時讀書息念安枝巢

太玄不覆瓿三都亦膾炙老壯年或殊小伎無高下
辟彼清濁醪取醉安有差惜哉揚子雲為爾生悲咤

逝將遂蠹魚終焉此耕稼

馬遷著史記云欲藏名山豈無讀書者但謂知音艱
今茲何為爾丹鉛遍人寰老來念此事通夜目鱖鱖
且須中聖人一為解愁顏

慚顏何窮已願得五車書窮朝事幽討捃拾若畋漁
取方托元始補拙藉勤劬如此三十載庶窺作者隅
旗鼓戰邪僻雷霆震聾愚李何與王李鍾譚及袁徐
妖氛既蕩滌壇坫皆污瀦始覺天地間日月常皎如
惜哉時不與此志亦邱墟

誰謂炳明燭不知日月光歎息皮相士嫫母欺姬姜
眇小笑薛公好婦輕張良力學吾自許語人非所詳
作箋上天公願得大力王燎此誣世者一炬如阿房
乘雲到滉莽天門岌將將一夫而九首當關何強梁
吾言既不達吾心徒自傷不如且飲酒沉醉歸吾鄉
府試日贈同試老翁一首

默庵居士年四十頭白面皺齒欲墮案頭久廢帖括
業試逼妻兒強牽課提携筆硯入吳門舉足欲前心
不奈是時九月正初一曉霧夢夢風若簸府官朱衣

呵殿來諸生齷齪七百個吾亦其中當一人俛首羞
 顏豈堪浣須臾聖板看試題下筆無能但深坐傳餐
 最笑聲喧逐不覺日光已西殫強將蠟炬續殘篇老
 眼昏花書字大誓將今日了今生糠粃從茲免颺播
 踉蹌交卷迫欲出門鑰不啟愁無那腰酸背楚立未
 能長歎聲高疾於呼門邊老人告思澁舐紙呻吟若
 忍餓聞余太息相慰勞問余年光幾折挫余言去年
 三十九今年四十差可賀老翁撫手更張目嗟哉子
 言真罪過不見磻溪老釣師八十始為王者佐吾今

六十子四十譬如子生髮如鬢余聞匿笑不自禁兩
 旁少年皆噤哂老翁老翁聽吾言我今願息非我情
 當今名士讀異書說經不用邱與軻於陵新著仲子

篇偽書有於陵子近詩傳驚聞子貢作豫章有偽子

援之有據之作時文者鍾批左傳實腐俗鍾伯敬批左傳以其樂也融

說詩融為俗筆君子曰為腐尚陳云班史直板懦陳明卿評前漢時文手眼盡如斯

老矣何堪拾殘唾又聞天下兵戈起總把生靈作斬

堊廟堂牛李爭怨恩瘼犬當關有人嗾借如拾得進

賢冠掣肘無成空腳蹉何如抱犁向南畝贏得閒來

且高卧老翁老翁何太愚人生百年有幾個功名富
貴前世緣讀書識字今生痴祇今若不歸去來為問
襤衫幾領破老翁老翁何太愚夜行不休當自推欲
學少年競竿牘爭奈朽老無錢貨為翁援筆作長謠
漫聲贈翁當楚些

甲戌除夕

無端四十二年春又作今宵守歲人書卷久拋知有
命妻孥相對獨嫌身冷看世事天應醉細數流年佛
亦嗔堪歎兒童暉不管祇將竹爆鬪比鄰

乙亥元旦

霧濃風急擁殘燈屈指今朝歲又增世態未能妨我
睡流年漸似得人憎辛盤無物堪供鼠春氣漫天已
見蠅便擬出門何處去心期端不負良朋

二月十二日出北郊

春至年光爛不收老懷無賴亦淹留尋來舊伴幾山
鹿拋得清尊狎野鷗有主名園爭逐客不多心事怯
藏鬪可憐造物無新意只是東風送白頭

寄巢詩贈石林師有序

石林禪師宏覽博識君子也始祝髮於智林寺已而寓東塔又避地於郡之北禪目所止曰寄巢余廣其意為詩以諗之

聞君有寄巢巢今寄何地去來本無常行住安可計
試觀吾有身何者不為寄寄色在我目寄香在我鼻
寄耳知有聲寄舌知有味三毒寄我心婉轉不能避
及至因緣滅安得一大事人以寄為真開目驚夢寐
辟彼盲眼龜腐木以為庇子以真為寄白肉生瘡痣
譬彼大海水分別以為智願子入無餘斷此前後際

在空卽為鳥戾天乃忘翅在淵卽為魚隨波不驚餌
寄在理難一寄滅成不二祖師從西來此中有真意
嗟余苦流浪萬事悲匏繫功名久意息妻兒尚為累
奮飛了不能空言祇增愧稽首禮覺皇終當從子逝

仲春登虞山步自拂水新路時山門成趙令所

築亭已毀

未甘足弱強躋攀不仗孤筇也入山抱石野梅隨候
盡倚松驕鼠向人頑重樓起處矜新勢古榭荒來憶
舊顏最是近修官道好不將險阻賺人寰

又從拂水到維摩寺禮金粟招老僧飲

悶覺空山歸不易暫憑老脚再徘徊
林空遠負飢鷹勢嵐重還愁惡瘴來
膠漆眼前惟野衲離憂物外仗
深盃淨名居士原無病莫枉天花亂作堆

春深獨遊

性僻難求伴春風祇自行強尋桃面笑
生怕燕泥爭舉袂障人醉摳衣禦犬獾
最憐沙渚畔風急脊令鳴

同從弟野步

不覺春將半閒行別有情簪花遊女出
把耜老農耕

風軟能推燕波深莫採蘅獨悲羣從少
執手歎熒熒

薄暮登南城閒眺

幽居兀兀思難平傍晚登高上古城
到處層樓矜意氣不多空地著閒情
無才未敢誇能賦有路何須羨
倒行收拾芒鞋且歸去遙看青燐出林明

看小兒放紙鳶

一番白紙強粧成頭角尖齊骨亦輕
夜著紅燈疑見畫朝驚孤雁又安箏
翻飛祇藉狂風勢墮落還愁急
雨聲勸爾一絲牢把定不然何處覓前程

閉門謠

常熟丁氏

手不扶犁種得田一畝倉中安望有餘粟身不採桑
養得蠶一絲箱中安望有餘服仰藉皇天祖宗蔭單
夾隨宜食有肉况兼蔽廬蔽風雨又值今朝酒初熟
酒熟閒傾滿滿盃盃乾聽我關門曲我非不欲爭名
競利趨市朝貧賤生前有定錄我非不欲柔聲下色
事貴介黃金不多交亦促所以今年四十三歷盡人
情轉孤獨孤獨且奈何閉戶多閒福不著祖生鞭不
聽賈子鵬有眼惟將古人對無才敢向蒼天哭一盃

向盡更一杯醉眠醒飲還相續但能保此足平生何
事出門空碌碌

雨後竹輿山行

久無塵面向山邱今日籃輿盡意遊非為雨餘嫌獨
步卻緣風重怯行舟林深孤鳥驚還起雲散殘陽去
又留携得一尊聊自醉無車何處覓三騶

夜不得寢贈內

我正愁難遣君緣病更憂都來萬重意總聚一牀頭
婢魔呼難覺燈殘燭尚留貧難幸相守莫恨嫁黔婁

抄歡

不關中酒怯春寒何事逢春卻抄歡欲話無生消妄
想一家空自愧團樂

雨後代書招友人數白體

昨宵雨氣漫山濕今日泉聲聒耳多料得菱絲纏老
符卽看燕尾掠新波我老君閒正相似何妨艇子一
相遇

贈雲南杜南陽杜知醫能辨陰晴有祈雨術亦
為人卜葬

角巾草履破衫裾六詔來程萬里餘口叱雷霆妖魅
死心存銖兩病魔祛時從向背占龍勢欲辨陰晴問
帝車願得乞君為弟子枕中何吝一通書

昔昔鹽二十首 齊梁體

垂柳覆金堤

從來離別恨偏到柳條深何當攀折處新肄覆新陰
絲絲交遠陌葉葉攪離心畫角中宵發併是相思音
靡蕪葉又齊

相思何所極空想下山期因茲章臺裏流盼蘭堂西

羅生何冉弱襲予亦芳菲歲華已如此故心君儻移
水溢芙蓉沼

故心不可問故情聊可憶自昔嬌小時紅藥比顏色
窺波映新粧的的兩相得蓮心今何在徒見春塘溢
花飛桃李蹊

春塘自渺瀰桃李久成蹊敢恨投無報深嗟昂又低
露沾飛鳥墮絲眉舞還遲朝來將折贈日暮歎空枝
採桑秦氏女

看花恨成葉採葉問柔桑三月暄妍節十五好容光

久知離別苦不意忽身當驪駒何日返為問侍中郎
織錦竇家妻

桑落蠶初罷含淚入機來絲脆梭疑澁辭長字莫裁
妾心指漢水君意逐陽臺未知寒到否衣至儻能開
關山別宕子

君心豈不懷分是關山隔峰高馬窳度關斷書難越
棄繻竟何成少婦空華髮願君出塞時還顧閨中月
風月守空閨

風月正團團始集玳簾端暄風動牕戶入幔共盤桓

獨眠真不易獨坐更無歡此時銀燭下角枕一邊寒
恒斂千金笑

角枕昔雙陳雙陳亦雙笑今日孤幃裏單栖足長嘯
玉女倦投壺如皋未解縶傾城敢云奇要候征人到
長垂雙玉啼

征人何日至望望實悠哉情同送雙燕夢亦贈瓊瑰
眠時枕畔見夢後鏡中來莒都城已墮蒼梧雲不開
蟠龍隨鏡隱

啼多鏡嬾掛從此妍粧已昔以盤龍珍今同飛鶴化

玉臺自亭亭繡帶空纚纚君行儻時還孤鸞未甘死
彩鳳逐帷低

嚴粧悄無緒回身就綺幃輕紗宛平昔珠綴滅光輝
祇憐雙舞鳳相向共徘徊何日芳香發獨卧今低垂
驚魂同夜鵲

獨居苦噩夢夢斷驚還泣僻彼填河鵲抵死孤鳴急
月明繞樹飛雨霽依枝立聲喜竟何為道遠書難及
倦寢憶晨雞

宵長魂屢驚獨夢了難明銀河想已落翠羽尚無聲

函關客未過齊宮粧不成轉展空轉展側耳恨蒼蠅
暗牖懸蛛網

拭目初下牀寒帷坐來久妾意劇含辛朝光初似酉
蜘蛛曉猶織幕幕當牕牖絲長徒自懸望望空搔首
空梁落燕泥

綺牕今不開昔日燕曾來嘍泥堆繡棧側羽拂珠帷
故交情已絕故壘幕同危情來仰面看一片委塵埃
前年過代北

閨況今如此君行想亦艱遙思去年日君在五原關
嘗山風正厲桑乾渡不難昏昏畫雲暗蕩子儻思還
今歲往遼西

君還未有期知又到遼西別遠音彌隔心遙路更迷
獨銷閨草碧共望塞雲低去去三千里不寄萬行啼
一去無還意

行踪雖可憶別緒更無端徒知才足恃不念歲如湍
析木氛還淨旄頭氣亦殘君心自迷惑詎是道途難
那能惜馬蹄

道途誠不易良馬輕千里妾不惜障泥君自要生死

春日恨妍遙孤闌空徙倚金鞍何日還望望無窮已
有書法絕詞寄人者依韻和之往返各一首

山凝碧靄雙螺黛劔截秋光一寸珠但得月從雲際
墮敢勞相憶贈文無

不求雍伯三升玉不羨梁家十斛珠但得此心難決
絕定甘幽怨隔河無

和二首後重贈陶子齊

不將正眼窺真諦卻向旁門覓髻珠聞道愛河多駭
浪一靈今得渡來無

中秋夜二首

天將今夜洗寰瀛難洗愁心感倍生髮白豈堪蟾影
照齒寒不奈露華清誰家半臂三重錦幾處歌喉一
串聲獨自掩門還獨卧孤燈相對兩盈盈

枕手燈前夢不成夢成還擬到瑤京手携窈窕侵雲
度車駕龍麒逼漢行似有玉真傳錦字遙看仙仗卓
霓旌罡風正急且歸去愁聽虛窗蟋蟀聲

節婦吟為袁母作

昔人輕改嫁改嫁不為諱尚少固其宜貧寒達有位

聖朝重改嫁改嫁人所棄哲婦固吞聲不肖亦仰企
世風既已然人情敢云二所以苦節者貧賤乃足貴
悲哉袁生母誓死亦何為上無翁姑憐下無弟兄恃
藐此三歲孤矇矇如未視欲煮盡無粟欲恤機無緯
竭來二十年之死靡他志豈若富貴家多金恣驕肆
筵後羅珍羞牕中理金翠豈若富貴家氣勢足周庇
端坐恣揮斥姨媪爭讒媚一旦巡方來奉行舉故事
袁母空苦節富貴有名字但令孝子傷未必桑中愧
四座且勿喧聽我詩言志富家節易守守易旌亦易

貧家節難成節成空悲淚二者竟何如敢告採風使
過故人屢不遇贈之二首

十叩高齋十見辭門前槐柳總新枝可憐舊犬迎人
吠還似當年客到時
交知漫說白頭新頭白何須更覓人想得主人辭客
後高低雙眼總如銀

江陰遇薛康逢出其尊人虞卿所賦七十老翁
何所求絕句見示感而賦詩以廣其意

乙亥冬之季我從江陰遊強入少年隊自顧終難傳

少年鬢如雲我髮白颼颼少年顏如花我老黑於髹
少年理帖括我獨恣吟謳所以一室內異志同卷首
忽然薛康逢惠顧相綢繆為言尊大人不樂事王侯
首着走西蜀今棄如脫鈎貧以無事貴坐卧一小樓
時復吐高吟託興無所求我時聞此語瀨氣開咽喉
譬如鍛柳下嵇阮相勸酬譬如鼓長揖漁父同擊舟
浮雲蔽明月忽然開青眸因茲廣翁意翁歌我為酬
老翁老翁且高眠古來世事盡茫然虞舜吾聞百有
十顏子三十已華顛祇今二子竟何在荒墳敗草同

羊髯項王初起二十四七十餘戰鋒無前至竟穀城
三尺土劉季淚落徒涓涓長陵自為萬世業可憐俱
是北邙煙節義何足弔西山悲淚東陵笑文章何足
憑直言曲學兩難徵不見開科中李杜近聞著序笑

歐曾

兩翰林著
時文序

人生各事百年期呼馬呼牛總任之

若將世態填胸臆簷前乳燕亦趨時少年於我更何
有幾個少年能白首翁今七十吾四十到頭期頗尚
許久但撐雙眼看少年翁今賞我知言否

默庵遺集卷一終

默庵遺集卷二

長樂馮舒已蒼著

空居集下

古律雜歌詩八十首

晚春偶懷五言十首

先生住南郭有室擬菰蘆瓦破昔邪出牆危薜荔扶
祇堪容乳燕不合偃侏儒天下非吾事嫌塵自縛蒲
一室荒來久鄰家借小鎌先除穿砌竹次斬透牕簾
忽見梅身瘦旋添蕙葉尖庭空我畏影急為覓重簾

兀坐笑因循空齋剩一身閉書翻卽好香篆攪來勻
舊事悲還憶新聞怪不嗔豈嫌闐闐近牆外任齟齬
有氣冲霄漢無才避草萊頭臚千丈雪身世一庭槐
獨向斜陽立還愁野雀猜會須逃俗外遶戶長莓苔
又是三春盡捫心實暗驚舊遊皆貴客新號得狂生
怕雨嫌屯蠹愁風不聽鶯還憐羣從少未得廢將迎
有物壓人頭經今四十秋人欺翻省事鬼笑奈包羞
縱得傷時夢都無養拙謀卻慚雙燕子生計自綢繆
飲敗肺常渴心孤膽不雄梅酸時入夢鼠黠便呼翁

人自嫌吾道天應恕乃公儻能強健在鼓腹味皇風
劇笑人生拙都將假作真藥方隨日換祿命逐年新
幾見醫祛病何嘗術有神且將安分過今世總前因
怯火背燈久燈寒火亦微鼠狂翻得勢犬瘦卧無威
紙破風方橫城高角已稀魂醒終不寐合眼亦披衣
悶惜山遊破山遊倍不任逢人非舊對相賞少幽禽
幾處名園換誰家畫閣深不如歸去好莫更引童心

又七言十首

四十年來多少人半驚卓絕半埃塵可憐身老心猶

健也共兒童過晚春

拋殘舊卷任夷猶縱有詩新亦懶酬想得虞卿辭印
後著書應是未窮愁

燕來簾幕正藍絳亂墜春泥點薄衫聞道近來官稅
重勸君取次莫輕啣

種得薔薇不著花祇將綠葉記年華大都花事開時
短但得濃陰莫歎嗟

久拚身世百無成指點青山眼倍明已共夢魂新訂
約但逢喧處不教行

病桃一樹小牆東到得花時也自紅底事天公渾不
管等閒開落任東風

天遣今朝敗酒名三杯已是氣怏怏醉鄉聞說無多
路如此衰頹不易行

偶思閒事氣難裁解帶披襟意未灰賴得東風最相
惜不辭輕好入懷來

實課年功白髮知水邊逢影笑支離何堪尚以貧為
累不結雲山老去期

屏卻蠶鹽無長物消除筆硯仗閒詩此生漸似無多

事婚嫁三年是了時

秋夕對雨為履之悼亡兼傷往事

不堪昔日生離句

履之愛婢被遣有詩見示

何意重題死別詩淚

枕可曾留夢在

履之舊句云憶君惟有枕頭知

遺裝又見施僧時涼

朝已失梳頭伴

昔年履之見語云清晨每看兩姬梳頭

五夜應通異路

辭想見高齋今對雨舊愁新痛兩參差

初冬過尚湖

蕭條簾幙不遮風百頃清光半幅篷山色有無斜照

裏人家低濕水煙中雁遙枯葦竿竿白鷺映殘霞片

片紅如此風光誰與會筆牀茶裹伴衰翁

次日又過遇風重用前韻

此生慣是石尤風敢羨鄰舟趁飽篷但得機忘人事

外何妨萍住綠波中山含微雨千重綠面仗清樽一

晌紅底是風波能任運不勞搔首問天翁

有客

有客新從海上回生犀滿案蚌成堆何須更酌貪泉

飲馮仗文章博得來

野老

常熟丁氏
城北城西總有園主人花下正開尊不知野老牆邊
過旋刻湘筠記淚痕

放歌

生前願作信陵客死後願葬要離墓老人立志本如
此堪歎年華久相負負郭一頃田欲賣未賣真可憐
丹鉛百卷書朝讀暮讀何其愚不如拔劍出門去安
顧兒女牽衣啼老妻顧我言願子且踟躕子今何所
去子今何所為長槍大戟非子事名卿貴人將何依
戟手為婦語子言一何鄙人生豈合不稱意丈夫會

應有知己知己一朝遇抵掌吐六奇盾鼻旋磨墨羽
檄縱橫飛長繩縛再拜獻玉墀稷契輔堯舜詠

歌播聲詩何能老死茅屋下藁項黃馘無所知老妻
顧我笑人言子癡真太癡古人有言直道馬往不三
黜舍此適彼何不思出門匪科第屈宋總吟嚙結交
須黃金丹憲乏知音李何王李文章伯子視一錢亦
不直袁湯鍾譚天下師子獨唾罵供笑嗤如此狂愚
世所怪無論賢愚皆裂眦豈獨邯鄲學步匍匐歸祇
見木偶飄流土偶敗歎息還升階乃知卿言亦自佳

舍我行裝棄我馬低頭還入茅簷下朝噉入戶背已
常熟丁氏
熱明月傳空友非寡耐可耕田種黍徐時還捉筆論
風雅百年從此老時多辟如已死當奈何

擬寒山詩三首

可憐世上人事業何瑣碎朝量米共柴暮配鹽與豉
見錢眼便赤未見亦攘臂粧點門面好云為兒孫計
兒孫竟何人吾死不可替張公自吃酒安用李公醉
人生天地間寬苦六親會妻子及弟兄奴婢兼親外
人人要我錢我願還我債可怪一種人要錢便惡賴

我今盡還汝慎勿起毒害我欠今已還汝還何年代
試看猪牛羊何緣付屠儈

伸手討一錢市人喜便與受者無喜色與者亦無迂
一旦金錢多取與費口語錢財入手盡多寡在何許
語君苦勞心不如伸手取

慢懷三首

作詩貴心志豈與世俗論有客謂我言軒冕六義存
名不列科目枉自勞心魂此事久自歎此語不忍聞
吾衰已矣夫之子附青雲

夏蟲不知冰寄聲聞蟋蟀蟋蟀謝不知且待秋風瑟
須臾玄冥至牀下悲鳴急欲寓夏蟲書遷化嗟無及
蚤知朔風寒悔不從子息有生總為勞安問遲與疾
蟬螿與大椿究竟何得失

冰蠶家在冰火鼠老於火水火互相易蠶鼠皆喪我
人生各有志志在無不可知音竟何人眼中空瑣瑣

丙子除夕五首

五十未為老中人不稱窮何況春酌綠對此蠟燈紅
前年子取婦生女呼我翁遶牀索果核歡笑聲何濃

胸中漫無事鄙夫但空空此意吾自領不與世窮通
平明頭未梳有客已至門意色何囁嚅冠屨亦繽紛
喉中氣噎哽欲吐不得吞日出每如此送迎無朝昏
急走送客去兀坐還自懶借問此何時一歲明朝新
客各歸其家吾始得吾身是非且暫息一夕當千春
五秩久已開明朝又過半人皆笑吾衰聊爾岸幘看
髮白耳欲聾齒落眼亦暗未老笑足嗔已老何所憾
獨悲少年人童顏亦潛換莫更如吾老也受兒童耽
我本直腸者瘖瘖非所任快口如衝波費用存吾真

因之屢獲謗世眼白於銀疏或見諒親契時得嗔
還觀寸心中實可盟鬼神請從歲除夜直遡今年春
三百六十日何事不可論

丁丑明朝來丙子今夜去周旋春與秋欲別不忍遽
殷勤撫疇昔端坐相告語昔者五六月交扇汗如注
今來幾何時層冰礙行路雖曰歲之常遷變亦可懼
何況人世間寒暄異朝暮因之感物理惆悵至天曙

寫詩藁竟漫成四首

排纂新詩一卷成自吟也怪太愁生聲依征雁霜前

度意逐孤舟雪裏行心血暗隨年序散眼光還共鏡
波清可憐舉似無人會寫向秋旻伴月明

敢謂時流乏老成嘉隆傳派可憐生直從六義波翻
後獨向千峰頂上行燈過夜闌花倍艷月來秋後魄
逾清何緣重起西崖輩一刮金篦眼再明

非關辭苦太丁寔此事從來仗性靈不是金針暗中
度可堪乾殺讀書螢

眼前誰假又誰真嬾向多歧問去津從御數人皆盛
飾低頭賴有尹夫人

擬古兩頭織織

兩頭織織龍忽騰半黑半白雲初昇
膈膈膊膊雷發聲磊磊落落雨雹冰

擬古離合隱郡姓名詩

冬高浪波涸霜重藥苗枯澤堅能度馬
空室獨愁子歸時竟無日諒已去京都

和牧翁庚辰元旦韻以下皆庚辰和韻詩

敢將塵面向人前世事湔除不拜年
無客自斟婪尾酒有魚不羨檝頭船
林邊整頓辰年歷枝畔籌量閏

月天老矣祇堪局戶坐恥將文籍較囊錢

和履之元旦韻

曉氣曛曛歲已新可憐四十八年春
痴賣去還歸我椒酒斟來更讓人
幽夢昨宵僧結侶微吟今日硯
相親報君一事應歡喜春閨花開未厭貧

石林見示除夕元旦二詩依韻和之

春來冬去總相忘守歲方知此夜長
淨掃寒灰留臘火閒看煙色送爐香
重尋舊句還登卷薄中新醅未到鄉
事事與師無隔別孤燈自照亦匡牀

伴侶一枝殘
竹一匡牀

獨守孤燈坐上元此生甘分老邱園猶餘妄想占多
稼淨掃憂懷歎樹萱老我杯鎗馮灑灑隨人口舌鎮
翻翻與師共有安心法不向人間問輕軒

元夕和履之韻

風光事事不如前問說燒燈憶少年結伴共邀昏後
月看花還上夜深船遺鈿細檢曾遊地幽夢相牽欲
曙天今日時移尋不得大都人世惜金錢

再和石師元夕作同用韻

承平暗記憶前朝不道殘年見寂寥避冠正虞蟾影
黑無燈更覺雪光遙春心逐夢應還斷吟魄馮巫未
可招卻羨老僧無事事一龕擁衲坐清宵

立春積雪和履之韻

春遲偏喜近燈前準擬風光似去年何意忽哀華澤
竹令人還憶剡溪船四垂雲脚低連地一桁山頭峻
逼天卻是老農齊擊手定知斗米值三錢

元夜雪再和石師韻

亂送狂飛舞白雲紛紛何處問新春法曹賦就誇重

壁簫史丹成妬水銀橋畔阿誰尋
向客枝邊剩有忍
寒人謝娘此日薰香坐應看梅花點額新

次韻和夕公蚤春積雪三首

乍看青帝及東郊拂面春風憶舊交
忽報同雲迷屋角便驚飛雪壓簷茅
蹇驢放飽衝寒出小艇裝成倚樹拋
馮說泛羔圍錦帳幽人總不掛眉梢
盡卷重帷凭綺牕老餘豪氣未全降
掃烹活火雲千片遠踏寒香履一雙
狂愛風飄迴洛渚疊成峰勢想盧江
明朝若是東風急擬聽溪流徹夜淙

去年曾憶過疎櫺颯颯蕭蕭鶴墮翎
收得煖煙偎絳袖侵來寒氣入青萍
竹留墜勢當牕入雁激哀聲擁鼻聽
今日再逢悲隔歲共君指點索銀瓶

偶感階前小松再用履之元旦韻

已覺柔條逐歲新寒松何事不知春
得成虬幹愁為棟未是瓊枝敢傍人
自向巉巖擊雨雪豈從桃李妬情親
卻憐歲暮青青候滿院濤聲不厭貧

石公借十七史調之二首

劉成項敗太紛紜安用殘編管世氣
四十九年無一

白莫將學地滯多聞

遠公論易先明體慧地談文祇說心若問古今興廢
事恐師無處不露襟

為友人悼亡三首

一樹梨花逐雨空夢迴何處翠微宮合歡綺席塵凝
綠垂壁羅帷淚漬紅檀點尚粘粧閣畔綵牋愁見鏡
奩中多情奉倩應何似坐對孤燈泣曉風
駭駕輜輶到易遷簫聲愁絕鳳臺煙七元步遠飛羅
襪三素雲深隱翠鈿豈有流風迴水上空悲月落照

窗前綺寮瓊樹今誰主惟有殘陽叫暮蟬

流浪浮生不可期靈椿朝槿竟何如小來結友通家

日曾見尋師上學時

亡者為余友履之女婉孌遽推春後藥輪

困誰剩雪殘枝總來修短都無定潘岳莊周盡費辭

元微之云潘岳悼亡猶費辭止儼安仁殊未廣也

小庭新栽叢竹適錢夕公以感事懷人長句見

示不勝懽然因次來韻賦竹詩三首為答

桂堂蘭檻葉深深幕護闌遮未許侵斜月照來悲晚
晚狂飈吹去費沈吟祇應湘媛通靈語不見王猷惠

好音滿眼資菑與荆棘嗟君何處覓同心
雪欺霜壓自年年移植難逢雨後天籥解不堪重傳
粉節方何事欲規圓倚來翠袖愁寒夕噪盡寒蟬逐
晚煙還冀化龍隨霧去莫教常伴草芊芊
蔓草狂花豈足傳抽竿偏惜傍瓊樓梧桐儼並嗟無
鳳蒲柳雖殊莫戰秋西國傳來須作杖南山種得解
為舟卻憐小苑囂塵甚月暗宵深替爾愁

閏春詩和錢夕公十三首

春賴閏加添郊遊勝事兼試風金縷袖映日玉輿簾

氣暖山如笑煙開樹忽尖花邊遊伴過菱齒印來纖
春賴閏加添舟行勝事兼輕煙棲錦纜細浪學文簾
倚檝桃根弱隨風燕尾尖古謠云燕燕尾涎涎萍開還照髮素
手映鬟纖

春賴閏加添重樓勝事兼迎風褰繡幕邀燕捲珠簾
日午朱闌直雲收遠岫尖庾郎盤馬過應羨柳腰纖
春賴閏加添金牀勝事兼氣溫收繡被風薄下緹簾
玉暖香難掩屏靈暈透尖侍兒牕外立還聽語聲纖
春賴閏加添瓊筵勝事兼教鋪羊琬席盡卷夏侯簾

衫薄金泥重釵長玉露尖晚來遲日照一面暈紅纖
春賴閨加添拈鍼勝事兼向陽聯鳳枕逐暖繡鴛簾
小袂裙腰濶輕鞞合縫尖氣和寒不覺宜惜玉纖纖
春賴閨加添休鐙勝事兼旋抽卻寒枕自捲夜明簾
宵淺金爐永粧殘綠髻尖春妍何處著牀下一鈞纖

樂府云足
跌如春妍

春賴閨加添朝眠勝事兼蘭堂猶下鎖花檻正垂簾
金鈿香風暖雕梁燕語尖試褰雙綵鳳昔昔鹽云綵
鳳逐帷低

還露玉葱纖

春賴閨加添臨書勝事兼泥箋初罷繡養墨莫披簾
沙淨爭錐畫釵垂曳脚尖倦來支筆坐翡翠一枝纖
春賴閨加添圓碁勝事兼對枰爭寶釧覆局隱珠簾
得利侵邊濶乘危鬪角尖瑣牕遲落日移趁月光纖
春賴閨加添新昏勝事兼停車開寶幃卻扇出湘簾
灼灼桃花艷亭亭燭影尖輕風還有意佩動玉聲纖
春賴閨加添新蟾勝事兼殘霞羞映頰殊彩喜窺簾
未擬三秋滿先贏一度尖謝娘裁絮罷還詠雨頭纖
春賴閨加添薰風勝事兼睡餘驚拂幔粧罷聽鳴簾

西京雜記織珠
為簾風至則鳴
絮舞千重白
鳶輕一綫尖
芳塵粘廣
袖揮手毅文織

常熟丁氏

遊絲四首

村舍春深宿霧披
遊空到處足情絲
乍疑織婦機中
斷還憶愁人鬢
裏垂邀勒暖雲飛
不散追隨落葉
簷
應遲卻憐九陌紅
塵客滿眼狂花未
得知
溶溶颺颺白雲連
搖曳無心自作妍
輕逐遠煙尋舊
侶低隨飛絮締新
絲不堪思婦愁中
見祇合羈人醉
後憐十日狂風五
日雨知君飄泊阿
誰邊

悠揚煖日半竿紅
意外摧殘一陣風
不逐流鶯語雲
物便粘飛絮泊簾
櫳暗牕忽到疑懸
網孤艇遙垂伴
轉篷未免有情能
不歎拂晴霏雨總
成空
乘風聊且學因循
總是忘機自在身
飛鳥任馮疑遠
燉遊魚莫認是垂
綸欲粘花片全無
力便墜泥塗也
不嗔賴得虛空無
管束卷舒何處不
天真

默庵遺集卷二終

默庵遺集卷三

長樂馮舒已蒼著

北征集上并序

古律雜歌詩三十七首

崇禎丁丑年余邑錢侍郎牧齊瞿給事稼軒俱為姦
民所誣當軸者持之奉旨至京究質余以知交亦牽
連及焉兩公以先春行余以孟冬從而後其水則自
江歷邗及河其陸則自淮至齊抵燕抵燕而入錦衣
獄移刑部兩奉旨得免議歸其抵家則戊寅之五月

也最其始終凡閱歲再閱月八閱日二百三十有奇
其間為醒醉為幽憂歷名都對知己登而賦勞而歌
得詩一百首意非一族體亦殊製離為上下二帙以
卽路抵都者為上自入錦衣獄至洗雪免歸者為下
匪以告哀亦聊以識歲月而已

東裝日

骯髒形骸久自嗤艱難今更備嘗之殘燈對壁渾無
寐獨枕支頭尚詠詩五點漸聽傳漏盡三號正是東
裝時劇憐剩得殘書卷明月清風道所思

去家三十里三十八韻

去家三十里已覺家鄉遙行行宿何所孤村傍危橋
土舍草短短葦壁風蕭蕭此地泊孤艇心傷魂易搖
道旁有老人髮短垂如髻問我來何事及此西風驕
我云有君子被讒安狴牢告密連親戚鈎黨窮知交
萋菲亦貝錦一篲成焦堯大姦肆羅織小輩恣魚鮐
喟然清平世更見固與喬我昔侍君子詩酒時招邀
一網禍竭澤魚蝦從龍蛟蛟龍困泥蟠魚蝦亦平膠
田叔未空手牘背猶號呶所以子身往寒葉隨風飄

朝來別家室不哭還謔謔丈夫雖無淚惆悵亦何聊
幸承丈人問豈敢藏根苗未知木偶人逐雨何方漂
老人仰天笑公子徒佻佻人生天地間輕塵棲弱條
事勢偶不來負此領與腰所以西周士黨籍求其曹
所以復輿前髡鉗有貫高子今亦何幸得與君子要
五刑總貞吉三木亦消搖况聞聖天子疾怒無終朝
大姦已距脫枯木斃鷓鴣崑崙無炎火玉石同不焦
輕行亦何苦但趁東西湖山川顯奇麗城闕鬱迢遙
還齋兩都獻不用五噫招壯遊始今日慎勿自煎熬

小子憮然失憂患忽冰消小言終有吉何事先號咷
幸承丈人教行矣丈人勞生還儻有期願得託漁樵
將渡江寄家

月絃到江口苦此西風吹張帆欲渡江還念家無依
我有兩令弟大小爭黠癡三荆固一本願得歡同枝
亦有兩男兒閉戶時讀書綢繆未及固取子憂泉鷓
老妻及幼女遐想守屢屨人生各有命悲歎徒爾為
雖云三千里及春當來歸遠行無多囑慎勿涕漣洏
渡瓜步

日暖風薰浪不驚青山如笑趁潮迎可憐人事波濤
慣卻是江神不世情

常熟丁氏

過瓜州惠安閣

知者付未至愚人笑為癡已至無所及咄嗟但歎歎
我行欲過聞此理從可窺抵聞未一里水聲亦依稀
榜人已相呼勢若不可支周章理篙櫓左右施緋纜
我本江南客水國恣遊嬉笑言此何事安用張皇為
頃之抵前聞激水雷霆感懸流與飛沫想見龍門時
船頭壯夫挽船後長繩維邪許應鼙鼓蕩搖如簸箕

安危值俄頃體勢爭毫釐有備始無患至言非我欺
人生天地間得失在須臾小人禍用壯君子神知幾
白及起杯酒同氣亦狼狽何況秦越人相視瘠與肥
蛟龍一失水不及蝦與蚍風雲應時至亦已辱蟠泥
所以老氏戒自衛當以慈不貪乃為寶無故禍所貽
停舟還歎息歎息從前非失馬或為福亡羊幸非遲
長言當書紳舟子誠吾師

到揚州泊二日始得過關因賦推關部

推關部岸坐邗溝莫敢迂官船差峩高似山任爾東

西搗大鼓民船苦不蔽風雨來往橫征遁無所我從
南來何所費僅有圖書無糗脯傳聞津吏不稅書繳
俸未逢關使怒豈知推船不計貨但是民船即商賈
須臾青蓋從中舉勢若豺狼聲若虎指揮黑索亂敲
人濶展梁頭加尺五稅法每舟過關以舟之濶狹定
稅之多寡名曰梁頭余船獨於
定準外加加尺五官自估顧語佐書莫入簿書佐回
頭映人語此官懊恨多兩肩無肩看入錢中去

泊揚州關關外民居毀盡憮然傷之

從來總說揚州好今日揚州事事空關外畫樓餘破

瓦城頭新堞盡彎弓江間浪濁昏殘照衣上塵多欠
好風莫是淮王成道去併携雞犬入雲中

雨中歷邵伯湖過露筋夫人廟欲止謁舟不得
泊遙禮而去

湖水瀾漫淼難渡百丈橫牽不堪溯細雨俄驚三尺
泥狂風亂捲千重霧南來此日始淒然北去寒沙尚
幾千誰氏祠堂映蘆荻岩堯畫棟出雲煙人言此是
良家子守貞不共行人止豹脚羣飛勢若雷宛轉露
筋從此死由茲立廟在河濱蚊蚋由來不近人還笑

昔年同伴者祇今誰是百年身我聞心口驚相語人
生自應思去住匹婦決死魂亦靈豈有丈夫無死處
叩頭遙酹貞女魂我死應須叫帝閭會令豺虎人不
食蚊蚋區區何足言

宿界首驛風雨更甚

客行爭日月况是朔風淒豈料三更雨旋添一丈泥
馬疲思到驛雞冷已登樓止止何須問家山夢漸迷

過寶應宿寶應城西

移舟過湖去望望到城西掃面風還潑迎頭浪欲迷

眼前猶有地葭外總無堤天險應難越沿城自鼓鼙

淮陰市

淮陰年少自嶙峋能死先教不顧身隔是當時拚不
得楚王中尉尚多人

過板閘同行者為關吏所阻戲之

可憐雙槳一帆輕也傍河干滯去程想得關前無紫
氣莫嫌關吏不來迎

住清江浦過酒家飲與友人言及鄉邑事大醉

歸卧

滾滾市頭晚亭亭落照餘行人問羊腸來客賃驢車
有伴同醒醉無才避毀譽且須安穩睡莊叟自蘧蘧
渡黃河風日晴美渡後波浪大作有覆舟者悵

然感懷

黃河遠從天上來到得清江勢亦殺我從南來買舟
渡辟如坳堂浮以芥須臾雨漿觸岸住迴看河南僅
如帶蹭蹬老脚旋登陸倏忽舟車此分界豈知馮夷
別有意前舟始泊後已壞天吳卷浪浮空飛駕以蛟
龍從鱗介巨艘嵯峨一葉輕小艇紛紜恣澎湃纏雲

縛雨塵沙狂玄女不來軒帝敗鉅鹿山頭甬道絕昆
陽城下虎豹賊何如此時震蕩威遙望能令齒噤斷
老人心戒還自喜始信神明莫余害愚直久應天所
知頑健亦馮天所賚狂風駭浪已不侵何況里兒空
狡獪明晨攬轡望前途隱隱遙山出天外

十月二十日乘月蚤行見天裂東西中斷若虹

現至宿遷遇勦流援兵填滿旅次不得宿處

孤村蚤起信晨雞風急沙高路欲迷暈月連空疑遠
燒遙天中斷見淫霓來人草草聞流寇旅次荒荒盡

常熟丁氏
馬蹄堪歎客行無定泊一時僮僕總眉低

過峒嵒鋪鋪以山得名童山也

未明已起梳白髮簡點行裝笑交五遙遙朔風六十
里到得峒嵒日停午解驢隱囊聊盥醜淨洗朝來三
寸土主人煮飯不可食持錢無處求乾脯試問峒嵒
何以名去此有山不數武童荒僅足走跛羊縣巨東
西若遺堵吾鄉有山不如此森秀應還過齊魯速驅
蹇衛蹠躩行似此前山不堪數

過郊城渡水清如江南

學禮當年國清流刺眼明憶家迎昨夢照髮得新驚
勵志思投壁盟心敢濯纓吾鄉應勝此鷗鷺莫相爭
費縣道中忽見叢竹北來所無因成轉韻二十

八句

黑塵黯淡乘北風費西百里村落空上山下山石土
滑朝日暮日燕支紅難覓清泉語心曲敢期叢竹入
眼中吾生本是江南客此君久與同晨夕揚州到此
二十程不見空教生歎息道旁忽遇何依依枯葉叢
條不盈尺問君移裁得幾年滿目灰沙亦可憐日老

風乾無潤葉石頑土瘠不抽鞭何如歸我故鄉去風
竿露葉還參天吾今與君亦同病憔悴支離與時競
本期風雨從蛟龍豈意塵泥伴梟獍辭家遠赴簿書
期霜雪侵肌朔風勁共君惆悵到斜曛一解悲君一
羨君君雖局促終安止愧我遐征誰與羣

泗上壽聖寺有漢乾佑年所造佛像碑

寺老易懷古逢碑剝蘚看尚留乾佑像儼見昔衣冠
松直鷹巢峻山空佛面寒欣然坐相對不更覓心安
過堯山

旅舍牕穿漏殘月擁被難禁朔風烈未分曙色難始
鳴僕夫戒途催曉發試問前行何所之云有堯山峯
突兀縱橫無人六十里魑魅強梁戒倉卒畏途聞此
骨亦寒託身蹇衛寔交睫東方殘魄何希微太白當
空恣蓬勃忽然狐兔立如人俄爾鬚眉凍成雪茲時
心死魂欲墮身命已拚輕一擲豈知險阻本無多頃
刻瞳矓曉光赤遙望炊煙五里餘草短霜乾亂行迹
中宵噩夢忽然蘇前此憂危總冰釋始信人言不足
馮直道自應無險阨丈夫但保坦蕩心地濶天空未

憂窄

過攢標店歷北下村大風揚塵遙望泰山幾不
可辨是日遇援皖騎兵晚過一渡急流淺沙
行人有墮水者

風急攢標店沙迷北下村遙山青未了老眼白幾昏
僮語能通魯軍容盡屬韃山行吾已慣過涉反喧喧
蚤過張夏店宿杜家廟

征夫飽諳逆旅味霜風敝面亦不驚沙白每疑殘月
影驢蹇時觸枯枝行巖巖泰山負我背東蒙委婉如

相迎村荒茅屋僅八九張家夏家空得名枯草連雲
正黯淡孤鷲叫樹殊猙獍行行不覺五十里倏忽白
日西山傾杜氏祠堂在何所但見破屋走鼯鼯明晨
又欲向何處感今懷古心難平

宿禹城煙火斷絕悵然感懷

前日過堯山今日到禹城三代邈已遠荒聚空留名
飢鳥伺人啄枯骸悲蔓縈人煙既闕寂鬼火何從橫
此非平生路魂夢不敢行胡為毆我軀豺虎相支撐
道旁不我知賤子敢自陳吾生本安吉歡喜聚六親

徵幸得溫飽誦讀時後巡功名總息意閉戶亦閉身
妄思知己戀思與豺狼爭豈知牙爪威下莊所不櫻
一身落饒口將伯誰為兄吐舌易向天藏骨難求阮
老鷓攫人食孤鴻但哀鳴蒼蒼不可叫試與知者評
到平原懷顏魯公一十八韻

北地傳烽火中原歎棘榛蒼茫廿四郡涕泣一孤臣
因而完危堞科兵戍近津書來萬乘歎檄到百城震
棺醜悲盧奕遲疑惜賈循常山終退衄靈寶竟沈淪
盡屈強奚膝誰投共主身喧呼山下鬼惆悵嶺南塵

乍慶妖氛滅何當歷數屯謁陵元宰怒舐血相公嗔
四使同開席三朝失舊人臣哉心已竭賊耳勅何因
透爪他年事排阮此日逆馮河喪舟楫輸載棄車輪
往蹟堪馮弔今來更茹辛兵荒誰社稷門戶自經綸
寇燄方通楚奴氛欲創秦公乎英爽在應共一沾巾

擬住德州僕夫促行云再三十里當宿南留智
客行蚤晚趁歸鴉市闌村荒總是家風過絮衣還泥
酒日移葦壁不驚蛇祇馮天意隨緣笑莫憶人情到
處嗟此去卻憐何所底遙山日落影斜斜

細柳營相傳為條侯壁軍處

禦敵昔邊塞荒村今近畿瘠沙無細柳遠燒映飛翬
天暗愁霏雪風尖望寄衣三千煙霧外有夢不能歸

宿商家林

尋殮問宿冒黃塵到得商家林也太貧破瓦有人疑載
鬼枯叢無廟亦稱神此時客况渾疑夢向後天心未
敢嗔卻幸抵京無數舍帝城花柳想應春

毛公授詩處

道旁破屋僅遺柱云是毛公授詩處嗟哉六義今已

微白首徒窮宋章句吾聞夫子昔刪詩子夏親炙幾
殆庶自茲七葉到毛公大小傳家應可據鄭箋孔疏
白日懸從此學官尊訓詁宋儒後出千百年盡掃詩
說供馳騫歐公本義半識真呂氏讀詩近依附蘇家
詩傳亦足奇強別西河衛宏序新安一出空古今心
口中宵夢相語鄭淫亂雅本在聲妄意篇章出行露
陽陽君子由中房疑是前篇婦人賦登歌不別燕兼
饗美刺宜分好與惡溫柔敦厚風教熄草木蟲魚民
物誤慶源輔子亦可憐墨守甘將古人忤其餘嚴氏

并胡氏蒼蠅強附駑駘步說詩如此難解頤但使經
生落雲霧吾聞聖祖開國時取士兼存漢唐註神孫
聖子遵舊章何事隨流忘源溯吾欲上書訟此寬九
首當關恐齎怒公乎吾得歸去來老向公書作魚蠹

白溝河

目擊艱難日還思創業時一戎親矢石百戰把旌麾
撫舊山河壯危今盜賊滋阿誰謀社稷北望涕齎咨
夕宿臯橋遇何士龍南歸四十四韻時士龍久
從牧翁在獄

曉從鄭州來夕指臯橋宿驢飢人亦疲望門思憇足
主人問我勞醜酒兼炙肉食糜聊自可期滿征人腹
白日尚在山振衣還躑躅村落不數家梵宇凌空矗
云是魏闡祠世事嗟反覆行行歸旅舍新月生枯木
道旁彼何人腰弓懸箭箠凜然毛髮豎孤客憂身獨
陘路試舉手覲面還張目聞聲辨我友喜極翻成哭
憶昨正月中羣姦恣羅織盡取聲名人癡索牽徽纆
小人空悲淚君子憂社稷吾時與之子來往同匍匐
我送至江濱君奮改冠服云從牧齋公髡鉗匪為辱

吾言聖人明行矣歸亦速釀酒漉君歸登高醉黃菊
從茲一別去我南君自此營營春夏交擾擾隨案牘
無情辭不盡幸遇皋陶淑湯火脫身命山林自麋鹿
倏忽秋風高驚傳魑魅戮又聞偃月堂坐隅空叫鵬
下土草莽臣呼天還俯伏一拜天子聖再拜生民福
從茲日月朗老我安耕讀豈意鳩鳥羽身死留餘毒
崑岡火炎時玉石同一谷鴻舉未冥冥弋者蚤礪鏃
姓名隸飛書俯首就桎梏遙遙四十程舟車非一蹴
跋涉飽風霜饕殮廢鹽菽道中總總人異鄉非吾族

何期此宵中逢君訴心曲福堂竟何如人情想轉轂
嗟余出門去我家方刺蹙期君一慰存握粟無煩卜
君子幸可倚行野非采菑殷勤語不休夜闌猶秉燭
村雞喔喔鳴頃刻晨光旭分手涕淋漓此夕何其促

冬至

一陽今夕已重回客鬢蕭條節物催爨冷未增因熟
火葭寒空笑不然灰敢將俚句酬佳節剩有閒情對
舊醅還憶去年當此夕燈前兒女共徘徊

新城縣三家店去歲被兵幾無居人

北騎曾經此哀鴻痛正新三家猶有店四望尚無人
嫗病支頤坐鴉驕見客嗔旅魂空震蕩還憶太平春
發涿州抵良鄉登城南小山有塔已毀塔下有
破寺名法相兩壁畫二十天亦敗落有碑卧
草中云創於隋唐鄂國公重修
此地得盤桓逢山暫解鞍塔荒牆掛影壁破佛留冠
尚設開皇歲猶携鄂國官無邸尋舊蹟一晌亦清歡
入良鄉城到縣治縣官正治事吏胥伍伯不數
人清簡可怪土人云亦以兵故

院靜深松影堂堂樂鳥鳴人如還古道政似報新成
荒毀驚羈客瘡痍歎寇兵王畿已如此何地不惇惇
抵京暫寓阜城門外廣福寺

半世輕西笑三旬歎北征飽諳驢背苦迂避賊鋒行
遇犬皆成瘼逢醜亦病醒今宵獲安隱馮仗佛燈明
十一月十六夜月食

遙天無雲月何往遍野星光晶晶朗朗素娥失勢蝦蟆
強下土小臣空搏頰吾聞聖王順天道月食修行非
草草寬填牢戶今何多貴人刺感窮民殍馮誰叩閭

訟此冤廷中濟濟俱忘言上書但稱天子聖歸來仰
屋聲還吞可惜天心自仁愛日食未幾月又再草茅
無計獻災祥借問祇今誰鼎鼎

默庵遺集卷三終

默庵遺集卷四

長樂馮舒已蒼著

北征集下

古律雜歌詩六十三首

入南獄

險阻雖云命固固豈宿邀隸徒驚拊背縲紲未忘腰
問字新知歎呼名獄吏驕貞心還自許不擬祭皋陶
獄中有五所入之次日自左移前得土炕卧

氣直望全生忍詢未能死繳茲法網寬倖此獄卒喜

謂言左所隘未可息君子前所有閉室去此不踰咫
脫桎往從之如痿忽然起一室六尺餘容膝不容几
土炕磚作牀華門壁鋪紙欣然顧相笑命也安之矣
同舍聞我來舉手問鄉里聞聲辨江南歎息還倚徙
携尊勸我飲炊黍又烹豕憂患忽然釋尊前總兄弟
深杯不敢辭安卧從茲始

招同繫者雷沈二君飲偶成長句

相逢不用歎栖栖歸計寧忘乳在羝人事可憐飛海
鳥道心久已逐醞難此間自樂寧思蜀彼美忘憂仗

到齊幸得春深共歸去弟兄相約伴扶犁

十二月又日食三十韻

清晨梳白髮髮冷不堪櫛跂足望南曦光曜亦翕翹
須臾朔風至塵沙暗空急疾走掩華門閉戶還穹室
支頤坐未安同舍語唧唧謂言雲霧中黯淡如有物
蒼涼已改觀霧味陽烏匿祇今麒麟鬪似作蝦蟆蝕
余聞開戶看四字幾如漆曾泉未息駕恒星儼欲出
舉手空搏穎撫心徒戰栗憶在今年春歲朔辛丑日
婦子拜嘉慶歡笑迎新吉孺子忽我告耀靈或為食

老幼矯首觀妄言憂稼穡老人開書看占云大臣黜
推書俯首念誰實均社稷兵荒一何多無乃失其職
天心正仁愛想欲去此疾倏忽春夏徂白藏初改律
側聞廟堂中餽覆鼎足折不幸言而中飛蟲獲時弋
朝來又告訕誰爾當此謫吾聞古人言應天當以實
毀服朝代鼓或者非其質何況西洋人攘臂爭膺術
明時在順天分秒何得失歎息歸吾房欲救嗟無力
天意實未忘君子宜修德羈囚難上書獨坐空悲泣
入獄忽得十日與同舍飯口占

此地經旬住幽憂信宿緣同羣憐野鶴易飽羨高蟬
不擬藏於壑還愁直似弦加餐羞努力空對橐中餽

偶懷五首

樂羊攻中山烹子亦自啜歸來欲言功謗書乃盈篋
君心久已疑反走嗟何及身名不足論悲哉之子血
介推傾血飲龍蛇徒歎息子犯自言功臨河乃投璧
吾血不可飲吾璧不可得老氏有遺言上德本無德
先唱為窮路後動乃達原愚人昧知幾達者識此權
執術足耦變善後可制先豈知鍼芒失腰領憂不全

何如據梧暝先後總忘言

聲人喜新聲抑揚準節拍鏗鏘雖悅人在已何所得
惜哉託術疏歲月幾空擲不如全我聾震雷不改色
繁弱射高鳥東郭追狡兔割鮮野為赤行炙爵無數
日落蹠躩歸緩轡來時路入門蘭蕙叢燭高嬌玉步
當時豈不豪究竟歸邱墓墳草未及青姬妾他人婦
達人試反觀何為事旦暮

酒問友人有所憶因贈

細膩風光未許知誰教宋玉有微詞還從翳袖相望

候想到拳帷欲別時長短付來無定在性靈合去有
時宜此生久矣成拋擲今日尊前有所思

信筆

天公醉後秦方暴只合鋪糟養性靈何事滿前蕭與
艾卻撐雙眼獨為醒

得家書

孤身千種恨百日一緘新作訝逢生客還如泥故人
開時兼喜懼讀罷倍酸辛去去無勞問歸心莫重陳

遊仙詩十首

欲乞長生禮太真三尸告不待庚申世龍果不相料
理莫向空山擲此身

似有輜輶駕彩虹虞淵忽覺氣瞳矓自憐不是神山
骨學著青裙拜木公

奏牘三千不易持小兒狂讀外家書劫灰本是尋常
事話到胡僧卻不知

天遠時移未可論爭知伏翼到今存小兒多口渾閒
事幾作三官不返魂

謁帝寧堪道寡人大厨謫守不須論何如雞犬雲中

去卻得飛鳴自在身

偶向清宵鬪九枰暗中枉自定輸贏婦姑留得仙人
譜說與凡間總不明

涉世塵勞笑宿逋終還有日反清都冤親一面皆同
席慚愧真靈位業圖

黃書赤界白牙箱定是西瑤舊秘藏寄語肉人休強
解莫塗蛇蚓混龍章

暫假靈丸過太陰寧知典柄遠相尋真人賴得能長
嘯丹簡徘徊未可侵

乞得三元八會書主非何事浪隨車看余大試明朝
過竹葉山中覓舊居

偶憶始皇本紀二絕句

胎性貪淫殺未除定知名不隸清虛蓬萊雖淺終難
到枉向滄波候大魚

徐市真能物外遊海中別自覓仙洲鮑魚已臭驪山
火還憶當年尊賜不

贈雷沈二兄沈籍吳興雷籍豐城

白髮幽憂坐逢君訂久要相忘惟道術擬報託瓊瑤

氣在知埋劍愁多莫損腰驚魂應未定憑仗一相招
謁獄神廟

燭光香燧共熒熒風動塵飛似降靈駭駭神衣蒸菌
綠猊猛畫壁雜苔青擬將白水當蘋藻刺有愚衷答
杳冥我欲憑君訴閒事不平應為起雷霆

除夕酒間呈同舍

無賴年光倚醉過此宵可奈歲除何三千里外有家
累四十日來空網羅令手自翻帛作塞眉心強鎮哭
成歌明朝客况應何似兩鬢蕭疎手自按

兒子書至問何時當歸批紙尾

常熟丁氏

險阻吾前定艱辛汝未更不知逢世難只是問歸程
鶴貌誰憐瘦梟聲正苦爭有言堪告爾要不負平生
入都久之獨得朱右服書感而賦此

捧札忽成笑正襟如遇師近從開看後想到寄來時
灑我千行淚酬君兩月悲故鄉兄弟在若箇說相思
有自家抵京者不獲一見投此寄憶

白馬影纓錦作障時清處處可顛狂羈人難逐尊前
笑好客還遲坐後香襟袖願承千點淚書題不盡九

迴腸故鄉我有閒消息便欲憑君訴福堂

抵京者將歸終不一面又疊前韻寄別

五里渾疑霧勢障九霄鶴去眼空狂仙山終隔紅泉
渡腐骨難禁異域香開戶自搔霜雪鬢埽門空拔疾
藜腸還思廿載家鄉事把酒曾同上北堂

崇禎聖人年一首有序

崇禎戊寅二月初九日大司寇鄭公三俊以治侯司
農事執法不弛下刑部獄是時南京應天府丞徐公
石麟適以賀萬壽齋表入都上書頌冤舉國震焉司

淑照堂叢書

寇由是得釋繫去而徐公還遷尚寶卿余時在獄首
尾覩其狀感之歎之聊作五十韻詩一章以識其事
亦古人長言不足之義也

崇禎聖人年貫索明可數公私恣牽連縲紲嗟旁午
濟濟明廷賢忽忽憂域弩朝從玉堦遊暮已填牢戶
惜哉司農卿倉卒獄吏伍臣罪未當誅天王物怒
束身就司寇司寇詎敢誣五辭聽諄諄六典案公府
丹筆持不下直言陳肺腑帝曰未蔽辜黃鉞下無所
守官執愈牢龍鱗觸齟齬赤心掛叢棘慎罰遭囹圄

詔書一朝下風狂沙亂舞雲霧蔽天黑覲面不相覩
司寇囚服來士民塞行路司寇至獄門縉紳走草莽
司寇入獄坐窮囚仰天詛送者皆失聲楊郎讀酸楚

貴州司郎中楊應策何難人百身天遠悲莫訴次日經筵開

案橫空布詞臣三四人是日黃項兩楊公俱於經筵獻納補袞嗟涼

踣立仗暗無聲舉德終莫助英英少京兆捧表來北
土官輕少言責忽建敢言鼓封章昧死陳奮臂相撐
拄表言臣三俊結髮事皇祖敷歷三十年束脩著清
苦失出臣之過好生天所與申商實亡秦周來感牝

武酷伐厲威嚴豈曰天之祐大臣當禮貌呵叱匪

願寬斧鉞恩一面開湯罟以上十四句士民間此

言傳寫窮紙楮縉紳聞此言咋舌不敢語窮囚聞此

言頭如搗蒜杵諫書味旦上退立甘鼎俎傳聞政事

堂戰戰汗栗股聖怒不可測模稜互推阻韓城獨奮

筆鐫級調外補聖人視之笑神筆登即許傳聞是時

俱不肯稟擬韓城相公擬旨降清卿解桎梏一言重

鼎呂國體賴公全生人賴公怙當官公為慶上殿公

為虎吾視公如龍公視人如鼠盈庭若無人落落空

纓組國家正多事肝食勞當亡兵荒何震蕩風雨憂

桑土得公鎮廟堂庶莫予敢侮留都滯閉曹有策安

得吐公乎何時來鴻飛亦遵渚

出刑部獄初寓邸中八首

百日囚中過今朝意尚驚悲傷終我事踴躍見朋情

始覺皇都麗還思獄吏猛吉凶今似定無事怯鴉鳴

痛定還思痛經冬歎纍囚扶搖看羊角太息望烏頭

本謂天常定還愁鬼有謀祇今無所用併作夢中遊

賃得閒房住支磚便作林竈成泥尚濕壁破隙留光

鄰訝來新客鴉驚叫古牆埽除猶未徧聊爾趁殘陽
艱苦留餘命風塵已息機閉門尋舊句開篋綻春衣
朋侶還憐瘦奴僮乍欲肥新心將故恨昨夜夢中歸
久旱雨方好乍晴天轉佳衝泥尋野寺代蹇仗芒鞋
都市衣冠異遐方意氣乖此中無舊識處處是天涯
風定沙猶舞雲開日欲微擁爐甘晏坐闔戶就餘暉
舍此無邱壑憑人有是非宵來堪自喜幽夢亦忘機
始得讀書身纔開卷便親豈知篝火坐眼怯似生塵
老病還歸我艱難笑為人悔將閒氣力爭逐野塘春

乍聞驅北騎又報換新參世事憑人說閒心總不諳
攤書增編教尋寺恣幽探天假常如此何殊北與南
命下放歸別牧翁侍郎一首

園杏茂嘉實隄柳鬱繁枝此時別公去離白愧難持
僕本疲曳者披褐志詩書辱公通家契面命耳亦提
盲人忽瞪目斥鷃得高飛山高煥海濶魚鳥欣所依
一其皇靈有私親福淫善不與朝市多囂塵山澤難安
處虎旣市所成石或憑為語志士無義劔君門多撐
柱嗟哉魚蝦儔亦與蛟龍侶蛟龍困塗泥太息空延

但^二其青青三春柳皓皓九月霜公行燕抱子我來雁
南翔山川莽回互風氣鬱悲涼慊慊別家室勞勞指
帝鄉回頭望牽牛日極天蒼茫迢迢三千里君子所
宜臧^三其驅車詣帝里形在心已死非罪比囚臣縲絏
奚堪此獄門一以閉鈴柝淒人耳驚沙掩寒袂望月
鑽牕紙鴉健爭巢急魑狂得人喜波濤不在風憐茲
一尺水^四其六龍驚高駕四海被其暉芝蘭在深谷蔭
此惡木枝惡木無佳陰况棲臬與鷗幸承君子顧務
植山之崖土新附浮根將隨秋草萎拊心愁雨雪仰

首遲光輝^五其雨雪空瀼瀼現見自為消魂離在昔載
魄返忽今朝感今還念昔苦音正嘒嘒我祖蓄何所
我筭益久要神悲寢不寐強默歎彌高還憂出童叟
敢望報瓊瑤^六其執義多苦趣吾道久已窮居讒難為
好依時易為雄青青歲寒心亦是違時容公為噦噦
鳳我作冥冥鴻水宿冒霜露高飛集梧桐棲息既殊
路何時更相從儻終惠顧恩老我安蒿蓬^七其

別稼翁給諫

清宵忽馬曙離燭慘無光別尊昨宵舉乘情今日長

常蘇丁氏
悵惋空執手執手非河梁君尚滯茲土我獨還故鄉
故鄉鬱蕭艾杜若難為芳淒淒風雨時雞鳴亦蠅塘
秋蓬無連根折葉易飄颺豈曰無護草誰與樹北堂
眷言托心寄懷鑑待君明

重過卞橋集傳是卞莊刺虎處

觸面炎風汗沾臆策蹇重過卞橋集傳聞卞莊此刺
虎開襟植杖徘徊立橋孤左右少居人河水乾枯欄
楯仄昔日雄風竟何在千秋令我生悽惻吾聞卞莊
刺虎時兩虎相爭鬪方急須臾弱斃强者傷相厄兩

賢空歎息嗟哉卞生一何懦鬪智曷云能鬪力丈夫
意氣貴直前趨避寧當置胸臆假令晴雨互相持漁
父從傍亦俱得無緣更寓兩虎書悲我枯魚還自泣
南歸無題兩韻詩二十首

自笑吾衰甚孤踪類轉蓬往來無定在頭白擬何峰
剩有家堪憶都無魂可招劇憐風景異吾欲一長謠
久愧為人父家書不忍看憑誰寄消息為說道途難
路擬今年慣人同昨歲驚連朝明月下催發有孤檠
月暗山峰黑風高石路長無錢資暮客遙望畏村荒

情知歸路近心尚怯啼鵲何處孤村裏聲聲欲暮天
澗滿亦停鷺灘深不見魚驢過還濺水行客共牽裾
煖日烘楊柳青青未展心還如孤客况欲憇不成陰
古樹盤危石孤禽寄破巢多情應共惜有彈莫輕拋
來日逢冰雪歸時值火雲較量人世事何處不辛勤
何事雷聲震山頭總電光忽然雲勢盡風伯笑空忙
遙峰雲已斷高岸草猶連此際方孤迥何方又暮蟬
眼底青青草還如未遇春平沙無雨露瘦似異鄉人
不覺山行盡沙平健馬蹄靜聽同輩語辛苦過燕齊

已是黃河畔乘流欲渡時去年情事在天意未參差
遙望輕千里回頭笑子身尚携詩卷在歸計未全貧
南國天方暑羊裘久自閒已知零落盡有鞞莫求癡
無賴通宵雨平明數陣風客程今有定莫更阻衰翁
乍到毘陵郡依稀故國城不須同伴說已是欲吞聲
艱苦孤身在蕭條兩鬢非到家親舊見應認去時衣

默庵遺集卷四終

默庵遺集卷五

長樂馮舒已蒼著

浮海集并序

古律雜歌詩二十首

浮海集者馮子渡南海遊普陀所作也常熟往普陀之道有三其一自郡至杭渡錢塘過紹興抵寧波之昌國入海海道不二百里然頗迂其一自郡抵杭從錢塘渡海其船曰蛋船不如寧波之堅緻可蔽風雨也而道亦險其一從郡抵松松之縣曰上海上海之

濱曰濛缺其船皆漁船也大者可載二百許人小者亦幾百人其舵工曰老大上船已老大別索顧錢曰插花大抵一船得八九艙一艙坐八九人湫隘啁啾不可耐行百里卽大洋遙望海水如覆盂而舟行盂頂上水正赤耳風順辰加未卽至遇石尤無可止泊危之危者也道幾數百里然往來頗便行者多繇之予此遊以浮海為事故從海路之長者往得一日夜來亦一日夜住山乃十日自落船至抵家凡二十日間有所觸不勝斐然得詩若干首因序次之以記日

月時崇禎己卯正月

普陀禮大士初發舟一首

隱居住良常登陟苦無侶豈無好山人福地神所拒况此乘桴遊凡夫敢相許忽然振高足對影自爾汝開春曉色霽晴霞亂煙縷扁舟乍解維孤棹參差舉去年苦蝗旱巨浸亦沮洳可憐舴艋輕沙石空齟齬渚岸迴迴合村城互延伫芳蓀綠未茁枯葦紛無緒寒篷聽晨颺推牕望時雨水宿足清歡乘興非羈旅恍覺耳目曠不見狐與鼠此意未易陳名山或可語

舟行三日抵上海之滬缺阻風不得遽渡宿舟

中

暫斷塵勞剩一身名山依約望中新遙觀水勢疑翻
雪到此天心未覺春自笑疲輕同旅客劇憐風重怯
波臣人生幻跡何曾定三宿船牕亦夙因

傳聞歸舟有敗者凡溺六十許人童子憮然有

懼色聊以解之

去年風波平地來青天白日皆黃埃蹇驢去去三千
里木偶隨流信可哀同舟誰是左右手前豺後狼總

張口已期費志殉溝渠安望枯骸返邱首人心自邪
天道正一瓠中流託身命仰天大笑出國門妄意塵
氛從此淨豈知周水又行舟對面還尋戈與矛白晝
狂奔避魑魅清宵不雨聽鴝鷓陸地焚輪儘自可何
必陽侯能殺我虛舟無處不閉閑濡熱從來匪水火
且遂閉身恣意遊閒中歲月亦何求東風正煖帆檣
直聊逐枯槎問斗牛

次日渡海

蟻蝨自禪中豈知法界通馮將萬里浪擬破一帆風

地盡天垂白波高日映紅
乘桴聊自可吾道未稱窮
渡海遇雪

雪驟山迷翠舟行似過雲
乍飛還浙滙遙望轉氤氳
帆逐魚龍去鍼馮子午分
誰招末至客授簡騁妍文
薄晚雪止至山擬至普陀
為狂僧所給迂行五六里
乃陷溼沙中亟舍之間道
抵寺三鼓矣雪浪漫天何
所抵不覺普陀來眼裏瓊
瑤作島雪作樹乍見還疑
在水底短姑道頭始泊岸
轟轟帆檣客如螳有僧踉
蹌向余揖云有閉房不踰
咫松牕久自

定山僧竹簟還宜偃君子
風濤乍息始平陸得見似
人殊可喜振衣躑躅往從
之木石交加四五里殿角
微紅隱煙霧草根深黑憂
蛇虺行行出沒林與麓忽
聽鐘聲隔遙埃倉黃反覓
來時路宛轉沙中深沒趾
疾行數里合官道到得寺
門三鼓矣驚魂剪紙未能
招負杖弛擔空徙倚始知
平地足疑途未必風波專
在水堪笑僧狂我更狂萬
事人間總爾爾故交頭白
尚相欺安望途人不如
此輕信從來禍所胎惆悵
生平豈能已

禮大士

侵晨梳白頭明星在幽谷齋心既已久筋骨如生鹿
登塔矯首觀寶宇馮空矗凌霄亂香縷掩映華燈燭
販夫及老婦稽首崩厥角仰面各為祈稱心思所欲
老人聽之笑煩辭無乃黷慈力固無方貪心竟何足
老人亦有求所求非世福一願雨暘時再願兵糧伏
三願同人手雲雨無翻覆鴻飛任冥冥弋者莫矚鏃
老此閑泄身深村恣耕讀入耳無是非適我忘榮辱
老人願如此祝罷顏為感自維定力淺業到緣須熟

再拜還僧房無聊空躑躅

潮音洞

懷新不覺遠逐跡事幽僻陽崖景忽落側徑光尚顯
潮音劇窈窕海底恣偃蹇迴瀑隨和颺飛沫隘石眼
指顧脰欲惰俯仰足還懦雷動解初作風恒蒙未免
能使朝氣疲况乃夕情斂求福理未然用賞興或展
總總同遊人撫化竟誰辨

從千步沙到鎮海寺禮大智和尚畫像

平沙劇逶迤遠勢將千武潮淺交水痕塵空見晴嶼

孤踪喜春日新懷忘行旅褰裳亂奔流攀枝越深塢
景異道轉迂陵空出反宇金碧媚松檜鈴鐸鏘瑤瑤
影堂表靈質石鼎紛煙縷願絕區內緣結此物外侶
誰謂幽顯殊恍惚空中語

大雪十韻

不覺白皚皚凌空遍九垓乍飛衡帷帶稍積占樓臺
瓊宇如新構瑤林似始裁鳥來驚下鷺花放總疑梅
海失遙連嶼舟行不辨桅倚風低又起帶雨舞還頽
憶昨經年別歡今應候來未成豐歲兆還擬凍人災

東郭方憂履梁園孰召枚玉山雖在望尚欲覓蓬萊
寺僧云普陀素無積雪今年忽盈數寸異事也
從來陰盛愁霏雪一遇陽和便聿消豈有兵氛侵海
島更無佛力護僧寮郢中難儷幽蘭曲萍澤空悲黃
竹謠還憶太平無事日老人曾不見封條

雪霽登盤陀石石形若礮附山嶺若累碁兩石
相麗處不濶二尺許望之中通幾欲墮相傳
為善財參大士所

普陀山裏春正月海湧朝曦照殘雪撐持老脚恣幽

探踏盡藤蘿見山骨山骨峻嶒亦太奇高下相承若
累碁欲落不落勢未已底事千秋更不移古來幾許
善知識歷遍河沙尋不得遙想當年參悟時目擊空
山雨默默祇今知解竟何處寂寂荒苔誰可語若將
死句向人提已是黃昏覓天曙善財大士安在哉盤
陀石上總塵埃驅山願借秦王鐸驅盡蘄巖歸去來

十四夜山頂看月出

燦燦赤雲散杳杳羲馭入登高誰為思寒風轉蕭瑟
蕭瑟殊未已霧霧俄然失汗漫朝夕池俯仰琉璃色

洲渚若乘空殿庭總瑤室乍如鷗鷺振千羣齊矯翼
又似雨雪下霜霰橫空溢島嶼互高低星辰忽明滅
誰是山河影誰為蟾兔質誰家白玉盤飛作姮娥匹
去年洞庭秋穆穆驚奇絕今來大海中覩此佛功德
眉間白毫相遍滿恒沙國置身青雲端忽覺乾坤窄
余生亦何幸登此光明域塵勞未能淨婚嫁猶微纏
何時棄家來望望還他立

春雨連日又阻大風不得返棹乘晚晴到大智

塔梵音洞

波聲鏗鏘靜中聞
邀勒帆樯勢礙雲
苦雨乍收逢暝日
阻風容易到斜曛
招携旅伴尋幽洞
指點山僧認古墳
欲去不禁重悵望
道旁木石共慙慙

十五夜大雨

去年正月十五夜
貫酒歌呼在監舍
遙聞燈市不得觀
劇笑同人淚如瀉
今歲燈光又上元
隻身阻雨住空山
濤聲水勢欲崩屋
靜對山僧自掩關
人生踪迹本無定
晴即閒遊雨亦勝
去年不苦今不樂
得止隨流總乘興
敬枕閒吟笑雨師
淋漓似欲滯歸期
閒中

日月無拘束
高卧山牕自宴如

住山一旬始得歸
風寺僧寢中見報
函起落船行至山
頂見日出

十日住普陀阻風
又阻雨朝來歸帆
便山僧驚喚起伊
蒲夙已供篝燈亟
盥洗掉臂出門去
老脚無停趾殘月
儼在山紛紛照行
李依然水窮處餘
霞一絲啟衆嶺黯
尤黑大海燦成綺
雲開似遊龍波動
若浮蜃湛湛天體
青搖搖海氣紫目
瞬未及睹燿燿明
已朏蒼蒼何涼涼
不啻一萬里空中
腰鼓懸天海雨無
倚

似有三足烏深藏互根抵頃之晶光發規圓乃可擬
煙雲共擁護星月皆妾婢老眼眩生花閉曉聊倚徙
忽然矯首觀四字洞如火人生天地間日日戴日耳
豈知海外來耀靈乃爾爾假如凌閭風下視寧止此
達人貴曠觀曠觀從茲始

是月之二十二始抵家本以二十一為次兒取
婦為風所阻比歸已成婚一日矣家人諄語
詩以答之

生兒取婦尋常債何必須教老子聞總是在家無事

事可知不用障車文

滿堂花燭迎新婦卻是癡翁出不還翻笑尚平多俗
累待完婚嫁始尋山

欲乞閒身恣意遊塵勞牽縛苦難求阻風卻省閒忙
事把酒低頭酌石尤

日出月出眼未見雨來雪來各有情到家指點旁人
笑卻勝前年上帝京

默庵遺集卷五終

默庵遺集卷六

長樂馮舒已蒼著

避人集上

· 古律雜歌詩四十八首

重九日與飲泉州衙齋坐中呈光父二首

忘機是處足閒遊到得重陽未覺秋
黃菊縱來如故友深尊醉後似新
讐同心好我還青眼異國無人賤
白頭卻笑清源煙霧裏黛眉何事鎖
重愁

香黏襟袖菊花新秋氣遙悲故國人
何處溫風來入

座卻令短髮欲披巾晴峰一桁濃於黛遠綠千尋嫩
似茵豈是炎方偏向煖使君脚下有陽春

同安池直夫彙刻西來意公案因題其後二首
祖師何事卻西來可笑諸方个个呆會取廓然無聖
處萬重公案總塵埃

一葦便渡何曾去對朕何人未是來若向紙堆尋活
計九年壁影亦粗材

奉和錢牧翁六月初七日遇河東君四首敬同
來韻

一船兩漿水悠悠此日盧家載莫愁往事車前驚捍
臂新心松下結從頭鏡開貌足兼桃李天遠槎疑犯
斗牛翻笑鄂君情事淺等閒擁被便同舟

謾言三十六鴛鴦未抵驚魂一片香漢渚不嫌空解
珮宋家應歎枉窺牆燭光高下迷瓊樹月影參差妬
玉堂素女撫心天老笑人間何物不昌昌

清陰交陌是兒家路直章臺去未賒久自攀條看拊
馬不勞投合駐行車同心帶縮人如月並口梧流酒
似霞鷺子莫誇多智慧天衣此夕有粘花

寶扇初開夜色深
花釵雲髻出山陰
驪駒昔拒城南
騎綠綺今調客
右心黼帳乍褰成
喜夢鳳簫同奏是
仙音
雞聲莫報天河落
此夜星光寸寸金

將近歲除忽爾卧病履兄遣長公問疾兼以詩

見詢依韻奉答

白髮已隨年共短
俗緣不與歲俱徂
東家舊債差償
了西舍新逋欠得無
便擬狂歌非至計
祇尋高卧有
通塗求閒未得先
求病謀拙憑教笑老夫

題畫像二首

柳眉星眼額勻黃
旋束腰支鬪道裝
淚落晴光詩一
首當年誰是有心郎
右魚玄機

縱橫心事共誰論
只有巫山入夢頻
何事多情痴太
守強隨衆鳥托閒身
右李季蘭

病中作

百年行總盡
十丈氣何歸
豈便同塵土
應難問杏微
殘編新句在世路
舊交稀
只此隨緣去
真無負布衣
乙酉新歲感事遣懷十首

四見開新曆
浮生轉不堪
干戈驚種種
髮笑髭髭

荆有樓能倚都無句可耽尚徵天幸在兵未到江南
卷地風威重漫天雪陣飛同行心已切乘興意多違
樂酒知今是占年笑昨非擁爐甘晏坐不更蹋門畿
試問南歸雁君從何處歸市朝新變換城闕舊依稀
禾黍能無慟稻粱難覓肥不如常住此食有北山薇
昔時西嚮笑帝里憶曾經清濁黃河色短長驛路亭
衣冠猶氣色宮闕正葱青別後曾何幾天公遽不醒
昨有南中信焦心似火焚金錢爭六等社稷任三分
青豫曾傳檄淮濱但駐軍和親誰遣使成否秘難聞

常燕丁氏

春到風猶朔懸知殺氣嚴舊衾堅似鐵冷骨病於疴
挾纊誰家士恒寒若箇占獨憐牕紙破聲似哭龍髯
有客衣冠至續紛儼貴人通名初未信覲面始應真
不審新恩重何如故 仁傷心吠堯犬至竟擬祥麟
時事憑人說支牀聽亦驚憂勤何以失天地竟無情
誰擊中流楫寧忘 越纓幾人憂國淚此日洒新正
聞有南來詔耕山到海濱天涯增渥土鯨背得通津
人事窮應變新聞怪始真他看倉困溢賦薄活遺民
庾信哀南賦新亭望北悲古今同此恨老賤竟何為

淑照堂叢書

遙憶三辰正猶思一木支病餘還斗數會見太平時
題道因法師碑後并序

憶昔崇禎丙子老友錢公瑾贈余此本十年於茲矣
今年乙酉夏始裱成携至洋蕩之村居天晴展玩感
而賦此

得自崇禎歲衰來乙酉年墨痕猶似昔世運幾多遷
此日還隨我他時莫問天應須洗眼看何處覓清泉

丙戌歲朝二首

投老餘生又到春蕭蕭短髮尚為人世情已覺趨時

便天道難言與善親夢裏山川存故國劫餘門巷失
比鄰野人憶著前年事洒淚臨風問大鈞

嗟嗟荒雞到枕邊魂清無夢未安眠起看歷本驚新
號忽覩衣冠換昨年華岳空聞山鬼信緹羣誰上蹇
人天年來天意渾難會剩有殘生只惘然

舊有圭峰傳法碑為何人取去乙酉歲徐子野
贈余一本諦視之卽前所失因命工裝成兩
牕同子野展玩聊為欣賞時世局已變追憶
今昔忽然悵惘因題其後曰古人云而今樂

事他年淚今日得無似之此五月中事也至
七月而子野死於兵矣此本偶在村中得以
無恙再展玩次不覺一慟又題其後

忍見此遺編人亡委逝川火炎同玉石天醉混愚賢
君死真無憾吾生正怱然一睚垂老淚竟不待他年

和錢履之抱疴西田詩四十二韻有序

予生十八而與履之定交時神皇盛時米肉賤於土
相過醉飲無間日夕三日不面驚為濶疏已更經歷
世患憂讒畏譏無不與共至今四十年其略離經年

月者唯余之入燕與寓閩及履之卧病不能見客耳
去年乙酉余語履之曰世事敗矣城市非所居盍為
行計乎予於是避居莫城西洋蕩村履之始寓湖南
既遷祖居之西田至七月而余幾死於兵天幸得脫
八月而履之次君頤仲天未幾室人亦以哭子歿予
家業已盡猶幸妻子無恙天蓋以貧故恕之也履之
所居與余既相去六七十里而舟行於道每為兵所
苦自春及秋聲聞遂絕生平同在里中而漠不相知
未有如今歲者矣七夕之次日其阿咸夕公忽出履

之四十二韻詩一章有抱疴西田四十餘日以漉莫
難起問疾無人為歎不勝憮然敬和原韻以當面談
昔年十六七結友德星聚同人比肩來君獨盟肺腑
諾以千金要筆亦五色吐持盃角秦項分札戰晉楚
竭來十數年人情變寒暑樓中跛足顧樓下侏儒許
止棘何營營緝翻互颯縷子柔或彌縫我剛不受侮
繞繞丁戊間護書笑交午忽然天聽卑雷霆破箠鼓
孽蛟鬪麒麟魚蝦首亦俯機發敲淵獺毒極含沙弩
其餘四五輩雨散畏首鼠始知天與善鬼謀不足數

時平世適清甘過味還苦我訟獄有詞子疾禦無槽
遂與筆硯踈息羽罷制舉局局老轅下何異囚在圜
幽憂芳草萊周內又門戶棄我家鄉安勞我關山阻
牢戶幾冤填他人豈我父昭雪幸明聖還家聚兒女
一別閩中去經載不同簞邊捨荔支香歸覓金蘭侶
共歡故里樂有子看進取何云世事變遲莫驚師旅
須臾日月晦倏忽乾坤古芟夷若卷籜奔走極痒癢
千閭劫後灰一命空中楮子城橐已空我村窶難處
猶徵妻子完冰雪得日煦豈意賢仲子驚魂喪河澗

哀絕有賢母相繼淚痕普君戚我病貧始知俱失所
此言久欲訴道遠無從語忽聞子有詩縷縷悲涼踽
意不合時宜撐腸更拄肚上言人情薄下言疾難瘉
一讀再三歎撫髀還捫股逝將扁舟來共子酌清醕
循陌量雨晴開軒面場圃假我到明年同子五十五
喪亂以來避兵洋蕩村中敗壁積垣不堪容膝
隔歲始構茅茨兩架僅十七椽中設一榻一
案榻以逸老案以置筆硯殘書斷編亂度於
壁偶閱松陵集見皮陸有臨頓里倡和詩各

十首備言閒適之致嗚呼子生斯世豈直不
能閒適哉因追和其韻讀者幸知我志

亂後少室宇窮村漫卜居有星窺破瓦無壁護殘書
危似焚巢燕枯同涸轍魚天心渾未定兀坐亦奔車
補壁新茨竹編苫更刈茅開溝防毀膝移樹愛連巢
簷淺難藏雀牆卑任繫匏窮鄉鄰並少若箇是新交
銷愁何計是羽扇坐匡牀鬪鴨先推將收蜂巧認王
羨魚求網急刈秫覓劊忙舍此無他事何妨項自強
地濕蛙爭到茅新鼠未知枯篁亦籬落頑石當家資

止可藏書蠹難容挾燕兒何時施聖帚繞壁寫愁詩
支得磚為几旋將席作扉古牆纏薜荔破屋出垣衣
鬼哭曉煙合神燈暮雨歸此中安可住生事況全微
無髮岸烏紗無書滿一車祇餘荒徑菊猶擬晉時花
世運渾如醉吾生敢有家愁心與人事一種亂如麻
擬作箋天草箋長燭燭殘何年更犢佩若處老漁竿
荆有雙蓬鬢還纓一籜冠所求誠小小百拜奏金壇
劫火無留地豺狼不怕天家緣輕似蝶身命薄於蟬
噩夢難占易牢愁擬賦之死真無足惜生淚反如泉

劇愛虞山好斜斜遠對門雨收雲有脚月轉樹無根
却去思筇杖遙瞻酌瓦盆終須挈家住從此老兒孫
還古知無日隨時歎未能人宜容我老我懼得人憎
縱有昇平兆難將噩夢徵憂來無藉在聊且曲吾肱
袁孝子來乞吳門申維久尊太夫人賢母詩感
而賦此為贈

老矣悲亂離過從絕空谷披帷彼何人一笑倩青目
乃是袁孝子貽我書一幅云有申家母女德冠巾幗
相夫既貞順教子稱式穀蒼蒼不可問哀哉悲不淑

乞子詩一章千秋永為勗我時聞此語心仰顏為蹙
我老賤且貧我言何足辱辟彼春時花宜堪問枯木
殷勤再三請賤子願有告人生惟忠孝稟之自母腹
不孝與不忠行禽而走畜念子有賢母母賢知所欲
富貴或未希忠孝應爾祝值茲海水飛四方俱覺覺
立身稍不慎俯仰慚似續願子憶母訓一日三為覆
親歿孝方始時危忠愈篤凜此百鍊鋼莫輕三獻玉
志勵霜天高氣烈秋陽暴阿母始無負好德乃為福
人生天地間處處悔吝伏但秉忠孝心羣陰自消伏

賢母起九原知予言非黷

雪夜歸村中即事

前年擾擾驚北兵城南萬室成秦荆先人敝廬二百
載劫灰一旦無留羸妻兒奔迸走村落窮鄉爰葉如
浮萍今年兵鋒似稍息還思邱首乘新正提携襦被
覓我室門卷盡燬餘一楹牆頽迎面過城郭瓦破觸
腳爭颺颺傷心世事遽如此欲哭不可還吞聲徘徊
日落四壁靜屏當寢具心怛怛空中忽聞響淅瀝側
耳傾聽何琤琤驚呼童子問何事云是漫天飛六霰

質明披衣出啟戶但見徧野生瑤瓊我家童子頗好事問我此日將何營袁安高卧亦徒耳諒少履跡窺門闕不如策杖出門去豈無客右居長卿老人捫心只悲歎眼前有幾弟與兄孫公廊樓足冰石窈窕幾欲方蓬瀛遐想主人聞我至披帷炙炭歡相迎錢家懷古亦軒敞長松偃蹇多高情悲哉吾友今已矣孤子蕭客傷熒熒最喜陸二頤志堂梅花百樹方含英孟見寓居亦自好兩地難踏冰崢嶸石林開士吾老友詩篇白業久與盟傳聞新年去東塔不知何處煨

折鐺先人北山有傑閣低頭正與虞山平犬羊牛馬恣蹴踏曲池已塞朱闌傾弓刀毳褐塞滿路行不得也空鷓鳴不如歸我窮村去還殫老婦斟藜羹千錢賃得舟一葉乘興鼓楫憑縱橫抵村野犬吠如豹迎門孺子驚喜併亟呼煖水濯我足還傾濁酒浮深觥樽榼火紅山芋熟老幼圍坐忘深更老人忽然志不得舉杯欲飲淚已盈憶昨前年七月半殺人不要屠犧牲祇今白骨竟何在無乃冰雪相支撐血流徧地未可洗白雪得無今亦頽吾聞北人耐寒冷旃裘慣

與冰霜爭天公意或驕此 故借深雪添猗獫吁嗟
此意良未曉管窺自笑真硜硜眼前有飯且飽吃來
朝看取赤日東方生

丙戌除夜是夕立春

枯草還蘇又報春亂除留得病中身
嬾携筇杖尋如願聊剔燈花誦
遂貧眼暗怕看新換曆鏡清慚負舊
時中閒愁總有三千斛擬寫長箋奏玉宸

偶題

手不扶犁舌不耕人間生事百無成
閒思野老招尋

易偶弄漁竿得失輕心似不溫
垂竭酒家如將敗未完秤卻憐世態
慵騰甚同浴還須笑裸裎

孫孝若方廣居招看八面重臺牡丹二首

亂來花事不關身此日君家醉殿春
艷粉一團散露冷頰紅八面鬪
粧新朱衣拭汗思何晏繡被飄香憶
太真至竟形相無好句如愁欲語總傷神

高低深淺各精神老眼今朝忽不貧
葉舞一闌青玉案花翻千騎紫綸中
憑將巧思矜真宰更幻奇葩媚主人
珍重金屏好消息與君同是怯風塵

讀王孟端詩集終疾書其後 丁亥端午日

孟端歿年五十五有集志吾讀君詩亦五五君亡之日
天下歸 吾生之年衣冠委草莽今日晴明好端
午又見庭前懸艾虎虎兮虎兮莫予侮既不能勵其
爪牙奮其威武而一口吞夫猥獠徒然穴巢窮山飄
搖水澣熒熒子遺遭此荼苦孟端死真可哀棄熙熙
之盛世襲悠悠之夜臺吾今生何足數讀君詩淚如
雨

丁亥七月初二夕余以痰甚不能寢起步庭中

天將曉始得睡夢至一山中云是密大師新
造院有撓之者大師方禁足一樓余同一友
到樓下侍者出迎與客稽首諦視之尼也已
從一小戶到樓之中室有二佛像已髻而未
莊嚴徐聞樓中正講華嚴以偈示學人大略
四句予恍然有悟謂偈為落第二義遂亦作
四句欲書而案僅有筆墨無紙得一故紙所
書者一僧先世立軍功次余題其背曰華嚴
本是無匙鎖不合頻將鎖鎖之會取華嚴無

義處與君俱是好男兒此時若了了於一大
事因緣者亦聞樓中有歎賞聲且曰如此說
則遮卻鬼路且看今宵施食如何頃之寤而
所謂了了者依然昏昏矣是日茶亭僧賓化
來謂予生誕近方請二僧為予誦華嚴經
丁亥七月哉生明疾疾不寢步兩楹東方欲生始得
睡夢魂忽向山中行山中有寺似新構鈴鐸震動聞
總瑋云是天童退居院有撓之者悲遭逆予同一友
叩其戶老尼出肅歡相迎從門抵室至樓下中有二

像髻始成忽聞樓中正登座華嚴豎義方縱橫依倚
有偈止四句開示學人聲錚錚予聞謂落第二義急
呈一偈相酬賡胸如了了了一大事有筆無紙還逡巡
須臾一僧進故牘先人曾與帶礪盟何年得功效首
何年率旅曾專征今來世變無用處將覆醬甑與
酒罌亟翻紙背題四句樓中忽有歎賞聲但云如此
遮鬼路宵來施食真無情此時胸次何空濶此時眼
界何嶙峋古佛三世不挂眼何況辟支與應真須臾
忽寤悟境斷心昏如故眼亦盲追思此夢不可得僅

留一偈相枝撐偈文雖在義不在三省令我心怦怦
有中蜚語不良死者傷之

良金自躍歎非祥魂魄雖雄鎮可傷斗北昔看長劍
氣垣東今見少年場箠中折鏃猶粘血懣下花驄憶
放韉剩有寡妻何所託梨花空說十年鎗其妻能用鎗

陳在茲有我來已是三春盡錯被旁人說看花

之句代答二首

仙家琪樹鎮長春李白桃紅逐日新莫向桃源尋往
迹重來劉阮是閒人

秋菊春蘭不並時林深籬短各相知黃鸝自是毛翎
弱只逐楊枝認翠眉

默庵遺集卷六終

默庵遺集卷七

長樂馮舒已蒼著

避人集下

古律雜歌詩六十三首

早春述懷次夕公韻十首

又逐東風過早春歲華如夢亦如塵訛傳塞北天南
信懶負傷今弔古人不信包胥能報楚難憑山鬼識
亡秦村中何事喧闐甚尚向枯叢索鬼神

代狂人移枉費思夢夢天道竟何知雞蟲得失渾閒

事燕蝠晨昏各趁時急雨看翻青菜甲狂風憑折綠
楊枝門前便是途窮處不信楊朱泣路歧
蝸角何須說戰爭老人眼底正平平便隨渠水嘆泥
燕去看遷喬出谷鶯綠竹敬牕欣得影素琴懸壁不
勞聲祇憐麥穗斬斬甚欲向東風詐薄情
依舊煙和日霽天風光何事不如前鶯鷺吹聲還
澁花發貧廬色不妍空憶艱難先去日阿誰受用後
來年遼東老鶴歸華表聞見相將總惘然
偶然携杖踏郊墟何處重尋舊綠蕪鬼燐隔林千點

有荆榛極目一人無野梅鴉啄飛殘片古廟牆傾剩
半區到此自然堪下淚莫言風景不相殊
不信人間行路難摩挲老眼若為看喜人魑魅神逾
王擇肉豺狼技未殫三尸未亡秦社稷一邱空掩晉
衣冠欲歌欲泣渾無賴祇向東風發浩歎
不是秋菴也學吟吟情渤海未為深乍思嘆石填青
海又擬狂奔植鄧林滿眼風塵渾似夢無言桃李久
成瘖何人共洒新亭淚空負憂天蟣蝨心
隔是周餘足歎嗟邱園何處問桑麻空塔有蟻看爭

穴敗屋無人自落華月落空梁還照影燕歸枯樹不
成家宵來最怯城邊路青燐縱橫白骨斜
大旆招搖颭女牆銷除和氣作淒涼人逢狹路驚盤
馬鳶叫官衙看挽強他日應悲天帝醉此時難療國
人狂憑誰為覓中山酒暫辟春寒入醉鄉
莫道愁城仗酒開莫言看月有情差從來天地無端
恨盡入貧窮一寸懷惡夢不堪占朽骨驚魂久自離
枯骸詩成總是哀時命竊比騷人義未乖

再疊前韻十首

此日驚逢建子春不堪海底看揚塵誰家白骨啼新
鬼何處危冠覓古人有淚金銅知去漢迷津漁父未
逃秦老來不作傷時泣野燒青青亦愴神
隱几無言有所思春來何處覓相知韶華梅綻鶯啼
候生計雲迷日落時過去光陰飛野馬現前身世類
駢枝請君試望平原夢為是漸漸是兩歧
反舍朝來席亦爭尚餘何事氣難平牆頭結網悲縈
蝶陌上鳴鶻看打鶯乍去忽來飛鵬鳥欲行還住怯
鷗聲盲風怪雨淒迷甚莫是天公亦世情

強憑雙屐試晴天望裏風煙未似前
枯柳摧殘誰作主野棠開落不成妍
花間蝴蝶看如夢醉裏蜉蝣莫問年
今是昨非難校計一時心火笑空然
春到平原國久墟可憐三徑亦全蕪
笳聲遍野軍容盛鬼哭連宵麥飯無
世態已知徒爾爾寸心終自抱區區
愁來欲覓桃源路祇恐桃源也不殊
出世無緣涉世難逐時人面若為看
狂歌有味憂偏劇強笑無情意易殫
千古嬾尋高士傳廿年空帶腐儒冠
春風一似吹愁到鳴紙開窗作浩歎

日暮聊為梁父吟杜陵傷事未為深
朝廷已黃屋羣盜正憂新綠林忽見墜
天何日補莫言流血不如瘡老人亦有
登臨興一上高樓一撫心
滿眼風塵足歎嗟樓臺無處不桑麻
人心已自迷昏旦天道何須更歲華
丁鶴歸來空剩塚杜陵得醉便為家
愁來亂寫傷時句紙散煤枯整亦斜
世態生憎欲面牆也隨人世看炎涼
縵絃短後真成貴濶劍長弓底是強
有待未能嗟老大妄行何敢恣猖狂
無聊為覓餘杭姥酒薄還愁不到鄉

答向酬章眼暫開無才欲賦是窮差恨同降北還留
別情似哀南且詠懷不敢告人空血淚忘言喪我荆
枯骸工詩從道窮生活時命於今正大乖

三疊前韻

城深草木又新春眼底繁華陌上塵岌岌危冠宵半
夢毳毳短髮鏡中人操音我自難忘楚著論人誰擬
過秦止竟幽懷無處問莫言空界有明神
空齋兀坐費尋思遙想天心不易知東郡石銷空有
讖華胥夢斷已多時狂教縱酒無千日癡欲巢林性

一枝此病更無人療得世間何處覓軒岐

人事陰陽劇戰爭匆匆何日時平裁聞挺刃驅麟
鳳又見回車載燕鶯堤上柳舒皆別恨夜深雞唱悉
荒聲自非木石應垂淚何況偏鍾我輩情

無聊染翰欲戕天憑仗颺輪達帝前宇宙幾時內
外邱中何日別媼妍枕戈聞欲期三月端策憑誰卜
百年遺老中原人有在阿誰作銘勒燕然
悶尋幽事走郊墟愁見寒煙冒綠蕪折葦縱橫荒梗
在野禽啁哳舊巢無江家遺宅空三畝楊子玄亭剩

一區待欲忘言忘未得法門還問老文殊
烽火毆人欲避難團團骨肉暫時看隨時短後衣堪
笑托命長鏡食易殫杞棘塞途愁失足顛毛映水性
衝冠春心宋玉傷偏甚極目浮雲起永歎
迎風灌木苦悲吟似訴危機觸目深昔日焚岡無玉
石今時解網恕山林憂多踏地人如蹇痛欲呼天帝
正瘡獨坐閉門還獨語可憐辜負少年心
一望平原倍可嗟縱橫老淚密於麻蠶空野自餘桑
葉井溢人誰汲水華斗北氣銷知失劍遼東安坐豈

成家村空難覓閒人話獨自行吟到日斜
織荻為門土作牆春光未敵北風涼試開簾看雲猶
重不奈簷低項自強衆嫉欲從詹尹卜獨醒誰解次
公狂人間畢竟難安住到得無何始是鄉
剩有些門亦懶開峭寒深覺病難差詩如秋興翻多
事酒怯春風不放懷莫更干戈驚老眼敢從螻蟻乞
枯骸思量只合騰騰睡漠北天南信總乖

仲夏村居四疊前韻

布穀聲中忽過春落紅猶似戀芳塵陌頭陣陣催秧

雨樹底喧喧作社人身在可耕兼可釣村愚忘漢并
忘秦朝來飽吃黃齋飯閑逐巫師看賽神
閉門何慮亦何思落盡繁花總不知忽見綠陰欣夏
日還因急雨記梅時溪頭颺颺將雛翼牆外蕭蕭過
母枝西陌東阡來往慣閒行無事怯途歧
深村與世本無爭原隰的的一望平麥穗已收難覆
堆楊花飄盡尚藏鶯水邊斜照懸魯影牛背微風起
笛聲聊爾携筇尋野叟人間何事不忘情
世事悠悠總付天莫將今日校從前人過亂世方回

味花發殘枝轉弄妍新稼似雲猶禹甸舊遊憑鶴說
堯年芋羹豆飯炊來熟不用臨風獨悵然

偶從物外占荒墟便作柴門對綠蕪雲過捲頭看變
幻客來拈麈話虛無閒因貰酒從鄰舍忙欲租牛踏
芋區徼倖此身還健在總來理亂亦何殊

心地安平覓夢難披衣還起遠簷看殘星歷落光初
散早色蒼涼夜漸殫窄袖也堪衝曉霧科頭不更著
高冠胸無一事相縈絆安用離騷續九歎

杜門高枕聽蟬吟甕牖柴關也自深雲縷篆香消永

常熟丁氏
畫風吹舞籜想長林黃鸝雖老猶相喚反舌無言竟
已瘖此刻清光真入手暮年無事更傷心
老來衰憊總堪嗟無力分秧與菽麻欵枕送人忙日
月杜門還我睡年華菊秧按譜栽三徑農事成書著
一家祇恨今年風雨惡屋茅吹盡柱頭斜
尋得君公避世牆開門遙趁竹風涼逢僧自覺心期
在曳杖還誇腳力强高摘白雲供笑傲倒騎青牯恣
顛狂海鷗自是忘機者淺蓼深蘆處處鄉
但得杯深眼便開濁賢清聖不須差小來已自無心

事老矣何方不放懷且共兀人忘桎梏還從槁木認
形骸可憐閒氣消除盡學得堯夫和打乖

端午日兒子各歸鄉插秧獨與老妻扶病相對
不覺積然漫咏十絕句

蒲艾雄黃泛滿卮憑他潑灑不須辭依然舉案齊眉
日卻是干戈載地時

釵頭辟惡還懸艾庭下驅蚊亦舉煙追數從來端午
日共若三十又三年

病魔終日守牀隅窮鬼跳梁又塞途受得盟威三洞

籙研朱自起畫靈符

離亂三年隔急難榴花折得已沈瀾昔年移植當今日兄弟相看共倚欄

細搗雄黃和酒漿亂塗窗戶洒門牆從今陰氣驅除盡剩與人間看太陽

柱邊朱字寫平方聞說驅蚊術最良無肉老人原不
畏有符還乞辟豺狼

從來此日弔湘沅
沉筮煖堆盤舊俗存
小婢村童總分卻也知無處醉忠魂

益嘗今日是生朝朱履三千上客驕可惜壽觴留不
得一杯誰奠草蕭蕭

不昏不嫁覓心安
龐姥龐公鎮足歡
我較尚平閒累畢自無人與話團團

弄筆無聊贈短篇
三杯不覺氣醺然
憐君醉後還相勸似比劉伶婦校賢

茅齋六絕句

造得茅齋不作牆
憑人來去走悵悵
老夫自得安閒法
藏少無緣歎厚亡

常熟丁氏
造得茅齋不作牆開門植杖自相羊
東西南北俱無礙免使途窮哭路傍

造得茅齋不作牆推窗一望水茫茫
何方為覓靈槎去同到牽牛織女旁

造得茅齋不作牆卷天刮地野風涼
直教宇宙當帷幙裸露劉伶未是狂

造得茅齋不作牆始知畏壘是吾鄉
由來設險渾閒事四塞何曾救敗亡

造得茅齋不作牆也知時勢總滄桑
遙思此日含元

殿柱礎燒殘草正長

五月十七夜夢故友錢大履之宛如生平寤後

追憶情事記以絕句六首遺其長君求赤志

感

無端死別再經年便似支郎失法虔
昨夜夢中相晤語孱顏瘦骨亦依然

空黛閣中方對坐沈吟忽起繞堦行
為言母老兒還

弱戶外豺狼正苦爭

空黛閣少年與錢大讀書處

忽然夢斷知何處殘月荒雞第二啼
祇覺屋梁顏色

好還疑君在小窗西

追數生平夢有因覺時疑假亦疑真睡鄉聞道無閒
客此夕君來作主人

生存此土死何之底事君應笑我癡眼暗耳聾頭已
禿定知相別不多時

朝來兀坐涕淫淫翻悔生前氣誼深寫得閒詩似賢
子九原知不負初心

有客肥甚以詩見投因和其韻題卷後

絕勝李艷與桃嬌依約冰輪挂樹梢吟徧遊仙三十

首知君別有好丰標

默庵遺集卷七終

默庵遺集卷八

長樂馮舒已蒼著

幽遠集

古律雜歌詩五十九首

為金九章題春草閒房五絕句

燒後平原綠又侵此中卜築似山深知君擬報春暉
道不負青青一寸心

豫章松柏總成薪忽見萋萋也覺春屏卻閒愁話閒
事惟君仍作上皇民

一帶茅茨白板扉年年嫩綠足相依老人忽灑臨風
淚為問王孫歸不歸

閒來無喜亦無嗔千卷書中寄此身識得人生棲弱
草莫將紅淚濺輕塵

老來無處覓知音聞有閒房意便親待問東風理閒
棹釣車茶竈托比鄰

賦得濯足圖雜言為顧茂倫

吾聞古人濯足欲覓萬里流祇今黃河阻絕難容舟
又聞孺子濯足自取滄浪濁祇今楚江血染波濤惡

何方覓得清淨水洗盡一尺三寸汙腳泥土辱庶幾
廬山萬丈之瀑布水未出山猶未汙不然乘龍六月
之暴雨傾河倒海未及土廬山兮路斷六月兮天旱
兩者不可得使我顏空汗汗顏亦何為展轉還自悲
假令兩者俱可得濯餘此足何方息我欲濯我足不
如濯我心我心不待濯我足濯難任請君施我濯足
方我願褰裳濡足與子同相羊

撫松

陟彼高山巔長松葉團團昔者天帝醉大夫亦加官

霜雪節不變榮辱何多端榮辱不足道且與盟肺肝
願同陶彭澤撫子共盤桓願同古偃佺採子當朝餐
柯葉子不易節目我不刊鼎鼎百年內共子保歲寒
豈期世運變倏忽見摧殘上枝委泥沙下根供爨燔
但見黍離離不見松丸丸志士徒慟哭螭龍亦辛酸
人事悲已矣天道胡為焉四顧無可問積念發狂癡
終不慕桃李春盡委逝川松根有茯苓劬以終吾年
申維久索題蕉隱圖用孫子長韻

大隱隱金馬小隱隱空谷何如對蕉陰開襟撫深綠
風搖影碧雲雨扣聲哀玉更喜明月中湛露資櫛沐
憑虛幻精靈彼美顏何淑所以之子心托爾盟幽獨
無嫌秋葉敗春至還相續世事如車輪保此亦已足
但展一寸心其辨夢中鹿何時共清蔭遲君酒初熟

己丑元日

風重雲深雪更多年華入手奈愁何眼驚凍鳥投枯
樹心性寒沙壓敗蘿塞外雁稀消息斷市頭人雜語
聲謫此身便似他鄉客慚愧先生安樂窩

元日夜獨坐燈前有感卽事

又是新年一日過龍鍾雙袖學蹉跎癡豈昨日誰來
買老病今宵似較多白髮風前悲短在舊游泉下哭
知麼傷心獨有牕西燭流淚相看共似波
薰風久不到江南黑霧蠻煙未易堪乍欲婆娑傷短
袖遙思直怯長簪故交路斷書難達新國人狂老
不諳日落閉門還獨坐病軀孤燭影成三

新年間有赦書悵然感懷

怕談時事口嘗緘卻怪傳聞恨不斐天外何來寬詔
令人間猶怯衣衫遐思舊德魂空斷更盼新恩眼
倍饒隔是長陵消王氣斧斤偏不赦松杉

和石林師除夕韻

剩得年前半日身世間誰怨亦誰親顛毛老去真成
雪心火寒來不覺春作意巡簷飼野雀尋忙急手滌
寒尊歲華斷送年年似惆悵明朝又一新

人間何事不能休自怪尊前不舉頭經世無才思衛
霍讀書何計謝軻邱家緣飛絮粘難脫身計殘棋敗
欲收雪夜一燈叉手坐未堪乘興羨王猷

年華回首已成空惆悵今宵若箇同草莽阿誰負苦

節江潭何處弔孤忠懷人遼絕皆天外得句依倚似
夢中愁劇不堪高枕卧下帷深護蠟燈紅
也共寒燈坐此宵侵牕獨聽朔風高瓶邊笙嚮知留
火碗口冰生怯吮豪短句斷章難送老濁醪孤引豈
能豪辜盤種種皆酸澁敢羨他家酒泛羔

和石師元旦韻

宵殘漸見燭銷花旋撥爐灰自煮茶侶客僅依寒襪
被如僧止欠著袈裟厨空漸欲從孤竹世換何方哭
永嘉安得脫離塵網去桃源深處別為家

年華空蠹一牀書閉戶何須出有車韶夏不堪供海
鳥衣冠無事被猿狙江湖曠蕩真成瓠廣莫彷徨不
愧樗春氣漸深生計足自編荻援種嘉蔬

人間真覺路行難高卧閒牀未是閒有夢鹿蕉人自
聖無心薇蕨我應頽深情祇伴書中蠹遠意惟看壁
上山覓紙題詩無好句怨誹卻恨不能刪

辛盤椒酒自年年老態踳跚豈似前耳重不聞宵半
兩眼昏還怯曉來煙丁男無力持門戶丙舍何方覓

墓田

今年正
營葬地

剩有篇章餘習在與師酬倡亦悽然

和孫子長早春雜興十首用韻

春光仍入手春思冷於冰乍似離筵客還如退院僧
舊歡悲莫遡新恨劇難勝世事從誰卜枯莖未可憑
忽漫逢燈事眉頭轉不舒隨緣三盞後獨卧五更初
夢怯亡猿木魂驚上坂車浮生還自省遺子歎周餘
怕有興亡感拋書枕手眠豈知成噩夢老淚反如泉
混俗非吾道端憂似坐禪無心問桃李春到阿誰邊
吾衰今已甚天幸假春陰玄鬢何妨改清尊豈厭深
屠龍閒老手看奕引童心莫漫悲生事先生但醉吟

蘭心香尚淺梅蕊雪猶存小閣簾重護薰爐手藉溫
時光憑到眼真意自忘言欲覓故侯去青門看種園
天禍深難悔人情怪亦常拂龜無用卜磔火豈能禳
覓酒看皆醉尋花待借香春光雖可樂難逐少年場
世運陽乘九年華月未三陳根隨意絲新跼向人含
強飯還烹韭聽鶯待破柑幸叨強健在遙禮化人龕
老病慵無那春寒黯不收悲生方滿日賦恨恰從頭
寒幕危巢燕看人熟海鷗何方堪四望王粲欲登樓
亂劇無生計思錢祇看苔花時行欲過酒債避還來

身計風前燭年光劫後灰柔腸今剩石消得幾多迴
欲默反狂歌悲來可奈何廢梳常晏起忘食任中過
歲月貧難度風塵夢裏多愁心與春事相去隔星河

送春二首

一旦春歸似斷雲送春爭忍不殷勤乍携野老尋村
釀還泥山妻滌晚片引領東風悲過客捲簾西牖盼
斜曛浮生五十今添七尚擬明年再送君
花飄芍藥杏生仁才說春來又送春蠶粉已銷還到
眼鶯聲乍澁亦傷神林增濃綠鶯陰富帚掃殘香覺

歲貧獨凭闌千重搔首明年能否倍還人

子長五十初度孫左轄光甫贈以五言詩一章
凡三十二韻備述今昔讀之慨然因步其韻
贈以為壽

憶昔弱冠初吾黨有數子生專孔孟業歿期俎豆祀
指顧凌千秋宇宙真小矣是時少年場惟君稍孱齒
落筆擬三都說詩窮四始結志上明霞盟心指白水
謂言三冬足青雲坐致耳豈期古戰場過眼迷青紫
里居我自慚廷對君胡喜空柔聽寥寥北里看靡靡

敢逐雕鷲翔聊隨尺蠖止天意困英雄君亦胡為爾

還思我同人獲禽幸非詭魏仲最先鳴廣東督學浣初仲雪以乙

卯舉踰年成進士高步藝倫堂許公亦足侈南京大司成士

柔仲嘉以戊昌平兄與弟乙科未為名陳啟元君亮

為昌平令令弟調元以都陽雖踳躓張履端雲翎以

甲子乙榜官工部主事鄉讓與魏叔子仲同以冠蓋

何喧闐功名看鵲起雲泥縱異路心事託同裏何意

旦暮間容華落桃李二魏許與張長眠足別屨錢履

共陸大空堂掃遺屍兩陳與孫公迹亦青門擬始知

天地間苦樂交相倚富貴無全福貧賤或餘祉古人

視利祿所以薄於紙子幸絲筆存煙雲足驅使我亦

好行吟麤如白家婢六十各已開倡酬殊未已長篇

共短章情至交相似元白與皮陸千古同一揆詩騷

且高摘伐毛得真髓莫歎唐制科不收杜子美狂言

君不怪并語先甫氏晨星三兩人蹤跡願相比東阡

與北陌步屨時可紀稱詩為君壽壽言止於此

吾邑陳君某携邑中先達贈其先人筠坡先生

昆季者共一冊其體則詩賦誦贊以至誌銘

其人則張翰林洪吳文恪訥以至錢布政昕
其歷年則自洪熙以至成弘正嘉以還闕如
也至萬曆末而方伯孫公始為後序以紀世
德嗚呼我國家太和在宇宙間莫昭明於成
弘正嘉加融然元氣亦稍洩不章人品俱然
今諸老之文具在大抵純朴典雅不屑擊輓
詩不必杜陵太白也文不必邱明班馬也而
神情恆似豈若後世生吞活剝以媿古者哉
陳君顧乞余一言系其後予不敏何以繼諸

先生然此冊歷年幾三百而筆墨如新陳君
之能世守也不可不美也因為之頌頌曰

挈瓶之智不失守器代運迭乘乃有隆替猗嗟陳君
存此典刑爛爛煙雲昭昭日星高媿典謨擬同工祝
先德是實匪金匪玉子守是冊知子心懼我觀是冊
我淚如注社則屋矣海則陸矣公侯子孫殆不復矣
猗嗟陳君保此墨妙後千百年可以教孝

老將行

小年十五十六時手搏白額山頭飛縱橫燕趙人誰

敵嗟嗒孫吳信足嗤此時四海皆樂土天子重文不
重武書生白面盡高官一丁不識空相侮可憐少壯
學蹉跎不奈年光疾似梭誰惜封侯遺李廣誰將善
飯憶廉頗風煙歷盡朱顏改部曲曾無一人在摩甲
蒙戎積塵垢寶刀澁鏽無光采還撫刀痕憶捉生塵
沙漠漠一身行功成自隱將軍樹轉戰曾過趙信城
蹭蹬無成竟誰咎猶把陰符懸左肘朔雁高飛似陣
雲衡門獨立徒搔首自信從來膽氣粗
還得一
當無間道古來存老馬相期不在取長途

將霽

將霽猶未霽霧濃風尚寒天心方苦戰后土豈能乾
倦鳥看梳翮遊魚擬上灘真成撥雲見投老亦心寬

吳農歎

吳農賦命薄下田盡沮洳况此經亂離連歲商羊舞
出門泥滑滑舉趾無乾土豈期五月初預征急於火
吏呼一何怒官符紛似雨銀鐺入縣署縣吏冠而虎
吮剝竭膏血蹂踐若手足挂桁楊背澆鞭楚
鞭楚不敢辭但憂死囹圄急與鄉里計賣船併機杼

留釜難留鋤鬻豚兼鬻牯轉展未足償分張及兒女
心傷血淚迸欲言不敢吐鄉人忽來報昨夜軍妮伍
封船載軍資篙櫓一時取雞犬無留餘狂竄翁與媪
聞言腸遽斷舌橋不得舉嗟我吳中農時命遽如許
呼天天不聞叩地地不語嗟彼輿上人有言吾告汝
民以食為天君足民所與民窮至於斯托國將何所
莫恃弓矢威須憂天意去天意亦昭昭斯民忍獨苦

釣臺二首

高臺矗矗老江濱獨把漁竿冷隱淪龍準已開新社

稷羊裘猶避舊風塵百千載後還思漢十八年中歎
美新今日興亡萬重恨西臺慟哭是何人
何緣物色到江濱莫是羊裘隱尚文至竟無心戀堯
舜豈勞加足動星辰身丁離亂還如我眼見昇平始
羨君何處覓君為隱伴一盃遙酌瀟東雲

澤農苦久雨有歌望曉日者為廣其意

望曉日曉日虞淵宿本擬拂扶桑何緣滯蒙谷蒙谷
多悲風陰虹戰陽霄魯陽難再中俊妻未能浴吾聞
帝堯時十日曾並出羿也射其九烏死墜羽翼何如

留一二再耀光五色惜哉事難追天地悲如墨吾願
倚長劍為君驅玄冥連山族雲卷遙天六龍征望曉
日曉日光瞳矐雪霰一朝盡輝赫四字同譬如眇難
視忽然得隻瞳譬如蟄不起嘉然震豐隆吾望望如
此此望亦何窮望望未可得四顧空夢夢

野菊

桃李隨時盡芙蓉映水紅何如籬下菊偏得戰秋空
恥入華堂內偏生棘援中餐應同湛露開不怯金風
甘苦皆宜藥丹黃欲並楓晚枝漸老硬新蕊笑蒙叢

供案天隨子知心避俗翁孤高真可羨我欲與君同

照鏡

老態遽如許何堪入鏡中隻眸新作障兩鬢久飛蓬
我自羞難見人應感亦同此生真若此能不問昭融
思不見

所思在何處悠悠道若阻我無兒女態桃李何足數
我無朱紫戀貧賤非所苦胡為心有憶出門還伫立
從之梁甫巔青徐戰方急從之渤海濱閩廣多荆棘
歸來抱膝坐展卷增太息昆陽彼何人虎豹空戰栗

淮淝亦何有小兒能破賊最下 旗 命呼吸
諸君竟何在令我忘寢食寢食久不甘魂交亦何益
不見終不見一望蒼天碧

柳絮四首

一從春半別長條薦地漫天到處飄不道東風狂太
甚送君上苑又溪橋

不著根株到處生飄為飛雪落為萍江流看取千尋
濶占盡還應剩一泓

拂面蒙頭亦足嗔憑君飄盡一年春謝家姊妹渾無

賴邵道圍爐得句新

漫漫密密逞精神樓薄何分溷與茵邵恐章臺新雨
後也隨馬足伴紅塵

宵中隱几忽夢陸幼于索詩感而賦此十首

衛玠丰神杜治姿有才無命欲何如臨風細數平生
事卻是旁人未得知

草茅何事亦憂天立志還愁鐵不堅不見 身便
死知君含恨向黃泉

偶來踪迹寄湖東邵恨潘林簞半空猶記弔君揮淚

別舟行面面荻花風

避亂湖南深荻中頃之悼亡

談兵說劍總如神閱盡時流未可倫猶記空弓落飛鳥西郊跋馬起紅塵

老來狂似少年時百罰馮人總不辭猶記與君歡飲日憐余肺病減深危

青衫一領人人著欲換

君便辭猶記試歸投筆

日獨提忠字論文時

時主文者以忠恕違道不遠命題君盡棄傳注獨借忠字暢言

之以求黜遂如所志

閒尋老寺從容到借得新書次第鈔足迹久荒書已

散思量何異水中泡

去歲乍繙詩傳了今春又為禮經勞憶君獨坐殘燈夜不省丹黃去雨豪

憐君阿鷺嫁來時聞道疎簾對奕碁此日總惟燈影下紙錢煙盡哭孤兒

連南蘭種等身高障惜春風不憚勞豈料今年花發日便拋牆下伴蓬蒿

九泉無處訴相思昨夜魂交夢見之共讀哭君詩半紙兩行老淚一時垂

老思舊事心應痛病覺秋深漏漸遲我較君年多一
半定知相別不多時

默庵遺集卷八終

右邑人馮先生集八卷曰空居曰北征曰浮海曰避
人大凡得詩三百二十又一首是帙傳見甚少戊戌
之歲予獲此本於京師歡喜讚歎既而言歸虞山惟
悴頗頷作易之餘惟以丁部唐喪佳日爰以此本畀
之梓人工始於己亥十一月八閱月而告竣顧先生
之才先生之遇蒙叟一序文苑一篇言之詳矣而其
遺行則有為鄉里公論所不取者至今父老猶能道
之也先生之弟定遠其才與先生埒而全集刊傳流
行甚夥不若此本之吉光片羽耳予校刊之役既畢

側聞瓊隱張丈復有續刊定遠集之議異日果成并
籤瘕點豈非文字海中更多一佳話哉庚子七月七
日江南赤鳳公子之廉識

又因集中意思同其時感觸緒題二絕句

燐火虞山十丈青難憑草木弔詩靈與君同此新傳
淚敢信天公遽不醒

如此詩才薄玉谿樂遊原上望淒淒中朝黨禍猶連
結回首長城厭鼓鼙

默菴遺稿

陸氏鈔本

卷第九



長樂馮舒已菴

誌銘序雜文二十一首

我府君玄堂誌并序

於乎先府君以天啟元年九月寢疾明年正月十日
棄養於私館勅子舒曰余生十三而失恃不獲事先
妣弘農譚夫人昔遭我先人喪又屬試於有司不逮
啓足令我歿斂形而已無或過也三日而斂周身無
餘喪致乎哀禮也嘗儉府君之誨諸孤弗知越六年

丙寅十二月謀所以藏孤子等連泣荷鍤踴負土以營斯邱實為虞山之西趾入地一丈起封四尺左望高曾上承祖禰別為兆焉慈親誨諸孤曰墓宜誌孤子舒曰先君盛德弗耀假辭他人恐不塞意爰偕仲季共竭其辭誌諸玄堂憲徽府君執友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彭城錢君別為文表其墓前石誌曰府君姓馮氏諱某字嗣宗此邦之人也其先畢萬之苗越秦及漢著於上黨高祖諱圯以進士至福建按察司副使曾伯祖諱冠以進士至湖廣衡州府知府

爰至曾祖諱憲祖諱梁考諱覺世有令德不榮以祿府君天資純淑學問淵邃懷冉季之政事兼游夏之文學事親以孝與人有禮恂々鄉黨雍々閨闈幼承家學鑽仰周孔人識其小我識其大訓致該練義學淹通盡堪誦授以至管商耕戰之書李耳竺乾之學農黃醫藥之術歷世史官之記載文人才士之摛揆芟蔓撮英咸有餘貫遺書有常熟先賢傳卷十五卷說詩譜八卷詩名物疏五十四卷遵制家禮一卷族譜一卷應世呈試之文十四卷銘記俳諧雜文若干

篇府君文武之性稟於自然當世之務學而知之以天下為己任厭畎畝之棲遲先後三十年蹉跎不偶始立言以俟後世嘗慨然曰門內之行見於家禮經國之業具春秋乎於是創例發凡嚴賞核罰為國史編年爰自國迄於穆廟天奪之年不遑絕筆微言異義多不能詳孤子等竊游夏不替之義錄為草創廿四快於乎哀哉府君生於萬厯之元十八試補儒學生四十為國學生五十不祿夫人廣陵盛氏湖廣漢陽府知府諱賚汝女與君偕事先祖暨令繼祖母武

陵顧夫人君舅陝西按察司副使顧君伯卿嘗曰親慈子孝馮君夫婦其始庶哉同產四人女芬嫁太原王昌世先歿卒存者男子子三人長舒次班次知十諸孫三人舒等學業無就伏於閭巷無以榮府君葬事又以夫人在堂不敢滅性謹敘遺範納之幽宮神爽督亂性文不屬於乎陵谷變易斯文或露後之君子獲此邱焉

先夫人祔葬誌

先夫人姓盛氏諱子瑀字佩德湖廣漢陽府知府諱

賚汝女年十有七歸我先府君以崇正二年二月十
二日捐養於常熟南門虞山里之舍年五十有七以
某年某月某日合祔於虞山先府君之墓有子三人
曰舒曰班曰知十伏於閭里養不盡志葬不備禮為
天地匪人何敢以蕪詞擬議先德豈曰述之亦聊以
哀其哀也夫人所及事者我曾王父貞齋公王父劍
里公繼祖妣武陵顧夫人貞齋公若而兒嬉對酒輒
歌夫人事之如愛女之於慈父也劍里公壯而難犯
家若朝廷夫人事之如孝子之於嚴父也顧夫人始

而治家夫人事以治家老而事佛夫人事以事佛志
承意先終始無間先王父有五女皆少於夫人翦刺
緯結親導之其嫁也衣被符管備飾之功容有別進
退以禮皆夫人之教也夫人之母曰謝宜人外王父
之吏也廉罷官歸已不給饘粥矣歿而無子嗣一子
浪游不養其母夫人之歸也顧夫方秉家政無私蓄
針紉以養之外王父墓田為嗣子所鬻夫人泣請於
我王父贖而歸之繼養其嗣兄歿夫人身不替舒幼
而童嬉夫人不戚以夏楚飲食衣服以學業進退為

候暨班及知十皆以教舒者教子妾顧氏生三子俱
夭晚得一女曰末、驚而癩醫和藥須人血顧難之
夫人刺左手血指出血漉然嗚呼夫人宜其享遐考福
我衰宗及不登下壽溘然長逝往豈懿德之闕報與
我無令人謫之集也嗚呼哀哉日月逾邁於今六年
宗老相告藏不可愆敢卜吉日啓我府君而合祔焉
盡天下辭莫表風躅刻此貞石庶幾終天

處士嚴君墓誌銘

崇正四年二月某日曙陽嚴君卒越明年壬申其孤

某等六人卜祔於先君惟食卜葬以十一月之某日
亦食某等以其舅周君之狀謁余請誌其墓余辭不
獲謹按狀而誌之曰

君諱某字某蘇州吳縣人其先出曾稽居山有為知
府者諱某以進士起家君之五世祖也諱樵者君大
父也諱炎者君父也君九歲而炎卒獨與母周居周
夫人貞毅若丈夫亦既以心計力作相夫成家矣夫
之卒也以相夫者教子君端、視顏色小失意長跽
謝愆柔聲下氣唯謹少長如一則君之能事生也君

父賈於常熟卒焉以君幼不克葬君言必垂涕求北
域以安厝之與術者上下山阪攀蘿援葛手塚足趼
無間風雨歷數年始得洞庭之飯石峯而藏焉坳梯
治塚不借不儉舉無違禮則君之能事死也蘇有盜
千百為羣根株盤窟莫敢誰何君過之盜知其為嚴
君也不敢恣掠罄其友人舟以去君奮然白之巡按
御史盜恐以勢豪劫君不可以賂請又不可卒麗於
法盜魁死黨與消散行旅帖席則君之不畏強禦能
急友也嗚呼令廟堂之上容頭過頸當是非所在模

此上疑脫齋字

梭循嘿不出一聲比其入室則趾濶步評毋陵凡一
旦有急怯死黠降國家亦安賴此輩哉使嚴君而遇
時移其事親急友者於君當如何哉當何如哉是宜
銘銘曰

考於子誼於友以處士死嗚呼

陳玉淵墓表并序

墓何以有志也古孝子陽陵谷之變也於是累功德
告後世使知護焉然藏諸玄堂惴惴焉千載後有風
施樹平之慨孝子愈傷於是乃為文表之道周此表

所自始也吾國家法品官尊者例得立神道碑身者則碣著其行事若處士則行不列傳史名不出閭黨於表尤宜此余所以不辭而為陳君表也表曰

陳君諱某字彖賢人稱之則曰玉淵先生其先出太邱長元季徙常熟故為常熟人父士介讀書隱居教授里中君年十八則已繼父業為人師矣當是時鄉達者曰文毅趙公太常顧公皆知人能相士每重致之君是以得自京師歷薊門其山川逶迤關塞阨塞無不可聚米而圖也已而以父老歸日侍其父啜菽

飲水盡其歡焉比致喪之若孺君性絕人旁通公明景純學其在薊有恒風君卜曰火見其火乎國其有喪未幾而乾清坤寧宮並災仁聖皇太后薨其在庚辛間邊塵數驚君卜曰明年當有大警大將死地喪丙丁之際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禍其在鈎黨乎然小人終不勝也已而果有變都城戒嚴督師死未幾楊左死閩敗經畧磔若符契然嗚呼使君生遇其時何遽不若趙達崔浩輩乃卒老田間不得使用可為太息矣君嘉著述所撰有海虞別乘甯夏兵變紀略

水利圖說青烏雜著選日要綱嗜此之謂多矣君享年七十有七最君之生平孝于親誼于友慈于子弟莊于室篤于學其於方伎則游藝及之者也世顧稱之君不屑也余特表其關於世運升降若古人所稱卜百年者以告後人是為表

懷舊集序

向秀追尋曩好棟宇空存陸機還計生平凋零殆盡乃知閔水成川閔人成世古今之通慨矣予也爰自非齡泊乎衰老其間親承負劔時聆先執之緒言相

揖乘車馴覩後生之可畏四十年來蓋顯々無有忘棄者豈生初盛世老際橫流火熖崑山嗟玉山之莫辨桑生滄海痛人桀之兩非雖魯殿猶存亦堯年道改矣循髮自念顧影空潛回首殘編時留佳句還抽腹笥刺憶贈言于是畝墨然脂朝書暝寫凡得二十四人詩詞二百餘首分為上下兩卷名曰懷舊集并各繫小傳以見平生其僅取雜桑者則以山川阻絕搜索無從蕪之鴻鯉參差存亡未審惟鶴師畜自練川鳳氏生從青社但松枝東指已建育王之塔虞峯

西邁亦有貞娘之墳書合牽連人同沉寓昔稱投漆
合非濫觴嗚呼人間何世山陽之涕淒然天道宜論
華表之歸已矣所冀清風穆、未絕於微言神理縣
、不隨夫氣運云爾

瞿伯中詩經制義藁序

自昔丁丑夏秋間奸人構禍予與伯中曰往來姑蘇
婁江道中孤蓬乍騫濁醪相對幽愁蹇產之餘問及
經義未嘗不歎吾邑昔日之盛而今日之衰也余謂
伯中曰吾邑毛詩一燈以君家文懿為鼻祖其盛衰

大抵以君家為侯夫文懿以間生偉人出其緒餘為
舉子業天下宗之曰瞿氏學而輔之者為陳司寇莊
靖嚴少保文靖繼之者為查侍御先述陳經魁子志
此時之盛真盛矣文懿歿而衰為其再盛也則在丁
酉辛丑交是時有伯欽仲恭兩顧公茂齊郟公羽明
陸公朗仲顧公及先府君嗣宗公而主盟執耳者君
家學憲星卿公也比伯卿羽明各嬰世務卸顧諸君
或者歿而詩統再衰馴至乙卯丙辰間而余師良
夫徐君仲雪叔子兩魏君子常揚君出維余不肖亦

從諸君上下其議論而領袖一時旗鼓中原者又君
翁稼軒公也吾故日以吾家為候也今瓊埋者望宿
草而興悲蒲摧者攬明鏡而雪涕弘長風流發皇光
業其在君乎其在君乎伯申謝不敏已而又從稼翁
于京邸、僅一小樓余坐其上稼翁卧其下牧齋半
舫諸公時、以四始五際之微相感發燈炮衾擁時
道前語為笑且曰余與伯申習者久其為人也於艱
難困屈中無下人色問出一義則首尾溫麗肌理稠
澤即嗷然不平之鳴亦具五陵裘馬氣此非僅公家

才子也詩道中興必在是矣今年秋伯申舉於鄉程
義一出家鉉戶誦而毛詩四義尤華萼相宣文質並
茂始信予言之不誣也既而刻其經義乃閱序于余
夫子烏能序伯申亦述昔言以記一時共事之雅而
已雖然余亦願有進焉君家大小傳家繼金張舊事
事業品行著在淳史而君翁青瑣之牘尤熊熊烺烺
照耀人寰殆有如古人以三百五篇為諫草者其所
得于詩深矣伯申其更從而光大之潤色王猷黼黻
帝業風雅奏而金石作使和平之聲著於宗廟而余

得帶白曳杖以歌雅頌之盛豈不厚幸也乎慎毋以青箱之業繼先人為美談也若余也視茲齒豁幸而不死先人之緒將墜於地無能從伯中後左提而右挈之而雲間諸君子尚有以馮願之統苗及者能不
大愧也耶

重校玉臺新詠序

此書今世所行共有四本一為五雲館活字本一為華允剛蘭雪堂活字本一為華亭楊文鑰本一為歸安茅氏重刻本活字本不知的出何時後有嘉定

常熟丁氏

乙亥永嘉陳王父序小為朴雅謔層出矣華氏本刻于正德甲戌大率是楊本之祖楊本出萬曆中則又以華本意僥者茅本一本華亭誤踰三寫嘗憶少年侍先府君每疑此集緣本東朝事先天監何緣子山竄入北之篇孝穆濫擘牋之曲意欲誦正時無善本良用憮然己巳之春間有宋刻在寒山趙靈均所乃於是冬造于其廬既得奉觀欣同傳璧于時也素雪覆塔寒凌觸研合六人之工抄之四日夜而畢凡七十三番三十行三十字無暇咽或資酒暖

叔照堂叢書

寒忌墮指唯憂燭滅不知者以為狂人知音亦託為好事矣所恨者尋較不精時起同異誤自適于通人疑未絕于愚口敬遵先志參其得失見聞不廣敢於三豕之竒心目畧窮自盈偃鼠之腹謹臚序之如左較訂此書一以宋刻本為正如慄之為慄莞之為莞迨之為若自是世手傳寫隨世改例知者自不煩言故真誥註云深字或應作溧潘安仁關中記云因莞為名李善註文選俱作若、事證的、非愚臆說也陶隱居云字有不得體者于理乃應治易要宜全其

本跡廓之而註于下義既為長取以為例

宋本之善什九俗本之善百一凡今所箋正是宋本之可疑者耳俗本事例大乖迨可忿笑若不悟斯理者便是不能靈知亦可無煩誦讀並所畧焉

錢履之未學庵福序

余生十六而識履之十八而與定交託初相見時登其堂有榜曰凝碧當仲夏庭中朱榴正發千英萬蕊格陰交覆空綠滿屋履之方袒裼坐驚起披衣肅容一足襪不及履自此無三日不面者于居城南履之

廂城東相去二里許兩家童子趾錯於道各手一札
或透相契合所言不殊往々相晤為笑凡花朝月夕
登山臨水無不同即晦明風雨憂讒畏譏亦無不同
令三十餘年一時同人半貴半死蹤跡參錯不可問
日者大海橫流宇宙分裂而余與履之老而倖存歸
然靈光者亦同嗚呼其亦夙緣也已今年秋余過履
之履之兩郎君求赤頤仲讀書幽吉堂中堂即昔之
凝碧也求赤指庭中樹顧謂余曰世固有心空節斷
而猶存若此者乎予曰噫是即吾與若翁初訂交時

狼籍大然千英萬蕊者也回視修梧槎牙出屋角枝
枯膚裂不更生意亦與榴等撫今追昔真不知涕之
何從也因語履之曰吾與子生同年居同里讀書說
詩同好顧賤且老將隨草木者亦同腐乎顧何以永
吾年也追教生平執友或以富貧或以賤貴其登玉
堂參藩輔聽秋風而歌鹿鳴者或至煙消草宿酌奠
無人即其殫精竭血應制科取金紫家鉅戶誦之業
亦無從于醬醅間索之獨其有韻片言則頽垣敗紙
斜小字猶得摩挲吟嘯其間則吾之與子之可藉以

存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由是各出所著互為點定而序之如此昔元微之、序樂天也曰交分淺深非序文之要故不書而予獨奉、以交分為言者則以元白俱登上第一執于一語言舉世風慕之以為美談佳事不待自傳而後傳予與履之一老賤書生即所留篇章可以藏名山俟後世孰知余兩人交誼如此故序同而旨異至其詩學淵源足以追配作者其從于公論之詳矣嗚呼世其有知之者乎斯文之幸也世遂無知之者乎斯文之不幸也於吾乎何求

於人乎何尤

陸勅先詩稿序

詩有法乎曰有樂府之別于蘇李五言也古體之別于律也是也如人之四肢耳目各有位居如是而後謂之人舍法而求情則魅目在頂未可稱美盼也詩有情乎曰有國風好色而不淫也小雅怨誹而不亂也是也如四肢之於運動耳目之於視聽如是而後謂之得其官舍情而言法則陽虎貌似僅可以欺匡人也二者交相資各不相悖苟無法而情無情而法

無一可也吾友陸勅先氏以少年食牛之氣益以沈
深篤學而論世逆志又窮致古人說詩之旨其于情
法之間思過半矣乃不鄙余以近刻詩稿見示因而
縱談古今作者而後慨然于今之所謂情法也如何
而古也如何而律也事後唐者勿用字近粗者必刪
此今之法也不知此特文鑑唐音品彙吟卷之法而
非詩法也其言情者則曰詩主于趣不必問學趣主
于新不必合理于是有三蒼說文之字不奇而畫梵
書天台藻水之迹不新而斷為挑且踞者夫柳枝踞

燕僅詠風光習有正文祇形法相而顧雜華文以夷
字誘神女為桑中此又詩歸所謂情而非詩之情也
于是為之說曰自三百篇以至宋元吾明自高楊以
至唐沈人、自為情法然方圓奇正各養其材興觀
羣怨各暢其志首必貫尾言必達志則一也若反踵
戾頂以為異別風淮雨以求新非法也非情也勅先
於詩道深矣當不以予言為無稽而大笑乎

送友人村居序

友人某者少而喜方術受禁書于外舅某君所其子

醫也雖未必見坦一方而于決嫌疑定可治蓋已有餘矣一旦排戶告別云欲村居夫某方以其術決嫌疑定可治則逃名我追且賭門之多疾而何以居村為某曰嘻我殆怪夫醫于市者市于醫也彼儒者子高冠博袂驕駕人車門求售囊封精潔劑粗漏金入藥出敗則忍詢是曰庸醫殺人而不操戈矛者也彼哉彼豎狼顧獲伸交通瓦媪巫師卜人妄言生生死在手斂人魄神皮毀刮骨父子反唇是曰俗醫何知五色曷候三焦何存而惟金帛之是營彼小丈

夫朋黨拔聯構結宦顯光寵赫然監臨府縣闕說為奸躡附富貴處方慳天揖貧窶舉足高駕是曰盜醫特託焉凡此三者必居於市邊勢既捷奔利亦易余也恥之故束裝而求去余于是俯而歎仰而唏顧謂余友相與歌而送之歌曰人以市兮子以村歸子之村兮反子之真市乎村乎古之良醫之售也宜出里之門牙

素蘭集序

天啟七年九月中夜漏三下不知何人磔殺翁孺安

久之賦得未定主名君子傷之謂為已甚于是悲其死者憐其才愛其文者哀其集荒燥斷簡人搜芍藥之篇編戶金堂家印芙蓉之粉而素蘭之集遂不能閱焉嗚呼令暉才思清華亞左芬而難絕照道蘊神情散朗敷羣後而薄王凝或絮起成吟時因寒雪或蘭開寄札自笑春風不無逸志而傷惟取緣情為主但曲諱風流之旨贗鼎易卷必取誇富有之藏持枯畫足為存真蹟獨攬瑤章帷裏神采重見李夫人之生面塚中魂出復陪吳小女之情設貽諸彤管庶或

考焉

先師徐良夫先生詩集序

崇正七年甲戌某月良夫徐先生卒明年乙亥子守
壘守質撰先生遺詩一百篇賦兩篇公孫龍子達辭
一卷示其門人長樂馮舒曰先生之生平惟子知之
子盍為我序抑亦先人之志舒曰昔孔子作春秋游
夏不替舒不敏何敢序二子固請鄙不能辭借而序
之曰

先生諱濟忠字良夫一字子公世為常熟人父諱明

俊字千之父死絕水齋而咽糠不勝喪而卒先生孤而苦貧衣食所資取之教授束修外無他入突或不煙先生無妄求無弱志誦讀不輟有三弟一及肩一未髻一未走先生字而撫之羹飯熟羣歸上食竟走去先生為潔七箸滌盥以為常比婚冠如一日能養其祖母祖母卒以父之喪父者喪祖母得疾幾不治為邑諸生屢試應天不第不得志卒年五十四先生善經生業凡令天下所謂名士者皆誦先生如一口善為古文詞於書無不窺朱黃兩毫不省去手

善為詩少習李何王李之說心疑不決鮮以所著示人長而論歷代之作者溯流窮源恍然知詩所以作也告舒曰漢魏之不得不六朝也六朝之不得不唐宋也世也六朝之不以漢魏劣也唐宋之不以六朝降也情也世如是則情亦如是情如是則詩亦如是自三代至聖明皆然若不論其世不澤于理則手足倒置首尾逆行矣舒唯而退以先生言考之古人固不合節微言未絕哲人其萎嗚呼哀哉先生有人倫鑒常痛絕一人舒暱焉有嗜甚矣之歎先生歿未幾

見血色變乃感其先識也是以守壘守質屬舒序詩而舒并着先生生平如是使知我者謂舒之師先生先生之教舒者不特此也謹序

以明上人詩序

今天下之言詩者莫盛於楚矣鍾譚兩君以詩文妙天下出其手眼為詩歸凡古今有韻之文若銘若誡若祝若易林一經刪定無不可化而為詩也字求追新義專窮奧別風淮雨何容問哉于是天下之士從風而靡以明上人者楚產也而又譚君之友也弃其

瀟湘洞庭之奇卓錫吾黨經禪之暇著詩成帙間以示予夫吾黨之言詩者則異於是矣曰詩者志之所之也稱事達情以文足志而已若解顧篇章之理而爭字句之奇是絕腸胃而畫目也持兩說者各不相下上人將何從乎自昔屈原之為騷也以志貞介白之性吐幽憂怨咽之詞其言若反若覆忽後忽先似不可以理詰而樊川之序長吉也謂稍加以理可奴僕命騷若似乎騷之以理為主也原非楚之先賢乎上人被其遺風以戾吾黨夫黨則言游所自出也興

觀羣怨之旨固親受之矣夫亦可因是而決所從已

常熟丁氏

揚天市重修觀音教院序

虎邱僧湛中者謁余請曰虞西南有市曰揚天市有居吾徒者曰天台寺創于梁燬于國初遂為濠右所據有請於朝者始得還其故焉今又將圮矣予不敏欲乞檀施以新之敢乞一言序其事余唯唯然知其言盡非也吾邑之以市名其見于圖誌者不下二十餘建于江左者幾半無所謂天台寺也在宋政和中有建觀音教院于揚天者其殆是耶夫君子大還古

人所創廢則興焉其舊所必因也院即更建名焉得而改諸繼詢其廢于何年市人曰客歲有居于此者僧服盜行入其室得兩少婦焉于是羣市人譁而逐之院遂空湛中者則市之所敬請而繼其事者也嗚呼使前居此者不以淫敗則市人安焉安則僧不去僧不去則院亦淫馭場耳何必葺敗其教者去而後肩其事者來成敗相因罪福相成天下事大抵若此矣湛中勉之苟遂能興起焉則敗轉為成罪轉為福不患無檀施者不然則且受市人之毆矣余故直書

其事一以為勸一以為戒并正其名曰觀音教院焉

慧林上人募修僧廨序

慧林上人藉于邑東南妙清寺今年春謁予而請曰始余之入寺也而寺之天王殿毀矣越若干年余始從僧錄披難為沙彌則所以居我如來者亦毀矣惟僧寮存至於今而風雨摧殘鳥鼠蠹蝕并所謂僧寮者而廢天王殿曰有佛在佛在殿曰有僧在僧寮亦敗則轉徙行乞且鳥獸散并其寺之名而烏有之矣寺度不可遽興盍取居我僧者而先葺焉僧在或可

次第舉手余嘆曰子如是而後稱其僧之名也已往余游于寺也凡寺所稱長者皆使酒好訟遇事意氣蓬螫甚于恒人閒居則牧豕養雞朱、祝、其自名曰吾無妻禿人也僧不居僧名則不任僧事不任僧事則天王與佛亦何異秦越人于肥瘠也子苟以誠心行實行且無論子教是非天下安有不以誠應者自此以往日得一錢子必曰此我僧寮之一錢也則百日而百錢矣日乞一人子必曰此助我為僧寮之一人也則百日而百人矣舉墜興廢夫何難哉夫

何難哉嗚呼今天下事其為妙清寺者多矣任其事者更張多則為使酒好訟補苴則為牧豕養雞安得有如慧林者而任之哉我且書慧林之能為僧者以勸

家弟定遠遊仙詩序

昔者丁丑冬余從牧翁侍郎北上水陸馳驅四旬纔達抵都而人事紛紛多足悲歎長言不足託于詠歌其以游仙為目者居十之一嘗笑謂知音日後世當有論吾世逆吾意者凡今之人非定遠莫我知也逾

年而歸定遠出其詩五十篇亦以遊仙為題其體同其志同相去三千里合若符契嗚呼此豈強同也哉大抵詩言志者心所之也心有所在所未可直陳則託為託靈無惴恍之詞以寄幽憂騷屑之意昔人立意比興其凡若此自古及今未之或改故詩無比興非詩也讀詩者非知比興所存非知詩也余兄弟于此頗自謂得古人意故能以連類比物者匪分美刺焉噫微矣微矣昔者鍾氏之評景純也摘其虎豹戢翼之句謂為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夫以景純之

才困于公吏坎壈正其夙懷而仲偉之汪涓若此其
知景純耶其不知耶仲偉且然何有于他人定遠此
詩正不必索解于王李鍾譚之後也夫亦自知之以
俟他年之逆志論世者而已壬午仲冬先舒題于竹
葉山居

重修樹福菴序

今年春有從釋氏之教曰惠聚者踵而請曰虞城南
有橋曰斜橋、畔有菴所以居吾徒者曰樹福不知
所自始也鼯穿蠹啾之則已久矣昔有老衲廣綬欲

鳩葺焉不幸歿于居于是則七年所矣予耕而食併
以耕而衣亦食吾食衣吾衣耳固無求于人惟是菴
當窳孔道冠蓋商旅之往來也舟車負戴之出入也
隆冬而瘡足赫暑而揮漿顛踣者比、矣予于是懸
綆俟汲燎薪滄湯五年于茲所恨者枯楊叢葦之所
藩塽狐豕之所穴居者無所比也使我亦如廣綬而
死將何以永行者之蔭乎我欲美其輪奐新其像設
如吾教所謂常住者子其先以文施乎予慨然曰甚
哉世教之衰也自昔王政行大司徒率遺人以掌委

積凡郊里之窟谷野鄙之羈旅無不恤也無不徧也
十里而廬、有飲食三十里而宿、有路室吾民安
得飢奔渴走草居露爰而俟禿頂毀版者圖其利濟
乎王政之熄也而後司農蒿目於上郡縣棘手於下
凡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計所入不計所生其使民也
奴隸犬馬為斜橋之顛踣者多矣安所得惠聚者
而真彼周行乎夫惠聚之教非吾夫子之教也然儒
者空言之曰仁氏曰愛物釋氏實行之曰濟眾曰檀
施理一而功異矣則奈何執一先生之言闢為異端

吾見其爭而不勝也請因惠聚之志而推之曰君子
居一邑則有一邑之樹福菴在居天下則有天下之
樹福菴在凡居其位不任其事者皆釋氏所笑而惠
聚所不許也區、斜橋寸壤輪奐而像設之夫亦有
因乎言而興起矣

祭榮陽鄭公文

嗚呼某先生也晚伏處草茅不習國家典故自耳目
觀記以還未有庶吉士十八年不改宦者未有首
輔手參庶常者未有父擊權輔身擊逆閹而不克以

令名終者未有辟人不用大明律者今皆自公始焉
嗚呼哀哉疇昔丁丑從公於獄幽憂誦授三更眺胸
公今已矣吁嗟何贖尚饗

翁孺安傳

翁孺安字靜和蘇州常熟人太常之女也幼以詩著
聲長而意不自得為漚子十六篇以見志讀者悲之
卒以兵死遺詩二卷名素蘭集

余嘗從靜和之中表遊而志其生平其閉居也好潔
几格蔣芳卉蕭條寄託儵然無塵埃時或明月在天

人定街寂令侍女為胡奴裝跨駿驕游行蹀躞不休
春秋佳日扁舟自放綠波紫蕖欣然樂之吳越山川
蹀然殆徧能書楚、有晉氣能畫蘭幽疏蕭寂欲攬
湘而弔沅也始為閨房之詠風流障體舉止羞澁微
顰媯笑其態也既效李長吉則凶怪鎖異穿天出月
琯戈讒鼎其色也晚而悟華洛之必賤感霜露之不
憐則寄興高遠形神俱瘁荒煙野草其悲也雁斷雲
迷其恨也嗚呼數百年來斯獨絕矣使得居長卿明
遠間侶酬答贈吾知其為傷生之徐媛清白之劉孀

矣乃釁起蕭牆禍同刺莽能無傷哉能無傷哉

常蘇丁氏

文穀凡例

雲漢昭回被體則綺縵為美蕭韻叶悅魂則鄭衛為
先何哉情以時用識緣感傾也是以奉車著畧詩賦
殊章昭明妙選善文異冊不有發凡悉知定例聊書
蕪陋塵此簡端

若夫易以易負為文詩以言志為體湘波取介傷志
離憂淮南蹈虛高談鴻烈原其旨趣各有攸歸余之
此編何因名穀者合綦組以成文也必也香薰金

鉅棟累非奢明映琉璃樓青孫巧合燕趙而奏肉何
貴腴曠排閭闔而達標陋言茅土

黼帳低垂無取懷志之韻錦衾射代寧闕諷諫之規
是以古詩之流曰賦姑舍揚班風雅之變曰騷兼刪

正則賦

詩者志之所之也體雖一緒事實萬族闕雖卷耳不
施郊廟維清於穆寧被房中德施之選為類二十有
三蓋云夥矣今則夫坐筴飛志存頑艷登臺紙落義
始緣情法徐氏之玉臺異梁家之金管詩

淑照堂叢書

表章之作原備都俞書記之煩沿流左國至于表之
別幹其名為啟文之末造厥有連珠毋寧艷絕千秋
將使文蕪別簡子達求通之表辭繇崔釵馬遠報任
之書義殊龍鏡若夫新諭報續綴粉黛于行間雷岸
貽箋繪煙雲于字裏原體裁之符同略情事之微異
濫觴簡牘惟此二篇章表書啟連珠

東宮行雨儼帝女之來臨後堂美人笑天孫之永隔
豈復四端著戒三緘鑄形者哉是以禽華九日辭出
女郎以臺百重名傳新婦縱復座右之良箴燕然之

高伐將非柔曼傾人概亦余之所弃也 銘

華林曲水之宴自昔稱雄金箱寶軸之書于今為烈
原所自始其西河之遺則乎火羹不和豈如熊豹之
膏白賁無文遠讓青黃之采考穆永矣吾誰與歸序
素悻苦序達者興悲高山大川昔賢遺慨是則碑以
叙德蔡邕傳有道之文哀以言情潘岳切悼亡之痛
但期叙怨祗取繁聲悲深長葦之篇麗擷穠華之句
碑 哀

陽阿罷舞庭砌塗金遠條創館几筵屬玉不藉別記

之流風則左史淫蕪久矣是以執子干之研削魂動
骨搖揄英姬之秘緘以去目眩別傳

履綦絕跡空階故草還生金翠無精虛室愁風自咽
觸桁而佩聲猶昔窺窗而檀點依然悲矣如何魂兮
焉往此亦人世之極寃而生民之荼毒也是以感深
埋玉子山苑其鴻裁永訣齊肩修仁悅焉閣筆墓志
若夫姬娥別館妒絕獨身公孫後庭艷言三月解襟
墮耳之瑋詞乞佩投珠之履跡或歸託事之列或以
立意為宗不取能文事難兼載

亦有金洞立言琅函法乘孕蓮空託理絕言詮騎項
貽羞意同周喻匪蘭房之秘玩聽石室之珍藏義無
取也觀斯止矣

嗚呼余之為是編也夫亦導淫矣哉爰自先秦迄于
隋代其取舍也如此其淫滑也若彼香奩麗什識宇
宙之情生清廟鴻篇悲文武之道盡當合素紉掩笑
狎微詠于絳脣庶或青瑣含嘯時卷舒于織手固美
人所流盼而後父所撫心也

代泉州刺史重刻心史序

心史者吾蘇承天寺浚井所得故宋遺民鄭所南所
藏也所南諱思肖其書大抵以興故宋滅金元為辭
因雜記外國事及黍離麥秀之慨名曰心史蓋言無
其事無其時而存其心也自心之說不明于天下而
春秋旨晦春秋者治心之書也孔子以匹夫搃衮鉞
無其事無其時而亂臣賊子懼之者何懼以心也雖
趙盾許世子接踵于世而其心固未嘗不為清議畏
也新莽魏搆遂併禪讓而竊之懼迺愈甚故心在即
衮鉞在周室已同家人魯公不保宗祧矣而隱公之

年一係以春王正月而周魯為不亡此即所南紀年
必稱德祐之義所謂無其事無其時而存其心者也
漢唐以來三傳專而春秋散不論心而論事甚至變
亂其事以託于書法如所稱賈南風殺其太子適并
其母謝太后張守珪以祿山反者比之皆是夫謝玖
終古才人妄褒以太后守珪即廢軍法橫比于逆臣
若是則春秋直矯誣之書此皆不論心而泥事之過
也揚雄死朱氏書曰莽大夫揚雄卒夫卒何時大夫
何朝何待繫莽而後著其非比又論心而泥事之過

也心與事判然為兩強而比焉非春秋也所南無報元時無報元事而存其心底有合于春秋之旨乎不然而皋亭之淚已乾佳山之波空沸占城之稔不返紫市之血徒碧而曰吾必滅元吾必興宋非誣則愚也至于今三百五十餘年而鐵函再見夫亦此心之不朽也夫是書以戊寅冬出于井吾吳諸君子實表章之張中丞玉笥刻于己卯春予承乏泉南以所南閩人因携而復刻于茲而為序其志如此

默菴遺稿卷第九終

默菴遺稿卷第十

長樂馮舒己菴

記疏傳雜文二十三首

馮氏世系圖記

馮氏之先出於陶唐至周畢公高之裔食采馮城因又命氏其望曰杜陵曰長樂越漢唐及宋代有聞人余家之先譜牒散亡莫可得而詳也先府君鳩族而譜之曰無滋他族以汨吾宗乃序其世次自處士公始處士公諱賢一傳諱福二始去常熟家鳳陽再傳

諱貴三傳諱達四傳諱順是為封御史公封御史公
有三子次曰副使公諱玘則舒六世祖也副使公從
鳳陽歸常熟則為常熟第一祖凡吾族序而居者皆
副使公苗也家世陵替幾於式微然其人皆貧能自
守賤不奴隸百五十年如一日也當舒之世乃有哀
吾族之孤欲合虞山之馮而盡冒焉者鄉不一人竟
隸輿臺不一品嗚呼非吾族類祖其恫諸舒不佞不
能為亂倫之首也乃奉先府君譜而重次焉斷以副
使公歸常熟為第一世子姓名字臚列如上使通國

之人知吾裔所自出罔以他族亂而為吾子若孫者
知守馮氏之家法不至甘下流而忘厥祖也

無生願師重建淨慈寺僧田記

無生願師居杭州淨慈寺選其寺僧田若干畝功成
力殫乞文以記予曰嗚呼多乎哉比丘三義一曰乞
人烏乎田且邦家有成毀山川有成毀天地有成毀
下此而草木蟲魚鳥獸無論焉獨此田者成不毀與
田成子功成田毀子功毀與願公曰吾知成而已吾
知成之力如此之難而已惟難故力堅惟堅將不壞

如佛持世說法持涅槃亦持予曰予力如是與其子力與抑佛力與以為子力大矣以為弘佛力益大矣語畢記其言刊于石以為重建淨慈寺僧田記

僧田碑陰記

余既為願公淨慈田記矣願公曰子言則大願不言寺田何以廢今何以還將以永吾田乎予曰何謂也願公曰淨慈創于吳越王有宋壽禪師昭明光大之洪永二祖恩賚有加田幾萬頃今非散而去其籍也寺制寺僧一人年給頌三六斛欲出而他游者率不

俟秋成先從人乞其直米熟歸之故田在米亡今予乞長者宰官以貲還出直者則米盡歸僧故田存米存嗣吾教者可無飢矣盍并志之予曰文不可益以子之言而記諸碑陰

素朴上人大士菴記

癸酉之秋素朴上人謁予而請欲余為文乞財於人造其教中所謂觀音大士者像余感願曰民病矣昔也四民令也五之國之窮也以兵以荒而民之窮也兼以佛予儒者烏得助子而稱之越三年乙亥素朴

又謁予而請則大士者之像成矣微獨大士也其教
中有現童真身盡四天王擁護善類者曰韋將軍由
四天王以及無色無欲凡天趣所攝者數有二十其
像俱就且為座而納之請予為記予曰嘻若是其異
也已予儒者稱浮屠法懼不足以當子意請以吾教
所難而子教所易者言之亦足昭子教之盛而功德
為不誣矣予觀于詩靈臺文王受命民始附也其詩
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夫文王尊為人君
親為人父母而不日之成至形於詠歌侈為盛事則

何也孔子吾教所宗也春秋之祀徧於邦國、學釋
菜天子親拜焉其禮與圓丘方澤宗廟等而澤宮片
地地壞不飾者十常六七閭民、蹙額而辭閭士、
俯首不對不堂弁髦秦越之獨是佛者朝鐸而入夕
櫛而入豐于址百尋不高博其基百楹不廣丹而牖
焉山節藻梲不燦也則何也夫亦民之愚與抑其功
德果倍於文王孔子與倍於文王孔子吾儒所不敢
言而民心向往則久已如斯矣何知其義民向之為
有德是亦不可誣也已素朴為是菴也其捐貲者為

某、其倡率者為某、設令新孔子之廟即所謂蹙額而辭俯首不對者也於佛之功德果若是其巍、與然則亦無功德之言亦為王者道也使百姓賣兒貼婦以為則決其為害使百姓自賣兒貼婦以為則安見其為福乎余既感上人之勤因書以為記

代友人為亡女捨田記

粵以單闕之年夷則之月某之室某氏卒焉長輦悲深川魚路隔家庭多慘風月無情季女某念栝捲而魂飛撫屏風而腸斷越七日亦卒也嗚呼哀哉客先

似舞年華如露難招楚祝永謝秦醫悲琴瑟之未調慨鍼管之猶在甌傾殘藥涕淚何從筐施舊衣緹纈易畫莫表金匱之哀庶邀化人之德遂輟田若干畝歸某菴常住薰晨鐘暮磬空悟空華霜露雨濡還資素俎猶恐人亡代畫事遂言湮敬勒貞珉聊陳鄙志伏願還生天上花拈慈氏尊前倘落人中環憶羊家苑內他年他日重尋顧子之緣今世今生永寄女樊之哭謹記

慈悲道場緣起

去歲七月旬有三日北兵至吾邑余為縛置船中者
兩日夜邀千金為賂分死矣忽鏗然有刀從蓬上墜
螢夜得斷繩走而阻河不得渡見有烏巾白衣若
好婦者亭、隔岸立遂得兩門扇馮而過河既又見
禱竿懸紅燈矗立林表望而行得湖田僧舍卧翌晨
起視則竿燈俱無有予始駭然知大士之脫予死也
蓋予之持大悲咒者十四年于茲矣既歸村居聞邑
中殺戮甚慘予季弟及輩相朝夕死者亦數人悲
慟之餘念大士感應若此蓋作佛氏功德以濟此劫

中人乎荒亂搃、未暇也今年秋末予入縣友人
拉予郡行者不告家人而行予幼孫女之乳媪村婦
也忽夢予所居村中有斷首折手足者向門而跪
滿田中不可數若有所求媪辭以在縣有冠巾者揖
而前曰吾輩屢往不得達今且在郡也故藉爾白之
媪驚寤當予發願媪不知予入郡家人亦不知其異
如此予始懼然于大士之告我也夫大士始而活我
則生者活今又欲因予而令死者得度則死者亦活
慈悲之力一至于此終無以答之則予自負其生又

負其死何以有配于人世乎從聞禪師我友昔鶴林
大師之高足也過謂余曰吾教中有焰口鬼王者王
引諸鬼受法施食因得託生天鬼王即大士化身也
子盍為慈悲懺法道場而終以焰口之施庶不負大
士諄、乎予以為然因書此以告我同志夫慈悲之
心自大士與羸提無_不邊一味庶亦不咎予為荒唐
而共襄盛事乎

薦亡道場疏

即日皈命投誠上干蓮座伏為舊年七月十三日已

來海水犀飛生靈被禍或納諸水火之中或推諸鋒
鏑之下淫擄則稚艾無遺顛踣而旄倪俱盡天心如
此人事難謀不知挺刃之何人思欲反兵而無日惟
吾覺玉昭垂琅教謂刀兵之厄盡始於殺生今昔之
冤可消於懺悔不藉慈悲之力曷申仁孝之心乃令
衆姓廣施淨財延貯浮行僧衆二十四人于南門外
茶亭建慈悲懺法者四日施焰口法食者三夜既樹
解冤之法懺還輝破暗之明燈伏冀宿孽水清覺速
日朗藉此生以完宿債兩忘冤親回善果而植福緣

永益人兔更念某等爰自羈非至於頌白誰無罔極之痛誰無師友之資上而親串下而僕役瞻咄此而陟高岡哭寢門而悲宿草桓山四散時感鶴原梧樹復棲噍悲鸞鏡凡在有情能無懷往并願仗茲勝果永絕世緣彌勒尊前持一華而見佛寶蓮池內躋九品而化生善根與金石同堅白業共金剛不壞總由炬照永賴生成生沒沾恩人天胥利者謹疏

募建燭口施食道場疏

往年鶴天師駐錫勝谿念遼東用兵生靈塗炭發願

于谿之雪菴每夕施燭口法食以中金三錢具冥楮米麵費其梵唄持誦則師及弟子各以法施故事不煩而集如此者三年而鶴師為人所燒去之新塔輟焉鶴師未嘗不以為恨也越十數年師之高足曰從聞通公住邑之南太尉菴思述師事謁予而請余曰子殆欲以博濟教乎夫博濟則吾儒之法之所窮也通公曰噫此正所以通子教之窮矣乙酉孟秋之役此邦之人為吾徒所坎而瘞者且三千人其親屬所自斂及擄死於他所者不與焉推此而郡而省而天

下萬、不靈也。然殺劫所至，聖賢莫挽。予是不反兵之義窮而為人子為人弟為人夫若婦及朋友之情亦窮。獨我如來以法施食，則上者還生人，天下者亦脫餓鬼地獄而後為人子為人弟為人夫若婦朋友者。始快然無憾于天地間。殺人者殺于人者，俱無憾而志孝節義之至性亦與之為無憾。又安見博濟之必窮也乎。余曰：善。因書其語為勸而兼以教天下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夫若婦朋友者。

慧燈上人募建淨室及華嚴五大部等經疏

慧燈上人者其先為陝西人以軍功世南京廣武衛指揮使。上人獨棄家為沙門，藉天界寺從其志也。去年春，庚吾虞寄正天祠一鉢之外，無所有。工人禪誦之餘，旁通景純學。予是好事者，相與謀所居。并釋氏教典所謂法華五大部者，謁予請焉。坐客曰：歲荒民飢，何暇及此。予即先之人，且勿應。居士曰：是不然。言佛之理必通人而後格之。徵佛之事，販夫傭婦無不可興而起也。居士少時，邑有御史者欲毀佛菴，廣其宅，命蒼頭持像設棄之。俱睥睨不進。一人獨奮臂。

前不數武忽狂易糜其面于牆肉盡骨出血盡而斃
踰年御史死以癩無後也歲甲子誨師三際誦法華
于桃源澗有蜀僧謗首座而闍三際欲捉錫去時鶴
林寂公謂是僧曰在吾教子且以盲死未幾如其言
數年前里媪有竭其紡績資製華嚴者旦得而暮失
里媪愁香詛焉踰半半載許雷震一村巫其人生平
無大過里中賦之易箒而經見此三者予皆目睹非
出故老傳聞也夫毀之謗之而獲罪則尊之造之之
為福可知矣苟罪福相空則佛亦無有相而在則不

計豐歟趣以集事福不更多乎然則慧燈者其震旦
之福田也已則願聞吾言者各施其力各施其財以
深入我如來大廣福海可也

跋石林詩稿後

余弟偉節十三而知詩十八而學成于天下無所當
意其言曰詩也者志之所之而韻之成章者也首必
貫尾言必達志以求古人無不合也所不合者宋之
山谷滄浪今之李何王李耳或月宵花旦或燭闌酒
餘抵掌厭、以為人莫能解矣庚午之秋偉節過余

曰有石林師者其詩在周賀姚合九僧四靈間似可與言余因是而獲交于石公因是而窺石公之詩大率與偉節所言者近是信乎其可與言詩也已嗚呼今天下辨體于唐音品彙借鑑于詩刪詩選奉令于吟卷庖言而又益以逐臭之越瞽吟嚙之楚狂執人而飲以狂泉詩幾何不亡也有石公而後我道其不孤矣石公戒行精進居心淡泊偉節既序之予不復言但著其所謂詩者如此以跋其後

素朴上人募造像引代

素朴上人者閩徒僧籙于虎跑寺予承乏嘉禾則與上人為法友今來予已將結茅而居泊無像設余告之曰像教之來舊矣上人與佛同住能空諸所有乎上人笑曰子以何者為佛乎以土為佛亦成土以木為佛亦成木將因天下土木現諸佛相則叢爾一室何者非土木而起分別相乎余曰非也有為之教不為上根人設釋迦下生明眼人尚謂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何况以無知之土木雕刻之績藻之以為無上功德乎無論于祖師西來微旨隔恒河沙即如來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當亦非栴檀所得而彷彿也今
上人但于震旦世以肉眼觀安睹所謂紺目如海威
曜觀者乎即具如來智欲于寶窟中七日七夜一
心觀佛不可得彼秦人背腫足縮乃從馬廐中藏悔
者夫非此佛之像之功耶上人曰唯如子所說無
不可者可謂我造毘盧大士像而像之以偈以乞世
之檀施者偈曰

過去証法佛

其名觀世音

愍此諸衆生

現此為菩薩

菩薩亦何在

無在無不在

身在栴檀香 香在菩薩在 奉勸諸長者
善施白淨財 於闍浮法中 植此無量福
但合法相具 彼岸應時到 生世世中
當得入勝處

素朴工人募造大士菴引代

素朴上人向者欲造大士像乞余為文告世之宰官
居士精勤之至大衆歸心長者某、縉紳某、捐貲
樂助踰年而大士像成并韋將軍諸天之像亦成栴
檀杞梓既名其材雕鏤金漆亦極其巧嗚呼非諸宰

官居士之力法不能具此非素朴之苦行亦不能終其事矣今年秋素朴又謁予而請曰像雖設風雨無所庇今日之燁燄而在嚴者不一二載而金湔木壞同劫灰矣請更為文以乞之予曰又多乎哉始上人之造像也於無形中作有形想今之造菴也於有形中作無漏想此即上人之以法施也上人能以法施而為宰官居士者豈有不能以財施乎因又為偈以告之偈曰

吾聞如來言 布施報各異 畜生得百倍

持戒十萬獲	僧教至于佛	法獲無量報
又聞布施品	田財自相對	將寶施貧人
財勝田則劣	慈心奉道場	田勝財亦勝
是故智者財	不施凡道士	惟供三世尊
好心起塔寺	福如五大河	流入於大海
眾生根力劣	佛已入度滅	至言不口受
梅檀像空在	舍此梅檀香	無復得佛處
吾聞王舍城	德勝擁土戲	手掏倉中土
奉佛作供養	以此善因緣	世世作輪王

何況末法中 作屋庇世尊 普願諸長者

齊發慈悲心 土木及銅鐵 衣被林榻等

施安及施力 一切應時足 法于未來世

永為佛眷屬 素朴有願力 吾亦不況語

重建妙清寺募緣疏 代瞿掾軒

常熟之東南去城十餘里有寺曰妙清相傳在陳禎
明里中一媪所建妙清其名也東則波濤鏗鏘師尚
父棲釣之濱也西則潭澤窈深莫邪鑄劍之池也雖
三代之事若存若亡然傳于傳記貽諸故老固可考

而徵矣向者乙巳余為先大夫卜兆舟而過也入其
寺斷橋殘礎而已矣凡土木像設無不頭崩足圯而
鼯穿鳥啄者余怒焉傷之思所以新末果也今年秋
寺僧復有過余者余詢之則向所謂崩圯殘斷者皆
蕩為灰劫矣嗚呼有為之法成而住、而壞空其信
然與但自有天地使有生滅壞而空焉三禪不免成
之住之竟何人哉昔者榮國姚公之為寺託也其言
曰梵刹大小不同其廢興關於氣運則一又曰寺之
廢興在人為之得人則昌失人則亡夫所謂氣運者

成任壞空之時也所謂在人者成之任之、人也。今壞而將空矣成之者竟何人哉余不敏非敢自負然試登其基而望焉閭之飛閣層軒逶迤而延袤者令則聞焉無人荆榛彌望能不為淒然以悲乎設也珠網丹雘重藉闢安金資寶相更為彫飾能不為欣然以喜乎此亦人心所同不期然而然者而寧獨余也于是遂斷以今季冬望為鳩工始夫既託于水土成于金木則生尅向背之宜不可不諱也乃後其址若于文水之衝而激射者亦從而塞也凡我有情其亦

有悅來心競而同乎懷者乎則皆乘興運而成之、人也當必有弔尚湖遺風追故吳舊迹成其事以無負榮公之言者若予則豈其人哉夫亦經始以竅而已

印文禪師塔記 代孫泉州

景瀛宋文憲公一代推為文章渠帥令其集俱存為佛氏之徒而造銘者不下百十數大抵坐脫立化者居多言若一口余讀而疑之以為如來一大事因緣出世而以涅槃示人有終其出也有為其歿也有時

去來旦暮也烏用是區區者以驚世為至今乃于印
文禪師親觀之師為我吳無錫華氏子生有瑞相年
若干受具定于古心某師嘗神廟時慈寧太皇太后
崇尚佛法古心亦出入宮闈受檀施然恢、自藏故
達慙諸大善知識咸受奇禍而師獨無恙印文受其
心印以京都繁麗非所宜處也樂我虞山之勝欲終
焉已而謂山水勝處踴者必多遂卓錫于邑東之九
里其地芟蘆所蓄村夫野人所伍顧而安之適學憲
使羽明陸君及仲雪魏君先後得師于稠人中為之

蓋茅而居師三衣外無長服四威儀外無餘事日與
其法弟某晨昏課誦隱聖自列人莫名也乙酉七月
十有三日北兵至虞通國奔竄有促師避兵者師曰
大海橫流去將安所此地亦可休也欲行固強之師
曰必欲我行當以明日次日城既破里中空無人又
有以他之請者師遂攝僧伽梨趺坐傾之逝矣嗚呼
異哉越幾日始斂膚色若恒不傾不腐人始奇之至
今年某月始以遺骸塔于邑某處而以余同年生晚
仙蔣君及喬興歸若之銘示予乞為誌余曰兩君既

銘之矣余何贅亦述其歿時之狀以信宋文憲之公說彰、不誣古令一揆而已是為記

錢母徐夫人六十壽序代瞿給諫

余與錢君履之交二十餘年矣其中耿耿獨立未嘗
繭而有所避也其外温然近人未嘗積而有所畔援
也則固已知其母夫人之教矣會令上崇正四年太
夫人屆六十魏子叔子馮子已蒼輩過余而請曰履
之、母節母也是不可無章報辭子辱與履之游又
辱與余輩游報辭莫宜于子余惟履之、母節母也

采風者方具其事上之天子式旌其閭授其副於史
臣揄揚徽懿傳千百禩為女士式何藉余言夫亦惟
是推廣太夫人之貞節以風勵末世之頑懦則諸君
子志乎余聞之舊史臣蘇伯衡曰嗟臣事君猶婦從
夫令者太夫人守貞字孤之年猶則男子弱冠之齡
耳吾人十年幼學二十而揚名王庭不可謂非利見
之最早者脫邀天不祥有所大不得已一旦決裂即
壯夫何所不至孰是終鮮兄弟連遘戚閔兼保與傳
一本自友如太夫人者乎政成謝事長子抱孫合父

與祖終始無俦如太夫人者乎此在戴高食厚所拜
為魁然丈夫者猶難焉而太夫人實兼之然則沃洗
以獻于太夫人其不帶媿面而退者有幾乎或且謂
太夫人出自名門歸于華胄有君子為之好逖有令
嗣為之錫胤其殆有天相之者余復以為是盡不然
夫相之為言助也哉者固助其培而傾者亦未嘗不
助其覆也苟本實先撥天又孰從而相之夫亦曰自
盡其人者而已士君子護身護國有不自植其綱常
之命而聽者冥不可知之數則僥倖苟且之志生心

為幾之目為營之儔焉如不終日斷有不至于瓦裂
者然則太夫人之十六而嫁二十而孀舍平茹荼撫
孤孩子有見者亦曰吾盡吾母道而已太夫人始事
憲副公趙宜人繼事徐節母翁與兩姑始終無間此
亦曰吾盡吾婦道而已豈暇遯庇于天哉嗟乎今天
下之士不裁而望天之培已傾而忘天之覆者不為
少矣原其蠲營羶附之由大抵幾率于不可知而康
祿如余亦所謂取之于習者終未下臍耳然則從諸
君子以肅拜而于太夫人媿面不猶倍于人乎妄之

推廣貞節風勵頑懦比于世之冰桃雪藕瑤池金錄
之支辭庶幾猶賢矣哉諸君子皆曰善是固太夫人
之所以教也遂援筆而書之屬履之雒誦于太夫人
前庶油以盡三爵子若夫生平之高節足為萬世
式者有史官在他年寵命足為人世榮者有履之在
人既植之天亦相之非余所能贅矣

錢節母徐夫人七十壽序

代孫泉州

彭城錢君履之與某交三十年矣尚憶某之少也日
侍兩尊人膝下師友吾先方伯元出門而交履之則

相與商畧令古觴詠閒作投壺蒲博雜然並進惟時
履之方壯太夫以節母棟家政某少履之一歲太夫
人少先恭人十一歲先大夫又長太夫人十二歲兩
家子弟入有庭闈之奉出尋友生之樂融怡此
時亦為人生之常而已而聚散不一出處各異追
維往事邈不可尋今年留滯泉南忽憶明年正月為
太夫人七十設悅之辰末由捧一觴為壽無已其選
寓一言北望而獻牙惟履之尊甫豐頤先生為憲副
公仲子十五而娶太夫人以司空責青百兩于歸其

時憲副公啟歷中外為時名臣豐頴以文章才藝為
佳公子光華相得一何盛也已而薜華蚤落孤孩自
提誓丹齒藥一何衰也至于今而孤子有見為世通
儒諸生歧嶷雄飛可待天子以廵方疏賜璽書旌門
焉鄉里侈為美談史書表為奇節而懷清白衛翰英
逾美又何盛也以某言之少而父子兄弟一編相對
蕭然蓬華為筆墨宴人不可不謂之衰也已而伯兄
宦遊某亦繼進先大夫惠徽廉憲之封一堂而金紫
三人不可不謂盛也至于今而相繼淪落某以及艾

之年委頓卑濕土欲起先恭人而為稱觴獻壽得乎
此時之衰真衰矣某所以一為太夫人慶一為復之
羨也夫桃李之盛也間游輕薄者隨風而逐蝶相與
流連把玩其下未幾東皇謝事不勝風雨空枝之嘆
松柏之勁也倏人宕子鮮或過而過也一旦申以白
露戒以嚴霜而青、愈茂後然君子嘆其後凋大匠
資為棟梁始知太夫人昔日之衰所以培今日之盛
也風雨既經苞幹已固吾知其盛者逾盛矣某既與
復之善惟伯兄之子魯又夫人孫婿也兩家盛衰共

閱休戚庶藉太夫人子德蔭不墜其宗祏乎此所以遙獻一觴于三千里外願履之為我進而請也

陳氏世德贈言頌

吾邑陳君某携邑中先達贈其先人筠坡先生昆季者共一冊其體則詩賦贊頌以至忠銘其人則張翰林洪吳文恪納以至錢布政所其歷年則自洪熙以至成弘正嘉以還闕如也至萬曆末而方伯孫公始為後序以紀世德嗚呼我國家太和在宇宙間莫昭明于成弘正嘉加融然元氣亦稍息文章人品俱然

今諸考之文俱在大抵純朴典雅不屑擊斝詩不必杜陵太白也文不必邱明班馬也而神情恒似豈若後世生吞活剝以妮古者哉陳君願乞余一言系其後予不敏何以繼諸先生然此冊歷年幾三百而筆墨如新陳君之能世守也不可不美也因為之頌曰

挈瓶之智不失守蓋代運迭乘乃有隆替猶嗟陳君存此典型爛、煙雲昭、日星高煥典謨綴同工祝先德是實匪金匪玉子守是冊知子心懼我觀是冊

我波如注社剛屋矣海則陸矣公侯子孫始不復矣
猗嗟陳君保此墨妙後千百年可以教孝

為石林工人作賢母壽頌

余既伏于閨卷文采不表見于世故所交多方外游
石林源公余詩友也今年春石林為我言某君之母
之賢之壽并言某君廉以律已謙以御物信義以待
人日此皆其母教也今年七十乞一言以為壽夫余
既伏于閨卷文采不表見于世矣予言烏足為頌石
林曰不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其人不同其母兮之

鞠則同也則自天子之璽書與王公之表章庶家之
塗歌里謠何以異且為人子者徼國家寵靈曰有命
在得王公獎借曰有金帛在惟是塗歌里謠或出于
有道仁人則其言信而可徵烏得而輕諸子曰善因
為之頌以附于塗歌里謠焉其辭曰

虞有孝子善于事親人瞻人依繫母獨存孝子曰噫
母也鞠我父兮不見母教敢墜母曰小子爾慎爾身
爾身所見爾正爾心衝勿機張湧勿鼓鞮貧勿富求
巧實天壤孝子受焉韋弦是佩四十餘年反已無愧

行則順風小物匪教止則負牆守雌不報以此持身
無愧于親子也無愧母心則忻古人有言德為壽基
令也七十惟德之遺奉觴登堂歷數生平母教是遵
母心載寧一堂之中母賢子孝閭黨歎息子孫是詔
從此百年良史為書戴筆作誦予無愧辭

王慎初畫像贊 并序

瑯琊王君慎初諱毓德余交十年矣己巳之春忽圖
其像請予贊之余曰像烏乎贊古之人思其人陽于
世恨不獲見則從而贊之吾與子生同時又同里夕

觴日飯出入與偕安事贊乎且吾又何足為子重也
踰年慎初死遺書別予又以為託嗚呼子真以余言
為足重耶抑世莫子知惟予知子耶嗚呼王君昔我
見子之心今僅見子之貌矣能無悲哉雪涕攬筆而
題于幀首其詞曰

嗟々王君慷慨易直見利若浼臨難不顧談言解紛
謀野則獲吉有禱令也無匹何年不永五十長 霜
縵之上衣冠舉々左倚長松邀然無侶呼子不聞告
子不語子也不語余涕如雨哀哉哀哉魂兮何所

行禮金公畫像贊

常蘇丁氏

嗚呼此為行禮金公之畫像我不幸而不獲識公猶幸而識公之子我不幸而不獲接公言笑于昔猶幸拜公遺像于此左倚長松琴石為侶長鬚飄飄衣冠舉觀公衣冠我願有泚豈特我願將天下之賢人君子觀公而涕如雨也

含詢頭陀畫像自贊

詢何可忍女既舍之所詢何事女又甘之短髮狎獐不俗不僧靈臺真狀面目可憎人之所憎殆天之所

於者耶

郭忠恕汗簡跋

右汗簡上中下各二卷末卷為畧例目錄共七卷李公建中序為郭中正忠恕所撰引用者七十一家亦云博矣崇正十四年借之山西張孟恭氏及置案頭未及抄錄今年乙酉避兵入鄉居于莫城西之洋蕩村大海橫流人情鼎沸此鄉猶幸無恙屋小炎蒸無書可讀架上讀携此本便發興書之二十日而畢家人笑謂余曰世乳如此揮汗寫書近聞有林書之令

淑照堂叢書

未知此一編者助得秦坑既許虐炳子亦自笑而已
猶憶予家有舊抄張燕公集卷末識云吳元年南陽
老人伍德字錄此時何時嘯歌不廢他年安知不留
此洋蕩老人本耶但此書向無刻本張公亦非晚字
學者所書遺失譌謬未可意幸李公序之趙字舊字
下俱有臣忠怨字今趙字下尚存舊下則亡之矣確
然知其非全本也既無善本可資是正所引七十一
家余所有者僅一始一終亥本說文古老子及碧落
碑而已又何從訂其譌謬哉亦姑存其形似耳又此

書亦有不可余意處如沔字沔字沔字俱从本
令沔从沔沔从方沔从氐沔从灑沔从月而入脊部
卻从邑而入谷部駛从馬而入吏部枋从木而入弓
部諸此之類不可枚舉大抵因古文字少未免援文
就部以足其數其實非也目錄八紙因在第七卷令
七卷首行尚存略序目錄四字古人著書多有目錄
是他人作者故每云書若干卷目錄幾卷即一人所
作目錄亦或在後徐常侍所校說文其明證也今人
一概移置卷首非是今此本目錄亦在第七卷後人

常熟丁氏
知之書成後偶錄餘二紙信筆書此以供他年一笑
太歲乙酉閏六月之二十日孱守老人識

李軌注揚子法言跋

右揚子法言一十三卷李軌本也今六子中所刊則
合宋咸兵秘本而司馬公纂集成書故謂之曰集註
其外序於各篇之首則出宋咸意然故人著書叙傳
每在卷末夫漢俱然移置于前法非揚子之意又不
六子本所載李註亦大畧與原註有所增損蓋著書
之體各自為法夫經務釋義如註疏是也子亦為

子如郭氏之于莊史則巧聚異同如裴之三國蜀之
世說集則本其字句所自出如李之文選是也四部
註法各自不同李君晉人所註時作清言體宋人盡
改其字句以順今文失其旨矣後之君子得此本者
少為參校足知此予言不妄太歲戊子七月十八日

記

默庵遺稿刊本卷一至八為詩卷九十但在卷目即此
又而卷也叙以新朝嫌忌刊後抽毀故未得流布此
以陸芝珊處借鈔甲子端午復借孝氏靜補齋藏
本校一過

馮默菴遺文

錄瞿氏菰村漁父鈔本

上瞿知縣加派役銀揭

揭為剖明役銀不由官派求勘公書草自何人上以白
神君心迹下以杜萬民謗蹟事近見邑中諸友所上
條陳內有加派役銀一欸咕嗶書生何知錢穀况此一
役也以為應復者有紳袍七人在以為應加若干者有
紳袍樂輸之公啟在在 師臺不過撫手受成仰酌
憲諮而已其徵於民也既費催科之清心其歸於吏也
又無涓滴之在官堂堂心事青天白日不過謂復此則

糧務易完裕 國保民於是乎在不恤為之任勞任怨耳此而仰面唾天某所萬萬不甘者也但原所自始祇謂上議銷而下議復即復矣亦僅私耗米二千石零耳今加每畝五釐四絲總計得八千兩零即以今者白糧改折之價約畧言之亦僅三千金耳然白糧一石并加耗夫船舂辦諸項贈耗已不啻二石故有每石一兩五錢之價今淨米二千決不登此數也再加協部公費一千兩無論應否亦僅四千耳餘銀四千餘溢肥解吏可乎於是有謂解吏賄懇七紳共得分銀二千七百兩者

有謂薛維岩獨任召集手草公書得銀三百兩者眾口紛紛流傳不一然所謂七人一為王中老喬梓砥礪好修人所共聞一為翁戶部則辦揭自明一為馬丹卿則辭金有據一為錢封翁則久病杜門一為嚴工部不過伊僕鄒滿主持其事甘心營私害政亦未必然至於孝廉翁子安素自居精於會計錢穀升合銖兩難欺其歷年錢糧經其手者非一日一事矣若知而欺官是曰不仁不知而為人所欺是曰不智仰而歸怨於上是曰無禮俯而攘奪於下是曰無義天下有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之翁子安乎是又不然矣然則此啟決竟出於何人意耶即翁戶部揭中所稱召集之人乎但不列姓名難以究詰未免夷跣同科伏乞 師臺公請七紳問其五釐四絲之數出於何人之口五釐四絲之書草於何人之手庶罪有攸歸民口永杜乎然後以解吏之所分而得者一概追還官庫以應別項急需使小民曉然知此一項其始也不增自官而始於紳袍其既也官無冒破而總之歸解吏其公啟也名則紳袍而倡議不自紳袍匪特 師臺之心事為日月之揭即紳袍之疑似亦為

雲霧之披矣

上瞿知縣加派役銀揭

揭為財盡民窮萬難加派懇恩即賜轉移以清積弊以利民生事竊白糧一役先朝每以田多大戶點充田多則戶富戶富則力優即有不測可以肩任從無廢事三百年如一日矣馴至末季漸至有破家者上臺憫念民窮謂白糧所以煩難者皆自抵京之日部役包頭多方索詐以致改為官運則費可大省一時之人皆以為便於是正米九千另六十石加二春辦則給一千八百石

零加三夫船則給二千七百石零加四正耗則給三千
六百石零共計得八千一百石零已非作法之涼矣虞
山一邑又加貼役銀二萬兩又擅派私耗米二千三百
石零以今時米價酌中言之每石作銀一兩五錢又得
銀三千兩則始事之初又加銀二萬三千兩矣當此

聖治鼎新萬年固本之日必也官清事省何事出之
於民者反加倍於先朝耶此今年 撫臺 大宗師大
人所以深疑耗米一項諸吏多方挽回尚未批行真明
見萬里者矣豈去年鮮吏又以守凍求增今聞欲每畝

加四釐又幾七千之數失長途經歲勢必過冬守凍原
非意外設令一帆利濟則何用加之又加以二萬之銀
四千之米解此九千零之米耶况各公主各王府諸項
已從裁省并無九千之正數耶此萬萬無名萬萬不可
解者也况前議耗米之時本以前途不測公用為名所
謂不測者意必寇盜水火方可當之守凍名色殊非不
測今又驟加七千重以吏書差役火耗之費民間所出
幾及萬金 新朝收拾人心豈宜至此亂餘僅存子遺
豈能堪此諒亦 台臺所萬目而憂計無可出者也今

某有一策於此原夫耗米原備不測之用今即以守凍為不測則耗米已自足用必恐誤漕合以五年解吏之耗米付四年解吏以完重務今年則嚴催落船先冬而至則可無守凍可無不測矣設也不然則明年耗米固在諸吏即為遲遲亦可無費經營矣此朝四暮三之術然既不增派則民情帖然上承 撫臺之盛心下免小民之脂血誰不誦 台臺之恩德於無窮者否則他年援以為例將謂耗米之外又增守凍之耗銀皆自台臺始之怨嗟之與誦祝相去真無窮也

上瞿知縣加派守凍役銀揭

直陳糧解之不應守凍守凍之不應加派懇恩急斬弊源以利漕運事切白糧一役先朝以田多大戶點充田多則家富家富則力優即有不測決無敗事馴至末年漸為包頭所誤遂至有破家者先朝上臺俯念民艱改為官運仍恐作法於涼便民病吏於是正米九千零六十石加二春辦加派一千八百石零加三夫船加派二千七百石零加四正耗加派三千六百石零共計八千一百石零已幾一石運一石矣而常熟一邑又加貼後

白銀二萬兩又加耗外之耗再派二千三百石零則比原運之數又加一倍以二石運一石矣不可謂不多不可謂不足矣乃忽聞四年解吏乃以守凍為名又欲加派若干無論民窮財盡萬難設處以愚度之則不可有四不必有一請為 師臺縷陳之白糧舊規以十月收十一月春辦十二月開幫故曰白先漕後當其開幫之時已是春初之候故一帆利濟何事遲至次年之冬方待冬凍而煩車運乎祇因解吏白糧人手不肖者為花為賭貪得者問舍求田故糧米透空用訖遂爾稽遲耳

則遲而至於守凍宜罰而不宜賞也今又加派以贍之是曰賞奸其不可一也今日之所以議加者謂腳解不足恐悞漕耳然使收糧即春辦春辦即落船落船即開幫又安有悞漕之病今急緩而至次年之冬反得守凍之銀兩將此後解吏人人冀此一段餘財必年年遲至守凍以待多金之入手矣將自此而往不守凍不休悞漕實自此始此端誰實開之此罪誰實任之夫加派以利漕猶可言也加派而反以悞漕可乎其不可者二也先年耗米一項初改官運之時未嘗有也諸吏巧立名

色以前途不測公用為名申文案牘可証所謂不測者水火盜賊也今幸無此變則耗米一項初無着落何處支銷何不即借此項為守凍之用而又議加派乎其不可者三也且諸吏之奸亦已甚矣前年耗米一項何嘗不議之又議駁之又駁前任撫臺至提糧派之吏在上者惟恐屬民在下者幾同剜肉然循其名尚曰此額外之加派今年竟驗入會計矣又增二千三百之耗米矣比及明年則守凍必派入會計矣將新朝萬年無疆此項亦萬年無疆民且謂自今年始自師臺始

其甘之乎其不可者四也所謂不必者何也此項之議增不自今冬始矣去年之冬已議及此據其陳辭似急於風火萬難刻緩師臺加徵不及至借之各紳各富室急公一念豈不上徹天心下動民志一邑紳衿士民欣然樂從者誠恐悞漕而戾及吾神君也今賴國家之靈米已達都矣則從前之泣請總屬飾辭從後之狠求盡歸貪壑於漕糧何闕成敗乎所謂不必者此也今諸吏不得之撫臺巧誑之漕院漕院不遽行而又詢之師臺師臺又不詢其求而謀之通國誠重之

也誠疑之也而迄今竟無出一言以決其可否者非受其財而通同作弊即畏其奸而括囊无咎也成何世界成何人品又聞諸吏請於漕院之辭有通邑紳衿士民樂輸之結狀未知此樂輸者為誰應出偽託設令有之不過受吏之請耳不知在今所得無幾比後之貽累無窮縱不為國家元氣計不為小民怨咨計不為師臺仁心仁聞計亦不為自身計不為子孫計乎此又愚所撫心而竊歎其愚者也愚生僻處田間不知世務屢承師臺軫念愧無以報罔極敬陳菑莩以為師

臺善教仁聲之助即櫻諸吏之鋒禍在不測亦不計矣

上瞿知縣賣荒揭

有一不可行者曰攤荒米於熟米也切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故三年九載無損於堯湯而土毀水傷歷聞之傳記抹荒無策自古歎之然天灾可言也因天灾而更生人事之患不可言也昨歲台臺念連年之水潦為民設法轉移下拯民生上供國課茲者又以奸胥多詐為之循邱履畝冒暑乘泥比真下民不易得之慈父而曠古未見之神君也凡庇洪恩孰不叨佩但其中情弊多

端亦未有為 台臺觀縷陳之者姑竭見聞上呈 台聽凡此之害共有八端 一曰踏荒凡荒之在下也必由公正里排之報其公正之賢而富者大抵身不入鄉而委之家屬親朋不肖者則借事生端望風尋趣其到鄉也無不櫓聲泊岸雞黍迎門足迹及村銀錢滿袖該區之里排圩保甲團長共給所費已不貲矣而又有錢者以寡為多無銀者移荒作熟或乘以快其恩仇或借以行其威福欲求一二公平奉公者蓋難之而荒民之被澤已無幾矣其踏荒之弊有如此者 二曰報荒荒

數之造於公正也則挾之為奇貨必俟業戶再行賅請方為入冊或以情面為白晝之求或以銀錢為昏夜之乞任情面者既以上官之德意為芑苴受金錢者更以天行之害氣為市賈而後糧房之收入則又索造冊錢每石若干情面金錢有加無已有力者又勢禁而力奪之有公正報而該房不入冊者有公正不報而該房巧增之者此時使費又增荒民之被澤者又無幾矣其報荒之弊有如此者 三曰申荒上官竭盡焦勞矣糧房滿其貪壑矣而後備文上請令熟田稍加升合以代

荒戶之糧荒戶仍納滿荒之稅而減熟田之稅一轉移
間彼此俱利豈非足國裕民之至計乎有不申申則批
行耳乃上臺事冗勢不能不經吏胥之手漕兌急於星
火矣故緩之此豈能須臾待乎於是再講使費則必以
一二衙門情熟富有身家者立之為管荒之元帥又以
十數專任奔走筆舌並用者仗之為做荒之先鋒議定
人分幾許石若干有預為買求而付贖本者有先行奪
占而立議單者於是擾擾紛紛為恩為怨多多寡寡用
勢角力而荒民之受惠更無幾矣其中荒之弊有如此

者 四曰收荒上臺批允矣荒冊定矣乃趙甲戶荒未
必直歸趙也錢乙則間道而取之天號田荒未必准收
天號也地號或掇鍋而啖之大率糧房以每石若干歸
公正公正以每石若干歸業戶而從前冊籍總是虛文
究竟得荒者盡有力之強家或啖民之奸宄小民前所
出貲盡付東流而荒戶之望恩者不可冀矣其收荒之
弊有如此者 五曰賣荒管荒者得荒若干石矣中間
奔走與事者得荒若干石矣然後開店坐市而鬻之姑
以去歲之價言之始而每石一錢又補各項使費四分

繼而漕兌轉迫馴至三錢四錢交銀而出票票至而除
糧有已派而換單者有得荒而難嵌者有荒不可得并
買價而被誑者賣者狼噬狐藏以昂其價買者蠅營蟻
襲而巧為求以至克單屢易漕務稽遲而小民前者所
報之荒幾無餘矣其買荒之弊有如此者 六曰奪荒
買者既得重利於勢家有力者更起欲心門客旁午於
道途豪奴縱橫於閭閻覓所謂賣荒者而問之強者則
卑詞名刺以苦求弱者則惡口老拳而攫取此時買荒
者人人閉戶奪荒者處處追尋或宵夜潛歸潛遭執縛

或親知避匿波累飛殃不得則若欲甘心已得則將笑
面道路以目旁觀汗顏而小民之真荒一毫無剩矣其
奪荒之弊有如此者 七曰攤荒荒米之減也非減也
乃攤之熟田也去年會計每石四斗八升以荒米故加
之五斗二升五合約三斗二升熟田每三畝加四升五
合矣以百畝為率計之大約百畝之田得荒口石方與
原派四斗八升之數相當若一畝不荒一升不得則是
平地為荒田加米也以良民而代奸民加米何以堪之
其攤荒之弊有如此者 八曰納荒今歲凡荒米一石

納補漕銀若干然名曰補漕則漕米已足所補何項在
台臺不過徵荒戶以補熟田自應於熟田折銀內驗
除若干此不待計而知者也徒以明示未出小民遂謂
縣中私加此項遂令一片轉移之苦心妄受加征之怨
謗而此項例於庫上交納庫吏作奸每兩約重二錢貧
戶何以堪之而又有不可言之名色謂之使費每石八
分豈上臺吏胥之受賕可公言於百姓而無諱乎將官
吏因公科斂之條 新朝已減除於令甲乎其納荒
之弊有如此者 凡此八弊未必盡中窳要大端亦已

如斯嗚呼不沾寔惠猶可言也熟田苦於增米荒戶苦
於出價則利害可知徒費勞心已不甘矣荒銀反致怨
聲加費又騰私謗則官民兩病此愚生所以不避斧鉞
而敢獻蕩蕩者也

蘇州府常熟縣慘寃生員馮孝威孝慶泣具揭

為貪官悖

旨無罪殺儒江南第一奇寃事先高祖

馮玘曾伯祖馮冠父子蟬聯並登甲第至先祖復京博

古著書四海同人咸推祭酒馮氏之學久著葩經先父

馮舒少承家訓攻苦下帷繼晷焚膏何知戶外但以剛

賜疾惡快口直言耿烈之性雖見許於正人而不平之
鳴每觸鱗於積蠹所由來者非一夕矣
新朝鼎革

聖天子軫念江南重賦兵燹殘黎
恩赦錢糧

均霑雨露獨虞山片壤禍遭貪酷知縣瞿四達稟性窮
克天資慘刻逢惡者為九卿四相流毒者有七然五瘟
額外加派赦後誅求夾拶鞭笞竟無虛日六年間
撫院廉知弊竇出示嚴禁查生員黃啟曜等條陳公舉
父亦列名惡百計兔脫僅訪拏腹黨四人而諸奸意謂
父實主之遂誑聳四達云加徵諸項惟有馮舒洞然明

了不殺馮舒必敗乃公事於是朋謀合美殺父之計決
矣今請以章章可以據者瀝血陳之其一為公正席允
信惡奴陳猷包充伊主公正以多金賄四達達將通家
弟帖往來無事不私衙密商適漕院按臨猷巧生題
目謂之公費私增六十餘兩父實不甘曾言公費一項
不奉
明旨不奉
憲示遽可增加將來錢糧何所
底止因觸怒陳猷致遭曲譖四達即遣虎差顧卿喚父
至倉上面白四達云此項不過如募化非為永額幸勿
啟齒其辭雖和婉而恨深次骨矣此六年四月事也既

而五年白糧解吏於官加官耗之外別立貼役名色銀七千兩。撫臺欲裁此項發紳袍公議而侵糧巨蠹鄒志父子與劣腹薛維岩密謀維岩手草八位紳袍公書覆繳反增八千有奇合邑沸騰翁戶部諱長庸即具辨揭各紳復連名具呈。撫臺發縣再議八月廿二日約紳袍至大察院眾皆緘默父獨言役銀原議止有每畝九釐七毫今諸吏加外又加斷不可更剝百姓脂膏以肥私橐并欲窮究手寫公書之人於是時無不擊節稱快而惡與諸奸張目直視殺父之計益決矣九月乘

金按院按臨四達先出硃單差班頭徐相楊祥擒父監禁次日解院蒙察無辜發單刑尊釋放時刑尊在慧日寺四達即稟云馮舒不可輕放刑尊云既無惡跡又無被害何以罪之四達遂於廿八夜囑腹黨訪行陳猷薛維岩譚於墀等會集窩訪鄉志浩邇日升家捏造絕無風影之歟又立聚三千餘金重賄按院承差高雲從并刑廳權書胡廷桂即刻限審以衙蠹為被害以心腹為硬証而青天白日一任其說鬼說夢矣至廿九日四達又批示白牌懸之縣門有我與馮舒作對之語分遣

虎差陳大等逼人誣告嗟乎父不過一老書生耳假令
果有惡端被擒之後孰不反戈相向而必待縣官分遣
班頭四路抄捉直至 金按院起馬之日始集各詞分
封送求批准行乎况諸被害即侵糧造訪之鄒志陸春
明陳猷諸人乎四達知公論不容必欲置闔門於死地
於是威慶兄弟及家人張木匠等十四人並禁黑獄是
夜因 刑尊未審結回府遂押父自審怒目向父云你
前日在察院議錢糧也有今日見我遂令腹黨陳元李
流長等擒父毒毆四達即親自進監囓牢頭朱啟賢禁

卒周三登時拽死以圖滅口而威慶身在羈候與大監
絕不相通父死不得一見既死之後四達恐傷痕在頸
遲至二十有八日直待腐爛方許父屍出獄雖威慶肝
腸寸裂不敢仰天長慟嗚呼慘哉痛哉先是欵單發出
在刑廳審問因無實據僅審三款父既慘亡 刑尊發
票嚴究致死根由四達即星飛到府餽金十二錠與廳
書胡廷桂免提於是生殺惟我先審按辭以前朝病死
之鬼為人命攻發奸胥之人為侵糧明買田屋之契為
霸占懸坐成招申 院蒙 按院電批帑罪俱免惡思

無計又具招申六案必禁錮威慶使不敢伸冤而後已
嗚呼從來憲訪有之未有以直言錢糧而致禍者亦未
有縣出硃單聲言憲訪密拿者未有不經承問衙門審
結不奉上臺批繳而立討氣絕者未有父子生員劈空
誣坐父死子監使八旬之祖母立刻盡命無辜之老僕
相繼斃獄者亦未有虎差百餘人滿門抄紮立槍家資
五千餘金免詐田房二千餘金者此真百世之慘冤而
亘古之異變也威慶兄弟覲顏視息望白雲之孤飛慚
深共戴如九京而可作反恨生男今幸四達惡極貫盈

先蒙 土撫院將父拽死一案列款題參奉 旨革
職勘問續將酷殺事控准 秦按院批府廳會審用敢
洒淚哀鳴聊陳慘禍始末伏望 縉紳先生 仁人長
者鑒此奇冤共斬國賊則自頂至踵皆賴生成結草啣
環必期身後威等不勝哽咽祈禱之至

按四揭為己蒼獄禍之始其文不載集稿中孝威存

慶一揭呼死父之冤錄之足見當時慘死實狀暴

令專橫父士塗毒專制淫威一至於此可勝嘆耶

乙卯六月初我補錄

鈍吟雜錄總目

第一卷

家戒上

第二卷

家戒下

第三卷

正俗

第四卷

讀古淺說

第五卷

嚴氏糾謬

第六卷

日記

第七卷

誠子帖附社約

第八卷

遺言

第九卷

通鑑綱目糾繆

第十卷

將死之鳴

天下非無嗜書好古者也然竊謂有二病焉
不具一知半解縱涉獵經史百家究不得古
人要領其病若青盲好翻駁古人不惜誣聖
非經創為新奇炫世之說其病若怖頭狂走
青盲之病病止一身狂走之病病在天下後
世非細故也先仲父定遠公深惡之公自少

厭薄制舉業專意古學矻矻至老其情性激越忽喜忽怒里中俗子皆以為迂獨於古人精神照合若有夙契於是非得失處非信而有徵不輕下一字也嘗過家塾見案頭有少微通鑑一書正色命武曰昔人之事成敗已見得失顯然不須更翻公案凡為此者不過好立異論求免耳食之誚耳汝輩讀書須善審時勢不可一味將正心誠意套語妄斷前人凡此書及致堂管見以至近世李氏藏書

及金聖歎才子書當如毒蛇蠅蝸以不見為幸即歐公老泉漁仲疊山諸公亦須小心聽之嗚呼斯言也豈獨為武也道乎公著書無定所或書友人齋頭或書旁行側理以故歿後多散佚武竭蹶求之數年於茲矣僅得九種編成十卷題曰鈍吟雜錄以公嘗自號鈍吟老人云爾讀古淺說病中囑黃子鴻授武者家戒則得於家補之正俗係女弟子董雙成所寄日記乃得於僧飲章行囊中嚴氏糾

謬參見諸本今另為一卷誠子帖散見於小
啟編成後家履中緘寄綱目糾繆五則暨遺
言遺囑三種其餘尚有壁論三卷讀古心鑑
葫蘆私語畫論數種無從尋覓亡失頗多有
同嗜者諒當公之千古不亓如向子期南華
注也武向讀顏氏家訓夢溪筆談履齋示兒
編容齋隨筆諸書未嘗不嘆古人學問真有
功後學公之斯編多發諸公之未發使讀之
者知古人之學自有入處如康衢大川一望

了然當不徒使下劣惡見蟠踞胸中塞斷多
生正見也武幼遭家難孤露失學未能敬承
家訓謹畧述所聞以及搜訪之艱如此己未
仲春上澣猶子武再拜謹記

鈍吟雜錄卷第一

家戒上

上黨馮

班定遠著

讀李習之答朱載言書云其理是而詞章不能工者
太公家教也今此書不傳習之所謂不工者我不能
與之覆校顧嘗思之矣謂之家教是父兄以教其子
弟者也不應雕飾文詞其理是矣則於聖人之所謂
修身齊家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者必有當焉矣
是天下之良書也惜哉我不及見不得採取以善我
身教我子弟可勝嘆耶我無行少年不自愛不堪為

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歲讀古聖賢之書至今六十餘年所知不少更歷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每思以所知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諄諄之言非所樂聞不至頭觸屏風而睡亦已足矣無如之何筆之於書或冀有時一讀未必無益也是即李習之所謂詞章不工者勿以文字求我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只如此便完全是箇堯舜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俗人只為不知學

問識見淺薄遇要緊處料理不來任情隨俗做得不好便把人品弄壞但孝悌二字甚不易料理沒有十分學問舉手動足便錯了

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是儒者功夫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是儒者學問蒲團上駢坐殊不了事

程子教人讀書曰一部論語未讀時是這般人讀了只是這般人便是不曾讀一般此言最懇切最難讀者論語聖人說話簡略說得渾融一時理會不來是

難讀也亦最易讀讀一句是一句理會得一分是一分是易讀也不似他書認錯了要誤人趙普用半部論語治天下大是會讀書如吾所見只一二句便終身受用不盡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亦是一句說話但此是道家學問不如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積字最妙積善成名不是虛名這名便不害事若為惡於冥冥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惡字一毫來不得如老子云天

網恢恢疎而不漏這話却好小人只看了疎處不曾看他不漏處便去放肆是他識見不濟看理不明也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這便是積的工夫

俗語亦有益人處吳人諺云風潮過了世界在吾一生用之雖經歷事變至今無大患但衆人淘淘時不可隨他自己有個把捉淘淘的定了便受用

太平時做錯了事却有救亂世一毫苟且不得一失脚便送了性命

信而好古溫故而知新是讀書得力處

儒者有一種門戶有一種習氣須洗得盡方是好學的人方是真儒

君子之孝莫大於教子孫教得好祖宗之業便不墜於地不教子弟是大不孝與無後等

儒者之業莫如讀書記誦以為博是讀書病處亦強似不讀

讀書有一法覺有不合意處且放過去到他時或有悟入不可便說他不是

君子立身行己只要平實不行險則無禍患不作偽則無破敗此是實實受用儒者功夫不是老生常談君子居易以俟命不願乎外只是一個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方是實

士人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成敗得失古人自有成論假令有所不合闕之可也古人遠矣目前之事猶有不審况在百世之下而欲懸定其是非乎宋人多不審細止如蘇子由論蜀先主云據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將也考昭烈生平未嘗用孔明

為將不據蜀便無地可措足此論直是不讀三國志
宋人議論多如此不可學他 致堂胡氏作讀史管
見其論人也如酷吏之獄詞見法輒取不原情不考
事君子惡稱人之惡此便是他心不正癖於惡人而
不知其美斯言之玷也

孔子每言仁孟子並言仁義義字難體認有硜硜小
人之義有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義更有刺客游
俠盜賊奸人之義君子不可不明辨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賢臣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孝子也傾國事滅家族以死求名者賊儒也
亂臣逆子之尤者也

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有所不敢愛儒者之死忠死孝
仁之至義之盡也然子死孝父必不全臣死忠君必
有患忠臣孝子平居無事不忍言之近代有平居無
事處心積慮冀君父之有難以成其名者其人必此不便言

亂臣賊子之不若也讓千乘之國好名者君子猶不
取况乎幸君父之有難社稷蒼生六親九族一切不
顧而可曰仁義乎好名之患真有不可言者

曹孟德將殺陳宮謂之曰公臺如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婉而不屈然竟全其母方孝孺將死曰必無十族此為不如陳宮矣孝孺雖遜詞亦不免九族然亦不至於十族矣

誦黃農之書用以殺人人知為庸醫也誦周孔之書用以禍天下而不以為庸儒我不知何說也庸儒者非孔子之徒也不惟一時禍天下又使後世之人不信聖人之道

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君子當大難亦不徒死也持

其危扶其顛盡心力而為之事窮勢極然後死焉斯可以言事君之節矣文文山其人也

君子有心於古道慎無以學術誤天下

樂無與於衣食也金石絲竹先王以化俗墨子非之詩賦無與於人事也溫柔敦厚聖人以教民宋儒惡之

漢人云大者與六經同義小者便麗可喜言賦者莫善於此詩亦然也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詠之何害風雲月露之詞使人意思蕭散寄託高勝君子為之

其亦賢於博奕也以筆墨勸淫詩之戒然猶勝於諷刺而輕薄不近理者此有韻之謗書唐人以前無此不可不知也

君子不親教廷師亦是難事氣習相染師不如友愛子弟者必慎其所與得淳厚有家風者為上其次則自好喜讀書者市井輕薄最不可近

先兄謂我曰見利思義義不勝利小人必不能自克我應之曰不若見利思害無故之利害之所伏也君子惡無故之利况乎為不善以求之乎君子固窮不

求利所以無害則利莫大焉

或曰裴晉公之功名富貴可謂盛矣還帶小善恐不足以致之余曰大人君子好義為善其根伏於胸中如火之伏於薪下也特未發耳一發則燎原矣晉公之致福亦猶火發之燎原也事之大小非所計也匹夫匹婦一事之善如將枯之禾偶得一溉其福微矣然必勝於不為一善者

韓商之道其用民也殘其養民也狹施之於亂世可以徼利事平則受其禍矣秦二世而亡是也天道神

明好此術者必有殃

君子以禮義安人養人俗儒則以禮義桎梏天下不知禮義之本也漢儒釋經不必盡合然斷大事決大疑可以立可以權是有用之學去聖未遠古人之道其有所受之也宋儒視漢人如讐是他好善不篤處談性命叙人倫尚無宋儒人其為鬼魅乎但於世事上少踈施之於事不見作用朱子嘗自說如此尚論古人不是與古人爭是非好譏評者其為學必不得益

昔人有作中山狼傳者為負恩者喻也中山狼所在有之但無與老特枯樹語則可矣斯言也不更事者不知也小人之敢於為惡有助之者耳天下惟助惡者為無人心

禍福之來天與人相參詩曰自求多福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一委之於命者愚人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其所以亡也

盛怒不可飲酒

凡人之是非當決之於君子儒者之是非當裁之以

聖人之言苟不合於仲尼雖程朱亦不可從也 聖人好讀書豪傑好讀書文人亦好讀書惟宋儒不好讀書

夫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曰性善較說得透爽夫子曰習相遠也朱子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較說得圓滿虎狼好搏噬是氣稟所拘父子不相食是性善相近處正是善相遠處即是惡大抵惡是第二層念頭善念是獨發的惡念是有對而發的須知甘食悅色亦是善方可言性善好甘不好苦好美不好惡自愛也是

未有不自愛而能愛人者君子有時損己以益人只從自愛處推出

阮嗣宗至慎不臧否人物陶淵明詩篇篇說酒不及時事

顧仲恭先生不能作詩嘗自言不解其故余告之曰溫柔敦厚先生似不足

道家有雷門忠孝一派其說曰精炁者身之本也不愛精炁者為不孝心者身之君也不敬其心者為不忠我最愛此說

君子處人骨肉之間不可無作用亦不必多巧只是
一個平恕一個忍耐

六親不和有孝慈君子不可不勉

婢媼用事則婦女生變外家太親則兄弟踈

嫁女娶婦但擇儒素有家法者最善古人云娶婦當
娶其不如我者嫁女當擇其勝我者此言大有病外
家貧薄為累最重不可以一端盡且婦女之性罕能
自卑只如婢妾此不如我家亦甚矣一旦得寵目無
正嫡不如我家不足恃也勝我之家娣姒必多富貴

婦女以家勢相軋我家子女必為所薄則一日不能
安矣勝我不如我相形卑之道也儒者論事多空中
揣量不試實事故多敗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須是
實實體貼空中揣摩便是白面書生不通事勢為天
下安用腐儒謂此輩也

孝經孔子之行也小學朱子之行也但朱子有小疵
處醇儒不習事也亦不過一兩段耳此良書不可不
讀

宋儒有四大病近代猶甚不喜讀書則君子小人漸

無別不作文字則詞氣鄙倍而不自知不事功業則無益於世不取近代事則迂踈

君子使人可愛不如使人可敬敬人者人恒敬之未有可敬而不可愛者也

孟母敬姜千古難得婦人教子未有不敗壞者也父欲教子者必不可使母攬一字

莊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風必不可再得於今日徒使晉人放蕩不事事宋儒專言三代其於三代之事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徒使方孝孺輩迂執不通其

言不同誤天下蒼生則一也

為子弟擇師是第一要事慎無取太嚴者師太嚴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剛强者懟而為惡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違其天資若有所長處當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開其知識也養之者所以達其性也年十四五時知識初開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木正當二三月間養之全在此際噫此先師魏叔子之遺言也我今不肖為負之矣子弟不可把世間刻薄事教他子弟刻薄一時無所

展其惡必先施於父母則不孝必先用於兄弟一家不和則萬事瓦裂矣兄弟至親至近不和便伸手动脚不得外人不和只一遍相爭便走開去了兄弟不和終身併做一處有許多不便世人之不睦於兄弟者自以為得計我不知其何心

子弟小時志大言大是好處庸師不知一味抑他只要他做個庸人把子弟弄壞了又有一種人一味獎譽都不課實後來弄得虛驕都不成器子弟小時極難調養

與君子交當以恕君子或有不如意時也與小人交當以敬小人好侮人也

不為快意語不作快意事人世尤悔十分便減却七分

言有近正而實不近人情不合聖人之道者儒者多有之大略近於隘狹便不是好話

釋氏言地獄報應儒者矯之遂言無鬼無鬼非聖人之言即為異端若無鬼則聖人宗廟之禮愚且誣矣此種議論大害事能知阮宣子是異端可與言儒矣

俗人說通變只是小人而無忌憚不是君子之時中
文人儒者大有異端不信五經喜毀古賢人招合虛
譽立黨敗俗皆聖人之罪人少正卯之流也
善氣迎人親於兄弟逆氣迎人慘於戈矛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亦有一法大略取其平和近
人情者則十得六七矣

周孔之道是謂之儒人不可不學儒學儒必從師師
最難得不近人情不通世務不讀書者便是小人儒
俗儒多傲便不合孔子之道儒者必謙俗儒多短見

故好非古人

凡學問皆須實見實行不可虛空揣摩

吾見人家教子弟未嘗不長歎也不讀詩書云妨於
舉業也以余觀之凡兩榜貴人粗得名於時者未有
不涉獵經史讀書好學之士不幸而躓於場屋猶為
名於一時為人所宗慕其碌碌不知書者假令竊得
一第或鼎甲居翰苑亦為常人其老死無成者不可
勝計豈曰學古不利於舉業乎又不喜子弟學道脫
有差言喜禮義者呼為至愚不知所謂道者只在日

用中惟不學也居家則不孝不悌處世則隨波逐浪作諸不善才短者猶得為庸人小有才者往往陷於刑辟中世網而死其人不可勝屈指也見三十年前士人立身尚依名教相見或言詩書論經世之務今則絕無矣有一老儒見門人讀書則杖之罰錢一貫斯人也竟困於青衿而死亦何益哉

仁義聖人之道也徐偃王宋襄公以之敗亡而儒者猶稱之斯亦仁義之感也韓文公作徐偃王碑公羊稱文王之師是已近代建文君又不及此二君者也

至今好事者猶惜之或曰仁義足以敗亡乎余曰此徒慕而為之其心則善矣實不得聖人之道也如燕噲之讓子之亦慕堯舜也此亦可稱乎建文君有大罪今人不知耳夫子言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也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建文不孝不孝足以亡國但其心實慕善當時臣下果於行其所學顛覆典刑遂以至於亡也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建文之九族何如是烏能法堯舜哉

人各有業所以為生也祖父之業生而習焉長而安焉廢而習其所習敗而無成者十八九矣讀書業之美而貴者奈何其廢之乎

人於其所業當竭一生之力而為之毋求其便者必為其難者吾少年學舉子之業教我者曰此敲門磚也得第則捨之矣但獵取其淺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遠者高者不足務也必無人知則躓矣後從魏叔子先生見繆當時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盡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為舉業誰不

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淺易子其困矣始知向來之誤也農必為良農賈必為良賈工必為良工至於士人之業乃欲為其不良者何也 為人之所不能為知人之所不能知盡心力而務之不得利必得名人皆不如我我得名利也 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未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 何雲有文錢牧翁重之然無名者其人妒嫉同學者惡之也妒嫉極損名如張湯有後可以為法

俗人多不許子弟習技只是一個俗如書射自是正

經學問如何不知他如琴奕之類近雅者亦不好為之我見一周叟投壺百發無誤意甚愛之二郎好畫我不以為不可但有一說不精而為之便是廢日尚能精之則古人亦如此也先君子不讀星命之書多為日者所欺然猶無大害有一郭春卿其父葬得吉壤生春卿讀書數行俱下不過二遍則暗誦矣後為惡人所誤言不吉發之紫藤纏棺斬之流汁如血春卿歸讀書強記不復如前矣竟以一老青衿卒先兄為俞仰橋所欺徙先祖母墓我家遂貧此大誤也如

醫亦是要事毛斧季患嗽以夏月多飲水冷痰在膈中醫以為癆藥有天冬我見之愕然曰服此將甚已而果劇易醫而痊錢履之冬月病痢醫用黃連其人腑臟素患虛寒我與錢夕公皆云不可履之不信也後得名醫來夕公以其意告之投桂附而痊不然幾斃如此類不可盡述君子不可不知醫不知則為庸醫所欺害至於殺身讀黃農之書操死生之權或以為賤業何哉但不精亦誤人學之須審耳我未嘗自用藥有所鑒也

為學全在小時年長便不成然年長矣亦不可不勉
為惠而望報不如勿為此結怨之道也

小人至惡然其所為可以情理揣量必有不利彼亦
不為也惟愚人為不可知愚者自以為智其惡往往
出人意外不可防也先凡每戒人勿近愚人吾始謂
不然及更事多然後信之不惟愚人老而耄者亦不
可近

終日言人之善人未必信然所益多矣惡人所為有
人不肯信者必不可言待其自露可已友人有狎一
小人者吾諫之再三至掩耳而起後經半年始謝吾
曰果如尊言蓋悔之也

鈍吟雜錄卷一

鈍吟雜錄卷第二

家戒下

上黨馮 班定遠圖

好伐惡者老子所謂伐大匠斲也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朱夫子云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世有傲慢於此輩者自以為嚴過矣嚴者須敬以處身

為善無他法但處心平易使常有喜氣自然無不善天主教人言殺生無報應吾應之曰儒者方長不折草木無知豈有冤報只自全其仁心而已王梵志云

辛苦因他受肥甘為我須莫教闔老判自取道何如
粗中者不可以訴情好奇者不可與慮事辯口者不
可與言理

凡為天下國家雖有善法美意行之必有次第不知
緩急先後則害事

廉者量多窄其病在酷而無所容所以清官無後為
上不寬聖人所戒 君子不為不可繼事有便於一
時而後世為弊者不可不知也

古人之善意可師也然臨事亦須審其所急如南宋

之時岌岌將亡矣而儒者方講井田封建豈當時所
可行耶又非薄管仲亦何益於事我讀陳同甫文集
未嘗不恨也君子使人也器之如管仲子產遇湯武
豈不為賢臣乎 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罪在嬖
奚不在王良儒者好言範我馳驅而不計功業皆嬖
奚而加之以愚者也此言非欲詭遇也正謂範我馳
驅非失禽之道也使王良御后羿操弓雖若丘山可
矣儒者做事不來須要還我一個嬖奚若只是自己
無能則孟子之言非藏身之地 儒者多言管仲詭

過非也五霸假之也正假這個馳驅之法仁義是也
管仲範吾馳驅而假者也 詭過是決做不得的若
使王良復為之亦恐不能善其後東野之敗駕可見
矣我嘗讀史見小人之好為詭過者其後必有大敗
毋友不如己者取友之道也毋求備於一人使人也
器之為上之道也

君子有容人之量所以可重然有人焉不可情求不
可以理喻不可以勢禦更不可利結此人之難容者
也斯人也所為如此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且宜待其

自及勿與爭也

小人之怒氣衰則止惟君子之怒不可犯

終身讓行不枉一舍此至言也荀子曰君子讓而勝
三人行必有吾師焉况於古人乎儒者曰三代以後
無完人後儒因之遂不肯學三代以後之事噫三代
之事其傳者百不一存也不法後賢其於天下之事
不知者多矣

一家之人各以其是非為是非則不齊推之至於天
下是非不同則風俗不一上下不和刑賞無常亂之

道也李卓吾者亂民也不知孔子之是非而用我之是非愚之至也孔子之是非乃千古不易之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部春秋不過如此好今而不知古則俗知近而不及遠則陋俗陋之人難以語道矣

讀古人之書不師其善言好求詭異以勝古人者愚之首也

人有好事必成就之勿沮敗也佐饕者嘗焉我將獲其利

過情之事雖善不可為

臨事不可有成心然志於善不為惡其立志亦不可不定也

為政不以方略而曰我不貴權詐此君子之過也戒諭愈繁而民不從無權略也君子之有方略所以便民不以詐也

盲者處平而不陷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危險是謂善避其所短為人不可不自知其短

好更張者不知為政喜事者難與為善

好以言欺人者無口者也言雖辯人不聽之則辯無益也言即誠人猶疑之如是則誠亦不行矣此與啞啞者同

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與自殺之也一問而已嗚呼辱人之父兄人必辱其父兄今之好罵人者不思而已

近火先燒近水先濕好利之人不可近我必喪其利也好傷人者人皆知避之矣不知好利之至未有不傷人者

好小利必有大不利

百里奚之功業遠不如管仲孟子賢之却勝於管仲則不免刻論此有說也使管仲當七國必并天下而王矣然管仲得志則湯武之事其遂絕於後世乎漢唐以來可見矣如蕭何即管仲之亞也漢道不如三代孟子病其如此故不得不痛抑之又商君之流皆自託於霸術亦仲之流弊也孟子之言以救時也飯牛之污當時說客以自託者多矣孟子賢百里奚而辯之亦救時之論耳宋人不知也

今之儒服者其為善也皆不取孔子之道而好言釋氏儒教衰矣儒教衰則生民受其弊此不在學釋氏也好善之念未嘗忘於人心有釋氏而不學儒也韓文公亦自不得不辨學者能以儒道治天下齊家修身則不在辨釋氏儒者亦有性命之學顏魯公學道學釋不妨為忠臣為儒者

君子之道即聖人之道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乃云子產於道概乎未有聞朱子之言我有所不敢信事上敬行己恭養民惠使民義此四者終身由之亦恐

未必能盡不知朱夫子內省於此何如

殺人如草却買螺蜆放生以此為為善吾不解也近有奪母弟之生業而飯僧以求福者此何心哉此何心哉

讀書當讀全書節抄者不可讀

大儒之為義也蒼生受其福小儒之為義也不惜其身以禍天下此不講於義之過也此亦不讀書之病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故不更事者不能讀書霍子孟不學無術有才德者又不可以不讀書

宋人不以讀書為學故曰顏魯公子產管仲不學不知此諸君子者立身行己均天下治國家一塊純是讀書中來聖人極教人讀書子路云何必讀書夫子以為佞也

儒有好學而不能立功立事者不是讀書無益只是不會看書觀其尚論古人處皆是以意是非不曾實實體驗如此則讀書無益斯言也儒者必不信請以一事為證只在論語註中也程子論討陳恒乃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其言甚正以實考之則是虛論夫

子尚不能得於魯哀公能請之周天子乎當時無方伯不知程子欲告何人恐不免要告晉人則夫子不能得於三家能得於六卿乎三家甚苦陳恒自陳氏得政魯人無歲不被兵於討陳恒則不可若晉之六卿其善陳恒也至矣豈可告乎又云率與國以討之霸者為會盟有諸侯故能樓諸侯以伐諸侯魯人將與何國乎此並不曾實實考究思量程子千古之儒宗我豈敢少之哉只於考論文字少工夫大略近來儒者為正論多是硬被死局不考實勢所以做不得

事小人苟且趨利詆薄大儒亦為儒者有此一種議論與此輩作口實也 孔子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程子不曾思量耳齊之不與陳恒者則是齊之義士其與陳恒者是小人懷其施惠而不知大義者也因齊之義士以伐其不義者正是王道非兵家較力之說也

能修身則六親宜之朋友敬之雖末世薄俗無害也能齊家則上下有節衣食有度雖貧而不困也聖人之道只在日用間

有所不為則人信之

多能鄙事則為人役亦要酌量藝之勞而賤者身之災也

隱士不避賤業能自貴也有才能而自晦謂之隱無能之人只謂之不肖

善人為善極有受用處無過一箇心安

人畜守狗為人用也畏虎而惡之為其噬人也虎豈不如狗乎先凡取人好虎而惡犬臨難所以不救也

我至今以為歎

君子一飲一食一言一語一舉一動未有不讓子路率爾而對夫子哂之漢文即位東嚮讓者三南嚮讓者再禮也自藩王為天子可無讓乎儒者譏之為不知禮矣若如所論則一部儀禮大半是偽周公亦可譏乎

臨大難當大事不可無學術

熟看廿一史便知自古天下之不治皆由於家不齊然後可以看大學不然便以為架子說話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

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儒者務本只在這裏做工夫去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如此便可以觀心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程子云本來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這句話不曉得飯是米做如此說本來混成無名無字又何嘗有仁義禮智然程子亦非無所見只是他不曾做文字語言說得爽口便有滯處學者當會他意思便

曉得他不錯

存心養性只在慎獨工夫

看朱夫子註易知王弼殊不濟看詩却不如毛公詩是八面看得活潑潑的朱子以文害詞以詞害志一肚皮不信看得死了狹了便無用毛公雖不必盡得却有來歷說得開濶鄭公亦無大發明朱夫子之易更勝似程子他人非所論也朱子大略於文字處粗詩是一部文章

初隨俗看性理雅不服朱子後讀朱子語類始知先

儒俱是天下第一等人但未免大醜小疵後儒專取他那小疵處便不好看可恨集性理的全無見識今日後生輕躁非薄古人皆不知學問者也朱子引京房易傳性理疑似誤字當時人不學如此韓子愛今文而古之歐陽子愛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勝言有心於古文者能稍變今日之俗文易之以古則善矣雖然吾懼其不能行也古文之絕已久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我愛其禮文章者儒教

之餽羊也儒者惡文字惡讀書恐天下之人皆化為市人矣不讀書何以知聖人之道不作文字何以教後人如儒家語錄率然之語往往意是而詞有病後人讀之誤認便害事不修文字也程子云做得文章好便是不幸此只是為東坡而發不知有文章者未必知道知道者却須能文孟子子思曾子文字俱好宋文不尚理所以儒者不愛文

賈子過秦班孟堅正其失昭明選文遂去一篇古人文字好惡俱要論理如宋人則任意亂說只鍊文字

謝靈山文章規範猶非他專以誣毀古人為有英氣此極害事

君子見賢思齊如讀春秋於易牙豎刁之事則當思賢臣之言不用其禍如此王景略之於苻堅桓公之於管仲是也如衛靈公之於史鱗則善矣讀李習之幽懷賦則當思韓門文字如此韓退之化也其有功於萬世如此讀唐史見陽道州之事則當思諫臣之道不在屑屑言瑣碎苟塞責以取厭人主如用宰相國之大事君子去小人進國家存亡所關事無急於

此者諸葛公云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是也
裴延齡不為宰相道州之力如此則讀書有益若歐
公上范司諫書蘇公管仲論皆不足取歐公讀李翱
文是一篇大關係文字但云韓吏部得一飽而足非
君子之言也吏部為人見唐史文集具在豈不如習
之乎歐公性不好善要求古人過失說話帶口病此
是大過其去讒人佞夫不能一寸誣善游詞君子勿
為也

有一禪者好狎嬰童又好賭博我譏之嚴武伯酷辨

以為禪者不妨其論甚高我不習禪不解也問之一
法師乃曰居士視此人所作是慧是癡若只是癡便
做不得我見其人兩目有類相法當淫乃自以為重
瞳思做天子尤可怪

福德報應之書頗多膚淺然常讀之使人多發善念
亦養心之一助

朱元章論書不喜顏魯公正書蘇子瞻論文不喜楊
子都聽他不得

儒書尚實行不離日用歐陽子云聖人教人性非所

急不知日用間喜怒哀樂那一件不是性修道之教
教箇甚麼

不愛人不仁也不知世事不智也不仁不智無以為
儒也未有不知人情而知性者

張子言無極即在鵝湖所言太極內亦不曾差只是
意見不同耳如列子更增出許多層數亦不差只是
易所謂太極凡看異說如譯語人曉得不同處未嘗
不同便會看書省却許多諍論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君子之戲如虛舟之觸可喜也

而不可怒戲語毋傷人心人有所諱不可不避好訐
人之諱忌禍之道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事之難者也若曉得人所不欲
己雖不以為苦亦不得施於人方是恕

小人做惡事只是見事不透君子為善只是看理透
看理不透雖有善意往往成了不美之事

持論刻則使人不樂為善

小人無所容君子懼不免如此未有不敗者也

我目所見二君子皆不得中道趙儕鶴不容小人黃

石齋不容君子二君俱不可居上者也不寬也惜乎君子也未聞孔子之大道也

讀書須求古本近時所刻多不可讀

不學道而好仁不妨忠厚不學道而好義必伎惡皆愚也而有分別

儒者只說是非不論利害是大病利天下者是也害天下者非也是非莫大於此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毋使人以所不知所不能

開卷疾讀日得數十卷至老死不懈可曰勤矣然而

無益此有說也疾讀則思之不審一讀而止則不能識憶其文雖勤讀書如不讀也讀書勿求多歲月既積卷帙自富經史大書只一遍讀亦不盡少壯時讀書多記憶老成後見識進讀書多解悟溫故知新由識進也

嘗讀文中子問諸葛孔明能興禮樂否先君子曰上

下和輯是樂朝廷軍旅有制是禮又嘗問曾子一貫

先君子曰曾子孝於時聞之悚然後更讀孝經大學

遂無疑正心誠意至德要道只是這箇先君子學識

如此錢牧翁墓志殊未及

書是君子之藝程朱亦不廢我於此有功今為盡言之先學間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間架既明則學用筆間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真蹟不可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矩因晉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學晉人也意不周匝則病生此時代所壓趙松雪更用法而參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後人不及矣為奴書之論者不知也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

行書多出顏魯公趙公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難得也蔡君謨正書有法無病朱夫子極推之錐畫沙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秘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此君憤憤黃山谷純學瘞鶴銘其用筆得於周子發故道健周子發俗山谷胸次高故道健而不俗近董思白不取道健學者更弱俗董公却不俗虞世南能整齊不顛倒歐陽詢四面傳勻八方正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古人所言也歐書如凌雲臺輕重分毫無負妙哉歐虞一片神骨極有作用倚

牆靠壁便不是歐虞夔夔子山一流人有牆壁所以不好姜立綱尤俗

惡人必有天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我耳目所聞見多矣灼然不謬不可不知惡人有隱德好人有隱惡其報更有甚者

子孫有一貴人不如有一君子生一才子不如生一長者

處大變與惡人遇當有避避之道不在悻悻求死臨大節而不奪是也求死非也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

勇也

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觀於管子可見矣然天下不均社稷不安以為君子中庸之道我不信也孟子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一段看差了極誤事孟子却不差儒者差耳

君子失之野盜失之文弑父與君而不知其惡亦從一箇野中來野便無禮無禮則無所不至失之文做惡來便有闕手處

進德修業只懈怠處便是墮落處

好言所不知自救也。因以欺人德之棄也。君子戒之不學而思遂成僻見見處堅固入道之路絕矣。今有人焉程子尚是也。聰明人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遂肆言無忌至陷王難。今有人焉金若采是也。儒者言學佛如此二人之誤當自提省不可像了他扶鸞降仙道家戒之決不可為惹魔也。金若采全壞於此少欲則易足易足則身心安樂此是真受用人之多欲如火伏於薪下纖紅透風則洞然不可撲

滅一事引起則諸惡俱發須要鏟去其根方妙

血氣盛時起惡念做惡事却把捉得住但存心好善便不難及至血氣既衰從前習氣一時俱到便把捉不住此是自家實實體驗來他人所不知這個只為心體不明從前只是強制所以如此

勸人為善不要把苦的勸他至於勸老人不可不先安他強他便不好

初看程夫子說英氣害事意不以為然後讀朱夫子綱目多不合處似乎議論過當朱夫子自云和氣少

始知只此便是英氣害事

禮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於人心者也荀子言性惡便不知禮他不過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一轉便為李斯

家不齊多由女人女人最難安放

儒教說話須要徵於文獻做事須要讀書與釋教不同

儒者不知看書多可笑處譬如論語云治國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云治國其如視諸掌乎省文也

豈可曰仲尼不曾指其掌乎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儒者乃譏子貢曰不能如曾子之唯記有詳略安知子貢不曾唯按此書語氣亦不消唯曾子曰唯門人能問之子貢若未達如何不問此等皆是宋儒病處

孟子極近人情與迂儒不同

蘇子瞻韓文公碑妙矣然有一句不好走僵濕籍也如讚孔子云走僵顏閔便非好話即讚蘇公走僵少游魯直可乎皇甫持正之文張文昌之詩亦豈易言

詩文風刺須有為而發若無端亂說一味罵人便不
是

人臣諷諫做不得家常說話話有時一發則使人感動
程子之講書吾所不取如此能使人主生厭好於本
文外生意尤不可

子路曰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賦如此千古以來諸
葛孔明庶幾似之不知管仲如何宋儒看得輕只是
不曉事曾西云曾子畏子路朱夫子亦云孟子敬子
路子路不知是何等人曾子畏他宋儒却為要尊曾

子苦苦排抑他宋儒不知不敬子路便是不學曾子
當時門人不敬子路夫子亦不然看書時須自省如
此大是無謂便是宋儒心不正處
君子當末世自然不敵小人合君子以攻小人不勝
敗壞了國家大事這個便是黨好君子惡小人公也
非黨也相攻以誤事便為黨不可不知

鈍吟雜錄卷第三

正俗

上黨馮 班定遠著

詩之興也殆與生民俱矣民生而有喜怒哀樂之情
情動乎中形乎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古猶
今也凡物有聲皆中宮商清濁高下雜而成文斯協
於鍾石古之有詩久矣仲尼刪詩上自文王關雎之
事下迄陳靈株林之刺三百五篇王道缺人事備矣
於商惟有頌虞夏僅存於尚書語云吾說夏禮杞不
足徵吾學殷禮宋不足徵唯是而言直恐當時虞夏

殷之文不如周詩之備非略而不取也梁昭明太子撰文選詞賦始於屈宋歌詩起於荆卿易水之歌權輿於姬孔以後於理為得近代詩選必自上古年紀綿邈真贗相雜或不雅馴又書傳引逸詩多不過三數句皆非全篇三百五篇既是仲尼所定又不應掇其所棄昔嘗與程孟陽言詩譬之犬之拾骨非徒戲言也鍾伯敬掇擊王李不遺餘力獨於此處不知矯正詩歸之作較之詩刪殆有甚焉今按詩人之文至屈宋變為詞賦漢書經籍志不載五言五言正盛於

建安陳思為文士之冠冕潘陸以降迨於唐之中葉無有踰之者至杜子美始自言詩看子建親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自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孟並出杜詩始大行自後文亦無能出杜之範圍者今之論文者但可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於斯盡矣詩騷以前不論可也

古人文章自有阡陌禮有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其體古矣乃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當時不以為詩也近世馮惟訥撰詩紀首紀古逸盡載銘誄

箴誠祝讚絲詞殆失之矣元微之集云詩之流為賦
頌銘讚大抵有韻之文體自相涉若直謂之詩則不
可矣銘讚箴誄祝誠皆文之有韻者也詩人以來皆
不云是詩詩人以後有騷詞賦頌皆出於詩也自楚
人以來亦與詩畫界此又後人所分也

書曰詩言志詩序曰變風發乎情如易林之作止論
陰陽非言志緣情之文王司寇欲以易林為詩直是
不解詩非但不解易林也王李論詩多求之詞句而
不問其理故有此失少年有不然余此論者余諭之

曰夫鏡圓也餅亦圓餅可謂鏡乎易林之不為詩亦
猶此耳若四言韻語便是詩詩亦多矣何止焦氏乎
春秋左氏傳國語所載歌謠皆詩也但不協於弦奏
不施於禮詩人所不收後人撰詩集乃并取之然未
為失也 南北朝以有韻為文無韻為筆至於唐季
凡文章皆謂文與詩對言今人不知古稱筆語是何
物矣

古人之詩皆樂也文人或不嫻音律所作篇什不協
於絲管故但謂之詩詩與樂府從此分區又樂府須

伶人知音增損然後合調陳王士衡多有佳篇劉彥和以為無詔伶人事謝絲管則於時樂府已有不歌者矣後代擬樂府以代古詞亦同此例也文人賦樂府古題或不與本詞相應吳兢譏之此不足以為嫌唐人歌行皆如此蓋詩人寓興文無定例率隨所感吳兢史才長於考證昧於文外比興之旨其言若此有似鼓瑟者之記其柱也必如所云則樂府之文所謂牀上安牀屋上架屋古人已具何煩贅賸耶又樂府採詩以配聲律出於伶人增損併合剪裁改竄亦

多自不應題目豈可以為例也杜子美創為新題樂府至元白而盛指論時事頌美刺惡合於詩人之旨忠志遠謀方為百代鑒戒誠傑作絕思也李長吉歌詩雲韶工人皆取以協金石杜陵詩史不知當時何不採取杜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為二歌行之名不知始於何時晉魏所奏樂府如豔歌行長歌行短歌行之類大略是漢時歌謠謂之曰行本不知何解宋人云體如行書真可掩口也既謂之歌行則自然出於樂府但指事詠物之文或無古題英華分別

亦有旨也

常熟丁氏

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之詞耳本無定體唐人律詩亦是樂府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詩與樂府之別鍾伯敬至云某詩似樂府某樂府似詩不知何以判之祇如西漢人為五言者二家班婕妤怨詩亦樂府也吾亦不知李陵之詞可歌與否如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詩知十九首亦是樂府也漢世歌謠當騷人之後文多適古魏祖慷慨悲涼自是此公文體如斯非樂府應爾文明二祖仰而不迨

大略古直樂工採歌謠以配聲文多不可通饒歌聲詞混填不可復解是也李于鱗之流便謂樂府當如此作今之詞人多造詭異不可通之語題為樂府集中無此輩語則以為闕樂志所載五言四言自有雅則可誦者豈未之讀耶

沈約謝朓王融創為聲病於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略避雙聲疊韻然文不粘綴取韻不論雙隻首句不破題平側亦不相儷沈佺期宋之問因之變為律詩自二韻至百韻

叔照堂叢書

率以四句一絕不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韻十三韻唐人集中或不拘此說見李贊皇窮愁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第二字相粘平側側平為偏格側平平側為正格見沈存中筆談平側宮商體勢穩協視齊梁體為優矣近體多是四韻古無明說僕嘗推測而論之似亦得其理也聯絕粘綴至於八句雖百韻亦止如此矣如正格二聯平平相粘也中二絕側側相粘也音韻輕重一絕四句自然悉異至於二轉變有所窮於文首尾胸腹已具足得成篇矣律賦亦八

韻文苑注中已備記之茲不具論

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吳邁遠聯絕之外無所解是也古人多有是語四句之詩故謂之絕句宋人不知乃云是絕律詩首尾目不識丁之人妄為詩話以誤後學可恨之極如此議論亦非一事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白集杜牧之集韓昌黎集可證唐人集分體者少今所傳分體集皆是近日妄庸人所更定不足據宋人集所幸近人不肯讀

古本多存中亦有分律詩絕句者如王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絕句甚分明唐人惟有元白韓杜等是舊次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牧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矣幸二集尚有宋板新本亦有翻宋板可據耳高棟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絕句是律矣高棟又創排律之名雖古人有排比聲律之言然未聞呼作排律此一字大有害於詩吾友朱雲子撰詩評直云七排五排并去律字可慨也

齊梁聲病之體自昔以來不聞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不止一處唐自沈宋以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差古者然其文皆有聲病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崛起於數百年後直追阮公創辟古詩唐詩遂有兩體開元已往好聲律者則師景雲龍紀於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承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李義山溫飛卿陸龜蒙皆有齊梁格詩白李詩在集中溫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題注甚明但差少耳既有正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皎然作詩式叙置極為詳盡允當今人弗考曠曠已久古詩二字罕入人

心今之論者雖子美稱庾開府太白服謝玄暉必欲降而下之云古詩當如此論也至於唐人雖服膺鮑謝體效徐庾仰而不逮者猶以為無上妙品云律詩當如此論也吁可慨已

阮逸注文中子不解八病知宋時聲韻之學已微有一惡書名曰金鍼詩格託之梅堯臣言八病絕可笑王弼州庖言不能知其謬也古書多亡余所見書又少沈休文謝靈運傳讚劉彦和文心雕龍統論梗概牽於文勢不得分別詳言諸書所言時有可徵今略

記於此後有博學之士為吾詳之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為敦弓則又依乎旁紐按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屬元韻端母雕字屬蕭韻端母則是旁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者四聲相紐東董凍督是也劉知幾史通言梁武云得既自我失亦自我為犯上尾兩我字相犯也平頭未詳蜂腰鶴膝見宋人一詩話偶忘其書名乃雙聲之變也上下二字俱清中一字濁為鶴膝上下二字俱濁中一字清為蜂腰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病大小之義所未

詳也沈侯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韻之中輕重各異詳此則八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今本玉篇前有紐弄之圖列旁紐正紐甚明序引聲譜恐是沈隱侯四聲譜聞世間尚有是書應論八病事恨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詩但作偶對於此處全不詳何以稱律

唐人律詩有八句全不對者亦有用仄韻者律詩始於沈宋於時文體不以用事為嫌今人有言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謬

七言歌行盛於梁末梁元帝為燕歌行羣下和之今書目有燕歌行集北朝盧思道從軍行全類唐人歌行矣至唐開元中漸變其體王摩詰尚有全篇作偶句者高常侍多胸臆語盡改古格至李太白遠憲詩騷割截三祖近法鮑明遠而恢廓變化過之雲蒸霞鬱奇中又奇千古以來莫能逮矣詞多風刺小雅離騷之流老杜創為新題直指時事如掣鯨魚於碧海一言一句皆關世教後有作者皆本此二家遂為歌行之祖非直變體而已也

太白雖奇然詞句多本古人杜多直用當時語然古人皆言杜詩字字有出處不可不知也

古詩之視律體非直聲律相詭筋骨氣格文字作用迥然不同矣然亦人人自有法無定體也陳子昂上勅阮公感興之文千古絕唱格調不用沈宋新法謂之古詩唐人自此詩有古律二體云古者對近體而言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叔或有傳教詞有東都苑洛鍾參軍疑為陳王劉彦和以為漢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體式

謂必當如此也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立論甚高細詳之全是不可通祇如律詩始於沈宋開元天寶已變矣又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為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謂古則于鱗之古當以何時為斷若云未能似阮公則于鱗之五言古視古人定何如耶有目者共鑒之古詩法漢魏近體學開元天寶譬如儒者願學周孔有志者諒當如此矣近之惡王李者并此言而排之則過矣願學之何如耳近代只學王李而自許漢魏

盛唐我不取也恐為輪扁所笑耳

古詩十九首機杼甚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把握李
都尉詩皆直叙無作用尤為古朴江淹所擬從軍一
首最合嚴滄浪於此處不解也

陸士衡擬古詩江淹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
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詩如牀上安牀
但覺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其大
意亦不盡如江陸也

韻書定於陸法言廣於孫勔法言序云與儀同劉臻
等夜集論南北取韻不同曰我輩數人定則定矣遂
把筆記之按洛下為天下之中南北音詞於此取正
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詞之正天下惟
有洛下金陵也然金陵雜吳語其音輕洛下染北音
其音濁當法言定韻之夕如薛道衡北人也顏之推
南人也當時已有參合南北而後定之故韻非南音
也今人但知沈休文是吳興人耳

音韻真自難知如南北曲子北詞用韻極切南多借
音吳江沈璟作南詞韻選嚴於取韻今人宗之不知

北人聲切開口便見字韻不得不嚴南人聲浮一字或數轉故韻可借沈君全不解也惟見程孟陽頗知此意耳周德清中州韻所據者止是當時語音自云嘗於都會之所聞人間通濟之語也自沈謝至元時已數百年語音譌變豈可以今時俗間語追定古人聲律耶千載之下知古人音詞正賴於韻書耳既不準信則流俗方言日譌日改何以正之止如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母婦二字自應讀如韻書矣德清尚不知不學如此而譏沈休文

豈不可歎或難曰周德清誠不知古音矣陸法言輩亦應是當時語言隨時可矣何必古人應之曰古人經學相傳皆有音讀漢末已有翻語觀陸德明經典釋文可知也休文多學定四聲時自應有本韻之推小學甚深家訓有音詞之篇與法言共定韻書其裁之審矣不如德清直以意突也侏儒問天於長人以為猶近之若問於僬僥則無此理矣德清之論陰陽是也然字音乃有可陰可陽者亦不別出今製詞者都不知誠齋又有瓊林雅韻全用北音又與周韻不

同詩賦古人之業自當以沈韻為主詞曲用德清可矣

吳才老韻補余初時不伏以為秦漢古書多韻語不應多據唐人也後自為之三十年不成乃知才老此書最得其宜古人不可妄議如此

安陽姚逸老不知是何人其書迹似元人寫一韻書凡古字律詩不使用者盡去之前列韓文公一律賦杜少陵五七言各一首皆詳注宮商輕重題云詩賦式此甚有意嘗見此書於友人處其人已亡不知存

否有暇當更為之初學者所宜用功也

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之藥石也元微之云憐伊直道當時語不着心源傍古人王季之藥石也子美解悶戲為諸絕句不知當今學杜者何以都不讀

錢牧翁教人作詩惟要識變余得此論自是讀古人詩更無所疑讀破萬卷則知變矣

余不能教人作詩然喜勸人讀書有一分學識便有一分文章但得古今十分貫穿自然才力百倍相識

中多有天性自能詩者然學問不深往往使才不盡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皆與古人相應一也博識多知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捨三也

今人讀書自有通病好以近代議論裁量古人也以俗本惡書校勘古本也胡孝轅朱鬱儀號為多學者也胡公論詩是非老杜詳其學問所自不離李于鱗詩刪朱君校冰經精審之極然直以俗本為據意有不安惟小注云宋板作某字耳以二公且如此何尤

乎不學小生耶小友錢頤仲喜作快語與客論書或稱海岳名言詆顏魯公頤仲勃然曰吾雖王獻之亦不從何況海岳吾於時甚訝此語因徵其說頤仲曰公不學右軍耶大令自云勝父何可信也我時最賞其能言學問未到古人是非之論且可識之亦不當信甲而非乙若近日妄庸人大言無愧讀其書使人笑來淺學一為所誤批糠眯目天地易位雖破萬卷惡識先據於胸中終不解一字矣

鍾伯敬創革弘正嘉隆之體自以為得真性情也人

皆病其不學余以為此君天資太俗雖學亦無益所謂性情乃鄙夫鄙婦市井猥媒之談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

王季李何之論詩如責曹子弟倚恃門閥傲忽自大時時不會人情鍾譚如屠沽家兒時有慧黠異乎雅流錢牧翁選國朝詩選余謂止合痛論李何王季如伯敬輩本非詩人棄而不取可也

鈍吟雜錄卷三

鈍吟雜錄卷第四

讀古淺說

上黨馮 班定遠著

六籍裁於聖手然秦火之餘諸儒傳錄豈無譌竄然大體不失生於千載之下方欲追而定之非愚則妄矣意有不安存疑可也宋人紛紛之論多有不信六經處就其所得亦無大益一有僻失則得罪於名教歐公不信繫詞朱子深辨其謬以愚論之更不必多言只問歐公能作繫詞否不信繫詞又何功於天下萬世歐公只是不曾細讀

儒者於六經如法吏之於三尺一字動搖不得法吏
定罪必據三尺儒者論事必本六經自儒者之是非
六經也所以邪說競作更無以壓之宋朝諸君子直
是未睹其害耳讀六籍心有不合如見父母之過口
不得言也初讀時多不合久後學問進便覺得自家
粗淺

訐也訕也稱人之惡也宋人謂之英氣君子之所惡
也一部讀史管見都是謗毀古人

讀孟子有與論語不同處當信孔子讀程朱之書有

與孔孟不合處當信孔孟

程子論左傳云信其可信者如愚則不然不如闕其
所疑

夫子曰信而好古宋人讀書未聞好古只是一肚皮
不信

太史公之於道吾未之審也此公自是一代賢者只
不消得開卷便苦口指摘須不比楊墨吾於此甚不
平於揚子雲只是妒他如詆詞賦為童子之為亦是
妒相如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者大學問若於這箇下不得
手只是正心誠意處不曾細細理會

常熟丁氏

孟子不為管仲他的時節霸道救不得南宋人也學
他說却是風痺不知痛癢說話須理會金人
作文不可不識字如貫穿去字不應作串聽字不應
作听體字不應作体皆別字也諄訊一字也王弼州
誤重用祝呪古今字也錢牧齋誤作二字皆文字大
病

讀書不可先讀宋人文字

奪胎接骨宋人謬說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賊耳冷齋
稱王荆公菊花詩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
枝以為勝鄭都官十日菊謬也荆公詩多滲漏上句
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似梅花閑人二字牽湊
何如微之云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語
意俱足鄭詩亦混成非荆公所及

看齊梁詩看他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遠過唐人處
或問如何是謝眺驚人句答之曰叔源失步明遠變
色

千古會看齊梁詩莫如杜老曉得他好處又曉得他短處他人都是望影架子話

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老杜却得他縱橫處今人說李太白都不知他學問來歷

或問老杜學何人答之曰風雅之道未墜於地賢者得其大者不賢者得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千古惟老杜可配陳思王

教陶孫器之評詩如村農看市都不知物價貴賤論

曹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只此一語知其未嘗讀書也

宋人詩逐字逐句講不得須另具一副心眼方知他好處大約唐人詩工夫細宋人不如也看明人詩却須一字一句推敲方知他不好處

東坡書有壞筆詩有壞句大家舉止學他不得嘻笑怒罵自是蘇文病處君子之文必莊重蘇公自有大文字今小人只讀坡仙集

有一欽象三自許甚高論詩云必得如杜子美余戲

之曰當今人才冠絕千古或問其說余曰千古只一陳思王謝康樂云天下人才都得一石陳思王獨得八斗又云我亦得一斗則康樂不敢當陳王也至唐有老杜始云詩看子建親是千古只一子美也今聚三論詩但不及子美便云不足觀小兒女子皆須若此天下詩人多矣不知今日如何生得許多子美嗚呼此正是不知子美耳杜詩不可不學若要再出一個老杜恐不可得不讀書人讀文字一味都是虛氣有一塾師浩歎曰鄭子產親遇聖人而不聞聖人之

道應之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吾丈有幾變色曰朱夫子曾說來應之曰吾丈不是朱夫子

文人有譏訶前人處須細細點勘不可便隨他一樣說

揚子雲曰淮南聖人無取焉斯言過矣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君子不以人廢言如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斯言也諸葛孔明嘗取之矣

陶彭澤之人品高矣美矣其詩文亦稱其為人歐文忠公云晉無文章惟有歸去來詞一篇豈得言晉人

都無文字但愛之至不知其稱之過也後人亦學他說話便是吠聲之犬

常熟丁氏

新唐書高祖本紀書禁浮屠老子之學當時只沙汰僧道耳未嘗禁其學也老子是唐人之祖如何禁得此言若在唐以前人不妨傳笑一代矣宋人却多如此只是後代人不讀書易欺不敢駁正耳學者意不誠心不正所以不能論古人只如夫子直道而行無毀無譽處都不曾理會功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巖滄浪之格言也

儒者議論好與聖人相反臧文仲孔子所惡却要尋他好處子產孔子所敬專要說他不是儒者信孔子不如信孟子今人信孟子又不如信程朱此事之不可解者

柳子厚封建論本於呂氏春秋子厚多學子書作文字

少正卯吾不知其何人也據後代之人言之甚似王安石行僻而堅尤相似

奸雄最難處置無罪而除之則無名待其有罪則天

下之事不知被他壞了多少孔子殺少正卯在後世便行不得朱子疑此事為虛只是不曾實實體究不知他害事處好雄不早除久後便除不得

漢人八分勝唐人不待智者而知也然漢碑年遠多損剝唐碑年近多完好今人喜學漢碑損剝處以為學漢可笑漢碑自有完好者

楊鐵雅詩不解用古事剪裁無法比擬不倫句法多不完整工夫淺也

李太白歌行句句有本

雅當作崖

圖駿衰之形極其神駿若求伏轅不免駕歎段之駟寫西施之貌極其美麗若須薦枕不如求里門之媼萬歷時王李盛學漢魏盛唐之詩只求之聲貌之間所謂圖駿衰寫西施者也虞山詩人好言後代詩所謂歎段之駟里門之媼也遂謂里門之媼勝於西施歎段之駟勝於駿衰豈其然乎况今日之虞山詩人搗掩剝剝其弊與王李正同而文不及王李是圖歎段之駟寫里門之媼者也宜為世人所笑錢遵王以為詩妖此君亦具眼

常熟丁氏
學書須學真跡不是不看石刻作文要作自家話不
是不學古人

余生僅六十年上有朝廷下至閭里其間風習是非
少時所見與今日已迥然不同况古人之事遠者數
千年近者猶百年一以今日所見定其是非非愚則
誣也宋人作論多俗只坐此病

宋儒議論是非不平便是他心不正處
不近人情而云盡心知性吾不信也其罪在不仁不
知時勢而欲治國平天下吾不信也其罪在不智不

仁不智便是德不明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宋儒云三代以後無完
人於孔子所云擇其善者而從之一句都不曾理會
但事出三代以下雖極好處亦一概不肯學

凡人作文字下筆須有輕重論賢人君子雖欲糾正
其謬誤詞宜宛轉若言小人奸賊不妨直罵今之作
古文者多不理會先君子教人作古文云但熟看春
秋便知一字輕下不得後曾與徐良夫言此則云不
必且引蘇子瞻為證不知此正是蘇文字不好處不

惟子瞻唐人已以此病

揚子雲引天下之文字歸之六經有功於聖人之門
變於蘇氏父子至近代王弼州李于鱗而掃地無餘
矣

古人學問可敬可信學者不可不知然大謬處亦宜
仔細如歐公以八分為隸字此不待趙明誠章惇而
後知其誤也今人從而不改不知何故近孫子長好
以楊用修言語駁正文字許夫人作燕子詩用金鏤
楣者子長以為誤云是金樓楣此事出吳越春秋初

非僻書子長不知蓋為用修所誤用修好妄而健忘
其著書幾於一字不可信恃名欺人不顧萬世之笑
用修人品不妨可敬其文字欺妄非痛駁不可

余於前人未嘗敢輕詆老人年長數十歲便須致敬
况已往之古人乎然有五人不可容李禿之談道此
誅絕之罪也孔子而在必加兩觀之誅矣程大昌之
演繁露妄議紛紛楊用修之談古欺天下後世為無
一人此公心術欠正於此可見譚元春鍾惺之論詩
俚而猥不通文理不識一字此乃狹邪小人之俗者

名滿天下真不可解

南北朝人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亦通謂之文
唐自中葉以後多以詩與文對言 愚按有韻無韻
皆可曰文緣情之作則曰詩詩者思也情動於中形
乎言言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
焉有刺焉所謂詩也不如此則非詩其有韻之文耳
禮有湯之盤銘孔子誅春秋左氏傳有卜筮繇詞皆
有韻三百篇中無此等文字知古人自有阡陌不以
爲詩也

漢人墓碑多云誄詞未多有亂曰蔡卞刻曹娥碑改
爲銘曰此公不學可笑今世傳昇平帖可考然陝西
所刻亦改之矣漢人碑銘亦云是詩其體相涉也然
古人文字自有阡陌終是碑文非詩也唐人亦多言
銘詩祖漢人也

賦出於詩故曰古詩之流也漢書云屈原賦二十五
篇史記云作懷沙之賦騷亦賦也宋玉荀卿皆有賦
荀賦便是體物之祖 賦頌本詩也後人始分屈原
有橘頌

常熟丁氏
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賦不同也宋人作着題詩不如唐人詠物多寓意尚有比興之體

梁末始盛為七言詩賦今諸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王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司寇楊狀元不知概以為歌行弇州云以為賦則醜此公誤耳

古人七言歌行止有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有燕歌行至宋齊多有雜言詩梁元帝作燕歌行一時文士爭和鄭漁仲通志藝文志有燕歌行集今其書不存庾信集有一篇可見北人盧思道有從軍行皆唐人歌行之權輿也七言歌行唐人相襲雖少變於開元天寶然其體至今見行楊狀元王司寇輩不以為異至賦則不習遂以為醜語云少所見多所怪豈不然歟

近有一人言沈休文八詠以為似賦不知詩賦體相涉也晉人又有五言之賦幸此輩不見見則不勝其譏笑矣

古人墳籍散亡略盡僅有存者多被後人改壞不可
據凡古人文字中所用事與今所傳不同者古書有
之今人不見耳如張博望乘槎事古人通用焦弱侯
以為杜詩之誤不知此出東方朔外傳見太平御覽
自與博物志所記不同焦公未知也
東坡云鯨蓋剛而犯上者耳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
傳之過若如所論則堯典洪範皆不足信耶宋人好
立異論不肯詳考熟思大略如此至程子之說則尤
甚矣

太史公云諸家言黃帝多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
其不好奇明矣揚子雲不知何見譏以好奇如子雲
作蜀本紀其書雖不傳然所言上古蠶叢以來奇事
頗有存於他書者皆非六藝所述恐太史公不必信
也伯夷傳云學者載籍極博必取信於六藝此一言
也鄭漁仲蘇子由皆不知觀子由古史直似未嘗全
讀史記者可怪也

或曰史記叙下宮之難不取左氏豈非好奇乎余曰
不然也趙亡去漢興未遠此國之大事趙氏所由存

亡雖秦火之後其文獻必猶有可徵者且云公孫杵
句程嬰趙氏廟祀之此千古義人太史公時計其祀
或應未絕史有傳疑不可盡削如孟子叙子濯孺子
事亦與左傳不同豈得便駁孟子 漢時有公羊穀
梁外傳今皆不知所言何事太史公當時豈左傳之
外便無所據乎蘇子由言太史公不學正以其專信
六經不取異說耳至於此輩事又必以左傳駁之甚
矣太史公之不為後人所容也

太史公書班固論之極當其所云抵牾踈漏註家已
詳後人不當洗垢索瘢更加鍛鍊以求其過然孟堅
云先黃老而後六經便是合父子之論而一之揚子
雲更不研審過矣太史談在文景時故尚黃老太史
遷在武帝時故重儒亦隨時而已然子長不為無心
於儒學

左氏太文子長質而不俚然序論形勢指說人情分
明如畫文亦有餘也歐陽永叔文太略所以不及史
記

韓吏部之文古文也歐文忠公只是今文不如唐人

四六尚有古意在

常熟丁氏

歐陽公作馮道傳平叙而人品自具不激不矯無溢美亦無溢惡古人不過也此文勝於唐六臣傳平生不喜新唐書列傳邇日讀之其論讚大有不可及處宋公未可輕議也歐陽公文甚高然用心不平作史論則不便

蘇子瞻表忠觀碑真子長之文矣或云蘇文妙在學古人何耶坡公作補孟嘉登高文便似晉文此公真才兼千古公四六最妙

張文昌之詩皇甫持正之文坡公以為走僵而不能為韓公者也然坡公視此二人其工夫精細處坡公或不如他坡公才大自可上掩古人但前人有工夫坡公所不及也

余嘗讀爾雅有儒者相規曰此等學問支離瑣碎不足勞心嗚呼此書乃詩書之義訓不讀此如何讀詩書此小學也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此書則詩人之興遂不可解矣其人徒衆皆慙然如市中小人自以為高而不可諫既不識字所行便多乖謬

噫盡如此輩君子小人無別矣

韓吏部言文從事順淺者以為口實便云古文不尚艱深不知此語正謂樊宗師也樊宗師之文殆不可向矣樊公著述之富宋時已不全至今日則僅有如越王樓詩今唐詩紀事有此文以石本較之譌字且數十宜其難通也然講而讀之文未嘗不從事未嘗不順所以為工今之自附於歐蘇者淺薄通率號為古文講之其文不從事不順文既不文古亦不古更詆韓文以為尚有古語不如歐蘇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

詩文雅頌多艱深國風則通易風或出於里俗雅頌大文多朝廷作者為之雖有如寺人孟子之類然得列於雅亦必是當時能文者尚書是朝廷文字語多難解非特古今言語不同蓋古之文人鍛鍊文字其體如此不以平易者為美也孔叢子中已有明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學之周公仲尼之道未墜於地散在諸子二戴撰集以遺後人崇禎間有一妄人上疏請更定禮

記我不知此人欲使何人定之士大夫不察或惜其言之不行所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我讀論語得為文之法曰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討論之事至宋人而廢矣或疑其說應之曰子以蘇子由何如曰善矣子由論劉先主曰用孔明非將也據蜀非地也考蜀志孔明在先主時未嘗為將至南征始自將耳若不據蜀便無地可以措足此語乃不討論之過也宋文多如此而讀者不以為怪故知當時論文無討論之功也如韓退之絕無此等病

累

荀子言殺詩書焚書之漸也歷詆諸儒坑儒之漸也荀子好言禮實不知禮禮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於人心者也先王因人心而制禮豈以其違性者強之乎荀子言性惡則其所謂禮者政刑之末耳非禮也古人所以制惡人者也李斯之學全出於荀卿坡公論之不詳也論語醇乎醇者也孟子大醇而小疵楊子醇疵半荀子時有可採耳

今人看史記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看史

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時
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朝錯往受之顏師古注
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
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
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宋儒多惑於衛
說致疑於尚書今按衛宏之言妄也漢書藝文志尚
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
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所傳者又云秦燔書禁學伏

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因以教齊魯之間
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
傳明矣又考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
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也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
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則是歐陽夏侯
二家漢人所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朝錯所
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
應有子何至今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
已九十餘矣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

文字何至朝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耶又余嘗身至潁川濟南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不同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語不相通耶衛宏不足責顏師古注漢書最詳謹亦贅列此語疑誤後人可怪也

不信爾雅正以書難通也不信則詩俱不通矣但以相傳常用之字讀三代以前之書不通則云有誤感也自孔子刪詩書弟子相傳書所釋義訓伏生必有所本不足疑也孔安國亦因伏生耳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伏生所藏之書與孔壁之書其竹簡字數相應也古文非孔安國所造明矣又諸書所引尚書今文有者皆相同古文有者或有異蓋伏生相傳有所本孔書出壁中安國隸古於時蝌蚪不行已久未免有誤若是偽造直以古書所引竄入必無誤若有所不知則應都不同亦不當小異其文章與今文亦有難易之不同恐安國當只

取易通者傳之其不可解者蓋闕之也所以只得其半若是偽造不妨全作一本不肯有闕也宋人雖多疑然亦未敢直言其偽近代則放言無忌矣若釋氏之言不妄此輩應墮拔舌地獄

姜堯章之論書嚴滄浪之論詩似高而實麓白石於書全欠工夫 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都不解董宗伯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軍如鳳李北海如俊鷹

宋儒多不解詩朱紫陽詩人也然所得頗淺比興乃

詩中第一要事二字本出大序大序出於毛詩齊魯韓皆無此序朱子既不信序文却不應取此二字既用二字又不應不用毛解毛止有興也本是意興之興非興起之興又比興是詩中作用詩人不以比興分章朱子謬甚如朱說則興者乃是說了又說重複可厭又如此解興字亦鄙而拙 宋人不解小學如關關雎雎和也關關二字只取其聲不取其義朱子云雌雄相應以關字立義陋甚也又檢俗傳王昌齡詩話亦此解此偽書也出於朱子之後檢宋史經籍

志無此書可知文字鄙陋非王作也近代多偽書初學誤信之文字引用為識者所笑如天祿閣外史湘煙錄於陵子晉之乘楚之檣杵子貢詩說石經大學之類日增月益不可枚舉又有古書宋人以為偽者却自可用不必以宋儒之說為疑也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又古書字多不同不可以此證彼

鈍吟雜錄卷四

鈍吟雜錄卷第三

正俗

上黨馮

班定遠

著

詩之興也殆與生民俱矣民生而有喜怒哀樂之情情動乎中形乎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古猶今也凡物有聲皆中宮商清濁高下雜而成文斯協於鍾石古之有詩久矣仲尼刪詩上自文王關雎之事下迄陳靈株林之刺三百五篇王道泮人事備矣於商惟有頌虞夏僅存於尚書語云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說殷

鈍吟雜錄卷第五

嚴氏糾謬

上黨馮

班定遠著

嘉靖之末王李名盛詳其詩法盡本於嚴滄浪至今未有知其謬者今備論之如左

以禪喻詩滄浪自謂親切透徹者自余論之但見其漫漶顛倒耳具疏之如左

滄浪曰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

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
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盛唐之詩
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曹洞下也

糾曰 乘有大小是也 聲聞辟支則是小乘今云
大曆以還是小乘晚唐是聲聞辟支則小乘之下別
有權乘所未聞一也 初祖達摩自西域來震旦傳
至五祖忍禪師下分二支南為能禪師是為六祖下
分五宗北為秀禪師其徒自立為六祖七祖普寂以
後無聞焉滄浪雖云宗有南北詳其下文都不指喻

何事却云臨濟曹洞按臨濟元禪師曹山寂禪師洞
山价禪師三人並出南宗豈滄浪誤以二宗為南北
乎所未聞二也 臨濟曹洞機用不同俱是最上一
乘今滄浪云大曆以還之詩小乘禪也又云學大曆
以還之詩曹洞下也則以曹洞為小乘矣所未聞三
也 凡喻者以彼喻此也彼物先了然於胸中然後
此物可得而喻滄浪之言禪不惟未經參學南北宗
派大小三乘此最是易知者尚倒謬如此引以為喻
自謂親切不已妄乎至云單刀直入云頓門云活句

死白之類剽竊禪語皆失其宗旨可笑之極
滄浪云不落言筌不涉理路 按此二言似是而非
感人為最夫迷悟相覺則假言以為筌邪正相背斯
循理而得路迷者既覺則向來之言還歸無言邪者
既返則向來之路未嘗涉路是以經教紛紛實無一
法可說也此在教家已自如此若教外別傳則絕塵
而奔誠非凡情淺見所測吾不敢言也至於詩者言
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
言微不與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者乎詩者諷

刺之言也憑理而發怨誅者不亂好色者不淫故曰
思無邪但其理玄或在文外與尋常文筆言理者不
同安得不涉理路乎滄浪論詩止是浮光掠影如有
所見其實脚根未曾點地故云盛唐之詩如空中之
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種種比喻殊不如劉夢得云
興在象外一語妙絕又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詞
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更有確然灼然也
嗚呼可以言此者寡矣滄浪只是興趣言詩便知此
公未得向上關捩子

滄浪一生學問最得意處是分諸體制觀其詩體一篇於諸家體制渾然不知今列之於後

滄浪云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云云 按此一段雖無大謬然憤憤無所發明多有踈贅

建安體云漢末年號魏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詩按一代之文章惟須舉其宗匠為後人慕效者足矣泛及則為贅也子建公幹文章之聖仲宣休璉多有名作仲宣七哀從軍休璉百一皆後人之師也若元瑜孔璋書記翩翩不以詞賦為稱子建有孔璋不閑

詞賦之言建安詩體似不在此人不當兼言七子也又五言雖始於漢武之代盛於建安故古來論者止言建安風格至黃初之年諸子凋謝不存止有子建兄弟不必更贅言又有黃初體也

永明體齊梁體 永明之代王元常沈休文謝朓三公皆有盛名於一時始創聲病之論以為前人未知一時文體驟變文字皆避八病一簡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其文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減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至

沈佺期宋之問變為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學阮公為古詩後代文人始為古體詩唐詩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今叙永明體但云齊諸公之詩不云自齊至唐初不云沈謝知其胸中憤憤也齊時如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不知平上去入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若直言齊梁諸公則混然矣齊代短祚王元常謝元暉皆歿於當代不終天年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皆一時名人並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若以詩體言則直至唐初皆

齊梁體也白太傅尚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但律詩已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或以為古詩若明辨詩體當云齊梁體創於沈謝南北相仍以至唐景雲龍紀始變為律體如此方明此非滄浪所知

元和體 東坡云詩杜子美一變按大曆之時李杜詩格未行至元和長慶始變此亦文字一大關也然當時以和韻長篇為元和體若以時代言則韓孟劉柳韋左司李長吉盧玉川皆詩人之赫赫者也云元

白諸公亦偏枯大略滄浪胸中不了了每言諸公不
指名何人為宗師參學之功少也

以人而論至云云 按此一段漏略疎淺之甚標星
宿而遺羲娥知此人胸中不通一竅不識一字東寧
西扯而已

建安以後詩莫美於阮公詠懷陳子昂因之以創古
體何以不言阮嗣宗體

潘張左陸文章之祖前言太康體似矣以人言則何
以缺此四君

文章之變潘張左陸以後請言既盛於時詩人所作
皆老莊之讚頌自顏謝鮑始革其製元嘉之詩千古
文章於此一大變請具論之漢人作賦頗有模山範
水之文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言山水始於謝康樂
也陸士衡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於顏延之後代對
偶之祖也三百篇言飲酒雖云不醉無歸然以成禮
合歡而已彼醉不臧則有既酒之刺詩人言飲酒不
以為諱陶公始之也國風好色而不淫近代朱子始以鄭衛為男
女相悅之詞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
古人不然

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玉臺新詠所載
可見至於休鮑文體傾側宮體滔滔作俑於此永明
天監之際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微矣今謝康樂之後
不言顏延之則梁人口之又不言沈謝則齊梁聲病
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
知所法矣雖言徐庾是忘祖也於時詩人灼然自名
一體者有吳叔庠邊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吳興劉
孝綽何仲言皆唐人所法何以都不及子美頗學陰
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子堅之體不可

缺齊梁以來南北文章頗為不同北多骨氣而文不
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譽自隋煬有
非傾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於時文多正雅薛道衡
氣格清拔與楊處道酬唱之作李義山極道之唐初
文字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

宋人頗學唐人滄浪叙唐人差整彼有所受之也然
沈宋之前不云李嶠蘇味道王右丞以後不言錢郎
劉隨州李商隱以下不言溫飛卿元白之下不言劉
夢得皆缺也

又有所謂選體云云 此一段叙論駁雜譌亂不可盡正

云玉臺體滄浪注云玉臺徐陵所集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為玉臺體其實不然 按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臺集其序云撰錄豔歌凡為十卷則專取艷詩明矣又其文止於梁朝今云六朝皆有謬矣觀此則於此書殆是未讀也 云西崑體注云即李義山體然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而名之 按西崑酬唱集是楊劉錢三君倡和之

作和之者數人其體法溫李一時摹效號為西崑體其不在此集者尚多至歐公始變江西以後絕矣及元人為綺麗之文亦皆附崑體李義山在唐與溫飛卿段少卿號三十六體三人皆行第十六也於時無西崑之名按此則滄浪未見西崑集序也

云有一句之歌注云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 按漢書董少平不作少年鳴平是韻二句之歌也又云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是三句不是一句滄浪讀誤本漢書又健忘

所言童謠失却二句可笑

云有琴操注云古有水仙操辛德源作別鶴操高陵牧子作按琴操豈止二篇水仙操亦不始辛德源觀此則滄浪不知琴操也琴操今此書雖亡然樂府詩集所載可見

云有八病注云作詩正不必拘此敝法不足據也按八病出於沈隱侯古人亦有非之者然齊梁體正以聲病為體律詩則益嚴矣滄浪既云有近體有律詩又云不必拘不知律詩律字如何解蓋聲病之學

至宋而譌故阮逸注文中子云八病未詳也如今金鍼詩格及周密所言皆以意妄測誤也已經考證此不具今人則但以對偶為律矣

云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按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田蓮是韻問字古韻通何言全無韻也

云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注云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按三百篇已有此體

云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按律詩有粘不

知所起河岳英靈集序云雖不粘綴是也又韓致光
有聯綴體沈存中夢溪筆談有偏格正格之論是其
說也今云折腰而不言何謂折腰亦漏略也折腰者
如絕句平仄平仄或仄平仄平不用粘者是也

詩法

云用事不必拘來歷 按此語全不可解安有用事
而無來歷者

云參活句句參死句 按禪家言死句活句與詩法
全不相涉也禪家當機煞活有時提倡有時破除有

時如擊石火閃電光有時拖泥帶水若刻舟求劍死
在句下不得轉身之路便是死句詩人所謂死活句
全不同不可相喻詩有活句隱秀之詞也直叙事理
或有詞無意死句也隱者興在象外言盡而意不盡
者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詞意象生動者也禪須參悟
若高臺多悲風出入君懷袖參之亦何益凡滄浪引
禪家語多如此此公不知參禪也

云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集中識者
觀之不能辨則真古人矣 滄浪之論惟此一節最

常集丁氏
為誤人滄浪云於古今體制若辨蒼素又云作詩正
須辨盡諸家體制滄浪言古人不同非止一處由此
論之古之詩人既以不同可辨者為詩今人作詩乃
欲為其不可辨者此矛盾之說也

云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
南枝以下別為一首當以選為正 按玉臺集北宋
本正作一首永嘉陳玉甫本誤耳

云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若若山上亭以下其義不
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按此本二詩

樂工合之也樂府或一篇詩止截半首或合二篇為
一或一篇之中增損其字句蓋當時歌謠出於一時
之作樂工取以為曲增損以協律故陳王陸機之詩
時謂之乖調未命樂工也具在諸史樂志滄浪全不
省乃云郭茂倩不辨耶

云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
王招隱操又云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 按
九章有懷沙賈太傅無懷沙也招隱士亦非操哀郢
是九章九歌是祀神之詞何得有哀郢滄浪云須熟

楚詞今觀此言楚詞殊未熟亦恐是未曾看彼閻賈
生為長沙王傅自傷而死遂以為有懷長沙不知懷
沙非長沙也彼知屈子不得志於懷襄而死意哀郢
必妙不知九歌無哀郢也望影亂言世人為所欺何
哉

鈍吟雜錄卷五

鈍吟雜錄卷第六

日記

上黨馮 班定遠圖

史漢當時皆是分書多假借字與漢碑上字正同不
可改也今刻板多失體宋書有梁時字亦與今人不
同後人好改古書只是學淺

王右軍正書多古字東方朔畫讚序字作序樂毅論
殺字暴字黃庭經耶字遺教經寫字今皆不行晉時
書體如此六朝唐碑存者多與今人書不同今人所
用只是宋元體曹娥碑猶古陝西傳摹畫去之矣

古人作小正書與碑板誥命書不同今人用碑板上大字作小書不得體也祝希哲常痛言之或云右軍行書聖教序是集成若尋常作書須大小相參此說亦有理然右軍官奴帖小字亦無大小相參者唐宋人碑上行書亦自勻整薦季直表不必是真跡亦恐是唐人臨本使轉縱橫熟視殆不似正書徐季海似學此也背私為公自環為私止戈為武會意字也古說不可改或云武字從亡聲尤不通

印章上字或可用隸書不純用小篆也世人多以為謬字

李陽冰篆不依說文

周伯琦鄭漁仲趙撝謙三人皆不解篆鄭尤妄

唐人說文與今宋說文不同

漢分書不純方唐分書不純區王司寇誤論只看孝經與勸進碑耳

蝌蚪大篆今絕矣古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千秋刻印章名重一時用字憤憤古篆雜不得隸書今人不

知也秦人隸書今不知者亦以為篆
邯鄲淳書唐人已無今却有二印同鈕小篆工絕非
漢人不能作也

八分書只有漢碑可學更無古人真迹近日學分書
者乃云碑刻不足據不知學何物

余教童子作書每日只學十字點畫體勢須使毫髮
畢肖百日以後便解自作書矣

虞世南廟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師

漢人分書多剝蝕唐人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

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

顧云美云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最佳可破惑者
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蹟也然真蹟只須數行便可
悟用筆間架規模只看石刻亦可

學草書須逐字寫過令使轉虛實一一盡理至興到
之時筆勢自生大小相參上下左右起止映帶雖狂
如旭素成臻神妙矣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
筆平日工夫細也此是要訣

顏書勝柳書柳書法却甚備便初學

姜白石論書略有梗概耳其所得絕粗趙松雪重之為不可解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古釵脚如折壁痕古人用筆妙處白石皆言不必然又云側筆出鋒此大謬出鋒者末銳不收褚云透過紙背者也側則露鋒在一面矣

古人作橫劃如千里陣雲黃山谷筆從畫中起迴筆至左頓腕實畫至右住處却又趯轉正如陣雲之遇風往而却回也運腕太疾起處有頓筆之迹今人於起處作點殊失勢也

張長史云小字展令大盡筆勢為之也大字感令小過鋒藏勢使間架有餘也今廣平府有顏魯公儀門字門字小儀字大却相稱殊不見有異奇迹也

東坡談書皆篤論過於黃米米老喜作快口語不知執之多為所誤山谷止自言其所得耳左去叻右去肩歐陽蘭臺不用此法

畫有南北書亦有南北

晉人書盡理唐人盡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為過唐人實不及也

妻子柔先生云米元章好割截古跡有書賈俗氣名言也

坡書有病筆唐人無此

作書忌俗字人皆知之不知亦忌古字正書與小篆不同猶小篆與大篆不同也略言一二可知矣如維字石鼓文作佳大篆也嶧山碑作維小篆也今作小篆自然不用佳字如華字本花葉字今為律詩乃有重押二韻處豈可用華字耶自應作花也

經史古書多有古字自應按本寫之若自作書正用干祿字書為得

今人譌字有不可行者切忌之如然字本火然泉達之然也借作然諾字取聲不取義也今去火作狀是何說狀自是犬肉字無然諾義也貫穿本穿字讀作去聲串本是貫字詩云串夷是也今俗誤讀作穿鳥正書皆作四點從大篆也今人作二點從小篆古人殊不知惟王右軍遺教經有一字作鳥與鳥雁字相亂又難用也字有篆書有而隸書無者隸有而篆無者小篆有而大篆無者周伯琦作六書正譌大憤憤

唐人碑板刻手亦有工拙然勝於宋人

佳佳麗字也佳鳥短尾也近時人作佳麗字盡誤

不習二王下筆便錯此名言也

漢書東方朔傳來來先生分書棗字作重來今人改

作東字誤也見沈括筆談

俗人讀書不多好以意改古書如邑人五川楊儀號

為多讀書名士也得其萬卷樓所藏書雖黃處皆不

足據他人可知矣

顏魯公書磊落龜莪自是臺閣中物米元章不喜顏

正書至今人直以為怪矣

吾衍子行作學古編多誤人語此公無學淺而自信

太甚輕於持論其書不足據也

子字分書橫畫不飛倚人直筆不向左挑起人字加

三撇是古升字

漢隸分韻以漢人石刻較之多不合不足據也不如

漢隸字源

延陵十字碑李陽冰所祖不必仲尼要非後人所能

作

吾子行不解大篆

張遷碑易作易誤也古碑如此亦不可用亦不可不知

黃長睿疑智果書不真此不習南朝書法也

歐陽公不信遺教經東坡殊不以為然

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只緣不學古耳

平生喜教人刻印章用漢法者施於名字藏書印用

元人齋堂樓閣唐人有法詞講句作印起於近代用文

三橋法一兩字大印蘇爾宣所作多用古人碑額上

字為得體亦一長也不可以其人而忽之字多者故

拙不堪觀宋人間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

有用古鐘鼎琴樣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瓢印頗有

用者亦隨時可耳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工

緻宋人多勁古元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為漢印失之

矣余所見如此更與博雅者商之

今人不解宋元學古印皆以為漢印顧氏印數中往

往有之

書法無他秘只有用筆與結字耳用筆近日尚有傳

結字古法盡矣變古法須有勝古人處都不知古人却言不取古法直是不成書耳

千字文自是梁人文字法帖中有漢章帝書誤也歐公名重千古而不知此何耶

米元章論古人真偽好惡自是一家議論抑揚過當殊不足據初學切忌讀此等書

余見歐陽信本行書真迹及皇甫君碑始悟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不知也

毛斧季以東坡子昂二真迹見示坡書點畫學顏魯

公體勢學李北海風捲雲舒逼之若將飛動趙殊精工直逼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並觀也坡書真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態徐季海世有真跡不知視此何如耳

坡公少年書維摩經小楷直逼季海見老泉一書亦學徐浩

作書須自家主張然不是不學古人須看真迹然不是不學碑刻

山谷稱東坡學徐季海蘇斜川却云不然我信山谷

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瀟灑然未有無法者意即是法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本領極要緊心意附本領而生

邑人嚴道普名澤家藏有右軍二謝帖有王能民者妾人也曰誰見右軍執筆作此字余曰能作此字即右軍矣使右軍不能作此字我亦不重右軍

古人文字少多假借文義兩通處則有疑後人多作別字以別之至有本字為借義所專本字却用別體

者

听字俗以為聽体字俗以為體串字俗以為穿去聲此不可用

祝字有去聲後人別作呪詛字錢牧齋不知訊諄是一字王弼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

秦權上字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隸書本如此後漸變為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為隸既知其不同且疑薛尚功摹之失體誤也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

常蘇王氏
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
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以後始變如今
法後人純學鍾王也

讀宋人書其稱述前人者當審思之至於譏刺古人
往往不近理不可苟信或疑此說應之曰歐公不信
易繫辭王臨川不信春秋此亦可信耶大略讀書不
應先看宋人議論

韓吏部變今文為古文歐陽公變古文為今文
史遷極重仲尼史談乃重老子父子異論

宋人云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孟堅不敢亂道却不
好遷史只是游俠貨殖二篇為孟堅所譏耳謂之亂
道可乎不知孟堅如何云不好如唐子西真亂道也
先君云讀書須從上讀下先看後人書於古人好處
便不相入

虞舜完廩浚井二妃教以龍工鳥工見於書傳者非
一處宋儒以為無此事今列女傳刻本已刊去之宋
儒所芟也此猶可說也至吳夫差亡國之君奢侈之
跡遍於吳中史記載其無道此何足疑今孟子註疏

引史記勾踐進西施夫差幸之市人欲見者投金錢一文今史無此文蓋亦宋儒所去也宋人不通理大略如此古書所存無幾如史記者後人豈知其不全乎

有古詩不妨有律詩有古文不妨有四六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不言楊銜之失達識也

文章無定例只在合宜王荊公論仲尼不應作世家只是不知變例以死板法為例文章便無意只是不曾學春秋

今人讀史記只是讀太史公文集耳不曾讀史

沈存中筆談論律詩偏正格甚詳但不知所本蓋相傳如此唐人絕句不粘者為折腰體河岳英靈集序中有粘綴字韓偓香奩云聯綴體蓋唐人之法疑始沈宋也

朱子言禮稱鄭康成後儒不從也却用陳澔注禮記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從朱子二程朱子格言微論可敬者多矣後人所引用都是他不穩當處好處都沒却可慨儒家語錄多有意是而文不妥者

只為他不作文字讀者不知往往信差了誤人
史記敘事如水之傳器方圓深淺皆自然相應宋人
論文有照映波瀾起伏等語若着一字於胸中便看
不得史記

近日顧朗仲諱雲鴻名儒也讀史記每題一字用重
圈別之以為文字之貫至酈食其傳題一儒字便貫
不去

真西山文章正宗謝疊山文章軌範唐人論文絕無
此等議論

近代王李之文歸震川痛排之王李妄庸處人都不
解只是被他倒了六經架子言不本於聖人妄也不
知理義庸也

鈍吟雜錄卷六

鈍吟雜錄卷第七

誠子帖 附社約

上黨馮

班定遠著

魯公書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米元章以為惡俗妄也欺人之談也

顏書要畫中有筋其用筆與徐季海父子相同多寶
塔是少年時書點畫皆有法不知者學之正如布算
相似須要看他墨耐意足處與朱巨川詰參看最得
書至成時神奇變化出沒不窮若功夫淺得少為足
便退落如巖天池二三十歲時好後來便可厭只為

從前功夫不多也。大略初學時多可觀，後來不學便不成書耳。

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米老、少時如集字，晚年行法亦不離楊少師、顏魯公也。本領精熟，則心意自能變化。

字有二法：一曰用筆，汝用筆踈硬而骨枯，非法也。看楮書便知血脈處極細而有筆意也。二曰佈置，左右向背上下承蓋半濶半低，半高半細，分間架在佈白處。汝毫無法，但直寫而無意，不成字也。可勉之。佈

置用筆千古來講之者多矣。趙子昂專言此，汝可尋思。

汝有玄秘塔否？我要緊用。不然汝智永千文在否？凡學書人千文少不得此。是右軍舊法，得此便有根本。如二王法帖只是影子，惟架子尚在，可觀耳。書有二要：一曰用筆，非真跡不可；二曰結字，只消看碑要知結字之妙。明朝人書一字看不得，看了誤人事。行書從二王起便是頭路，真行用羲之法，以小王發其筆性，草書全用小王大草書用羲之法，如狂草學旭不

常熟丁氏
如學素此吾法也教人作書吾便於柳法今日殊不
快意無柳帖也

謝二書只學趙自餘一步不窺所以全不合古法也
然用筆如錐畫沙細而有姿媚汝短處正在此不可
不用功也若死學柳書其病亦正同耳悟得柳公學
古處二王歐虞褚薛打做一塊方好也至囑至囑
學書當有晉人法然真跡難得看右刻極不易所謂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趙文敏為人少骨力故字無雄渾之氣喜避難汝須
參以張從申徐季海方可季海筋在骨中晚年有一
種如渴驥奔泉之勢老極所以熟而不俗張書古甚
拙處人不知其妙也 顏行如篆如籀蘇米皆學之
汝宜留心

昨法書多失體佈置勻直少勢鍾公云點不變謂之
佈基畫不變謂之佈算最是大忌如真字中三筆須
不同佳字左倚人向左右右四橫亦要俯仰有情今俱
如算子大似無講貫也今後千萬不可草草囑囑
日來學作虞法覺其和緩寬裕如見大人君子全得

右軍體今日刻本黃庭都不是但惜不見原本筆畫俯仰處甚適翻多失之與永師千文參看方有得只是見來如此下筆若粗而板寫了便要塗去又無人商量悶極也強作數行汝試評之不是處須說

米顛作顏行兼用楊景度有散仙入聖之致坡公須帶二徐

本領千古不易用筆學鍾結字學王

晉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人之理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

用意險而穩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

行書王右軍正有蘭亭及官奴帖獻之辭中令表米元章云但取聖教序學之更學右軍諸札使大小相雜便成書此言甚有會然蘭亭官奴字無大小正如唐人碑上字耳唐人多兼二王張從申所云右軍風規下筆斯在者也然今所存頗似大令徐季海有筋骨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東坡云細筋入骨無人知此言極妙米海岳以為過老詆之偏見也米黃論書殊不及坡然今人多信米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米

黃俱好為快語非篤論也我嘗謂蘇黃論詩米元章論書不為無見但抑揚太過使人不樂聞耳趙子昂用筆絕勁然避難從易變古為今用筆既不古時用章草法便拙當其好處古今不易得也近文太史學趙去之如隔千里正得他不好處耳枝山多學其好處真可愛玩但時有失筆別字董宗伯全不講結構用筆亦過弱但藏鋒為佳學者或不知董似未成字在文下云云以下不全

趙松雪書出入古人無所不學貫穿斟酌自成一家

當時誠為獨絕也自近代李楨伯創奴書之論後生恥以為師甫習執筆便羞言模倣古人晉唐舊法於今掃地矣松雪正是子孫之守家法者耳詆之以奴不已過乎但其立論欲使字形流美又功夫過於天資於古人蕭散廉斷處微為不足耳如楨伯書用盡心力視古人何如哉

近日讀書多有所見與人不同前有草藁為竇伯取去甚好意也然意中頗有所欲更定處不可漫留以誤後人也

樂天見李義山云他生願與此人作兒故義山名子
為白老今許貞服自云學醉吟乃輕薄溫李斯何說
耶又好唐子畏不知唐詩自學羅江東不學白也小
兒輩妄言使人發惡錢牧翁學元裕之不啻過之每
稱宋元人矯王李之失也陸孟龜本無所知乃云唐
人不足學斯言也不可以欺三歲小兒邑人信之為
可笑錢公極學唐但齊梁以上未免憤憤耳元遺山
不解陸士衡比之於布穀知其胸中未嘗有古人一
字也筆差爽其所作亦時有可觀大略疎淺不足深

玩耳吾嘗言錢公之文過於王李而其後人不足與
鍾譚為奴此言當有解者

學為古文詞不得有近代俗語著於胸中此最損文
格

吾年七十因氣成病頗有惡夢想不久矣特力疾作
遺囑此我末後之語汝宜聽之遵之我有微名汝襲
之似易勿廢吾業也汝詩全不是只路頭已正耳今
詳告汝先看毛詩離騷則六義風刺曉得根本來歷
朱子註看不得淺薄易入人一入此門路便不會做

詩耳戒之戒之朱子詩註全不是經只是一部山歌
曲子俗人拙文字耳五言始於漢盛於魏曹植千古
之師也勿云不及蘇李蘇李作用少也詩人說色說
酒說山水皆在晉末陶酒鮑色謝山水而對偶用事
顏延之為祖此後世詩人之祖也子美中興使人見
詩騷之義一變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惟精於學古
所以能變也此曹王以後一人耳汝學詩不必慕高
但得體格成就理不背於詩騷言之成文便足名家
近代以來能如此者不過一二十人不為不高也汝

書無作用勉之而已

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
人落下便有拿把汝學趙松雪若從徐李海李北海
入手便古勁可愛見汝行書如挽秋蚓意不喜試以
我言用功何如汝學顏書大署書乃有似東坡處此
上學下也汝作多寶塔體多用死筆所以不好要看
他活處如貝字有字橫處全無俯仰如一張梯此失
也小處用功便不死

詩至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李杜始重元白學杜者

也元相時有學太白處韓門諸君兼學李杜韋左司自是古詩與一時文體迥異大略六朝舊格至此盡矣李玉溪全法杜文字血脈却與齊梁人相接溫全學太白五言律多名句亦李法也與瞿鄰鳧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所謂本領只是規模古人然須有取舍不得巧拙兼效雖欲博涉諸家然須得通會不可今古雜出唐人尚法用心意極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領在其間米元章書如集字是也至蔡君謨則點畫不苟矣坡公立論亦雅推

君謨

作字惟有用筆與結字用筆在使盡筆勢然須收縱有度結字在得其真態然須映帶勻美

學古人書不可失其本趣如近代王履吉書行草學孫過庭全失過庭意正書學虞全不得虞筆虞云先臨告誓後寫黃庭夫子廟堂碑全似黃庭履吉不知也過庭與右軍殆無別矣履吉多險怪全無右軍體白雀帖尤惡

嘗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

常熟丁氏
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去短取長今老矣不能復成其技以此三言為贈與葉祖德

古之名人皆是博學大才一時重譽所傳文字又經歷代具識審鑒以至今日其有遺繆乃是萬中之一近世輕薄之流果於非古非惟貽笑將來亦懼有損盛德凡我同人讀古有疑恐是思之未至毋憚博訪詳問慎勿任意詆呵也以下四則是社約

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涉覽既多才識自倍資於吟詠亦不專在用事今之律詩始於永明成於景龍既以儷偶為文又安得以用事為諱况邇世墳籍不全師匠曠絕假令力學猶懼未到古人凡我同人縱使嗜好不同慎勿自隱短薄憎人學問便謂詩人不課書史也

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今者朝讀一書至暮便竟問其指歸尚不知所言何事自云吾師淵明不惟自誤更以教人少年倦於討求

從之而廢凡我同人若遇此輩所謂損友絕之可也
古人議論自有異同或由同時嫌隙或由時代懸遠
風尚乖隔或是救時之言矯枉過正或一時快言不
為篤論假如王安石不信春秋李泰伯不喜孟子此
亦可從耶凡我同人古人所稱自當研求遇所詆刺
且宜存而不論毋事隨聲也

鈍吟雜錄卷七

鈍吟雜錄卷第八

遺言

上黨馮 班定遠圖

讀神農黃帝之書而殺人者庸醫也讀周孔堯舜之
書而亂天下者庸儒也庸醫人惡之庸儒至於喪天
下其禍烈矣儒者猶歌頌而尸祝之何哉

少正卯吾不知何如人若吾夫子之言則王安石似
之若少正卯生於宋雖有孔子亦不得而誅也

趙普小人也讀論語而用之宋以三百年方孝孺君
子也讀大學衍義而用之建文君之亡忽焉譬之於

奕大學衍義如奕譜有鐵網局雖奕秋亦只如此至於對局爭勝之時却有靠不着他處論語便白白用得趙韓王若用得論語全便是伊周也
論語文字甚妙宋儒語錄不做文字無討論潤色之功便有沁漏處偏枯過當處不善讀者往往認錯不免被他誤了

太史談尚黃老而薄儒術楊雄班固皆以為譏文中子儒者也却云史談善言九流何耶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然則儒者可大可久只簡易而已烏得云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耶史談只論得後代傳經之儒周孔不如是也

程子云孟子有英氣余初不解此語後來見俗儒有非孟者始知英氣害事孟子只要說得透快如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言可也又說王公之尊賢便生出後人許多議論要了他天下罷了連女兒都要他的不免已甚只當云尊其位重其祿行其道讓天下者自唐虞以後不可行也孟子說話都說得極透堯舜以道相傳天下非所私也古人為道如此三代

之下難言矣如桃應問曰一段亦是透頂說話後人便道他行不得便是不知孟子意思

做得文字好便是不幸程子有為言之也不如孔子云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較說得周匝詳穩

大略浮名最害事

儒者最忌二事有門戶有架子

不知時勢不智也不顧人情不仁也不智不仁而言先王之道去之遠矣

莊子云虎狼仁也父子不相食只此便是性善假令下愚不移他也有漸滅不盡處荀子說性惡都不曾在源頭上理會

蟲鳥猶有一倫焉五倫不備何以為人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虧處士橫議九流沸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生於其心發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非聖人不能辨也如管子有儒家說話有道家說話又有刑名家說話然其好處自沒不得

孟子曰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然則
誦詩讀書尚論古人只應求他善處宋人論古事如
酷吏繁罪見法輒取不肯原情考實此無他只是好
善不誠心不正惡而不知其美之其所賤惡而辟焉
者也

太史公識見極高從百世之後論百世以前之事而
曰某事可信某事不可信非愚則誣矣一本於六藝
則無失雖有疎略亦史闕文之義也蘇子由古史全
不解此意

儒者之言曰食取其充腹無事於膏粱也衣取其禦
寒無事於文繡也文貴其達意無事於華綺也應之
曰不得膏粱而食葵藿不得文繡而衣疏布蓋不得
已也必葵藿疏布而後衣食則慙矣孔孟之文皆如
金玉古之人必有道矣齊景公有言曰不見君子不
知小人之拙也小人之言鄙其極也必至於倍君子
出詞氣必遠於鄙倍矣

平常說話其中亦有文字歐陽公云見人題壁可以
知人文字則知文字好處正不在華綺儒者不曉得

是一病

聖人之所是賢人之所非吾必從聖人凡有是非而無證者雖先儒所言吾有疑焉存而不論可已

吹毛求疵洗垢索瘢君子不為况於古人乎况於古之賢人乎如孟子之闢楊墨不得已也世之誣古人以成其文者斯言之玷乎

詩曰巧言如流孔子曰巧言令色謂佞人之口也如左丘明做得文字好子產為命豈是巧言儒者或誤認

今有郡邑於此賦稅不均民困盜起用子產乎儒者曰用子游子賤噫不得子游子賤不免於用庸人也君子使人也器之不當求備

有程子尚者以真天真地立教其言曰自地以上皆塵也非真天也應之曰自足以上皆血肉也頭非其真頭乎

子尚曰微塵真地也應之曰真者假之對也必微塵為真大地為假乎合之為大地散之為微塵真則俱真假則俱假

程子尚謂其門人曰使古無宓戲八卦我能畫之也徐子儀以告馮子馮子曰京房郭璞儒者所譏也彼之所知程子尚猶未知焉能畫卦乎

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必取信於六藝又曰諸家言黃帝文多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不愛奇也明矣楚之或未盡耳楊雄以為多愛不忍非也

漢初文字駁雜至楊子雲壓之以五經驅天下之文盡歸之於孔孟後之文人不敢亂說楊子之功也韓退之曾南豐皆極重之是也儒者頗譏之吾以為此

人有心於聖學但其人文士於聖人立身行己之道講之不盡止知惟寂惟寞不汲汲於富貴便謂了事此其所短也比之孟子則過矣直以為有罪無功亦未平

觀戰國文字聖人之道絕矣惟詞賦尚有詩人之遺楊子雲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班孟堅則云相如之文與詩人之諷刺不異請與知者論之

子雲云長卿文麗用寡則是矣并言賈誼則甚矣讀書而言古人之不善不如稱其善之有益於人

管子一生好處全在不王天命已絕人心已去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命未絕人心未去而求王則是反而已矣若以管子不王為器小商鞅其大乎請隧召王亦可以無譏矣然則云器小何也曰論語已明言之矣大抵器小者易盈伊尹周公自視歟然也管子之量不勝其功不覺過分僭妄其量已滿論語亦要做文字兩個或曰跌得極醒

或曰孟子不為管仲不知孟子亦不為顏淵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觀於書蓋亦不道齊太公之事

儒者以六藝為法經傳以千萬數不如老子之約司馬談之言也司馬遷之書繼春秋而作子長蓋儒者也子雲言之不分別班固亦然何也談生漢景之世時尚黃老故其言如此子長在武帝時則不然矣孔子作世家老子與韓非同傳列國世家書孔子卒不先黃老而後六經明甚

今之儒者皆曰禹稷契皋陶何書可讀孔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何也又曰聖人之學不是讀書孟子曰尚友古人則曰誦其詩讀其書顏子言孔子

教人博以文約以禮論語日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這都是甚的是故惡夫佞者

書契以來便應有書禹稷契皋陶亦怕不是不識字的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已不可見只如伏羲八卦亦是書宋人說話只要說得爽快都不料前後

朱子曰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吾亦曰有朱子之易朱子之言他實實有見處方有以言其得於易者深矣然易已言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之妄人不去理會伏羲之易

只去尋文王孔子不是處於朱子之語便不曾理會也

朱子云公羊穀梁善說道理今之讀春秋者可不知道理乎

蘇威好古物文中子譏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諒哉言乎然鐘鼎珪璽可以觀禮君子尚之可也不知書而好古器者賈人而已評其價值加之以作偽非賈人而何更有可恨者修改割截以求利古器之賊也

肉刑三苗之刑也堯舜以來仍而用之遂為帝王之法然漢文已革之矣若今日用之是又為三苗也歷代以來無肉刑天下未嘗不治廢之可也余十二歲時先君子試以肉刑論為之文曰仍而用之則三王之舊法也已廢矣創而行之則三苗之淫刑也先君以為知言

潑倚卓靜坐做功夫儒者如此然亦非教人枯坐也如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事有理須要學知靠靜坐不得

文中子論人恕論事實宋人惡之非公論也房杜王魏諸君子非懵然不知人者北面事之其人可知唐之興廟堂之上皆河汾諸君子也可以知儒之效矣宋之興趙普學論語可以知經之用矣

宋人談性命真開千古之絕學章句之儒陋矣其論忠孝節義使宇宙間一日無此議論人道其化為鬼魅乎為禽獸乎但論人物談政事言文章便是隔壁說話

讀朱子語類朱子全書斯人也尸而祝之可也看諸

儒摘他的說話却把好處都隻去了

歐陽公論朋黨真快語也但君子以公義相取不是黨君子有黨亦害事觀東林諸君子可見矣如萬曆時定儲天啟時閹禍則諸公者豈非天下之正人乎但賢與相處未免重門戶便有私意其間大有可議處

儒者都好立黨有心天下者不可不知只觀他論古人便見如曾子畏子路子貢與衛將軍文子言稱曾子當時何等相重宋儒只為要說曾子傳道遇着子

路子貢務要尋他短處與他結下冤仇論語說十哲諸書說四友只為中間沒了曾子一個便生出許多議論如此見識處班行之間是非不平一味門戶自然激出事來不能容小人尚且害事他每亦容不得君子如何不是個偏黨私意

漢人之黨君子小人相攻也唐之牛李功名之士攻功名之士也宋之蜀洛君子不相容也

雍季範我馳驅者也舅犯為之詭遇也用舅犯賞雍季晉文公譎而不正亦不純尚詐也詭遇而獲只可

一試常用之則敗矣故曰雍季之謀萬世之利也治天下國家詭遇不得孟子云未聞手援天下者也五霸假之正是假這個馳驅之法但雜用譎詐有時詭遇耳管子正處多宋人亦說他是詭遇都不曾細細推勘子思子云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管子之謂也以為詭遇非也

詩之亡也離騷繼之至於漢而麗淫之賦興矣然蘇李五言之作謂之麗以則可也五言譎於晉宋之際自魏末苦清言以老莊為學問名士恣情酒色以為

達文人承流而作謝靈運肆覽莊易故意山水陶淵明詩篇篇有酒鮑明遠創傾側紅紫之文詩人美刺之義漸遠矣儒者不解詩多以緣情之作為無益然亦敬杜少陵至匹之郭子儀朱晦菴亦學陶公夫山水之文使人蕭遠無鄙恠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為之可也陶公言飲酒即七賢之志也彼皆有為而為之君子不可無陶公之志苟非其時則沉酒亦可戒也或曰儒者不喜文章亦不是聖人之道也近似墨子之非樂彼云文章無用若如所言則金石絲竹飢不

可飽寒不能溫先王以之立教何耶文章經世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儒者未之學耳

韓吏部之原鬼非儒者之言也古之聖人皆不言無鬼若無鬼祭祀為欺人矣

韓吏部曰苟與楊也大醇而小疵苟不止小疵也言性惡殺詩書與時遷徙與世偃仰一變而為李斯宜也

先王順人情以制禮故天下信之行之禮曰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乎人情者也因人情而為之節

文耳若違人情徒以天子之勢強而行之必且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異乎儒者之道而近乎刑法家言矣誰謂苟卿知禮者

荀子之言惟二戴所取為醇也彼有所受之也

文章之人大者與六經同義其為用也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君臣非此不通朋友非此不合君子以喻其

意衆人以辨其事言之也有徵出之也有倫可以久

可以遠彬彬乎君子之言也小人則不然拙者則鄙

而倍得罪於名教不合於聖人自是而不可諫巧者

則順非諧俗不可以對君子此只是言之不文也儒者好為鄙語而惡文章不知其敝也

過秦論論之首也昭明止選上篇為班孟堅之言也然則當時選文猶以理之得失為文工拙至宋人而文章一變儒者不喜人作好文字亦怪他不得每見村塾小兒讀文章規範意中常發惡此書全不論理今具論其失如左

大凡學文初要小心後來學問博識見高筆端老則可放膽能細而後能粗能簡而後能繁能純粹而後能豪放謝疊山句句倒說了至於俗氣文字中一毫着不得乃云由俗入雅真戲論也東坡先生云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然則放言高論夫子不為也東坡所不取也謝枋得叙放膽文開口便言初學讀之必能放言高論何可如此豈不教壞了初學

韓吏部文章之聖也其諱臣論文則工矣未免為失言韓公於是乎不知人矣韓公順宗實錄於陽道州之卒叙其生平此文雖班固不過如此可謂極筆且

昌黎之集善文多矣何必選此不惟不愛陽道州亦非所以愛退之也

歐陽公之文創革楊劉之浮華首變唐人之艱澀千古絕作也至於人品之高見於史冊此泰山北斗豈可議乎然有一病其為文也喜稱人之惡而不樂道人之善謝枋得云學歐不成必無精采是何言歟乃稱其縱囚論上范司諫書二文歐陽公之過也讀之使人髮上指

鈍吟雜錄卷八

鈍吟雜錄卷第九

通鑑綱目糾繆

上黨馮

班定遠著

初命魏斯韓虔趙籍為諸侯

胡氏曰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云夫如是雖使六卿並起三家輩出奔操懿温接跡於朝効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患

按胡氏言謹微是也然周道壞於幽厲非直微而已至六卿並起云云則謬甚矣舜誅四凶天下咸服凶人不可容也苟奔操懿温可使効忠宣力又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哉家不藏甲都城不過百雉謹微也若三家輩出六卿並起跋扈放恣尾大不掉慎微者有是乎且如曹孟德以其才為能臣斧其頭而用之在太平時可耳若一旦國有大變其人亦難信投間伺隙為龍為蛇亦恐不可制若仲達之陰技全忠之兇狡此聖人所誅也如王莽者似恭漫天當日之共工也流之幽州猶恐不足盡其惡也假令都無惡意為國宣力其躁擾愚妄則誤國殃民亦何忠之可効易不云乎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不云

乎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胡氏儒者言與經背何哉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豫讓欲為之報讐乃挾匕首詐為刑人入襄子宮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胡氏曰豫讓可謂義士矣襄子知其如此而終殺之何以為人臣之勸哉

濶哉胡氏之言也按史記襄子如廁心動執刑人知

為豫讓義而捨之又為死人卧橋下襄子過橋馬驚
得豫讓以兵圍之曰吾赦子亦已足矣使自為計讓
請襄子之衣三擊之不中襄子為之一夕三徙夫晉陽
之事曲在智伯襄子無負也其臣為報讐心動馬驚
天也豫讓亦難避矣豈必赦之而後為義正應殺之
以成其名耳吾聞古之賢君聖主未嘗無征伐也孰
無人臣使報讐者必不可殺則人主亦危矣哉周公
誅武庚亦何以勵臣子乎且捨義士以為人臣之勸

亦非所以責分晉之趙氏濶哉胡子之言也輕身以
殉一夫之義如王子慶忌之成要離乃俠士之為非
儒者之大道也趙襄子不幸而死趙氏之亡未可知
襄子何以見簡子於地下哉

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印而敗之魏獻河西之地
於秦徙都大梁魏惠王嘆曰吾悔不用公叔之言
胡氏曰使鞅而殺殺鞅而魏常無患未害為殺無罪
以利己仁者不為也况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
甚矣胡氏之無識也殺商鞅猶殺虎也虎之類不可

盡遇虎不殺曰天下不止一虎非大愚不為此言也
吾聞聖賢之人不世出當喪亂之時才術智能如商
鞅者亦不易有云天下不止一商鞅何言之輕也且
云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為益愚矣小人仁大仁之賊
也孔子誅少正卯姦人之雄也須其有罪則國家之
事受其敗矣譬如一虎必須其食人而後殺之仁者
豈如是乎秦用商君天下後世受其毒罪亦大矣不
早殺之而待其罪罪已成則無及矣逮於欺公子而
取河西魏能殺鞅乎大抵書生淺見輕言天下之事

輕視天下之人如蘇明允云天下有桓公而無管仲
吾不信也夫魯文之才過於齊桓五臣者顛顛誅四
子亦無及管仲者知舉春秋之世蓋未有如此人也
吾夫子誅少正卯朱子亦疑之皆胡寅之類也英雄
幹實之人往往惡儒生文士正坐此哉是皆禍於吾
道遂使無忌憚之小人肆意妄行輕議詩書腐儒之
為患於儒門非小

漢王奪韓信軍

楊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疎濶如此使敵人投間竊發

則信可得而虜也

楊氏之不知兵甚矣韓信漢將也將者漢兵也漢使至必有符驗証據然後可入軍門非敵人所能為也漢王自稱漢使必示以符驗証據軍門不疑也既入其軍取其印符以麾召諸將而易置之莫敢枝梧此亦惟漢王所以能為之當是時信所將諸將如曹參之輩皆漢王舊將見王至自然厭伏故可易置若是敵人軍門不可入即入亦不能入卧内奪取其印符即奪之矣麾召易置諸將諸將亦不聽二人起此人

者可斬也楊氏書生妄言人或信其說可嘆可嘆

漢遣侯公說項羽請太公呂后羽乃與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張良陳平曰楚兵饑疲今釋而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程子醇儒也知小義而不知大義夫張子房以五世相韓報秦於博浪沙中義也以祖父事韓君也身事韓王成而楚殺之若漢王西歸釋羽弗擊雖叩頭流血以爭之可矣程子以為不義且曰不

義甚矣此何哉夫楚漢之事英雄相競以智力耳此固難以儒者之道論即以儒道論之程子之說亦非也請詳言之項羽弑義帝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寡人願從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今若與項羽約分天下而去是失大信於天下也夫君子為義當務其大者項羽剽悍賊害漢王與戰不能當也幸其失計窘迫可乘而取之耳使得休息他時捲土再來楚漢之成敗不可知天下之民自此塗炭亦未知何時而已使無罪之人肝腦塗地較之

失小信於項羽孰大孰小救民於水火者宜如是耶以臣弑君大不義也湯武行之大易以為應天順人孟子以為誅一夫項羽屠殺之慘桀紂亦不至是區區失小信而取之不義亦微矣救民於水火之中猶賢於湯武之放殺也若曰湯武必不失信又不然高祖有太公父也猶武王有文王也太公執於楚人侯公要之以中分天下曰自鴻溝以西為漢鴻溝以東為楚文王囚於羑里太公散宜生請之於殷必曰殷為天子周為藩臣世世子孫不敢有貳若直告之以

發政施仁日辟百里之事文王且烹脯矣及戡黎之日殷人大恐儒者諉之於武王曰此西伯非文王也赫怒奮於阮疆臨衝折於崇墉豈亦武王乎奄有其土從而居之何也如宋儒之見則當請於天子為二國更立賢主乎取之大不義也

公閱未終冊偶識五則由此以推則所當駁者殆未可量也猶子武記

鈍吟雜錄卷九

鈍吟雜錄卷第十

將死之鳴

上黨馮

班定遠

忽感小疾遂至沉篤引鏡視面殆恐不濟年近七十亦無餘恨所可念者汝輩生計貧薄學業無成以為懶懶耳我平生更歷患苦見事頗多內省自訟豈惟五十知非今以所見載之於紙汝輩時一省之所益非少長寢之後此書存者如我未死也

家世素業不可輒廢吾家以讀書相傳業之貴者也變革以來寒畯路絕子弟多廢書吾每恨之正未之

思耳負販小人知畫甲乙能記姓名便與流輩不同
况士君子之後何渠無益古人三餘讀書亦不妨於
諸業也士人染於禮教雖有不令未至十分顛蹶流
冗市井所為鄙倍有不可以理格者所知一人頗能
治生亦非大不肖一旦盡伐其先壠松柏余驚而止
之乃曰去家遠守之為難不如伐去用心如此先人
不保丘墓矣可不懼哉此無他不學之患也
士君子不必有奇節惟平惟實可以保身平則無一
朝之患實則患至可以不懼然此二字殊不易了素

位而行不願乎外居易以俟命平也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實也聖賢亦祇如此

余生於萬厯之季當時士大夫子弟舉業之外不得
通一技觸事面牆往往可笑在今日豈得爾語云家
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一技足以養生也但為之須
恒不恒則不成學之須精不精則無名尚碌碌在千
百人中亦不可得食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非保生之道也先兄每云見利思
義義不勝利思必不能自克余應之曰不如見利思

害先兄浩然而歎以為知言夫有無故之利必有無故之害倚伏之理然也惟有道者知之
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小人識慮淺短惟見其疎不知其不漏為惡無忌以為天道無知積惡滅身受禍慘烈耳目所見可畏也其遠者乃在子孫如葉林宗何士龍身死無子遺可以為鑑明哲保身但問其克終何如一時之聞小小利鈍不足計也亦安知其不為福書易多言善惡之報聖人之言必無欺人

黠者損人以利己愚者損人以害己黠者可以情測愚者不可以理格君子避之孔子曰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愚者難防正以其行詐先兄每相戒勿與愚人共事

好酒之人勿與謀事防其醉而泄也

吾親經此非常語也

不孝以無後為大有子而不知教不孝殆有甚焉繼志述事非所責於市井小人常見冠蓋之家夷於皂隸正為子弟無教耳

古者不親教蓋望之切責之急必至於賦恩孟子之

言最得人情非後世愚儒所解也然今時無良師那得都不親教但勿傷於過嚴耳過嚴之弊子弟馴謹

者必愚黠慧者則熟鞭扑之下使人不生善念先祖叔

峯公三子皆不肖太嚴也此我所親見恐汝輩不知

婦人不知男子之事勿令教子

萬曆之末士子不學然一時名士亦無頓至憤憤所見如方應祥胡震亨李流芳皆胸有數千卷有一俗儒嘗言黃蘊生必不第蘊生連中兩榜余戲之曰蘊生竟何如面發赤而走自鼎革以來余游北方士君

子好為詩山人詞客縱橫於道路讀書者亦不至饑餒也蘊生名淳耀死節名人也

鈍吟雜錄卷十終

乙卯上巳前二日假汲古閣本復校 初我記

常熟丁氏



Blank columns within a black border, likely for text or a table.

懷舊集序

長樂馮舒己蒼撰

向秀追尋曩好棟宇空存陸機還計生平凋零殆盡
乃知閱水成川閱人成世古今之通慨矣予也爰自
卅齡泊乎衰老其間親承負劔時聆先執之緒言相
揖乘車馴覩後生之可畏四十年來蓋顯顯無有忘
棄者豈生初盛世老際橫流火燄崑山嗟玉石之莫
辨桑生滄海痛人琴之兩非雖魯殿獨存亦堯年道
改矣猶髮自念顧影空潛回首殘編時留佳句還抽

腹笥騰憶贈言於是和淚舐墨朝書暝寫凡得二十四人詩詞二百餘首分為上下兩卷名曰懷舊集并各題小傳以見平生其僅取維桑者則以山川阻絕搜索無從兼之鴻鯉參差存亡未審若夫鶴師喬自練川鳳氏生從青社則以松枝東指已建育王之塔虞峯西邁亦有真娘之墳書合牽連人同疏寓昔稱投漆今匪濫觴嗚呼人間何世山陽之涕凄然天道寧論華表之歸已矣所冀清風穆穆未絕於微言神理綿綿不隨夫氣運云爾順治丁亥上巳日

懷舊集卷上

顧雲鴻五首

邵濂十首

何大成二十四首

徐濟忠十一首

魏浣初十九首

魏冲十首

徐錫祚九首

孫森二首

孫朝肅十五首

顧大武六首

郭際南曲子詞三首

顧雲鴻

君字朗仲中應天鄉試屢上春官不第卒君為人情

介特立欲以名教是非自任監司府縣吏多重之君
足跡不及偃室去城十八里有孫氏廢圃曰藤溪君
得而樂之居其中教授生徒而已少而讀書以四几
周其身堆書及棟埋頭於中若得隙光映字累月不
出戶五經三史畧皆上口顧負氣友人妻為勢家子
所辱君奮身渡海走千里白之督學御史必褫其青
衿乃已憶予童子時就家塾君過先府君話竟日見
予讀左氏傳指首簡為言先經起義後經終事之說
甚詳予拱立不敢左右視君歎曰此子於讀書應得

深解善教之無令庸人據師席也是時君鬚鬢已白
形骸肅然出物外如在目矣

昭君怨二首

一閉昭陽一十春才瞻天表便胡塵由來錯道君王
棄過眼何曾屈一人

萬里金閨萬里心黃沙漠漠雪山陰胡兒盡向琵琶
醉不識絃中是漢音

還山二首

早得滄洲趣今償歧路辛風塵清噩夢天地乞閒身

白水徵新約青山晚故人此中堪自王吾始得吾真
柴門一以杜勝事日相因移竹聽初雨披花近故人
石苔依地古樵語隔牆新不省前年夢勞勞易水濱
山腰未雨雲先濕湖面無風水自波一覺虛齋人事
少重陰高樹晚涼多

即事

邵濂

君字茂齊一字齊周少以時文有聲黌序間當世謂
之名士屢試南宮不第抑鬱卒年齒長於先府君君憶

予年十五從先府君觀縣令耿橘講學於虞山書院
甫入門見君兩鬢婆娑方倚門鞞其足府君命予揖
予遽揖君握手止之有一少年前謂君曰吾為邵先
生得一佳夢夢先生朱衣銀帶乘輿後有諸生百許
人隨公後意謂公已下第當循年得歲貢為教官也
旁聆失色君獨怡然曰此之謂善頌善禱予方病安
得俟歲及而貢且飽首翁令君輩隨行乎一笑無忤
是時先府君已有榮木之感歸而歎息踰年卒果不
及貢也指顧間已四十年讀君詩清曠玄澹想見生

平矣

病中雜作

有來問疾者疑我多憂煎高文不見收良農不逢年
五內相剝擊肌肉傷羸屨他人宜其爾而我獨不然
吾心如虛空吾身任諸緣生死且一貫得喪何有焉
然則病何從無乃賦質偏不見蒲柳婆娑望風先摧顛
吾其委大化取快性所便庶無中道夭聊以全吾天

雨

終日雨如絲連山芳草碧庭際孤雲屯遙村暮烟積

野渡行人稀沙淨閑鷗立寂寞想晤言誰能破苔跡

養疴

造物藏吾拙山林合養疴依雲攤枕席過雨坐松蘿
自識三心淨無妨入苦多蕭然方丈室儼似老維摩
鄰家植荷盆中高出牆外予於齋頭見之戲題

二首

露珠濯濯曉光新紅粉初施彩色勻憔悴自憐非宋
玉東家何事亦窺臣

乍見牆頭如欲語側身相近忽低回可憐月白風清

夜遙望清芬酌一杯

梳髮

髮白真堪惜蕭蕭可奈何西風吹病樹殘葉苦無多
官禁虎邱遊客戲為二絕

青山亦有官司管游妓游人總不容獨放生公臺上
月孤懸清影照寒筇
空山雨過淨無埃夜色澂鮮爽氣開笳鼓不將清思
涸但教幽客抱琴來

題畫

松風颼颼吹白石竹枝蕭蕭支老骨應知不似世間
人鬚眉亦作煙霞色

今日是我日

今日是我日曳杖隨所如溪頭碧流淺石上松陰虛
風來和行歌雲過還相娛僧厨飯脫粟充腹已有餘
無月蚤歸來有月且躊躇

何大成

君字君立晚自稱慈公祖續萬曆甲戌進士宦不達
卒君其孤孫也以孤故驕少習舉子業必設臯比南

面據案坐夜難兩巨燭若官府治事者所居去城七
十里曰何家市市以君家得名市有楊氏者以財豪
里中不相下里中兒固不悅楊矣適楊之役夫死夫
固何僕也黠者故為謾言激君君怒乃集市人妣隊
執械往殘破其家楊訟之君不勝走四千里從陳參
議禹謨貴州參議適勦叛苗君佐其軍有功幾得官
而參議卒不得志歸君性伉急善罵人婦更奇如當
嗚嗚相構時旁人見其夫婦若疑疑額出角然然實
無他腸與予最善得一書必相通假約日還風雨不

誤為詩多辭翫其天性也歲癸酉苦蝗旱田不粒而
催科日急君一日過里人家持茗椀上自宰輔監司
旁及邑中縉紳無不罵罵未已忽顧其後曰噫然則
我殆死乎手椀墮地仆所坐胡牀中而卒無子遺書
散為雲烟矣

癸酉自壽

自哭自歌人不解不夷不惠我真癡鞭筭今古渾芻
狗傲睨乾坤歎小兒孤劍出緹還獨舞生駒脫轡浪
教騎六旬老我成何用世遠黃虞有所思

從村市夜歸

竹樹半搖落，遠溪星影乾。
炊烟籠澹月，野燒映荒灘。
驚犬吠還急，危橋步未安。
應門無稚子，青燐出林端。

村晚幽居

夾岸篠如織，映門花滿灣。
人幽見山靜，溪定覺魚閒。
千卷眼仍在一杯，心自頑。
斜陽無限好，植杖倚柴關。
同馮已蒼昆季入寒山，抄玉臺新詠畢，遂游天

平

吾儕真書淫，餘事了游癖。
既理支硎棹，旋放天平履。

自惟老脚硬，尚堪年少敵。
登登及山椒，千步始一息。
憑高一以眺，萬木靜如拭。
湖光浩渺平，山容逶迤出。
憶昨小苑堂，抄書忘日昃。
手如蠶食桑，心似蜂營蜜。
今朝始畢功，探奇何孔棘。
蠅營滿天地，此樂無人得。
游山擬為樵，菟書甘作賊。
幸茲江南安，二事乃吾職。
次日蚤起別趙靈均，從放鶴亭至觀音寺，落舟
穩，夢枯葉下山，月淨於水，夢既繞空山，月亦低窗紙。
主人帶月興，客亦拋夢起。
篝燈坐巖霜，還疑夢中視。
燭酒數十杯，不辨醜與醜。
迤里踏寒蕪，路滑石錯趾。

忽過放鶴亭馬跡尚爾爾手持玉臺集忍凍忘墜指
支公固高韻狂興不及此殿閣露微紅於馬禮大士
再拜再為祈所祈非世祉一願老脚健日整登山齒
二願老眼明博覽窮經史假我二十年日與二三子
抄書與游山此樂可忘死祈罷同歸舟舟移山月徙

經廢宅

蠹樹生梯瘦枯池帶蘚平燕巢敬畫棟雞柵覆雕甍
墻粉兒童剝庭基野老耕白頭遺媪在匡坐說平生

園笋

園笋太無籟強來穿曲廊非緣避荆棘應是畏風霜
伴我閒書卷對君空肺腸稍於牆脚礙移築亦何妨

秋夕

滿庭秋露滴疎桐茅屋深深一盞紅景到乍涼秋半
後人當垂老病餘中無衣已覺風如箭怕雨還欣月
似弓歸雁不知腸欲斷一聲遙唳碧天空

一室

一室足寒竹小門流水通牆圍太古色雞犬上皇風
客或攜琴至鳥時衝樹逢此中聊復爾天道任張弓

寒雨

檐溜似人語，催愁攪夢魂。村雞啼不曙，野火燎仍昏。
有病欺貧老，無家活子孫。明晨羞攬鏡，有雪入髭根。
過公邁弟墳，浜西之村居，喜其幽絕。

亂雲叢木蘸溪光，古屋蕭然葦岸藏。石獸有靈嘶敗
塚，野花無主笑寒塘。槎崩羣獺迎霜活，月黑哀鴻帶
箭翔。想得夜分機杼靜，一編相對擁匡牀。弟婦知書

憶周云治

老樹傍檐隙，古牆生畫陰。半衾棲別淚，一雁攪離心。

秋冷不禁夢，世衰空費吟。加餐應努力，此外任浮沉。

醉後偶題

鎖却雙眉鬢未開，愁心難向酒中灰。強尋新句發狂
興，詩過少年狂不來。

辛未秋不成，過上真宮，滿路皆惡草

寂寂高原刈獲稀，牛羊不下夕陽遲。花田雨後唯枯

草，吾鄉俱種木棉菱角霜殘祇廢池。徵稅逼人飛火

票，縣牒四面畫買荒無計借秋絲。農家報荒於縣欲

過古院排闥，滿眼荆榛更不支。

荒園

天桃穠李太匆匆尚遲清陰百尺桐門外草齊新漲
綠階前花落正翻紅旋泥粉壁矜新白乍卷疎簾待
好風此日衰翁有奇事朝來酌酒祝牛宮

山月

夜靜衆山黑半痕生破扉幽明通一點情性與俱微
乍落松濤外還歸煙嶺西凭闌動鄉思莫照禦寒衣

打魚歌

冥濛細雨春如客百計留春留不得楊花撲面藕生

錢到處波紋鴨頭色窮鄉有客艤扁舟一笑能為十
日留主人有酒無下物發興拏檝乘春流驚看一網
舉雙鬣錦鱗煜燿疑蛟蚪猙獍撥刺迎人立船頭跳
擲船尾濕搗薑研桂還助辛直斫橫批看去乙須臾
雕椀琥珀紅擎來片片香風甘鮮脆薄不勝口脩
忽放筯深盤空主人舉杯為客壽今日不樂如此酒
卹公石尉豈不豪借問此樂曾得否吾家久住東海
濱維師尚父恒垂綸明朝共釣玉璜去尺甲寸鱗何
足論

贈白雲洞了禪師

破衲蒙頭病廢禪萬緣多盡一機圓
朝暎任照空濛外石窟潛開太古先
煤竈久荒塵飯火椰瓢單貯淨瓶泉
下方鐘梵沈沈夜惟有松濤攪坐眠

題陳良甫大風歌碑本冊

灞上亭長真英雄酒酣拔劍歌大風
三侯五伯傳樂府憑誰寫留長樂宮
云出扶風曹喜手擘窠大篆蛟龍走
十日坐卧枉費心三月覃思亦何有
開君此冊歎不足赤帝興亡一何速
孺子山陽竟何在韓信彭

王空赤族嗚呼賢子不守守四方
趙堯豈是張子房
昨朝遺命託周昌
明晨催看人羸忙

秋夜長

牀頭饑鼠噬枯琴
擊擊憂憂傷客心
客心勞勞隔千里
家在吳頭楚尾烟
波浩渺不可期
欲寄音書那得知
八月長江滿秋草
茫茫不辨沉湘道
芙蓉原是短命花
搖曳紛披為誰好
江風江雨吹離魂
魂歸不歸如浮雲
浮雲冷冷化為水
恍惚離聲來入耳

抵夔州覓少陵草堂

成都草堂今若何且向西瀼飽經過亂山不斷烟雨
色匹馬時聽巴渝歌峽中長年布颿穩驛路官長油
衣多吳趨老人真好事貪訪遺跡空蹉跎

樓山關箒

箒密疑藏虎天低轉礙山有猿禁客淚是石舞烟鬟
千古沈蠻徼何年闢漢關平生經險患汗漫不思還
黔歸憶上真院月窗玉丹二羽士并示其弟子
踏遍三湖五嶺春歸來還賸一間身舍旁亦有無塵
地竹筴松枯換主人

初冬遇上真院邂逅故交向晚惜別

廢院少來容寒林每獨尋老紅樓殿角殘碧上牆陰
忽謾逢如玉遙驚舊斷金流連殊未已白日恨西沈

徐濟忠

師字良夫又日子公性孝友喜讀書家貧無墳籍每
與人通假當師時世尚王李學非先秦漢魏不道師
旁窺遠探獨得大麻以還宋元諸家風旨有詩一百
首名綴閒集予為序而刻之父千之與先府君善齒
亦雁行故予少年從師游雖師弟也而抵掌厭厭若

友嘗謂予曰吾生平五行當不得科第然有三願若可就我志畢矣其一欲得田三十畝使盡有餘粒不藉教授生徒以給其一願得經史及諸子集數十家人所恒讀者不俟他假其一願得一細褐作衣禦寒予時劇笑不已乃竟不遂僅得一褐儼甚也嗚呼悲哉師歿時其孫數歲亦暴亡踰日而活曰吾見有迂翁者旌旗輿從甚衆吾從翁往至水濱入巨艘侍從俱青衫辟易翁衣朱衣帶金帶據皋比南面坐謂我曰翁生平讀書寡效今往生浙中富人家十八登第

二十八成進士且一字不識也歸語汝家土為崇故家人病當醮以夜吾當一歸視此後絕矣祭享無益也顧從者掖登岸舟遽發聞砲聲遂甦家人如師言醮時若有影响云師次子名守質字子野乙酉北兵至子野戀其母不肯避遂死於孝別有紀

碧戶二十八韻

碧戶飛輕絮清波湧弱渙隔街鶯語滑遙閣燕泥濛
惆悵無緣近徘徊有徑通相要青玉案許達蕊珠宮
屈膝金屏合同心錦炬籠香濃迷處所廊盡出房櫳

始覺薰蘭氣還投綺繡中須臾雲杳靄良久佩瑋璫
怯怯嬌羞劇珊珊步屧工頃時來荏苒一見意怔忡
覲面驚披霧迴腰婉似鴻稍疑珠串重生怕粉酥融
占袖低支髻傳杯半斂躬鴛鴦方下牒葭玉遂成叢
秘戲宜長夜深盟指素衷從茲雲墮月無間雨兼風
婀娜白欄下流連曲檻東相憐多宛轉觸處鬪玲瓏
舐筆初師衛分牋和愜公短歌時按拍長袖忽飛空
鼓辨颿回節絃知鬢後桐神針應似薛記曲擬名紅
子既才多甚予慚志若蒙雖非比翼鳥願作叩頭蟲

仙種真難問駢肩底是濃生依嘗類倩死殉或如馮
綠鬢爭才貌烏絲誓始終牽連情不已愁化美人虹

經秋

日色經秋白天色經秋碧木葉啼風似雨聲絮絮蘆
花疑柳陌已是時光易斷腸何勞雁陣一行行蓮房
已墜芙蓉死叫殺無情月夜霜

聽吳澹如歌

避暑當清夜邀歌宴上才美人殊自愛坐客敢頻催
發口芳蘭襲端天涼露來簫聲追不得餘韻月徘徊

六月一日望天尺軒作

豫章猶自覆叢叢蒼翠高翻白日風十二年斯夕
裏兩三人話此軒中當時急難情何極誰道死生今
不同涕淚已枯惆悵在賺人天道說張弓

張慎其畜得白鸚鵡向往往見之今來已亡矣
樽前見慣雪衣娘鶴氅花冠下道場新授蜜多臨鏡
語啄殘玉粒出籠香夢回千里隴山月舞散一團江
夏霜應向海潮音裏住白蓮冉冉冰茫茫

九日留客

年來種種帽難遮慣被風欺笑益嘉幸有白衣曾送
酒近看黃菊欲開花上簾稻蟹從伊捉就釣鱸魚不
用賒情話留連避月影只如風雨阻歸家

重展讀過書

老年却讀少年書勿道生新趣不如鄉曲故人談舊
事點頭重憶勝當初

馮瀛王

舉世談是非莫辨白與黑舉世談忠義莫辨主與賊
君位似傳舍臣心似遺跡中原無定主吾生亦何職

譬彼行脚僧沿門以乞食稍為說因果聊以破愚惑

偶書二首

仲容步兵厨元亮彭澤粟昔人秉嘉尚終然殉嗜欲
伊予未絕粒兩甌已饜足伊予未止酒一合便彳亍
饕餮自踰涯鰥鼠易滿腹天尚不從人樂饑以為福
幽窗苦不適猶事念生平不恨不富貴但恨多此身
墮地有親屬歷世多變更苟非土與木寃親亦已明
如何盡銷釋恐亦非性情屈已類可忍負人良自驚
卧病感友人見過之作

不才幸未落人間中歲支離久自頑九死只憑妄想
活百忙羸得病時閒聲移石鼎忘喧寂雲對胡牀見
往還塾角中知何處挂故人慚愧歎柴關

魏院初

君字仲雪中萬歷丙辰進士歷官廣東提學參政卒
於官君清隘自好為諸生布衣芒屨不知戶外教授
自給比成進士謹飭守禮惟恐鄉之人不以賢士大
夫目之少為詩喜袁中郎尤愛湯養義仍予竊笑之君
因自秘不以示予每謂人曰若家詩法與我異愧不

得當也晚而讀白傅集如贈叔子五十韻詩頗得其意

溪上

衡從無十笏在澗亦稱寬凍合鄰西澗晴分郭北巖
嚙沙重壘石敗援更施闌只此貪幽事勞勞過歲寒
不如還獨坐擬白

新詠從今歇陳編莫更刪縱饒凌鮑謝曾不救饑寒
驅使愁花鳥雕鐫苦肺肝不如還獨坐枯伴蠹魚殘
出關引

太白隨車後羈人扶夢起車閣閣馬确确霜華一寸
重裘薄魯酒三杯草具惡我勞家人那得知正是薰
籠擁被時

次大柳驛壁間韻

殘月曉風日日野花幽草山山樵夫顧我微笑似識
征衣往還

述悶

未脫為儒腐空添作客貧心銷長日月眼倦惡風塵
爭及摩霄鷲翻如失路人朝朝明鏡裏驚見鬢絲頻

除夕 丁巳都門

家人共剪西窗燭應話長羈北闕身不逐朱軒過戚
里定呼綠酒聚比鄰那知有雀門堪網仍歎無魚甌
欲塵斜倚薰籠天未曉卻於僮僕轉相親

清明都門感懷

灑將客淚濺花痕千里遙馮問九原宿志不曾離魏
闕游魂知否到都門鬢新楊柳亦此土春老棠梨何
處村想得携家老兄弟紙錢親自挂邱樊

苦雨時在嘉興

經春稀見花笑面但見猩紅啼片片入夏清陰一斬
新溟濛不絕雲雷屯十日半日漏日脚無乃今年仍
戊申戊申年吳麥芒大小不成穗斗米俄騰百錢貴
同舍廣文摩瘦腹朝來見訴齏不足濕薪不然烟塞
鼻爨材謀借郵亭竹吁嗟廣文從讓侏儒飽即使年
豐飽時少只愁東南閭里空陳租新稅搜重重今日
木蘭女兒送出邨明日石壕小吏來打門東西羽書
報未已草澤狐鳴火光起

書懷和徐子王寄韻

堅辭五斗為偷慵雙目翻為故紙封驛望使臣風下
拜座移殘客日高春厭呼鴛渚煙中權差問鶯窠夢
裏峰更被錢塘蘇小笑兩春花信不相逢

過徐州是時徙南工部

黃河斷岸小通津軟美山容覺漸親鶯語柳中如道
故來來村外恰嘗新尚懸鄉土千重水已謝長安十
丈塵天氣熟梅多變候朝朝歸色誤家人

重五前一日送金同年奉使還樵李辛酉年
在京師

的的宵烽驚旅魂時遼
瀋對君剛笑又吞聲可憐使節

逼佳節底事入門旋出門滿路榴花明古驛到家菰
米熟深村相思與報南湖月獨照樓前沙嘴痕

宿維揚路口

碾破燕齊未了塵明朝便是渡江人西窗夢更難相
待一夜先飛北固濱

拜詹明臺師墓下詹以常熟令轉刑部卒
時赴嶺南路出墓下

骨相平生足坎珂浮名粗了更無他河陽縣裏花隨
謝廷尉門前雀較多仗臘阿誰供灑掃松楸猶幸鬱
嵯峨今朝細雨春山道賸有侯芭涕淚過

長至夕以兒子遣歸對酒無歡偶閱東坡居僮
錄有冬至與諸生飲十六韻和之自遣

傲氣飛灰裏疏光掣電中何嘗因宦達祇自歎途窮
節物仍無廢盤飧愧有饑病魔僮僕徧羈恨主賓同
有子天之外孤颿浙以東旅栖何處泊郵信若為通
市酒尊難綠鄰舟火並紅扶持仗良友牽憶苦衰翁
入室應冬判開庾想歲豐一村饒露積三徑愁霜叢
親戚邀新釀園丁饋晚菘咸來詢越俗信美歎吳風
獨笑思鱸翰幾同搏虎馮情懷逾嚼蠟骨肉付飄蓬

還我青山老從他白髮公此言寧自食專聽蚤春鴻

郵歎

青翰還同旅泊孤通津今日亦窮途折支野戍應難
問酒向荒村若處沽漫說折梅逢驛信空思把燭對
官奴不知庾嶺開山後曾幾蕭條似此無

阻雨贛州公署

兼程翻失路信宿古虔州庭草滋空綠檐花滴不休
難憑鳩喚午欲共燕言愁誰道炎州近餘寒戀敝裘

歸興二首

敢謂隱皆是深知昨日非尋常猶說夢決絕始成歸
有以時哉歎無端弋者機飄飄青雀舫閒縹白鷗飛
老至微窺易無煩賦卜居卷舒同出岫流坎總歸渠
與世應成隔從天乞少餘不知清福分更讀幾年書
乙卯予上公車家弟叔子以五十韻詩見送庚
午之臘於其行也亦用原韻送之

畢萬開宗後吾家本大名才華推伯起德業美玄成
運啟衰門祚譽叨今弟兄少時俱了了至竟必錚錚
即漸鴻儀舉參差鳳吹鳴外人徒爾耳中道各平生

尚憶趨庭日同懷邁俗情大蘇期磊落小謝鬪縱橫
夜雨聯長枕晨雞並短檠比肩雖及我過目不如卿
日尋黃童辨玄文管輅精看碑惟走馬命賦立題鸚
籍甚凌前輩居然負遠程卻慚我莽莽倖免杜叢叢
皂棧偏羈馱滄冥屢困鯨椰揄路鬼笑婢晚里兒輕
墨綬余先緇青衫爾未更鬚眉空惆僮骨肉歎伶仃
有女傳書業無人主豆羹頻哀潘岳逝幾致卜商盲
野衲持身苦山童伴影惛素心仍散誕采筆轉崢嶸
亢爽游南國寒酸避邑蠻遷喬方出谷極否果逢亨

之子言駒秣嘉賓聽鹿革出胎知蚌貴擲地信金鏗
健羽中林起高音下里驚爾方掀席帽我正挂塵纓
謝氏芬芳襲于門氣色開初開聞喜燕俄悵別離聲
雁序猶南度驪歌乃北征脂車休更緩臘酒莫辭傾
裝薄無琴劍寒多積雪靈蹉跎歲暮踈躡抵看明
暖律噓幽谷韶光滿上京獻書傾聖主提筆掃羣英
入彀嫻三矢張羅廣八紘必游神自暇鼓竭力逾勗
晁董齊攄策韓歐會秉衡繡腸看織錦捷足擬登瀛
長樂鳴珂入平津倒屣迎揚鞭低御柳把酒喚宮鶯

始拭窮途淚真誇帝里榮終須酬晚節切勿背初盟
白壁防微玷洪流注不盈慎旃交正直去矣佐昇平
五百言為贈三千里送行功名持券取詩句學筮賡
人事奇緣定天倫樂事并池塘從此夢獨對草痕縈

魏冲

君仲雪之弟也字叔子一字道用少應童子試於縣
持試卷白縣官曰我魏冲也官固俗吏叱之君棄筆
砚水中已列名竟不就府試其負氣若此屢試偃蹇
二十八始為邑諸生又二十年舉於應天又十年會

試不第卒於京邸友人為斂而歸葬之無子遺命勿
立嗣君修髯玉立整眉拂鬢顧盼自喜寔甚然衣非
紵綺不御食不兼味不樂以故益貧少與兄仲齊名
稱二魏詩亦恒似久而信予言遂舍故學予嘗從君
輩為里社祠隋陳司徒一日君舉社祭畢聚飲坐有
老妓狎一少年意不在君調之不對君向之大哭因
贈先府君詩曰今昔人情太不同朝來殘媪亦嗔儂
紅裙無分青衫老慟哭窮途向嗣宗先府君亦慟哭
一席為之不歡今君兄弟俱往矣社中人半貴半歿

而予猶以頭白齒落者遭亂不死何也君又有詩云
貧知無事足賤倚閉門尊先府君以為名向其全篇
則亡之矣

讀錢履之三年詩以詩代序三十二韻

識子方孤歲論交已弱齡眼高逢世白衿晚逐君青
曾謗分三告匡名共一經畏人俱似蝸守口獨如瓶
詩偶傷時吐杯因痛子停吾生多蹭蹬爾亦怨伶仃
足逸誰開路毛豐並鍛翎芝根艱種玉梓教隔趨庭
將母遑苞芑良朋况將令花溪時見訊黛閣晝恒扃

徑許羊生掃吟憑老婢聽張燈草間月乞巧和瞻星
茶起文園卧尊貽玄草亭唱酬忻見獵咕嗶笑囊傾
殘臘閉讐校元和尚典型悲歌淒楚些秀句接湘靈
艷欲分韋韻蒼非得杜形癡憐兒女重達勘死生惺
邊覺頻憂國雄心擬哭廷紀年暉幻夢叙事總浮萍
且借詩陶寫休辭君獨醒江南哀疫癘塞北慘羶腥
莫歎長貧賤惟僥久泰寧歲除梅發隴春動柳含汀
爐火融冰硯寒山插雪屏閒身聊偃曝野跡暫郊坰
擊筑從愁客持瓶學鈍丁憲樞風瑟瑟回飲水泠泠

我更蕭條甚君無涕淚零雲仍占驥子風力似鯢溟
露白蘭偏秀暄回蕙自馨張弓如不爽倚伏任蒼冥
暮入破山寺

山秋惟落葉寺僻少人行風梵鐘俱遠苔碑草共平
千林紅日墮一徑白雲生却恨僧多事松門解送迎
花溪限字

羈棲轉憶去年春吳越湖山著屐頻如昨萍踪曾幾
度又驚花信一番新貧無衣食驅為客賤賸鬚眉愧
傍人何似故園今日酒兒酬弟勸自情親

閉門

閉門纔十日漸與俗人疎枕上朝聽烏溪頭晚得魚
不時呼濁酒隨意讀殘書為問蓬蒿宅何如仲蔚居

中秋二首

兒時識月到今看曾未中秋一夕歡若只此生常似
此春花秋月總無干

此夕秋光分外明世間何處不瑤京豈知月亦隨人
看我自朦朧人自明

從鄧尉靈巖天池諸山歸治平

落葉千峰黑籃輿問何處犬吠知有村石蹲疑虎踞
童子數相失前後遙相語望望漁火生還歸石湖去
三月二十三日陳和卿補送春約載酒李家橋

顧氏園亭

幾簇茅茨綠樹攢野薇香酷小梅酸一春城裏看春
色今日餘春村外看

典張季所畫淵明像

先生寧以飢乞食不肯折腰換五斗豈知遺照能救
飢乞米無門典五柳四壁兼斷無絃琴把菊東籬誰

載酒無酒何以供先生坐令見笑中空負少別終當
置酒招勸影揮杯還和否

滕縣道中

三年不上山東道今日重來柳復黃忽憶山窗春澗
畔一株垂帶幾多長

徐錫祚

君字于王徐氏富甲一邑其為人大抵以淫蕩裘馬
相高君獨喜書填南曲詞賞音者俱稱善君父舉進
士然於諸徐為貧居甲第突或不煙君偃如也間有

酒旗歌板之會亦攘臂其間竟悒悒死有妓自浙來
曰王桂一見即欲嫁君君老且貧不果桂再三要君
最後期以七夕往迎又失約桂遂吞生金死君歿時
謂人曰吾生平不負人恨負桂今桂亦在此嘗擬李
和父翦綃體集唐人詩為一百絕以桂故也

贈竹深堂鶴

野鶴婆娑舞竹深疎簾隱几對蕭森長鳴自吸三危
露獨立孤含萬里心未許軒墀分氣色漫隨魚鳥看
升沈可因彈射年來甚祇是幽棲合在林

柳絲別意二首

道旁搖颺拂離筵
摘葉攀條總泣然
始信有情無過柳
為君三起又三眠

柳梢落日賸絲絲
目送扁舟手攬枝
直到歸鴉排陣後
還疑船尾轉頭時

春日漫興追和唐伯虎韻四韻

不學尋真不坐禪
烏藤白恰且隨緣
有時貰酒呼鄰叟
排日尋花買釣船
鼠跡共依塵榻住
鶯聲欣傍小窗圓
阮生何事窮途哭
但坐茅茨便得仙

鶴巢般大一山樓
兀坐聊當汗漫游
賸卷殘書堪送老
啼鶯語燕誰知愁
欲消好日搜奇句
斷送良宵飲嫩裘
癡矣學儂終不似
已將身世等虛舟

少年生事落吳閭
老大何妨轉放狂
白傅堤邊新酒肆
石畔舊詞場
携來雙鬢鴉雛色
舞去單衫鵲腦香
縱有閒吟非澤畔
不勞搔首問巫陽

少不如人不近名
臣今老矣一無能
長生敢慕金莖露
消渴寧思玉井冰
水榭看花春載妓
地爐煨芋夜留僧
往年舊侶崢嶸甚
片紙寒暄愧不曾

素英還吳門詩以送之別後有憶重賦長句
觸忤閒腸舊置愁追憐夜壑早忘舟情牽嫩柳曾傷
李柳枝選唱新詞絕似劉春投老餘癡甘自笑為花添
瘦任人尤惟憑月落孤衾夢覓遍三山更九州

即事

有客新霑上苑香朱旗搖曳小樓旁同林有夢隨人
做遮我青山也不妨

孫森

君字子桑中萬厯丙午應天鄉試厯官江西弋陽知

縣陞廣東高州同知而卒君父諱七政字齊之有松
韻堂集與王弇州莫廷韓游君承家風故少即為詩
狎游輕煙淡粉間與妓汪如英者善如英亦能作短
章往來贈答斜行小字時人傳誦之先府君嘗言曲
中有從金陵過虞山抵君時君父家業已落僅留一
長松君乃竭貲供張其尊人居帷帶牀几之屬畢具
莫不鮮好君舍則儉素如故布衣紙窗蕭然相對而
已先輩雖風流放誕亦不悖名教如此第應天時年
過中身蹭蹬久頗宛轉諧世俗然意氣恒在憶萬厯

壬子金壇于先生中甫至邑余觴之君家楓林下君
傲晚激揚相與角酒持杯屬于曰足下金壇仙品僕
則虞山陋品也君勝我仙品自如否則且與僕同一
律時于先生為黨魁人所嚴重君故以氣凌出其上
視之若蔑如者其令弋陽時何慈公從貴州歸道過
君治所與君僅識面姑一謁君君函出迂盛治具要
何於縣之巡方公署握手流連慈公出不意謝不敢
當君曰吾輩居官日少桑梓日長君今以途窮過我
我鄭重君人且謂令有重客或可得少資斧為長途

費否則君且不得志吾歸時何顏見里中人此不獨
為君也卒之君亦平轉去不以客故墮其政聲

曉發句曲

驅車萬公里喜此朝光奕稚子弄清暉侵晨戲阡陌
前路青芙蓉舉目何歷歷鳥道披雲封龍宮漱寒液
恍惚天雞鳴諒有仙人宅瑤草紛歲蕤靈源漾鮮碧
咫尺桑麻間而與塵世隔人生在大冶百年等駒隙
赤松有高風黃石已役役何況櫻圭冕身世爭損益
願結麋鹿羣永言老泉石

對鏡自贈

開匣對鏡爽自失處世如爾真茫然三千空草曼倩
牘二頃誰是季子田老親蒿目恨不待病妻仰面愁
無顏崩頰有鐵尚未死忍令短髮空盈顛

孫朝肅

君字恭甫更字功甫舉萬曆丙辰進士釋褐官刑部
一麾守宛宛時有白蓮妖賊之亂君抵郡城守正嚴
繼而入鼓勵士民悉力戰守賊平加參政銜不得美
官也已而備兵廣南越大海治瓊州侏僂為伍君布

恩信夷獠安之平遷廣東布政失撫越者意露章劾
君幾中考功法通省士大夫以為寬訟言之吏部亦
錫一級歸竟以是官終君為人伉爽負氣人或忤意
必面數之其勢若迅雷激矢然事過即已三黨時待
君舉火君亦衣食婚喪之為舉人時杜門息影僅有
屋三楹池一方池旁一厂榜曰據梧焚香教授蕭然
而已官久貲頗高然辛勤儉節非妄取於鄉黨也君
善玲瓏子平之術每謂余曰余生平五行當得進士
官至布政苦命不長我死君當吊我我家設榜為我

位當書某省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余時竊笑之已
而君歿余奔哭見其設位如君言然僅右不得左也
君為齊之孫守家法詩亦祖王李門閥偉然今取其
清切近人者得十五首

詠史四首

魯連天下士高情照寥廓帝秦彼何人橫口啓揮霍
先生抵掌笑魏客舌已縮此功豈易酬千金一何薄
惜哉平原君起壽空行酌酒酣忽別去矯似凌雲鶴
魯連

平原善養士珠履亦繽紛毛公何為爾左右不見申
一朝邯鄲急門下皆逡巡同行十九客定縱在一人
左手捧銅盤右手招廷臣顛脫自今日雖見空三春
人生處囊日日笑安足倫毛遂

沛公厄鴻門樊侯真壯士擁盾入軍門交戟不敢止
披帷向項王眦裂髮上指卮酒何足辭慷慨盜避死
高宴未及終伯業分彼此眼前總漢地喑啞誰錯趾
奇計竟無成歎息悲豎子樊噲

子房似好女報讐何激烈千金買力士一推副車折

托術雖或疎秦政膽已裂人生貴立志立志在明節
漸離筑中鉛荆卿匕首血成敗不足論肝腸朗於雪
張良

孤雁

一聲淒切向河梁不訴離羣也斷腸寂寞寒沙摧勸
翼空明霜下照分行為憐雙影尋江渚肯愛餘生逐
稻粱聞道風塵在東北莫携孤唳到遼陽

匡州黃留道中

二月東來問海槎誅茅搏土是官衙五文吉貝工添

線一畝扶留愛植椰煖逼刺桐紅照眼雨催香黍綠
含茅候人蚤晚供粗糲夷鼓蓬蓬亦建牙

具牒乞休口占四首

無端忽見宰官身帶水拖泥總誤人自笑年光將半
百可能終不悟迷津

雖然作吏亦行僧案有楞嚴龕有燈若被因緣纏縛
定此來孤負謁南能

邱壑經營已有年每因漂泊一潸然五湖烟水三千
頃看着青蓑漾釣船

五年南國四千里一日東風十八灘從此鬚眉饒白
在便教魂夢亦輕安

辭世偈五首

六歲從師論語通攀鱗附翼愧雕蟲文心官跡成何
事四十年來一夢中

鴟子靈椿總莫論眼前誰不到荒原饒他落盡羊曇
淚已遜浮生酒一樽

建節持麾亦壯哉玉魚金盃早相催可憐身在邯鄲
道却向昆明辨劫灰

莫道人間行路難閉身乞得亦為歡唐寅骯髒多佳
句朝裏官多做不完
生年少小愛禪那誤落風塵識浪多且學辟支休歇
去法門還問老維摩

顧大武

君字又善一字仲武少斲地讀書邑之東塔寺每飯
後輒携弓矢射相輪十中八九善騎及泅昆承湖縱
橫十八里君徒手涉若履平地占星望氣俱所習也
天啟中君從兄贈太僕愍裕公遭閹禍家人多不敢

入京君奮然往齎數千金供橐饋出入儼衛邏卒間
瀕死矣屢以知免愍裕公歿於刑部獄君視含殮護
喪歸一錢尺帛俱有文簿可覆按也君於先府君為
甥舅每抵予家必豪飲手持大白謂先府君曰吾若
得志若揣我何所至府君謝不敏則曰吾志在救時
姚元之吾友也余時旁侍驚其大言比終始愍裕公
事始信君實有材恨老諸生不用也崇禎初東兵大
入當事者不敢發一矢顧苦豹脚亟遁去因為飛將
軍賦其詞曰聞東兵之入薊者為白鳥所翺踉蹌出

塞畏之異甚雖李都尉不過也余聞而歎曰國家養
士三百年功乃出么麼蟲喙下因號曰飛將軍濡穎
而為之賦曰龍集庚午律屆林鐘常儀晃耀金精爛
空非非子方散髮坐露披襟當風吟梁父而搖膝撫
金徽而送鴻忽若有客游戲庭中入不由戶踰吾高
墉提携菓曉之侶嘯呼卵翼之蟲方驚顧而未已劍
已及於微躬始引喙而錐刺俄扼吭而戈毒忽上忽
下自西自東桓桓攘攘隆隆洶洶手不停拊掌為殷
紅乃命童子呼燭龍方欲薰之燭之俾無通處我宮

容乃振羽曲脚哆口張瞳向余而嘻曰我以子為可
語也始率屬而相從豈賓主之不具而下策是庸爾
亦知黃龍之北有鞞鞞遺風乎當神皇之末季燹遺
孽而內訌爰徵兵而命帥亦束甲而勵奮莫不口吐
脚縮車敗馬慵豈邯鄲之一蠶俄魯國之冬蝨血滯
莽兮野赭口撐拄兮山崇孤寡嗥兮聲鼎沸野鬼嘯
兮隱靈潛淹延四葉披揭十冬懷金紆紫之貴客級
玉佩符之上公莫不崩角乞命獻妻求容余實憤焉
爰奮吾臂糾吾宗後焦螟前蠖蠓左鷓母右秋蒼白

鳥後殿豹脚先鋒昏兮成市畫兮伏蹤墮不顧雲臺
之高負不怯秦山之穹或擻其腹或搥其胸長刺短
吸左突右冲浴鐵兮莫禦揮刃兮何從籍籍兮筋露
跋跋兮足蚤目彷彿兮不能顧手卷蝟兮不及縈乃
斷舌而歎曰此冥冥蒙蒙翔翔薨薨者漢家之飛將
軍也中國長技如是又何必取履孺子刻璜鈞翁而
衽席拔百丈之旗樽俎折千里之衝乎於是土崩瓦
解鳥散魚喁望遼雲而狂走指黑水而潛踪千里之
足蜩縮萬人之帳烟空天子於是告清廟奏車攻文

則加官蔭子武則裂土定封此皆吾黨蓋代之武略
而薄伐之奇庸也今子乃欲加我焚如之酷忘我遇
彼之功又何怪高人之得志於邱首而烈士之致恨
於藏弓也耶非非子於是岸憤而起斂衽致恭吾徒
知子之不食天駒為有道挫精空中為有德烏知將
軍之力之勇之功之洪如此也乎亟開紫綃坦卧通
中效舍人之卻扇與展勤而共傭捐我體兮療子饑
而後與子同返於崆峒其為文伉爽不羣大率類此
詩非屑意亦朗朗朝氣如其人

登廣武岡漢高數項羽處

三尺寒流數仞岡兩雄曾此話興亡漢家本自由天
授十罪空勞數項王

慢歌

酒旂招搖西北指北斗頻傾渴不止天上有酒飲不
足翻身直下解作人間顧仲子酒中生酒中死糟邱
酒池何醜齷千鍾百瓢亦徒爾堪笑劉伶六尺身死
便埋我須他人此身血肉豈是我烏鳶螻蟻誰踈親
四腮鱸魚千里尊有此下酒物劉季張良宜足論左

常熟丁氏
携孔北海右攬李太白餘杭老姥寄信來道我新封
合歡伯

渡江風波甚惡

千丈寒濤天半開片帆橫影落江隈浮生久已同蕉
鹿肯向陽侯一乞哀

乙丑孟秋下旬四日楊中丞絕命詔獄是夜初
昏時有氣如白練起尾箕間掃紫微掩天樞
五星時在燕邸目覩感賦二首

端地長宏血染衣補天功業竟安歸猶餘萬丈長虹

氣此夕驟箕叩紫微

十葉山河一線懸老成隻手欲回天殺身豈足辭臣
責長繞精誠紫極邊

白日三十韻

白日波濤記家人來啟事杭田百畝餘至今未舉耜
卒歲計在茲荒穢將何恃晨餐尚未卒甕底行空矣
有道未逸樂飢餓及妻子東鄰富家翁方丈列梁豕
聞之不能答俯首憑吾几無知小兒女繞膝乞桃李
欲買囊無錢揮之啼不止何況官道急叩呼徹人耳

窮鄉無可告行行至城市城市亦無人
窮鄉無可告行行至城市城市亦無人
舊負還相尋
亟走歸我室濁醪思滿樽婦云瓶久罄
欲質髮無簪
西家誇酒美不讓拋青春日貫亦日負
折券非所任
無錢安可得荒宴思日沈不見竈上釜
無米但有塵
予聞三歎息時還讀我書信手抽一編
書中竟何如
鵬鳥崇賈生湘水沈三閭李廣不得侯
馮驩食無魚
古人每奇蹇何事泣漣洏掩卷還出戶
慷慨問蒼冥
披雲若有覩恍惚聆天語人生賦各異
飢寒非是貧
嗇子金與帛昌子義與仁金帛如木槿
朝豔夕已淪

仁義如松柏千載長森森二者竟何取
有淚勿泣麟

郭際南

君字春卿先君子之執友也家貧行質人皆師事之
號為醜儒才本豔逸苦為王李所束劇為古淡遂不
竟其業老而無子挈所讀書歸其門人顧又善而卒
顧公葬之於桃源澗右高岡上孤墳峯如前對陳莊
靖墓嘗拉予祭之顧卒邱壟亦漸平矣生平多所著
述亦發凡而不成書惟有唐詩人姓氏里族官封考
僅成編性好班氏漢書嘗得半部字體多與今體殊

每說人曰此即西晉過江時胡蘆中本也行動挈以
自隨牧齋錢尚書請以五十金購之不可比卒殉焉
詩稿不存余少年喜唐人小詞君顧予曰我昔有蜨
戀花詞六十闕今猶憶其半試為子誦之娓娓不已
予因以片楮錄藏焉久忘之矣今年丙戌避兵鄉居
殘書零落忽於唐人詞本中檢得半紙僅存三章為
之沈瀾不休因載於此尚憶有無奈閒愁引得雙眉
鬪低頭搥破泥金袖及幽會驚開慚愧湘裙皺二語
蜨戀花三首

秋夢

涼透碧紗窗薄暮一枕餘甜迷却橫塘路楚水湘雲
無盡處尤雲帶雨終無據明月樓臺橫白露頃貪
歡不記來時路怪底驚魂飛不去秋聲觸碎芭蕉
樹

春迹

花徑泥融春似海微步遺踪想像凌波態一捻芳痕
真可愛空存羅襪餘香在鶴嘴印沙還作對軟蹋
春風不使金蓮載紅雨綠雲渾不礙為誰真過雕闌

外

凝思

日過雕闌花影重無語停鍼嬾刺雙飛鳳
 縷工夫成底用羞他花裏鴛鴦共
 嬌憶秋波流不動惆悵多情往事多
 成夢飛絮落花春斷送柳陰何處青絲鞵

懷舊集卷上終

懷舊集卷下

錢謙貞三十二首 錢孫艾八首附

孫眉伽三首 沈春澤三首

張維十一首 瞿式耒四首

陸泰徵一首 何述皋五首

陶世濟一首 釋大寂十一首

釋道衡九首 釋宗乘十六首

徐鳳一首

錢謙貞

君字履之少孤清姿玉立善於事母不為紈綺態好讀書工書法時歌南曲皆不學而能蓋天賦也與人交似落落久而不衰彌見其篤友余四十年殆一日矣甲申乙酉之間邑中大亂城市不可止避而居於邑西七十里其祖居曰西田次子孫艾字頤仲以其室孕別居邑東虹橋相去幾百里一日往省其父艤舟過五渠鄉人適聚兵岸上誰何之舟中從兩僕一郡人一宜興人應答生獮岸兵大疑鎗銃亂發遇族人得解去驚而得疾婦又孿生三女益大駭遂不起

年僅三十無何履之室人又以哭子亡半年中妻子俱喪哀可知也乃不逾年而卒未卒前半歲忽聚其生平所為詩畫刻之令余為序今年夏又以四十二韻詩一章見寄有抱疴西田遲莫難起之歎其落句云去去日月長明年五十五余答之曰假我到明年同子五十五余與君同年生大一月耳嗚呼孰知其竟不待耶頤仲亦喜誦讀每與人通假鈔錄朱黃兩豪不省去手書儼顏魯公篆刻圖書印似文彭享年不永秀而不實先其父亡嗚呼哀哉余於履之同其

少同其老但不同其死耳於願仲則見其生又見其
死四十年來俯仰今昔能不悲乎能不悲乎今錄履
之詩而附願仲於後

癸亥閏十月晦日

深杯未放寸腸寬白日昏昏醒夜闌夢短却疑更有
閑愁多不共歲俱殘天心曲直渾難問人面寒暄莫
細看逝得脫將城市去一船明月一漁竿

一榻

一榻棲遲十月餘金莖難起病相如捫心強強還猶

昔照面清羸不似初三續有靈龜已厭千方無驗藥
應疎却嫌秦始皇寬功令醫卜偏留未燼書

戲為送病詩隨代病答得十二絕句

久陪司馬文園卧曾住香山伴樂天願我不才人共
棄漫勞豎子亦相憐送

士悲秋氣女傷春到處逢迎有主人稟質清羸君命
薄天教與我作比鄰答

辭官舊例託封章畏試諸生救急方祇合假君聊退
避可堪真欲入膏肓送

仕路貪婪死不休儒冠白髮帶書囚達生羨爾清閒
蚤不覺相依過夏秋

答

日夕花朝不自由青娥白墮總如讐憑君斬乞三春
假放我湖山幾日游

送

少小無心花月場傷時感事鎮淒涼閒常坐送韶光
去錯怨年來久卧牀

答

甘言勸爾爾何知只合頻將藥苦之簡遍方書醫端
座這回端的別君時

送

盧扁千秋已作塵眼前醫術不謀身望聞切渾閒

事梳柏岑連但苦人

答

但說五窮均有鬼豈知百病盡由君何方覓得昌黎
筆為代兼裁送病文

送

命窮落地注干支堪笑昌黎欲送之送病送窮癡一
樣文章無驗莫題詩

答

一碗新茶一縷煙短歌聊贈送行篇百年待我完婚
嫁帶汝同歸堯率天

送

多君相送贈琳琅惜別慚余寡和章借得東坡詩句
好安心是藥更無方

答

雪晴小飲北山茅三間即事

雪壓雲卷晝獨眠偶憑雙屐試晴天窮檐晚日懸冰
柱野服春寒著水田臧是穀非從過耳濁賢清聖且
隨緣報慈橋畔何人墓宿草淒淒起夕煙過亡友陸九來墓
初夏陸二兆登招飲頤志堂月下移尊池上望

閒止居懷陸大九來作

平生二陸並相親鶴去原空絕愴神明月儼同三徑
夜綠楊還作兩家春人琴想像欄邊石堂前有彈池琴石几
草依稀夢裏身閒止定知魂魄在賦招應為過西鄰

戊辰中秋二首

頻年怯聽雨聲稠每到佳辰轉自愁聖主只今勤問
夜天公還作好中秋春燈預想紅燒市秋稼懸知綠
菴疇此興衰翁仍不淺月斜重上一層樓

焚香隨俗禮虛皇有事箋天奏綠章儲藥不醫吾性
拙飲泉難療國人狂逢迎風月祈身健補貼蹉跎與
壽長乞賜一區安著我綠楊修竹帶陂塘

莊樂與予數年同病久失過從風雨中忽擎舟
見訪因宿兒子書樓夜話追昔撫今悵然有

作

杖策招尋久未能扁舟忽有興堪乘
參商一別看兒女風雨來過見友朋
算老漸如將去客論心同是在家
僧南菴若遂比鄰約瓢衲連林夜
夜燈予南郊有草菴以奉大士莊樂擬結茅其旁與予偕隱

十月七日載酒楓林因念亡女感傷成詠

紅飄黃落不成林短景何人載酒尋
衰柳離披暉惜別晚山寒碧自傷心
月當絃上光難久燭為風多淚易淋
歸到高堂話存歿白頭相向重霑襟

何處難忘酒二首

何處難忘酒懷人獨倚樓浮雲遮雨脚
斜月挂城頭酒伴悲嵇阮詩朋哭應劉
此時無一盞爭過日三秋何處難忘酒
尋圖自覆棋輸贏一手在黑白兩奩知
莫道長安似惟應坐隱宜此時無一盞
爭息滿盤思

戈莊樂六十初度

蓬戶朱門信所如半依城市半村居
隨緣詩畫由心得適意衣冠與俗殊
桑椹作醪當甕酒青精和飯罷園蔬
耆年有子誇能讀燈下親儺夾注書

舟過梅李弔族祖心閒翁墓

翁故無子篤老梵獨墓在梅李塔東

野田中

輕舟慢趁落潮東為弔孤墳半畝中
荒草斷邊人種麥浮圖高處鳥呼風
生多寄跡眠僧院死合招魂傍梵宮
一束生芻一杯酒幾時重醉若教翁

哭陳岐仲二首

老屋三間傍水濱
突無煙火甑生塵
方書著就難醫死
星案抄來只算貧
投老漫誇童子業
孤生強半外家人
哭君最有傷心事
乞得緇袍未挂身
岐仲短褐不完今春

忽思得紬衣一襲予方為製贈而病已不起矣

束髮嬉游到白髭
踽踽踪跡每相隨
豈知寒食招尋日
便是黃泉訣別時
茂苑鶯花成昔夢
錢塘風月負重期
亂離今爾應知免
一慟番為後死悲

瘞枯蟻并序

秋日除草幽吉堂
庭中得蟻升許並
槁死一處事屬創
見理不可解
夕公有悲旱蟻說
予因命童子瘞之
藥欄而作是詩

庭草久滋蔓
芒刺在眼底
况乃及高秋
芟夷詎可已

侵晨倚鋤出有物墊迤邐小大雜黃白蚍蜉一名蟻
好生方避盥仁者恐踐履斂手戒掃除諦觀訝槁死
惜哉此微蟲不與凡蟲比槐安舊開國齊軍濟渴水
封穴知雨習行磨象天紀曾壞千丈堤能制鱸與鮪
慕羶匪云譏兼弱智足哆云胡罹此厄枕籍死纍纍
意者哀州鬪軍法失彼己意者鄴下戰旗輟忽披靡
橋無編竹渡竈有沸湯毀閭蟻蟻不言展轉費端揆
自從旱蝗來餓莩遍閭里有從疫癘行死亡半桑梓
更有兵燹鄉殺戮甚犬豕人間苦三患蟻穴得無似

阿咸文人筆格物究所以謂是土氣蒸誤向邱垤徙
中途遭旱魃焦灼致不起譬彼亂離人去此將適彼
親朋聯族屬父母及妻子千百以為羣望門而投止
盜賊風雨至性命溝壑委暴骨高於山周身無片匾
古今一南柯人生真蟻耳吾聞意悲愴物化難坐視
呼童理畚鍤瘞之藥欄趾梧桐風蕭蕭湖石山巒巒
詩文庶傳後猶勝乞銘誄明年春草長記取慎耘耔
九月七日孝若壻移酌令叔光甫新閣承光甫
面訂九日登高之會至期邀同已蒼夕公輩

山行紀事一首

歲惟甲申月在九孫甥湯餅酌喜酒移就光翁落新
闌拉我同往緣老友坐深話長念舊朋雲泥存歿罕
聚首頻年節物歎虛擲來日重陽莫教負屈指昔游
尚馮大雨家羣從及某某良辰勝會須早集臨別叮
啞不去口老夫如期當踐約急赴豈待折簡趣竹堦
分遣到蓬戶知我老病怕趨走馮翁健步嬾乘坐云
恐城市人看醜徒行自是我輩事脫略兼忘大夫後
出城始各登肩輿迤邐如畫散林阜桃源澗過白善

洞泉之竭矣知早久維摩古寺稍改觀山門移左佛

殿右金粟堂空毀四壁破山肯讓三峰守維摩寺今屬三峰住

持金粟堂則破山僧舊建也因淨名無言但微哂古

木乘風時怒吼山行自此折而西石頭路滑脚欲澗

扶持童僕屢顛躓胸吹怦怦似擊拊息肩暫向吾谷

憇夷毯鋪地見希有夷毯海外之逸巡茶罷更前去物文采奇麗

佛日樓中列尊白霜漙菜萸未拆房饌盛珍錯雜餐

糗攜壺正逢牧之笑題餆媿乏子京手念慈主人情

意殷敢以小戶辭大斗流連歡賞窮日力莫問出卯

與入西醉歸無燭趁微月涼颼颼透襟肘風塵滿
眼世事變如此嘉會良不偶浮生五十已冰天七十
為期古稱壽香山居士達生言甘度登高可必否杜
陵吹帽羞短髮貢禹彈冠欣結綬君馳皇路樹勳伐
我老東籬種菊柳政成他日賦歸來歲歲黃華醉白
叟

歲暮雜詩二首

老眼如蒙紗讀書苦難竟愁腸如紛絲飲酒亦易罄
陶琴素無絃周曲誤莫聽既迴嗣宗車已盡子猷興

惟餘五字詩稍稍辨聲病句偶類浣花體或擬長慶
自然類中晚非敢薄初盛才趣別有得理學漫紛競
強傲西子顰翻覺無鹽倩空空吾何知聊用寫情性
蛟龍過雲中風雨正哮吼購泥蚯蚓出作禮輒舉首
猛虎鬪深山虺闕震林藪狸奴藏鼠穴思欲為分割
卑小誠苦心高遠亦何有長安一局棋翻覆無停手
安必今日是明日不謂否運籌兩心知最忌旁觀口
寄語局外人何如飲美酒

甲申除夜

看到崇禎曆日窮三春愕夢一宵空公然節物干戈
外多幸團圓里舍中爆竹又催新歲月桃符不換舊
門風蕭蕭夜色涼如水慚媿燒盆烈燄紅

口授兒子寄訊馮翁

臘月別時初四日開年五日又云徂曾聞小病都除
否許和長篇已就無幾欲棹舟嫌水涸近思着履畏
泥塗今朝寄訊憑兒語一一書來慰老夫

頤仲附

次韻求赤家兄卧病書懷

無心向月問盈虧此夕襟懷共所悲媿我聯行稱令
弟多君蚤秀有嬌兒虛羸寒疾還堪惜花酒春風足
後期不用天涯尋唱和紫荆花下有相知

次韻夜半

忍將閒病損多情恨極深看語未明夜半燈昏人夢
穩月光何事賺雞聲

冬日奠亡姊旅殯

凍雲蕭索慘傷神野屋無人半尺塵薄命嘗嗟歲華
促無兒還痛紙錢貧荒林青燐昏應照旅櫬游魂晝

亦呻此日一杯澆奠後成行追憶重酸辛

常熟丁氏

甲申夏日飲集張氏池亭次伯凡韻

臨水亭臺觸處涼
芰荷香裏趁殘陽
山川入目已成
恨風景驚心更斷腸
瘦骨未堪波影照
閒情聊逐酒杯忙
不知歡會還多少
珍重銀蟾欲到牆

臘月八日夜看月

十二迴圓此月休
纖纖還幸未當頭
殘年臍臘歸如
電何待言愁始欲愁

買馮定遠墨本帖有感卻寄

墨痕輕搨淡於煙
莫歎貧來暫質錢
試簡趙家金石
錄幾編曾向子孫傳

枯樹

蔓繞藤纏剝落身
槎牙猶未委埃塵
不堪螻蟻穿空
腹合共樗材斷作薪
葉借鄰枝慚翠蓋
花飛昔日憶
魚鱗却憐窮巷沈
論者同負東君九十春

題柏木戒尺

裁却柏林枝半片
斲成如尺戒為名
蟲穿鳥啄今應
免常伴幽窗合有情

孫肖伽

君字唐卿一字伏生子虛之孫秦季公之壻也子虛名樓季公名四麟皆讀書嫻古士君亦衍其遺風雅善填南詞與先府君游來輒劇語終日先夫人必治具君不飲酒為設餽子之屬性遲緩而短於視同伴者侮之每急食其精好者比君舉筋甌已罄無所得予少侍食輒左右君君曰非小主人我終日作東方生飢欲死耳合坐為噱所談皆唐宋稗官小說及金元雜劇語不及世事所藏書亦多異本今尚存於家

閒居

競利爭名渾罷耗借書賒酒亦闌刪平章花事真成
僭愛惜苔錢任道慳共我有情雲淡淡誤人無睡月
彎彎不須物外求超舉此日先生鎮自閒

夜坐

微雨灑郊坰涼生小苑中身隨五湖遠心與萬絲空
最愛簾邊月還來水上風閒亭虛枕簟疎影落梧桐

夜泊龍江關宿

風塵隨分經年住燈火江關一夕留入市女郎能賣

酒還家倦客怯登樓烟中孤擢來京口雲外疎鐘出
石頭底事更闌不成寐隔江何處起吳謳

沈春澤

君字雨若祖以進士官參政家饒於財君少長紉綉
顧喜為詩疎疎清出亦善畫蘭竹賦性不恒與人交
忽離忽合以故不理於人浪游白下而卒

受之貽我盆中古檜報以短歌

冬冬叩門驚坐起一札傳來香霧氤乃是錢郎貽我
書古檜忽從庭下徙虬枝鐵幹不似人閒來柏葉松

身何足擬君言爾有涼月臺移傍朱闌故可喜又言
吾家童子不好事坐見蒼髯委螻蝻捧緘撫檜三歎
息吾知君意不止此君何不貽我一樹花花隨風雨
三更死又何不貽我一束書恨殺人情薄於紙古檜
亭亭傲歲寒此郎不受人憐應似爾感君此意寧可
辭着意護持推小史日高不厭置苔階寒來莫更添
梅水他年老作博望槎往問支機我與子

秋雪堂獨夜聞雁

堂空太蕭索忽忽欲三更已識孤眠味况聞寒雁聲

影籠霜月小
淚激露松清
漸緩高飛翮
懷人札未成
江行絕句
閒放輕舫
逝晚風月痕
隨水水淙淙
帆過百折山
根裏人語千
圍霧氣中

張維

君字叔維兄季以畫名故亦習畫少而善吹洞簫度南曲極要眇之致為人孤介少不會意輒傲然獨往賦命亦蹇蹇嘗與予言二事其一為潁墅關吏河南馬君當馬君椎稅時道路無阻商貨絡繹凡謁馬者

無不如意君介其同年牧齋錢公書往始謁之忻然乞君畫君僦館舍自買絹素覃思匝月得十幅比獻馬已忘之一往不得通再往則杖其閤人竟挈畫歸他日錢尚書詢其故馬曰吾與若無緣也其一為無錫鄒彥吉君與鄒雅相善一日過謁之甫就館有人揮汗踉蹌肩胡粉走若試詢之其人曰此實吾主人有吾乘間得之若欲售不半價也君取一函發視粉果善遂傾橐市之已視其餘粗惡無可堪君快甚鄒公聞之曰粉固惡不中畫豈不中塗壁邪吾且以代

聖當令子得善價期以明晨齋往受值夕而鄒公子
劫其父貲鄒志不見客又挈粉歸不得一錢其所如
不合如此卒以坎壈客死於郡遺詩落落清泚如其
人

移居雜詠六首

編籬

急手樊荒圃聊將野徑遮乍牽長荔葉全護半開花
烟雨原無障琴書似有家影來明月下短短更斜斜
除徑

繞屋芟藤蔓依階剝槿藩石無妨鶴步竹不礙苔痕
乍塞穿蛇穴旋通活水源此時邀二仲應不厭柴門

移石

移得新巖至摩娑眼倍明出雲根尚濕帶蔓葉猶生
倚竹矜新契移琴寫舊盟恨無袍笏拜辜負米顛情
度書

質米還償酒殘編賸不多也隨雞共犬相伴笠兼蓑
挑去憑扶老支來藉養和且須高處度忍令蠹魚窠
種竹

雨後數竿至秋陰已滿牆
葛中衝敗葉蒲席坐殘陽
入夜煩心醒臨明睡眼涼
青山閒寫責待與築迴廊

澆梅

瘦骨大離奇羅浮第幾枝
移家無長物入戶有新知
鮮護愁相老泥乾怕葉危
前年流臘雪莫誤仲秋時

田家五行云
八月澆梅

為閔伯先作風雪夜歸圖并系以詩

微霰集遙峯澄江氣空白
須臾風力重漸見寒林積
葉冷落無聲村荒斷行跡
年窮聚落深何處歸舟客

想子未歸時意念何戚戚
云有高堂人無與供晨夕
誰問寒暑宜誰供七箸適
雖有中饋婦是皆游子責
所以風雪中亟整歸飛翮
望望抵家門眼盼心轉迫
登堂拜嘉慶顛裳更倒烏
雪光照慈顏始辨肥與瘠
何暇問行藏笑言方啞啞
為君作此畫為君寫胸臆
始畫風千里再畫雪盈尺
修木闌叢篁中有孝子宅
孝思萬古存此圖永無斁

吳江道中二首

烟雨低迷寶帶橋濕帆如醉
趁平潮客行飄泊暉無

計採得蘋花伴寂寥
荒村烟白遠連天
依約人家葦荻邊
忽聽榜歌何處
發前溪深柳出漁船

訪萍踪師即事

石轉溪迴澗幾重
門前一徑度深松
老僧獨立斜陽裏
閒撥藤花認鶴踪

春將盡風雨述懷

漸已別春去
繞籬風雨寒
乍滋苔蘚碧
不問牡丹殘
年長空餘恨
日長時廢殮
眼前兒女小
只作可憐看

瞿式耒

君字啟周一字少潛文懿公長子曰汝稷能文章精
佛理以任子為長蘆鹽運使卒君其長子也能作八
分書工畫得者藏弄之性慧巧善治屋宇初入其室
蕭然四壁而已牀側度下忽啟一戶名花滿室異香
襲人筆硯尊彝位置都雅別轉山谿則清泉聒目奇
石欲拜藥欄竹援咫尺為遙君與客坐於其中彈琴
淪茗終日不倦由是家殖日落以國子生選蜀之涪
州同知竟卒於官君從兄稼軒遣人扶其柩歸而經

紀其家

有卜者謂余將病且死賦此自解二首

此生春夢久驚回不待君占蚤自猜出世豈能徒慢
世輕財今笑已無財欲完婚嫁應難待不了齋鹽恐
未該若便脫離貧病去騰騰合眼亦心開

自古彭殤齊一轍看來何喜亦何驚胸無芥蒂生還
得家少衣糧死亦輕富貴已除來世願詩篇難望後
身名等閒修短空華相辜負天公不徇情

感昔夢

二月黃河春水生輕舟一夜過彭城風長浪破會如
此二十年前夢裏情

漁父

一篙春水漲漁船不着蓑衣細雨天換得酒來還覓
火麥花深處起孤煙

陸秦徵

君字九來一字伯符為人伉直能緩急人與人交履
履七筓間稍不如君意必疾聲訶之予輩視之如兄
以為畏友魏叔嘗喟之曰子性躁乃善鼓琴不善書

而喜用名墨畜佳硯何也自出新意斷孔墓楷木為
琴聲極清越所居室曰閉止有柳塘花隴之勝入則
名花滿室茗香襲人墨光照几案如在耳目間而墓
樹久可材矣嗚呼君蚤卒子幼孤詩彙散落理散篋
偶存柳詩一首猶憶一篇有王維畫裏斜飛筆之句
餘忘之矣

賦得柳

年年三月上春時不問山谿與水涯舞葉總關離別
恨牽條偏稱斷腸詞隋家堤上鶯啼日蘇小門前花
落時是處輕煙足惆悵可堪重向曲中吹

何述舉

君字公邁取於秦名淑季公之孫女也君之王父名
錚與季公俱讀書善草隸故夫婦俱知書君亦善八
分秦嫺雅婉麗夫婦有秦徐之好家畜古鏡可愛玩
君與婦嘗指鏡為誓約同生死壬午年邑中大疫君
遭應劉之戚秦遂破此鏡半貯棺半繫臂裂帛自縊
家人持之不得決乃笑曰吾志不負昔言若能強我
飯乎以遺孤託其夫之兄弟不食十二日而卒臨歿

常熟丁氏
盡毀其贈答諸篇以故秦詩不存嗚呼昔徐媛傷生
不載范史劉子玄以為譏以秦較之烈殆過焉矣埋
沒草野逢此世難表章何年今故并識之以俟後世

秋原晚望

如何脈脈一心中四望迷離路轉窮曉夢但隨歸燕
遠秋思難寄逝波東愁和煙靄山山紫淚染枝頭樹
樹紅想得宵來眉黛淺莫教纖月度簾櫳

月下偶遇有感

夜色侵人喚不眠已涼未冷月中天人逢狹路驚回

首影落空牆恰並肩鬆髻齊眉應染黛薄衣半臂未
添綿歸來獨向孤燈卧遙羨清暉到枕前

七夕

月華隱隱露華涼起視何其夜未央一水盈盈隱幾
許今宵疑短復疑長

贈內

漫言夫壻坐中殊數載相看祇歎吁劖劍壁間靈氣
少鏡臺塵畔玉光枯繁華夢去三更膏澤貧來一
事無何日乘鸞同入霧玉簫輕粉鎮相娛

月下與內人共看元氏艷體詩

高樹凝雲立輕風就幔移注香還對案映月共開書
我愛游春夢君憐決絕詞却緣詩句好長令恨微之

陶世濟

君字子齊體貌嫵麗見者幾欲縈擾之與家定遠游
子因識之性又慧黠與言詩即曉詩與言書法踰月
盡得古人意乃不自檢飭為蜚語所中定遠以詩戒
之曰八月靈槎來往路深深圓折有明珠燭波無底
驪龍惡為問仙郎探得無君答之曰半雲半雨深閨

路照骨金環照夜珠不是楚臣偏愛夢仙中應有世
中無子歎惜其不自愛也亦和其韻曰願將正眼窺
真諦莫向旁門覓髻珠聞道愛河多駭浪一靈今得
度來無若不悟已而竟以他事下獄獄竟釋而歸過
叔京口道中墮於水遂溺死嗚呼子詩遂為君識矣
詩稿不存僅得一首

對小桃

夢醒覺春好開窗有所思濃紅斜日裏萬朵壓枝低
滿意全開後傷心半落時茫茫南陌上何處覓心期

大寂

師號鶴林嘉定人雲棲宏禪師之法派也久居吾邑山西之藤谿谿以大藤得名故孫氏業顧朗仲愛而居焉朗仲沒售於門人崑山張維惠惠以施師法會日盛有撓之者移立新塔卒焉師戒律精進視人接物貴賤平等言嘗含笑語不傷物於佛氏書無所不讀貫穿醜縷若老經生有問即答疏注科分莫不詳辨與予交最久嘗謂予曰直心是道場子能棄世禁入佛法界如箭也有金剛義疏乃合頓漸而一之閒

為詩亦自暢佛旨如十二時歌戒殺戒祠祭之類意不在詩然甚可諷誦

以禪心說示馮居士居士病其語煩因為櫟括得二十二韻

禪心與禪體無住亦無相有住既非禪有相亦為妄無相若虛空虛空一何曠無住同日月大明安有障有住拘塵沙有相紛萬象塵塵能解脫總持知無上諸佛跏趺坐衆生若流浪堆積五欲中宣揚自演暢埋沒事理名偏空巧欺誑豈知第一義生滅亦同量

諸境無去來妄心何飛颺譬彼夢中人人物紛相向
開眼無所有虛空竟何狀可憐一切人循業執所尚
大方棄妙門苦海落塵鞅風燈惜危脆常樂避滉漾
吾願盡報身脫體獨承當木石心與俱善惡境交喪
孤露毘盧頂擔荷絕倚傍不住一切法空王同供養
物外游此心寰中身無恙莫貪些小利輪迴受魔障

山居詩十首

三間茅屋竹為笆兀坐空山遠市譁月作禪燈雲作
供飢來石上有松花

自顧形骸不合時林深留隱却相宜熱來濯澗寒煨
火佛法身心總未知

且歇狂機尋野趣不隨塵事聽風謔狂花蔓草無相
識白石蒼松有故交

破衲蒙頭遠是非威音王佛竟何之柴門深鎖雲來
去一恁人間歲月移

火宅奔馳狂未息且教孤露水雲鄉青山古洞依然
在暫借伊家作歇場

閒來無事喜登高躡石捫蘿豈憚勞絕頂巉巖須進

步方知地濶與天遙

跌坐松陰作麼生本來無物可加增
流泉澹月為清供佛祖何勞弄葛藤

落落長峯並短峯明明獻出法王宮
此中無處尋相識枉却山花幾度紅

山居却是要忘山忘却山來始得閒
但得閒身閒住住始教透徹一重關

紛紛落木空階墮眼界清高絕
妄馳野雀飛鳴如聞意密傳消息有誰知

道衡

師字平方人稱之曰西吾少無賴
雜髮後漸識文字天資高朗性亦伉
直其為詩也意有所至達之而已不事
雕琢而落落多致善治生不資丐施而足
又善構屋宇累石編竹俱有邱壑態甫
定居有勦之者即棄去或白日焚之如此
者屢矣年五十二卒於南屏曾憶戊辰年
書扇贈予為山居詩七言長白十首餘
予極愛其活竹編籬添晚翠新茅縛枕
帶秋香及夜深風暗虎吹燈之句今亡之
矣存者為游黃山草知

非百一吟二集今為刪而述之

常熟丁氏

黃山紀游一百四十韻

有閒無以遣聊展浪游足勝情既不淺勝具亦久蓄
甲戌五月初乃以游裝束一訪黃山雲并問故人竹
行行越林嶺夏氣一何溽丹榴照眼明蔓草連崗綠
錢塘渡頭來登舟遂舍陸江光冒微風翳然想濠濮
揚舲未半程忽與風波觸小舟蕩如梗浪白高於屋
同舟少人色勸我梵經讀死生當有定敢將聖言讀
枕席豈不安朝暮死相續枕席與清流何厚亦何薄

歎息聲未已風斂開晴旭迴視倉皇者安流皆穆穆
使無向者危安知此之福行行江漸小來抵富春宿
捨彼莽瀆區乃與溪山迤嚴陵灘頭雲莫將塵眼矚
一入新安界清流尤可掬戀此江上山但恨舟行速
舟子解其意就宿每灘麓蓬窗水勢盛無日不懸瀑
小禽船尾鳴溪鳥船頭浴擲果枝上猿飲泉崖下鹿
遲遲水程盡忽爾獲所欲宛在藍水湄見我人如玉
問我何方來歡聲動奴僕壯者為解裝少者奉湯沐
殷勤相勞苦高堂話明燭少留欲別去意在黃山隩

淑照堂叢書

伊人再三阻羣盜方肆酷何為犯艱險千里就荼毒
况此炎蒸時罔阜富虺蝮何如待秋清游屐再為卜
感茲長者言老脚暫為縮置我有道鄉聚族何敦睦
所恥以財雄所貴以義牧其中有英俊縱談掀地軸
欽此窮經翁發光韞諸匱更有鬪奇者墨品古今獨
周旋有數君斯游已不辱忽聞庭桂香游興不待夙
杖子久閒住起廢應食祿芒屨理舊繮青笠栽新榭
孤征凌晨發初暘曜林谷遙見天都山隱隱雲端矗
山農秋事成在在事鎌斲我飢前乞食施以香杭粥

遙別更前邁忽來豐溪澳溪南有故交聊爾通名牘
諸子一一在相款情最熟宿我荷花深飲以香千斛
相與買竹輿臨別再三囑非為兒女仁各有道相勗
是日最苦辛陰晴變頃倏為寒雨侵又展秋陽暴
登陟既云再厲揭亦已數雖曰百里近千里同往復
明晨次湯口雨勢猶霖霖衣無如掌乾自視頗躑躅
聊復浴湯泉一洗塵勞目假榻祥符院雖隘忘蹉跎
奇哉此中人作事何卓犖憑茲一杯酒賣却峯六六
昔曾有人以一席黃山峯固多此戲無乃虐於茲坐
酒賣却十二峯者

未久忽得意外樂欣逢幽導師此中老邱壑長齋有
髮僧泉石稱先覺我今以游事再拜用相託花溪出
何源龍潭隔何域何峯險且迂何道坦而速游山有
經濟事事共商推盤桓既有日情誼亦頗渥別之歸
祥符一雨淹九昨羣峰隱不見坐霧令神涸悒鬱正
難堪天宇忽開廓再整山行具如病得良藥歷磴度
香溪前林忽跳躍廿里越天門光異峯斬卓蓮花與
天都各以勝相角實以造化成翻似有瑇瑁萬仞無
寸土石險恒疑落三山吾不知似可傾五嶽欽崎紫

珪峙峭循青芙蓉削仰觀插冥冥對之恒驚愕何來舒
異光翠靄相參錯雲興萬里濤松覆千人幄蓮峰一
青蕊含吐附於萼九華亦培塿兩目貌如栗迴觀錢
塘江衣帶豈溝瀆乃知昔人贊種種皆糟粕於焉恰
中秋憑空玩皎魄金波蕩而背令人廢圖度雨月在
一天晦明曷由各曉起觀日出銀雲湧金雀輕光動
復凝微風向雲掠左為文殊院有徑天開鑿其濶不
盈咫風霜萬古剝銘曰小心坡亦以警行躋竇轉別
一天紫芝芬可嚼山險步難留惟茲足盤礴近有蓮

花庵石如尸如齧留茲乃信宿往踐丹臺約環臺翼
羣峰林立猶劍鏑排雲更刺空拔地亦無着前海此
三處其勝相犄角從茲度後海幽詭億萬族海門望
千峯森戟不敢搏下視青冥冥云是妖所索中多火
髮魑復有獨脚駮戲以石投之腥霧起如穀怪風忽
射人晴嵐雨冰雹自分多坦夷山鬼空妮妮捨之登
始信無端轉驚瞿一峰儼說法羣岫若承諾下尋散
花塢有松勢搏攫石筍峰亦近峻嶒宛龍籙堯率多
蘊奇涉澗香芬馥抵寺日已暮主人何愿慙總總山

中人一一皆禪伯苟非心所安寧甘此澹泊溪毛度
終歲蓋頭悉青箬飢寒苦百端眉宇有餘活窮覽既
以遍頓長住山學火種須護生刀耕宜細碎玉砂可
時茗黝土應栽蔗此法勿妄傳山靈忌鉏鑿因思世
間事往往皆桎梏人苦眼界淺懷鼠以為璞行矣歸
去來取途經白岳有客雅好交詩句聊酬酢清比泉
脉停險鬪山骨斷憶昔發錢塘瞬息五易朔從頭一
迴想何異孤飛鶴夷險俱已嘗唯不到城郭來時荷
田田歸時楓灼灼載別丹山友順流返湖曲去去不

敢避恐負籬下菊

漸江道中

新安江水淺清可照鬚眉帆影搖秋碧灘聲送夏雷
嶺迴雲忽斷峯轉石仍開不信山陰道還能勝此來

山中煨芋子偶題

山中最是秋深好大芋如拳宿火煨味帶淡甘欺綻
栗色分清馥鬪寒梅直從香積移根至便和松花作
飯來却笑嬾殘多俗累還同宰相撥爐灰

登釣臺

丈夫於世各有營豈為公卿以身辱先生漢之一布
衣今古誰堪繼芳躅我來停舟一登眺雙臺杳渺林
端矗江水沈沈徹骨清山光靄靄侵眸綠江山千古
本無情嚴劉到今誰定屬先生早知釣得名松折當
年釣竿竹有脚但可踏青山何事將加帝王腹

知非吟五首

種蘭近竹邊竹與蘭爭光竹影日漸薄蘭葉亦萎黃
物以類相合胡為反相傷我今抱蘭去永保深林香
為訪西溪雲駕言探梅花溪幽路難窮望望頽陽斜

常熟丁氏
塢深疑積雪竹杪披銀沙徑蘚碧侵人石古累為家
行行足力勸端視雙芒屨久欲卜居此於今興尤賒
魚以水為命僧與山相依山無僧不靈僧非山何歸
誰謂是孤雲是天皆可飛若云是孤鶴決當擇所棲
慎哉山與僧幸勿輕相離

冉冉無心雲當晝宿我扉似憐寂寞人故爾來相依
物各以類合強好終當携餘生殘朽質永與閒雲期
昨日花正繁今朝花在地路旁重徘徊慨歎莫可既
花落明年開人壽安可繫同是風中花却灑花前淚

宗乘

師字載之俗姓鄔氏少祝髮隸東塔吳王庵性靜僻
與衆落落不合遂棄去興有所之輒為短章亦不求
人解素清羸善病錢尚書牧齋招居山莊不久亦去
從汰法師於華山尋適嘉定遂卒年三十餘稿草散
落石林源公刻其存者若干首汰法師為之序其遺
句云花落雨過寒食寺鳥鳴人到夕陽扉雪窩云月
必殊他處寒真有別緣寄懷夢父云寒高葉落山中
寺夜靜風迴石上琴小寒泉云片月落不去秋風生

更寒皆佳句享年不長未見其止

常熟丁氏

月影

萬古無異影一庭殊可親
寂寥同止水虛白映禪身
星隱覺天濶煙銷見樹真
省曾留客看於此了空因

孫居士

於君塵俗自難侵老至高閑趣益深
讀過好書常在眼看穿浮世不關心
春齋賭奕逢山客夜屐行階信月陰
自是前生原靜種寺門幽絕每相尋

留別道恒

浪跡兼多病相看獨爾真
同消半載日彌重一生身
涼月舟前路秋風別後人所懷
應自得情忘莫露巾

過友人書齋

虛庭草色肥竟日掩幽扉
無事童多暇修心語亦稀
茶香封密器書好護重衣
自此寰中遠紅塵不更飛

山行與介石印持言別

冰色照人清孤舟與葉輕
昨來何所事旦晚又長征
臘在花全少山多路每橫
何須論別後相對已愁生

新冬

荒齋草盡腓薄冷暗微微上卷新秋句加身舊葛衣
窗疏留墮葉檐淺戀殘暉來往殊相絕都忘舉似機
同文溪蘭谷西山看楓葉

不看松柏却看楓節物人情亦暫同數里似過春水
上一村遙愛晚煙中坐當密處心尤愜想到飄時眼
忽空他日斯緣應莫忘景光消得有諸公

湖居

落葉積深巷閉門無客敲閒雲過石面爭在墮籬垣
障眼書難廢看心日易拋青青數竿竹應不厭窮交

過隱者

茅屋深村裏無人日又殘雨花吹壁暗松影覆溪寒
乍見眼猶白坐來心轉安共欣詩法在閒寫竹邊看
秋日小病同心石師強至山寺

寺門秋竹冷煙扉石路欹斜在翠微領略心情忘我
病寂寥光景見人稀欲題古壁花生眼久坐荒苔蘚
透衣應笑學空多歲月箇中還挂往來機

發臯亭

曉發凌蒼苔徘徊谷中步松門磬已微空翠驚相顧

澗聲雜幽禽巖花落深樹孤懷當何如復此春向暮
月下樹影同石城賦

了不異真樹枝枝生自空下檐雲轉影搖壁野過風
淡極如煙外款多似水中閒人古來少心喻幸君同

解制

社中消息病中聞解制今朝漫自忻骨瘦直疑清類
鶴心空不但冷如雲山雖宿好猶能去路以同人未
忍分今日勞勞煙水上更將離思對鷗羣

田間

舉足涉成趣田間信所之枯藤羣雀繞斷岸野花欹
水淺還褰衲橋平亦杖藜不妨農壁上隨意便題詩

冬日宿寶月齋

野外霜初集蕭蕭偶獨尋樹光移壑近燈影向人深
淡月資清歎寒蟲騰晚吟枯禪自終夕莫問去來心
戴壽甫桃源新居壽甫善畫

寂寂閒原上幽居面草萊石佳新洗出樹好遠尋栽
畫就尋詩證身謀以道裁過從應未識籬戶不多開

徐鳳

鳳字羽仙本山東人姓劉氏歲飢流徙至吳入樂籍故冒姓徐以善歌有聲金閭間長而伎益進轉聲歌氣別為新媚則古準今窮極要眇歌工傳譜之名徐孌腔良辰佳節狎游者以不得鳳為恨賦性剛戾鞭撻侍女往往過差好得過貴游屢受窘辱不悛也晚而挈貲嫁吾邑人戴仲仲固名家子室亦巨族不能容乃假家定遠山樓居焉忽一夕為人所縊戴驚歸爐香未銷薰衣尚熱鳳則絕矣傷痕宛然主名不立仲遽葬之人皆知其冤死也逾月邑有諸生譚四者

從人博歸忽有所覩抵家即為鳳語曰譚四造謀殺我孫二陳三縊我倪魁青蓮啟戶納賊青蓮者其侍婢也次日譚四死逾年孫二以盜敗死於獄陳三為程兵備下衝鋒官一日熱甚汲水於井遽見鳳井中遂透井急出之言所見而斃倪魁以疫死亦見鳳來青蓮鬻為娼夢鳳以惡瘡傳其面即發瘡死凡所指名及三年無不死者而戴仲故無恙邀譚四而謀者亦竟不知何人也乙酉之五月北山有張師雅者與人蹋鞠於子游墓下方造酒家飲忽攝衣踉蹌奔同

坐訝之追及於墓西之巖王弄始甦云適遇徐鳳與
我索所負欲同我歸若輩至始舍我去衣衫若常但
披髮擊髻耳不半年師雅亦死吳故鳳素不為詩始
適戴仲時更名王自題其畫像得一首今附卷末

自題畫像

飲冰食藥已多年飄泊渾如不繫船作得衣裳誰是
主空將歌舞受人憐

懷舊集卷下終

餘事集卷一

虞山馮行賢圃芝著

五言古詩

題晉漁圖

西周有太公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載之於後車
東漢有子陵釣人又釣名五月披羊裘御座犯客星
君今何為者却欲漁於晉人物雖餘氣風流亦才俊
可從武陵游迷入桃花源雞犬散阡陌桑麻圍墟村
漁歸竟何有艇繫門前柳聊與鼓清琴還復飲濁酒

我得見畫圖相期作老漁延緣出葦間以意當何如

我願

貧賤迫飢寒富貴移嗜欲書為天地寶俱至不得讀
我願心清閒百年常掩關如彼蝨魚然老死文字間
送聞喜兄北遊

昔歲我遊燕羣從羅長筵君今策馬去執手重黯然
北海亘黃氣西山橫紫煙登臨如有暇好賦帝都篇

西風

西風何處來嫋々復切々應添締綫涼肯減襦襪熱

吹山落木多驅雨洗天濼無乃候蟲吟階前共悽絕

有駿

有駿病久羸天寒曠野宿臨風嘶一聲似向孫陽哭
棧豆非所戀鹽車豈堪服如何官廐中驚駘盡食粟

微孟東野體二首

莫謂人有心重古不重今莫謂人無心忽玉不忽金
玉比君子德金變小人節哀哉古與今卞和淚繼血
又

莫言水至清何為混龍魚莫言天至公何為賦賢愚

常熟丁氏
黃金教歌舞青氍讀詩書兩性各有適吾道終焉如

哭鄧肯堂

嗚呼鄧先生氣欲凌九州少壯已努力窮老仍離憂
如何逆旅中微疾竟不瘳我來撫靈床白日陰風愁
未忍放聲哭淚自中心流回憶廿年交情誼偏綢繆
訪僧過破山避暑居高邱雪月酒必醉風雨詩皆酬
邇年客京華事々相為謀看花每聯騎作賦俱登樓
是時我輩人眼濶輕王侯豈知君門高上策不見收
荆璞定屢別隨珠多暗投凡羽入雲飛鳳皇飢啾々

驚馬先得路鹽車阨驂駒箏瑟羯鼓喧却傲弦琴幽
侏侏盡供奉騷雅成書囚人生固茫茫天道終悠悠
邪餘正不足今古悲點婁誰是身後名詩卷能長留

高道泉

虞山林澤幽靈液蘊深境傳聞高道人飲泉以鑿井
雨添半泓聲月淨一片影脈共青山長色與白石瑩
餘潤分寒松奇香發新茗芝蘭露未甘沆瀣秋逾冷
祇容點煩襟那許照斜領劍池佛笙歌錫麓喧綈綆
何當來結廬令人自清醒

送郭平侯

常熟丁氏

老愧尊燕臺汾陽興王業子孫必復始君今到幾葉
家貧何足憂富在書滿篋萬金吾亦窮一錢輕卽使
胸中氣浩浩筆底光曄曄寒雖守一甌文自獻三捷
古來困窮士晚達愈岌岌君篤孝行負米走疲茶
旅眠夜多愁兩目不交睫欲慰白髮親奈彼世路狹
話朝攬揆初歸騎風獵獵上堂進朋酒團樂樂事接
余也久倦遊無魚漫彈鋏每讀白華詩淚下不可衰
期君明歲來丹梯試共躡

贈范文園

范君仁孝人眸子却先爛乃精許負術所決往々驗
謂我骨貌古努力事鉛槧雲漢行可騰天藻不足揆
多君勤懇言此意良堪念千秋我自有的未磨長劍
屈蟠在胸中多年鋒鏑斂小用誅文妖大用削禮僭
平生少知心一歎至今久長安紛混地媼醜如美艷
相馬失之瘦相玉失之玷我欲剖其盲雷轟擊電閃
今見馬周醉流落新豐店衝飈卷霜天地震憂昏墊
安得西湖遊晴好看潑灑狂來歌激昂興與酒俱醞

詩以垂空言報効俟力贍

常藝丁氏

乘閑

乘閑上幽嶠景曠意自適住世莫如僧觀身終是客
因憑胸次高不信乾坤窄倬彼菊與松真為霜下傑
全真守一師過訪不能煮茶相待詩以見懷
逍遙煙霞子棄俗慕仙軌十年住深山冰雪仙容美
巖電閃方瞳泉石厲堅遠惠然訪蓬蒿問訊近行止
話長夜寂寥仙人知所以厨中無煙火座上有雲水
聞言相視笑休糧已久矣振衣別前庭寥廓空千里

病中雜詩二首

白日墮虞泉明月升高山一晝又一夜似人不得閒
光輝鎮常在少壯無由還早知兩丸跳餌藥求丹顏
又

夜靜月初上秋蛩有悲音感深落穉客吐為孤寒吟
歌泣擊筑志山水彈琴心此事亦易決可憐遲至今

初秋和錢梅仙韻

朝爽乍西來形神不枯槁蕉陰綠更幽桐影涼生早
碧水蕩晴波遙山澹煙草餘炎有幾何為我都除掃

雜詩

常熟丁氏

貧賤求衣食富貴求神仙
所求雖不同畏死心皆然
終日飢與寒終夜永與鉛
俱傷要黃土誰見升青天
回觀心地初願學無生禪

夏寒

五月氣即寒一陰用何早
雖知稼穡艱亦喜蠅蚊少
雲來不作峰雨下惟沾草
曾無挾纒恩敢曰洪爐小

上巳日雨

皇天日之晴恰雨上巳雨
可憐討春人遊興亦已阻

錦峰拂水巖繁華甲東土
芳郊十里長花柳如解語
上有北極宮萬人朝拜處
今朝帝誕辰香火盛永古
下有村民居列肆為坐賈
寶貨有利市種田實第五
復聚羣狹邪畫船載箒鼓
繼夜樂不疲相誇作豪舉
香塵撲綺羅贈菓誕士女
皆如飲狂泉弊久未易杜
無乃屏翳輩獨識余心怒
飄洒匝半旬水勢漲尺許
遂令游惰者局促却掩戶
無端各失業淚出自知苦
天公養蒼生私智難記數
菜麥青芄芻桑麻綠嫵々
時物各有實爾疾良當愈
坐愁雲更來又惜春將去

紅芳飄欲殘，鳴鳩拂其羽。安得長風吹，早旭隆。吐
從今一番晴，好至午日午。

臨溪

臨溪凌漪漣，隨風泛舴艋。初過有竹村，漸入無塵境。
田家日午煙，雲樹深秋景。鴻雁滿天寒，蘆花半湖冷。
去々不知歸，悠然見西嶺。

送邵子湘赴登州幕

青門美鬢鬢，丰采遠而淡。天與才華高，文筆銳無膽。
長河拔作絲，泰岱亦易撼。燕臺逆旅中，日猶力鉛槧。

考詩嚴古人，作賦抉玄窟。傾倒公與侯，替氣靡不感。
遂有東牟行，明雨却出坎。慷慨劍屢提，澄清纒可攬。
吾聞蓬萊閣，傑立浮淡澹。扶桑烏未升，光輝已先覽。
海市湧霜空，鞭虺魚龍閃。養神祖洲芝，窮采恣一噉。
之罘刻頌殘，石勒血慘幕。府佐理餘自，慰衆替噴。
重陽喜新晴，黃花鬪金糝。驪駒恣不歌，消魂久黯々。
何時手再携，相思甚昌歎。

冬甲子雨

秋雨々甲子，雨月無少晴。心連菜根死，耳遍木頭生。

今朝復滂沱頃刻數寸盈冰天激電掣霜野奔雷轟
降雹摧岳鎮漲海漂山城得非有愆陽發洩傷元精
無乃積羣陰醞蓄干神明拙鳩羣相呼乾鵠孤難鳴
官倉開已久無以完輸征幾時赴西風一掃雲氣清

贈友

君年將三十尚志窮六經眼光燦天下浩氣衝蒼冥
作為古詩歌擲地金石鏗落筆寫大字陣雲迅風霆
胸中萬言策施可邦家寧持此賣向人半錢尊于兄
單衣被飢驅一飯誰為情美人織翠筠買卷隴山鷄

啄殘紅豆粒終日飛且鳴能言數十句吟詩四三聲
可憐嘴雖紅何曾語分明物稀時則貴轉告皆驚聽
此充耳目玩人號天地靈悲哉友不如無用誠書生

送許蒼圃北遊

人生天地間誰能免行役自古聖與賢道途老歲月
所行意云何吾今少伸說或望太陽平或救蒼生活
汲々復勤々豈徒事干謁吾友高陽君年少英才發
讀古知今非思往改其轍奮然不顧家北征犯風雪
君如到春明再拜黃金闕直上賈董書陰陽論得失

次見巨公卿賦詩談文筆用則大可王不用卷其術
平生知心友計數君為一茲當賦遠遊何以解愁結
富者贈人財吾貧無長物仁者贈人言此名非敢竊
但願兼善心更堅孤高節與道相終始早歸共修潔
寄淮安周子敦

今代數草聖字內無其人
不為運凡手即是聖
壁身縮蛇與盤蚓惡態難具陳
豈願笑法眼祇欲驚愚民
何意得周郎造藝超羣倫
字字陣雨勢筆筆秋水神
透背知正心入骨看細筋
劔斫鉄斷藤挂寒松皴

生蛟避迅疾香繭浮煙雲
周郎年甚少富有而日新
眼中小春華胸次羅邱墳
尺牘倒盪公好客卑田文
嗟余習斯業無成忽十春
何當共臨池玄奧細與論
更將十二法一示顏平原

志雞鳴

余性嗜讀書睡早起又遲
芸牕片隙地因牧一雄雞
同宿鷓鴣羣清晨守厥司
乍聞非惡聲久談助文思
未嘗自斷尾豈憚為人犧
蛇月十二夜黃昏忽鳴悲
舉家驚且怪霍之磨刀為俗
云雞夜鳴主人當有災

水火與盜賊殺以猶可追余曰且止々聽余拙言詞
是難全五德忠智又過之匪忠不報主匪智不預知
當其水欲漂舟船須早維當其火欲燒綆岳應先持
小賊謹門戶大盜防城池設警苟自嚴偷竊安能窺
此皆難之功汝曹何憚迷親戚尚愕視旁人已笑嗤
小僮最奸黠不殺不快私嗚呼爾難々忠智反見疑
盜異朝中士赤心無所施虎猛鬚竟捋龍怒鱗還批
黜陟網上素生殺柄下移隘害賢與良顛倒是與非
屈原沈汨羅子胥浮鷓夷折檻朱雲去裂麻陽城危

宋將澹庵逐明取椒山夷無事太平日文恬武又嬉
有事味其言人魄久餒而我願進言者早晚無失時
我願聽言者寬量無棄遺庶幾邦國病良相能管治
抱心徒區々吟此俟採詩

試劍石

吳王昔好劍多年求干將重午鑄乃成淬礪銛且剛
三尺凍秋水提上西邱塘山骨試一擊直裂刃不傷
至今陳迹在周覽空旁皇惜哉所用小遺羞神兵強
蓋試決浮雲令見白日光蓋試倚空同鬼怪畫遁藏

盡試誅佞臣宰器不在傍盡試斬美人西子戒色荒
不然斷龍頭亦可置魚腸奚為一拳多屈以精鋒銳
劍猶不能用况彼賢與良申脊賜屬鏤勾踐膽正嘗
永沉重淵底牛斗星無芒

濠舟

濠舟溪山間秋氣肅天宇禽魚閒自馴藻荇清可數
微陽藹孤村細波渺幽渚無能滌塵襟飄然事漁父

述懷

歲事各碎瑣余衷翻嬾惰寸心禪思維丈室病眠卧

雲浮已隨風冰融更向火假觀溫室中真宜忘右左
渾如與時遺寧復知天大獨善固誠然蒼生苦豈奈
世界即無種乾坤皆有過是非顛倒成業識順流作
顏子大且貧夷叔清而餓愁魄動越吟騷魂招楚些
牛衣對婦傷馬革將尸裹家貧競棄道才富孰揚簸
上寶汨窮塵如珠仰餘唾永々趣沉淪勞々勝輾軻
同調問其誰知音憐若個紆思互內熱因爾思慶賀
昔當學語初尚志亦頗々讀書不甚解下筆滋生科
典謨夔龍傳都俞堯舜佐赤手救溺饑青眼愍顛墜

行年欲三十以意鬱々那最勝出世法道成彌天普
心皈金仙門頂禮雄猊座齋素守昆尼暮朝尔功課
野暗智慧燈海颯菩提舵在我求則得未嘗撥因果
濁多待清淨福盡伏袂禍咄哉萬彙品無處非韉鎖
閑來喜吟詩自吟還自如冥搜鶴去籠成句蟬要蛻
詩中旨云何覆載竊感荷有口能語言有身不赤裸
耳目尚聰明手足未拳跛不織復不耕溫飽安々坐
既已免遣排何妨任折挫窮陰凜欲暮陽氣行看播
第願過今年努力結滄沱

餘事集卷二

虞山馮行賢圃芝著

七言古詩

浩然雪中騎驢圖

北風雕雪鋪平路寒木如開春萬樹襄陽詩老策衛
遊亂踏瓊瑤覓新句石嶺坡陀山徑曲小橋泉咽聲
鏗玉壓歌孤笠躡吟鞭興發忘歸舊茅屋開元天子
空聖明却道朕何嘗棄卿洞庭欲濟無舟楫坐看垂
釣難為情想像風流甚潇洒歎息當年老田野達官

往々染腥塵凝碧管絃驚舞馬

常熟丁氏

羣魚圖

水碧萬頃煙雲空羣魚出沒玻璃中揚鬚振鬣各有
態啖花穿荇時西東漁師駕舟見先喜旋施密網浮
香餌波明食動網不遺那論赤鯁與鱸鮓大魚豈是
魚之王兩眼射波紅旭光優游江湖閑歲月蛟龍雲
雨隨騰驤似憐羣魚竭澤苦意欲以沫遍相煦良工
丹青巧奪天苑在洞庭秋過雨玩圖我為發浩歌魚
兮魚兮將奈何

鍾馗讌客圖

葵榴照地繁開時正午庭院生涼颼老馗今日設良
宴雲端邀下髯天師天師金冠身絳服手執象闌注
雙目馗也驪袍又岸紗主客接對威儀肅堂上平分
東西席楊梅盧橘芳新摘高堆艾糗祝團樂鮮煮玉
餘勉餐食玉壺美酒琥珀光細擣蒲粉浮雄黃堂下
樂作陳雜戲百鬼跳舞爭飛揚弄丸躍劍風電急尋
幢引繩紛拾級架旁嬌女鞦韆飛竿頭健兒蜻蜒立
後隊一鬼笑顏歡哆唇偷酒長瓶乾客見分明不敢

淑照堂叢書

說但指携來五毒看蜈蚣蜘蛛老精怪蛇舌吐蝮蝎
鉤快黃虎吃哮思擇人殊篆欽牌鎖項背自餘從者
俱林々雷雲岳鎮江湖神木客山魃夔罔雨是會都
覺相情親沈酣縱飲忘歸去燈火笙歌看競渡畫工
畫出意良深我今把玩明其故昨者人來說冀都鬼
市白晝行通衢金縷髮灰達官怕遍貼尅像天師符
山海經亡禹鼎沒萬黨千羣恣險譎我願年年挂此
圖通靈想像丹青筆續絲插艾真等閒不逢不若知
神姦

常熟丁氏

月

霜輪軋空秋迥々疎星散點織雲冷蟾與蝦蟆物類
同一助生光一滅影

題暘谷濯足圖

許子暘谷自寫真坐石濯足溪之濱溪流萬里勢浩
蕩拍天綠淨波鱗々本來無垢那用濯酒酣吟暢閒
行樂水因忽悟徹骨涼不履不鞮恣礪礪論々天下
羣品依何啻吾子足下泥我時盡得一洗拔相與高
步凌丹梯

淑照堂叢書

花宴行

燕都臘月風霜重御園花木愛冰凍別營深宮西山
陽塵凡忽爾成仙洞紙牕蒲席氈毼門未明先照扶
桑暎數加眉炭養微火能挽朔氣回春溫一花一木
皆珍異土著益盈勝於地花兒諸匠食金俸栽植按
時還別類花開葉放香色佳細旃廣廈參差排天顏
有喜每蒙覽書名一一懸牙牌殿前時賜賞花宴上
尊法酒天厨膳臣工內外各歡騰慶賀人間未嘗見
我願治國如宮然勸農四海無閑田樹桑藝穀盡地

常熟丁氏

力可與共得稱豐年

文賓日十二硯齋詩

文子世藏十二硯我為十二硯作詩硯材精良製朴
雅古氣逾鬱光離奇就中第一數太極炎漢所琢渾
危犧其次大圓徑尺許却似中以周旋規八分十二
字缺一華陽隱居勒銘詞二深插手唐進貢端溪置
駟從西馳內廷供御出詔令想見貞觀開元時風字
象形小大二拂々恍有涼颿吹日斗如可酌美酒日
斧如可平羗夷鳳脰寬濶鳳足細宋人名為鳳皇池

淑照堂叢書

茹與竹節與荷葉乃尔巧匠雕琢為高齋几淨風日
美手加洗弄何纒々我東把翫三歎息列代舊物先
人遺憶當正嘉運全盛吳中人物遭重熙衡山太史
實挺出風流文采天人姿文水三橋兩博士瑤林瓊
樹連柯枝父子教戒儼廷陛兄弟倡和鏗堦麓臨書
摹畫綴詞賦片紙一出人爭師此硯一々盡揮染潑
墨濃瀟餘淋漓自昔賞鑑收藏者多尚寶玉髹銅甕
或一再傳即散落煙雲過眼無由追何如諸硯手澤
在是屢默有神呵持吾子々孫永保用信國玉帶同

珍之於戲我詩自愧筆殊鈍因硯得並千秋垂

澄泥硯歌

江南文物推南唐後主賞鑑尤彰々風流文采映千
古累朝寶玉皆收藏惟有硯癖少佳者別詔陶工縫
作裳鮫綃百重最縝密大江中流金山旁懸之歲久
中自滿傾出雜以千和香五金八石盡霏屑萬杵搗
靛模胎方官窰七日火文武燒煉力至堅而剛鑿池
蓄泉浸潤徹退淨火氣生文先就中顏色誰第一瓜
皮膳魚綠與黃琢成進貢諸古式磨治細膩添寶漿

金星迎日彩晃耀玉磬擊風聲鏗鏘龍尾馬肝盡羞
伏紅絲碧錦俱奔忙九成宮磚廢繡嶺銅雀臺瓦沈
清漳以覲入呈主有喜建業遂爾名文房廷珪製墨
蒙賜姓紙亦號以澄心堂宣州紫毫甚銛利揮洒書
翰流四方錯鉉侍書自填曲春花秋月成新章惜哉
用心止於此從此廢却秋江防硯村遺落猶至寶嗜
古重購心皇々亂真寒山嶮村石俗眼往々翻云強
今年余客邗水上見一破硯於槽坊灰塵埋沒墨漬
污慘淡神氣韜精芒携錢亟買歸洗濯暗有神物相

扶將磨墨汁可容斗許闊深澶池高邊牆古致渾成
復剝落愛惜過甚球琳瑯紫檀作匣青麝荐久貧驟
富歡我狂花邊居中惚几淨宣爐宋榻頗精良時共
摩抄手不釋如與好友談衷腸今依書生昔國主靜
對無乃深慚惶硯乎硯乎試聽之澄泥予獨知其詳
非予將棄於遐荒何異玉石焚崑岡獄底劍自過杜
武爨下琴合逢中郎予不敢德汝勿忘此生可保同
滄桑盟心指冰經冰霜石交惟汝情偏長於戲石交
惟汝情偏長

憶昔行送海寧陸冰脩

常熟丁氏

憶昔庚戌游唐西所遇遺老多長髯先生氣岸迥出
衆胸堆書卷逾萬籤遂蒙忘年莫逆贈書今尚藏
書奩爾時丁沈韋卓輩典型風範清而廉共探操山
黃鶴勝波心艤棹看涼蟾菱鮮藕宿酒復旨戀景惜
別還遲淹歌聲直上雲外徹酒痕橫墮襟前沾吾宗
老人雖不飲笑指樹杪懸青帘重陽將近雨新霽菊
蕊泣露清香露花糕漉栗盡糖面福蟹落爪皆金箱
茲游奇絕意尔得未竟台蕩情無厭竭來倏忽七八

載老成凋逝餘柔纖飢驅單子燕市裏傲懶入骨難
鍼砭烏投密網愈促々魚在淺水空噏々先生重見
最知我肺腑出示忘疑嫌跨驢踏殘太液凍哦句坐
到寒燈燭近來詞場盛蕪莠詩妖文孽憂心悒昌黎
捨剝少陵林長慶冷落空同炎主司冬烘彼頭腦內
外不隔鄙分廉人問得失那足數烜赫但是清華添
燮負軒々立碑石天狼呀々充閭檐曾聞音聲通政
治此調無乃今時快尔有一二菰蘆客舌端有鏗毫
鋒鈞先生見之或一助車馬不及施鞍轡東流倒瀾

淑照堂叢書

日趨下隻手推夢醒吟吟蛩々駉駉正依倚風差初宜
切歸袖如何黏江南縱有好山水通日

餘事集卷三

虞山馮行賔圃芝著

五言律詩

友人惠團扇手中詩以謝之

齊紈輕作扇吳紵濶裁巾好拭劉輿膩先遮庾亮塵
風生忘酷吏日暮憶佳人中道情還在誰言棄置頻

冰雪

冰雪相兼至連朝奈極寒河源終斷塞岳鎮忽飄殘
地變琉璃易天開混沌難可憐魚雁杳無處寄平安

試一

常熟丁氏

試一閑行藏危樓倚夕陽能貧何必巧甘賤不妨狂
坐石三生記銜杯萬事忘吾儕天付得山澤恣相羊
雪中卽事

一夜山頭白嚴寒面々推路歧填未沒屋老塵先頽
萬木僵猶立孤花病且開干人何處去還坐撥爐灰
詠澆花甕

滿中含綠水細點落霏々得藉陶鈞力全操漉漑機
代丈施雨澤隨地發春暉李靖瓶誰見騎龍不復歸

蘭蠡庵和尚

束法逢今日吾師復退藏吟窮山水趣閒看去來忙
月到秋偏白花當午更香此中真意在無語坐禪房
重過程士遠山居

幾番騷動後此室復依然槐柳分行列藩籬取次編
壺中新有酒琴上久無絃幸得重相見殷勤話昔年
只赤

畫欄依砌小曲巷與堤斜曉夢不成雨晚晴偏愛霞
烏衣飛柳絮丹嘴破桃花只赤天河樣誰能遠泛楫

西牕

西牕寒太甚枯坐若為情
覩冰呵還凍爐灰劃又平
吟邊看雪厚醉裏借春生
寂々何人問唯餘啄木聲

二月廿三日見梅開花一朵同文淵作

寒梅今始發一朵勝於常
儷葉青無色橫枝白有香
天為留絕艷春亦惜孤芳
不似閑桃李紛紛漫出牆

六月一日即事時小暑

舊燕語何急新蟬聲不長
天機原自異人事且相忘
無雨力耕苦有風閑卧涼
從來多散野不是嬾衣裳

送吳天章歸

吾子尔如是誠為夫逸才
春明一送後懷抱幾時開
且自竟歸去可能還復來
條山讀易處庭際滿蒿萊

又

斯世自難合昔賢同此心
幼與甘一壑叔夜志長林
路入芳草遠人行春樹深
羨君歸便得高卧任升沈

又

蟠々紫翠色不斷太行山
馬上吟看好詩成雲壑間
繁花漫開落野鶴隨往還
儘有幽棲處無能共掩關

又

欲留仍未可欲別極知難後會惟憑夢前途誰共歡
讀書窮達定與道始終安真類平生志夙々負釣竿

又

怪石求為友寒梅探作妻君名時共識欲與古人齊
掃地不除草飲泉還掬溪殷勤相贈意努力飯去聲青
泥

贈素山和尚

吾師亦到燕且住寺西偏慈眼難看世雄心不礙禪

浮生空有志出處豈無緣一把茅堪縛深山共幾年

送王子重

君歸猶失意何況草茅人世事只如此才名那復論
鶯偏啼破曉花自惜餘春無限別愁緒空傷折柳頻

立春

一氣來無象東風暗自春龍蛇思奮動草木欲精神
日色煙開麗山光雨洗新清明何限景畫寫與詩人

近日

近日事如何人心總似波輪圓行路疾鉤曲得魚多

寒雪堅松柏嚴風敗芟荷誠哉傲世者深隱發狂歌

偶遊

小閣橫青嶂斜牕頰碧流花明風翦々簾捲月鈎々
夢遠寧知曙情悲似為秋不須深悵望那得久遲留

向晚

向晚天新霽經秋喜漸涼雲連千水白日落半山黃
村樹差々遠秋雲去々涼登臨非不好偏助客情傷

初晴

久陰春少色初霽日增光山遠濃如畫花幽落尔香

鶯聲嬌出谷燕語亂尋梁塞屋詩書在虛簷午日長

兀坐

兀坐窮簷下猶襟袂自愁賤於貧後見貴向富中求
有客居金馬無人製木牛青山深幾許好去伴巢由

塵

舉世皆塵土相吹尔甚微漫々看漸厚細々拂還飛
燒盡方成劫飄來自滿衣此心甘一洗不奈白泉稀

贈漱石師

竟日掩經房頻年坐曲床苦吟違俗好精律制禪狂

靜極聞空梵，閑多識妙香。羨師堅此志，臘月有蓮芳。
魚

悠悠如避釣，泛泛可吞舟。羅網從他密，江湖任我游。
臨淵須勿羨，緣木豈堪求。東海神龍在，朝宗必用謀。

即日

聽鶯尋勝地，送燕到名園。晚色雲中淺，春光雨後溫。
山隨芳草路，水遶落花村。取次西郊外，香車勝事繁。

夏夜

天色遠蒼蒼，風微動小涼。有雷疑雨驟，無月覺宵長。

樹暗多迷影，星低欲墜光。可憐紈扇好，未便篋中藏。

當時

愁至酒無力，病來僧有緣。月庭霜冷地，秋野露寒天。
佳境祇如此，外灰寧復然。當時趙元叔，曾歎一囊錢。

春雨

春雨冥冥下，春天淡淡陰。濕方添草色，暖欲動花心。
山樹煙初綠，池塘水暗深。試看南陌畔，耕犢已相尋。

柳

鬱鬱荒園畔，搖搖淺水濱。但垂新放綠，不記舊遊人。

灞岸魂消盡，隋堤淚墮頻。那知飛絮意，猶得送殘春。
懷錢既白

誰道經年別，相思雨若何。風微花落片，春動水增波。
白日忙中盡，紅塵隱後多。與君俱少壯，努力慰蹉跎。

昆湖舟中作

昔歸帆帶雨，今過水平堤。沙荇青相接，田秧綠未齊。
煙深藏樹杪，村遠隔牆迷。最稱孤吟客，冥搜到日西。

晚晴

山郭煙猶暗，湖村霧漸輕。農忙新雨後，樓喜晚晴中。

試粉憐新蝶，流金愛乳鷺。遠峰還有意，重疊翠眉橫。

西城

靄々湖田迥，蕭々草樹殘。新祠侵梵宇，古觀廢仙壇。
風景千山暮，人煙萬井寒。西城樓閣好，更立夕陽看。
追和中庵顧先生晚望韻

花殘春晚晚，樹密鳥聞聞。水定明於月，村深靜似山。
客從沽酒遠，人倚釣竿閒。遙想登臨興，非能共解顏。
京口晚泊和毛芥季韻

亂山天外碧，一棹宿江濱。地勢東南合，人煙楚越分。

金陵寒照月，缺變暗遮雲。何處魂消甚，如替送雁羣。
霞

片段江邊遠，威蕤海外寒。舞衣晴日曳，成綺晚天看。
紫閣隱堪舉，丹梯高復餐。何如煙霧好，秦女欲乘鸞。

村叟

村叟三間屋，門依淺水開。逢人時帶笑，入鳥不相猜。
馬磨營生拙，牛衣卧病哀。莫欺雙淚眼，曾識太平來。

查鍊師見命署書因成四韻

星檜仙壇古，瑤花道觀靈。自慙題紫府，不是寫黃庭。

雲鶴同思駕，池鵝異換經。殷勤香案吏，應念誦東溟。

題蓮社庵和原韻五首

溪山環四面，花竹隱雙扉。靜勝人偏瘦，閒多遜自肥。
鐘魚空響徹，籠鳥放懷歸。獨結阿蘭若，規模與世違。

其二

避塵依寂々，亡所坐深々。月皎霜鋪地，風清雪滿岑。
不惟消伏熱，還與破羣陰。我亦詩禪者，當機舉似吟。

其三

四禪非有想，十地可無情。起滅觀空色，圓通證水聲。

披衣便坐臥飯食共經行以意師休笑臨時得上生
其四

末法傷心壞羣盲拍背過曹山雲未散濟水浪逾多
攘々燈傳火紛紛樹羅羅吾師雖隱矣不免發悲歌
其五

任却長安鬧終朝只是晏如禪枝客駭鳥定水樂遊魚
世界由他任田園要自鋤白蓮今有社何必上匡廬
角聲

角聲淒歎絕城郭日斜時地火都浮水天空不見涯

僧亡山寺廢賦重海村飢誰奏鳴々曲渾如塞上吹

懷寶巖和尚

金粟契真要寶峰高隱名禪枝風四靜慧鏡月雙明
既荷持携切常勞寤寐情一陽消息近山頂願同行
懷友

知爾不得意飄々辭故林隱居言易放出路醉難尋
華岳千重險黃河九曲深舟車經過處應見世人心
試筆

不律凌朝試臨池畏日斜舊愁纒起草新夢正生花

玄白嘲能解丹黃點更加
煙訛陣圖在劍戟斫龍蛇
九月

九月又將盡階前稀候蟲
秋深晴帶雨木脫響隨風
出衆無奇策因時有斷蓬
今年心志減落魄似江東

陶洪昉思

自是天才絕將如世界何
以君猶未薦而我亦悲歌
賈豎衣冠貴文章凍餓多
長安車馬地遮莫問漁蓑
十二月十日月下同湯西
崖項霜泗訪洪昉
思寓居次韻

帝城居甚僻渾似在林岑
戶寂浮塵遠庭幽落葉深
語狂乘醉興歌苦出商音
忍看明明月難禁此夜心
送孔天和歸吳

別酒殊難醉驪歌自愴神
風塵俱作客雲壑獨歸人
路入桃源近書傳橘社新
五湖鰕菜好泛徧洞庭春
元夜

元夜無非樂京華不解貧
墜鞭歸醉客交憶出佳人
火樹光勝月煙花艷鬪春
六街替沸地滾々起香塵

春雪 正月二十日

天將今番雪似為洗陽愆火井何曾滅冰山不助堅
寒威禁鳥語素艷壓花妍我欲評茶味閒來竹裏煎
憐渠

詩乃乾坤秘憐渠錯用心有瑕終累玉無鑛始成金
情味酸醜外工夫意象深莫將千古事聊塞不知音

舊聞

冀北三秋雨江南十月雷風霆驅海立冰雹擊山摧
麥與禾爭爛桃將菊鬪開舊聞那是瑞新例不為災

晚泊

遙山淡夕陽淺水駐輕航見神謀賒酒間春憶聚糧
游魚吹柳影飛燕語花香吾却拋吾事無詩入錦囊

是游

文物今如此江山昔壯哉紅雲應重見紫氣直須回
風雨龍歸殿笙歌鳳去臺是游殊自喜得謁古陵來

長干

此是古長干來登塔上看諸天三界在大地六朝殘
城柳藏鴉暗江蘆帶雁寒西風吹客恨渺々入雲端

相對

的々傳千載明々抵萬金未曾吞月魄那解賦春陰
適興原非酒知音不止琴野鷗相對久消盡許機心
對此

兀々終吾世悠々奈本心須知阮籍哭不及子先瘠
雨曾開山道風花竹樹林吾生甘與苦對此暗沾襟
吾生

垂目陰天坐回腸獨夜眠竟無人問疾奈有客嘲之
關塞雖乘運溪山且締緣吾生何滯著隨處可盤旋
寄言

昔者已亡矣今吾安往哉情多還有夢命薄况無才
紅紫非花艷青黃是木災寄言年少子莫使歲華催
珠

盡是較人淚如何玉價同摘星驪頷下剖月蚌胎中
合浦還誰見登山採正窮善歌那比得顛々動王公
三十

三十欲何為昏昏靜自思孤寒羈客日貧賤逼人時
漫視張儀舌仍齊德耀者與君偕隱地應在鹿門西

陽月

陽月應於春晴和又雨向風微殘葉墮天胡野花新
照日牕紗薄消霜瓦翠勻幾多無福者忘却暫時貧
有幾

有幾竟知音無妨學醉吟愁多還放眼病久已安心
造化容雌守文章奈陸沈長卿雖四壁取酒費黃金

小物

小物乘秋氣無端尔鬪爭鶴鷄矜嘴蛙蟀競飛鳴
同類分強弱旁觀快死生此風殊未已何日致昇平

村居

芳草綠回娘東風亦到村煙光依柳動春態入花繁
人事甘栖谷吾生好灌園成蹊桃與李一夕自無言
此懷

我意殊難好卿言尔自佳濃春虛悵望壯歲強安排
竹葉知無尔梅花識此懷青冥高幾許何路覓雲階

平居

實用書生少虛名屢士多山林皆若此禮樂欲如何
長劍醉頻看短策行復歌平居尔自愛流落恨煙蘿

春日

春日滿春天春光暖々然柔蠶猶萬畝戎馬似三邊
山遠樹衝霧水晴波蘸煙獨吟青草渡飛絮自狂顛

新竹

絮飛花謝後寸々日如長粉穉香拋砌青梢勢透墻
曉煙滋嫩色春雨動幽光結實他年事終期待鳳皇

夜泊京口

古澗城還在新豐市甚閑大星明當月高岸斷成山
有客船皆重無僧寺不聞永懷眠不得蓬底聽潺々
寄家實的大兄

閉戶不因人高歌每動鄰家貧書轉富學古道彌新
醉後看爭鬪閨中任屈伸近來時物異相與話逡巡

城畔

城畔登樓望江邊倚棹歌嶺霞隨日盡水霧變煙多
鳥語花催暝蟬聲柳拂波是游殊自喜看徧舊山河

逆旅

逆旅秋風裏窮途日暮時過淮衣驟薄去魯馬何遲
恩豈千金報情還一劍知行々頻自慰不敢泣多歧

新涼

新涼氣爽然清坐欲成眠風皺池心月河明絡角天
秋荷妨宿鷺雨柳尖驚蟬遙憶高陽侶相將載酒船

卽事

羣盜蜂々起高官鹿々危雖行沈命法皆作匿情詞
不復詢黃髮安能撫赤眉臨軒將淡墨一寫次山詩

秋來

秋來病自多秋去恨如何以子尔參政故人猶放歌
酒無千日醉劍有十年磨哉欲思歸也青山好薜蘿

樓中感事

相思猶未見經路只無媒夜月梨花夢春風柳絮才
有情憐萱萼是淚泣瓊瑰忍待三年後憑君仔細猜

春初

忽又是春初人閒事尔踈漫將高閣倚真似好樓居
梅柳江南暖雲霞嶺北舒平生微有守今日意何如

小閨

夢好愁天曙慵多倦畫遙翠看煙外柳紅淚雨中桃
不忍分金鏡何當問寶刀小閨相傍立閒看燕雙高

雨

一雨將三日淹々不肯晴暮朝悽客况今舊感人情
雪影老梅落煙痕芳草生干戈如早息十畝欲深耕
病起

病時紅滿樹病起綠參天景換無三日春殘便一年
鶯聲風外碎絮影水中連脈々空吟望吾生有淨緣

偶占

不是不歸家其如路轉賒孤危同海鳥飄泛傍江花
外地三年病中流一棹斜空憐漢賈誰痛哭滯長沙
撫景

撫景夜深月聯吟春曉花九霄涼似冰萬樹爛於霞
有美紅樓靜無人翠幙遮若隨蕭史去塵境即仙家

西城有懷

丹井失仙境尚湖閒釣磯煙波今日冷羽駕近年稀
春雨樹爭綠晚風花自飛豈知雙華表遼鶴也愁歸

山下

田畝多於昔人家少至今一村流水靜半嶺暮霞沈
山下唯聞哭風前且試吟歸鴉如可數點々自投林

新涼

花殘濃景歇春晚薄寒多若草煙無影斜陽水有波
樓臺閒自好鶯燕偶來過不識乘槎客新恨更若何

東歸

西笑無成日東歸有恨時風塵羣動鬧書劍獨行遲
坎壈長途見淒涼落照知登樓不敢賦王粲在荆夷

倚樹

小病愛僧至閒居任客過池塘蛙鼓吹庭樹馬竝歌
風景知無限襟期亦自多今朝天正好倚樹自婆娑

百舌

百舌音聲好東風得々新巧言偏五夜快意只三春
啼處月初曉過時花亦塵伯勞休更如已是不驚人

倚樓

倚樓人靜後懷抱欲如何夜景煙中遠秋聲露下多
明々看月闌耿耿阻天河愛煞漁翁好高眠醉放歌

哭巖三十五晉公

對菊同狂醉探梅獨愴神君非無壽客予是有交人
書幌風吹影琴牕日動塵安知不為福竟作令終身

一日

一日人纔暇從前病半輕野雲看去々芳草欲生々
蔬笋新吟咏松筠舊性情解嘲兼識字誰似子雲名
湖岸

北郭吾廬近東湖物象新穀蠶千萬落花鳥一三春
地勝皆靈宇村深似古人從來登眺意愛此重逡巡
哀歌

連橫蘇季子制禮叔孫通世用成王佐時違卽病翁
哀歌頻所地怪事只書空誰道南溟濶鵬飛不待風
歲寒十二咏

雲

一片蒼涼影飛來乍暝陰遮天那有眼捧日竟無心
不覺速朝暮真能變古今長風如不起為爾更沈吟

雨

終日似輕埃濛々暗小堦望晴天意遠分潤物情乖
衣濕看無迹燈昏坐有懷自緣無煖律不是作霖差

月

夜色冷悠揚雲端露淡光浸空疑積水濕地訝繁霜
藻影中庭亂林聲萬木僵姮娥應獨處偏與照空床

露

煙重草萋々如珠遍綠堤荷心風外蕩柳眼雨中啼
雙闌餘金掌三危倚玉梯景陽鐘動後猶綴野花迷

風

慘澹復呼號相驚利似刀刺肌陰翹栗掩耳駭鳴條
倚勢搖山岳張聲送海濤吾廬秋更破屋上莫吹茅

火

失却太陽性翻於鬼燐同荒原十點白陰壑一星紅
勢欲薰天半光慙出石中可憐無褐者猶望變融風

山

曠野一堆々峰巒半欲頽鎖煙泉石冷經燒草根灰
雪霽凌層瘦風清病木摧不須藏虎豹遠望漫崔嵬

水

蘆花初放雪積漸到霜殘牛馬秋無別魚龍夜失憑
綠波風不縈清底月還澄可向東溟去海々挽未能

花

大地猶能發和風不肯吹暫香非異種淺色亦同枝
曉去鶯無語秋來蝶不知美人空折得路遠欲遺誰

木

亦有發生意其如冰凍何不堪當凜冽獨自歎婆娑
心漫思梁棟身猶是薜蘿蕭蕭陰谷畔底處見陽和
衣

西風忽刺々客子自沾襟欲負黃綿袂空搔白玉簪
一端文綺恨萬里大裘心屢々催刀尺愁聞急暮砧
酒

一尊初把後似可慰漂零席地何須頌窮途不願醒
花時憐酸絲雨夜怕燈青浪笑曹參飲成功泗上亭

郊外二首

郊外偶閒行將村尚近城竹松紆徑遠花柳映溪清
落日多煙霧殘春半雨晴隔林煙縷起知有客逃名
又

郊外偶閒行人幽易感情壘峰遮日影亂石激泉聲
野路看牛喘村橋怯馬驚老農相與語望歲計陰晴
昨夜

昨夜忽風雨朝來寒氣新攬衣憐遠客對食念流民
玉石崑岡火滄桑浩劫塵有懷言不得并入鼻中辛

知君

知君抱所尚相慰且銜杯有月夜皆好是花春盡開
身名應慕藺心事笑尊隗仲蔚衡門外悠然對草萊

銓衡

銓衡失其政壅滯若為伸選格如散子居官似積薪
少年閒放老亂世貴能貧歸去青山畔臨風抖旅塵

客意

乾坤落落大客意自多違路遠將行徧家貧亦夢歸
生絲變旅鬢化素一塵衣春日西峰好何當賦採薇

致身

致身才已短刺骨怨何長時勢唐天寶人情漢地皇
真珠諫惹惹消食悶橫榔一劍猶能把男兒未可量

今日

今日為何世相看一泣然山荒狐假虎城小雀生鸚
心醉非因酒躬耕莫問田若為歸去好林藪恣狂顛

日斜

日斜無限好出郭獨行時世界愁成夢江山醉入詩
寒花思竹葉衰草見松枝慘々風塵色言歸不敢遲

十月十二日

常熟丁氏

性剛才又拙不奈善蹉跎日落天隨冷風微水自波
病憐謀道切窮覺怨詩多底事風流客猶傳晉永和

逆旅

逆旅易生感淚痕多不乾千官皆鬧熱一客自孤寒
漫弄丹青筆空探赤黑丸臣身從九尺索米在長安

哭顧曹甫

憶昔論交日昌々不藉身卽今生歿隔歲々淚盈巾
天不容才子時方忌正人直言文社散何處得朋親

十一月十八日冬至

對酒不能飲撫時空悵然池塘水照月樓閣雪涵天
故事書雲物新愁咏野煙一陽初動後消息是明年
寂々

寂々客中感只教心自知貧窮真有命富貴豈無時
跨下好帶劍囊中始置錐幾回將遠去還坐更沈思
又

寂々客中感落然寒且孤日高憐極望天遠笑狂呼
兀傲猶存骨誅求甚剝膚幾回思仕宦不過執金吾

野性

野性如麋鹿由來不可馴
迂踈難入世貧賤易驕人
懷刺多漫字征衣半化塵
江東遺好句吟罷自沾巾

一杯

一杯聊自把得飲且逍遙
禮豈為吾設愁還仗爾消
卧遊因識畫坐隱不逢樵
兼此真堪樂悠然任暮朝
飲卓有叔先生修餘堂

清流欣乍覩良夜約相遇
燭燼花交影杯深酒凸波
遠煙騰玉露明月失銀河
不醉無歸去留髡欲放歌

斯編

偶把斯編讀誰傳不朽名
螢光雖細映蝨字可分明
未觸新何用將開舊有情
昔人詩句在莫作一書生

過武德乾元山

漢吳羗避新莽隱慶宋沈麟士於此築室織簾

萬山藏縣僻一水徹溪清
村近皆為市橋長即當城
桑麻圍野色松竹帶秋聲
吳沈遺芳在空深弔古情

偶感呈吉祥石和尚

逆旅乾坤窄跳丸日月忙
倚窮逃酒債尋病試醫方
叔夜生來懶福衡到底狂
可憐雞畔菊能自傲寒霜

遣悶

兀々竟無徒昏々半似愚磨錐爭及劍工瑟詎如等
江海除豪氣乾坤笑腐儒思歸兼不寐愜然夜啼鳥

寓草庵

歲暮淹行李途窮望故林將詩伸傲骨把酒過歸心
世路山爭險侯門海較深老僧殊解事約我聽潮音

孤客

孤客奈多情逢秋夢易驚遠書重辯隱殘燭半留明
月冷飛鴻影小窗落水聲懷人因恨已所得病先成

次韻別陳右渭

將歸偏有夢欲別却無言送我還琴水依人到劍門
山川隨短棹天地避深樽且待梅花放來看雪裏村

思二弟

吾弟侵晨去勞兄晝夜思河冰舟楫少山雪徑途危
筆硯輸弓劍文章換凍飢村中消息遠拋淚鶴吟詩

盆荷

盆池荷早發宛與水中齊密葉還相抗疎花或自低
常能承雨露亦願出行泥何處清香發庭前落日西

咏物二首和友人韻

常熟丁氏

蜂

春氣歸芳草狂蜂動一羣看花常得見摘露亦相聞
釀蜜憂無食排衙似有君歲寒應不久怪爾尚如雲

蝶

綠遍江皋草尚圓蝶又生化來多是夢變出更堪驚
剪麥頻防朽開林不用迎前亭楊柳岸飛去伴流鶯

和丁叔范先生鶴蜂蝶三首韻

雙鶴昂立青苔步跡分松筠真共適蛇虺可先聞

高舉聊橫海卑棲亦附雲但期親鳳鳥何必出雞羣

其二

巨耐懸壺族狂飛到屢羣雨衙人盡見千衆我偏聞
毒尾空傷客花心只奉君蜜令成幾許盜賊赴如雲

其三

翩々閉屢見栩栩夢時生帶雨將飛怯隨風欲舞驚
穿花憐並住冶草戲雙迎莫以輕狂甚回頭好避鶯
個人

欲歸偏遇雨將別况傷春樓上隨殘夢簾前遞淺颯

寶釵徒有燕瑤札久無鱗今日橫塘外依夕是個入

洞戶

洞戶晚風靜綺樓春夜深月光驚小犬花影動栖禽
倚醉更新約懷歸見舊心蓬萊清淺後謫去也相尋

半夜

寂々籟初靜閉々人未眠一春將盡景半夜欲殘天
月走行雲疾池平點雨圓共多寥泚思相對兩遷延

夜宴載德堂

良夜動華宴賓朋笑滿堂飛觥知興發換燭覺迢長

竹轉風吹雨梅開月印霜相看俱少杜痛飲却如狂

偃坐

孤館久為客閉牕全似僧長吟多水竹偃坐有花燈
執已迂堪笑隨人病未能逍遙齊物理斥鷃等飛鵬

歲暮

易過冬天日難為歲暮情家貧千卷在世亂一身輕
自了非通計和先祇敗名揆諸高下內誰勝水難生

七夕戲簡嚴三汝堂

金河遲駕鵲玉軫怨求凰月滿宮偏遠雲低路甚長

燭明翻墮淚爐煖漫添香若比功名事君門更渺茫
自把芳尊

自把芳尊後胸中塊壘平晚開花更好遲出月偏明
鳥語多添思魚游少羨情今年湖畔住閒散可遺名

春風

忽覺南榮霽旋消北向寒剪刀裁柳出書札折蕉看
駘蕩吹煙遠融怡送雨殘更於芳宴裏添得醉時歡
日長

怪物齊諧志陰謀越絕書日長看引睡世薄好深居

兔盡仍烹狗鵬飛亦是魚此生都不羨白社在匡廬
有懷

有懷徒壹鬱無事尔憂悲口忍三緘好心憐百折危
文章真若此寵賂欲何為切々秋風起休吹落桂枝
病中述感

盜勞再病魔只是奈愁何性命秋毫賤文章散佚多
酒無十日醉劍有十年磨歸去非容易深山負薜蘿

聞陳鄴仙

風騷道日孤幸子一匡扶才軼吟蝴蝶名高賦鷓鴣

嬋娟非色美組綉尔功粗只有文堪論金針得看無
鼠

火攻誠下策又見渡江年蒙首惟憑社拖腸怕上火
豹文徒自識貓性欲同眼樂土今何處張湯不汝憐
芒種後一日燈下作

記得臨期語狂歌起夜來何曾風動竹祇怕雨迎梅
好夢三年斷相思一寸灰燈花如有喜辜負落輕煤

一歲

一歲忽又暮半生何所為情懷詩暫遣肝膽劍深知

風浪迷津要乾坤遺路歧寒梅似憐我消息漏南枝

浩々

世久棄君平人多笑禰衡夢中占道力愁裏驗詩情
敬枕山川遠侵牕雪月明何當乘一葦浩々入東瀛

苦雨雜詩三首

卑濕江南甚天陰更自愁梅黃空有雨麥綠不成秋
蛙怒真堪武魚驚屢避鈎吾生無倚着未免羨沙鷗

其二

午月毗陵道晚々雨不開水添三尺勢天惜一聲雷

旌朽叢生菌庭荒散點苔無聊還自語暮看北雲來
舊雨同傾酒新泉各鬪茶他鄉逢令節誰與弔沈沙

其三

餘事集卷四

虞山馮行賔圃芝著

七言律詩

春日

春日平居有所思
江湖闕塞雨何之
梅花開過如殘
夢燕子歸來似舊時
身外窮通聊飲酒
眼前成敗但
觀棋自餘可足縈
方寸一任紛紛輕薄兒

奉和黃仙裳李曰堅倡和詩原韻

風騷道至於今
盛喜見柔情各動春
元子世推為漫

叟白公天許作閒人雞豚阡陌花源好鳥雀階除錦
里馴我欲相隨游月窟彩雲深處御蟾輪

半世

半世迂狂自尔憎卧龍騎鶴兩何成日愁注籍三塵
隔夜夢分兵五道行紫塞轟轟雲勞守戍丹田溫火望
生嬰不如且進杯中物只待東風識此情

夜坐擬九僧體

一把黃茅絕四鄰深小清夜寂無塵月移竹影成佳
畫雪伴梅花結淨因紙帳夢魂催送曙蒲團消息逗

回春不知若個當機者舉似虛空笑破唇

贈翁岸甫

先生高躅我心儀今世依然與古期杜牧風流渾得
醉頌斯標格復能詩花香滿室時烹茗竹影搖牕夜
覆棋最是松弦新譜好為傳熟操繼天地

和友人韻

逸才司馬始題橋玄白楊雄可解嘲詞賦劇憐同卜
祝溪山深悔別漁樵蘭當鋤後香猶在松自封餘質
豈凋一畝得耕吾願畢不知何路是煙霄

餘時

鬱之炎熇底散情幾多長物共平生宜爐熱後如綿
軟端硯潮來似鏡明黃卷午看閒有味素琴宵引淡
無聲餘時有個同心友戰罷旗槍鬪酒兵

燕市

燕市斜陽滿路塵無端今古自傷神能詩能賦多詞
伯相泣相歌少酒人甲第固宜粟肉厭內庭尤尚管
弦新看來膠擾何終極只合江村理釣絲

目疾

沈之暝坐學頭陀自用光明用太過玉屑看來仍重
寶琉璃籠後是山河痛思枯血生神少事過傷心出
淚多總被根塵添幻翳金篦掌果近如何

曉發楊子江

蕩空無際碧天寬蘆荻蕭々作暮寒共道昔年曾馬
渡不須今日認龍盤好山色屢嫌帆疾急浪聲中愛
棹安悵望石頭城上遠水煙淒緊香漫々

過紅豆莊

白雪花開碧玉枝暮春天氣日猶遲四朝綠野歡歌

酒十里青山對奕棋記說優曇初現處旋傷梁木已
多時流風未沫藏書散獨受深恩是阿誰

寄歸懸弓

寄傲搜奇兩自餘有生蹤跡怪頑迂里人每訝厨煙
少室婦惟教酒盞疎一畝荒園聊種菜半間破屋尔
藏書陳平豈是長貧賤門外何多長者車

岳墳

直北軍聲盡淚流向南枝上晚煙收金牌留得乾坤
恨鐵像遺將社稷羞歐鄧有功時不與關張無命國

誰愛分尸檜火今還種何處冬青樹一坏

十印度公毅然難染於寶巖末法季世為甚
難希有之事敬成長句以儆伽陀

風火頻驚小劫灰俄看從地湧蓮臺山中有福君先
住世上無緣我後來佛宇幡幢知倚仗法門梁棟漸
崔嵬口經身律心禪定東去狂瀾好障回

夏日寄兄寶伯

梧影蕉陰覆竹扉寂寥因不見炎威蠹書有分魚同
老靈夢無驚蝶自飛花筆掃雲供醉墨葉舟撐月過

漁磯北牕風景
羲皇上不省人間有汗揮

夏日出曝一二書卷
悉為陳迹慨然有作
手鈔心誦兩成
愚方部州家記得無
自喜斬新將塞
屋可憐依舊愧行厨
勞薪作飯誰精鑑
敗鼓為罍在
按圖欲向鄴侯誇
未觸蠹魚蛀飽字模糊

夏日破山寺謁古南和尚

朱夏炎々白晝長
入山先自覺清涼
破龍泉冷松依
澗伏虎橋低柳映塘
初日照林潭有影
落霞橫嶺石
生先人心鳥性何差別
更拂前塵禮法王

秋來

漸覺輕風洒面寒
柳衰花敗不堪看
刀頭欲折歸猶
阻珪角頻磨事更難
燈暗舊愁魂慘淡
酒醒新夢記
闌殘皇天四序平分在
何事秋來作病端

七夕立秋

涼颼初動井梧殘
清影俄驚月桂寒
白帝似邀鴻雁
候黃姑翻待鵲成歡
銀河雲淡機絲懶
玉宇煙清錦
繡攢不是天公能省事
人間那得一迴看

見坡詩

抱病離居悽然有作

澄空山色遠煙收蕩碧湖光晚霽幽新夢不成惟瞑
目故人難見祇搔頭蟻移居後天將雨鵲繞枝時月
正秋一種清涼誰與語想君沈醉在花樓

與丹邱子以靈師夜坐

秋夜無雲月有波高人方外聚巖阿藥爐結隱期嵩
少竹院偷閒嘒貝多睡夢黑甜返平混沌病思白業
學頭陀吹塵成劫田為海記取今生此寤歌

長途

歷落長途苦倦飛性剛才拙世相違詩多賈島河曾

瘦食少陳平若是肥新夢轉燈檠有語舊恩對酒鵲
無依年來艱險嘗將盡咫尺家山未敢歸

寄友人

吾在吾聲更試捫眼光猶自燥乾坤人情不怨風飄
瓦世事長疑雨壞垣簇々晚山新雪景依々殘照遠
人村山中欲辨憐真意蒙邑先生可與言

騎星

騎星仍上尾箕東人虎文龍一旦空盡道神仙遊物
外誰知宰相住山中職親天帝如貞白老惜春皇對

落紅賴有匡廬蓮社在遠公依舊演禪風

過拂水山莊

青山十里變嵐煙衰柳千株覆墓田
雪夜池亭非綠野春天花木異平泉
破闌石壓看堂構舞榭苔侵絕管絃
不獨淒涼眼前景文江學海正茫然

東鶴詩

十年城郭復東歸十萬揚州未許騎
池上可如蒼海意月中仍是白雲司
孫生祇欲傳松竹子和因從整羽儀
藝降真香嗎且舞九皋仙客在陰時

草

春天隨處碧叢々離別人多色更濃
芳意自饒侵徑竹奇姿那許沒園松
金羈風疾傳嘶嚼油壁塵生帶笑逢
最是江南煙雨霽踏青歸去印香踪

廣陵

騎鶴空曾笑昔人放螢還要問遺民
城中一片管絃夜岡上萬家燈火春
錦纜好風吹碧浪繡簾明月照紅塵
誰如杜牧為書記傳道平安報帖頻

題淮陰侯祠

滿目陰威舊楚祠
令人猶說鄒侯追
千金易似興劉日
一飯難於滅項時
淮市塵沙添壁壘
井陘雲氣護旌旗
生憎胯下橋邊水
急浪聲中把釣遲

思歸

流落人偏憶舊鄉
獨行無語立斜陽
尊鱸澤國秋風起
稻蟹江村社酒香
聽竹便疑千樹雨
看松因信一山霜
歸期也道無多遠
只待南來雁幾行

長征

不辭辛苦事長征
夢裏猶勞笑去程
帆勢滿風江上

思車聲斜日路
旁情店懸敗肉飛
烏攫爨惜殘通與
馬爭努力塵沙相
慰藉賞心亭畔酒
同傾

江上逢友人

江上秋風似客閒
相逢都訝老來顏
繁華暗逐東流水
形勝初登北固山
彈鋏我方尋孟館
吹簫君又過昭關
可憐美酒新豐近
好拂衣塵醉倒還

平生

平生偏仄復離奇
諳得途窮與世危
勸酒中懷形悶影
檢書前事信還疑
蘭當荆棘芳馨在
松到冰霜性

格宜一種有情兼是恨夕陽西下立多時

陽月

陽月江南半暖天無霜有日靜堪憐李梅又見冬成
實松竹那勞雪試堅釀蜜銜蜂爭樹底暮籬穴蟻鬪
堦前何如一笑忘中外任却紛紛氣候遷

南歸

杖策南歸日欲寒此行風景恣吟看夜深鐵甕人聲
聚秋老金陵王氣殘江上潮來如鳥渡山中雲起失
龍盤劇憐逆旅誰為主草々郵亭也得安

懷漢威兼簡旣白黃善填宋詞

兩版衡門百卷書黃鸞沙畔寄茅廬思君又欲梅花
發願我還依竹影疎雲樹襟期多酒後煙花情致有
詩餘村南卽是錢兄二字見樂天詩住江上青峰愧弗如

長安陌

長安陌上聊閑行長安客中能忘名作詩全欲用蠻
語飲酒半可呼狂生已曙再眠戀歸夢未秋先悲瘴
旅情好着岑牟單絃去漁陽摻搗同正平

上新城先生

常熟丁氏
乾坤清氣散詩脾千萬人中一雨知碧海鯨魚公已
擊黃鐘及岳我深悲別裁偽體留丹筆薦待寒羸過
色絲不是臨風偏感慨擬將金鑄作鍾期

贈松雨師

正法於今漸不聞吾師清行冠同羣心田馳驟三乘
律口海波濤八藏文暗上智燈懸曠野靜披慈甲伏
魔軍滿團消息無多子餘力猶能咏碧雲

臨風

天上浮雲地下塵眼前空色夢中身漢家自是無三

傑越國何曾有一仁戰馬北來肥首薦乘輿南去朽
轆輪臨風痛哭吾生晚不見幽居絕代人

偶書

試覓心來與汝安此心安竟海天寬典衣且負黃綿
襖賒酒仍邀白玉盤蜀相臥龍非有意楚狂歌鳳豈
無端菊花約略開將遍也學人情一為看

自序

不成孤介不清狂自分多應廢棄將世事漫成三折
臂人情空費九迴腸月秋祇助銀河濶兩夜偏教玉

漏長此種淒涼渾變慣可堪多到晚春傷

題伍相廟

像設淒涼廟半顏蛛絲巫覡鎖塵煤江中千古傳還
怒墓上三年楨可村股掌玩吳麋鹿在腹心除越虺
蛇摧屬鏤既賜鷓夷去信彼譏人是禍胎

春感

春色將歸鬢欲華阿誰相伴過生涯無媒徑路空憐
草有主園亭莫看花誤盡少年人是我悶消長日客
非家年來底事傷情甚解向東風有嘆嗟

簡陳子兼

桃花源畔隱孤蹤生不逢時奈碧翁閑興坐隅悲服
鳥清聲秋夜聽蛇蟲郭郭終日隨窮鬼周震當年號
殺公欲把一杯澆塊壘為君惆悵泣西風

寄嚴汝堂

年少才高筆力雄苦心天不負深功青雲有路看梯
上白日無媒且酒中禪室一龕仍作客相門三代復
生公他時不忘貧交日道在相逢可異同

偶懷

颯々西風雨洒塵
薜蘿深處且安貧
生慚賈誼為才子
歎恨荆卿是酒人
雲漢不堪看路迥
水村偏易覺新燕
瘳皆立樂公社窮
困何能不辱身

感事

少小孤寒長復狂
今雖無就弗淒涼
屢驚甲第煙雲散
始信蓬門歲月長
除目漸看成鬼錄
憂心惟醉是神方
明年擬得新生計
刀筆從軍且自強

送彭城公

吾子才高冠昔年
火鵬初起翼垂天
芙蓉幕盛携刀

筆
玳瑁筵深醉管絃
黃海萬峰秋望裏
碧雲千里晚吟前
中原若與君相遇
右屬橐鞬左執鞭

終日

終日昏昏有所思
窮年兀々欲何為
豺狼當道孤安閑
鴻鵠高飛燕豈知
今古電光天一笑
東南塵色路三歧
酒徒自謂非狂者
可信高陽酈食其

樹立

樹立何堪素所輕
與時落拓似多情
每憐俠骨投竿
却笑機心抱甕
耕歲儉食貧憂日
計秋深衣薄怯

風聲蕪蔓豆粥潏飯至竟吾家有大名

所為

舟隨風浪馬驅塵嘗盡艱難險阻身骨傲不堪深入
世眼空無奈淺看人文章得失空懷古吾道行藏豈
新尔有所為時盡笑陳平分宰也長貧

同友人登梵網閣

傑閣凌空跨遠標晚風雲物自蕭々粵閩初霽千峰
出天地餘炎一雨消黃菊滿頭忘客倦綠楊遮眼覺
鄉遙一行新雁南征去望盡猶聞響泐寥

題沈瑤銘羣玉齋次韻

桑麻平野柳深村有個幽人避世昏丹穴一鳴君似
鳳玉樓雙舞我憐鷗山標遠格青浮座水漾清流綠
繞門欲閉近來騷雅主沈東陽在好評論

春殘

春殘殊自少佳懷忍對飄零酒一杯滿地落花真是
夢黏天飛絮有何才餘風漫訪荆鄉里斜日空登郭
隗臺賴得古人如我在寸心猶未至成灰

和卓方水先生韻

秋日游山良快哉溪村靜處更遲迴峰頭麋鹿聞鐘
散水面鳧鷖避棹開煙起似將林色遠泉清方識茗
香回歸時莫道無明月自炷蘭膏潑綠醅

贈錢塘丁叔范先生

文章曾昔重登樓身世於今等海鷗十歲歸來城郭
是百年還去醉鄉遊天心叵測雲遮眼國手難留雪
滿頭自愧微生頗介々見君寒淚不能收

贈沈餘庵

漢晉休論事渺茫織簾芳範並吳羌人拚以老逃巖

數天荆岳公殿海桑紫氣上冲星合彩紅雲高捧日
重先龍沙識記還知否古柏枝今拂地長

送善相人尹生游會稽

許負亡來術不端相容還是相心安揣摩富貴人言
易流落英雄物色難瘦馬要知千里遠敝貂休說一
生寒車流競秀今何似好向山陰道上看

請丁叔范韋象六卓有放三先生序小集因

用四韻

游藝惟詩志可宣漫將心力費多年窮愁往往成名

句諷刺時々見短篇古未可追今且遺生如不利歟
當傳欲求立晏先生序不是三都莫難然

次韻別沈君九

新知難別恨熹微舊里關心且復歸一棹煙波吟有
酒萬山風雨賦無衣魚龍水落揚鬢上鷹隼秋晴整
翮飛欲向鹿門同結隱只令劉表不堪依

曾說

曾說姑蘇有館娃誰看雲漢上靈槎七星天近星依
柳二月宵深月滿花玉押珠簾交戶網銀燈金剪隔

惚紗曉風欲送思歸夢幾度醒來路轉賒

吾生

醉後那堪思鬱陶病中尤覺氣粗豪人言只是三
好俗有三聲之談世事何如一卧高圭角頻磨看石鼎鋒
銛都盡愧鉛刀吾生亦謬天公愛不使奔忙逐汝曹

和友人韻

自喜行歸漸近東里煙村樹曉龍葱途間旅興多吟
月江上歸心不待風龍虎山川盤楚塞牛羊基地認
隋宮悠々天塹濶々水却擁羅囊憶謝公

村岸

村岸迂回野景清
碧叢深翳綠蕪平
風吹斷雁秋陰
迥雨挂殘虹
晚照明蝦蟆
滿溪休亂跳
蟹奴當路尔
橫行不須俯仰
傷懷抱正欲
尋詩散此情

孤懷

少無長策壯美為歌不成歡
哭更悲加馬車閑空往
事列牛庭外
史前期書牕月落
難談倦琴室風清鶴
夢遶爭似孤懷相隱語
芳藪庚癸未云奇

閒觀

閒觀今古只如斯
一轍何人肯改為
底事賈生流涕
日獨教江令費才時
盈車惹出天南遠
出網珊瑚漸
海邊我亦無端成感慨
淒淒懷抱與誰期

于今

耿耿于今尔已馬庸
自古又徒然
偶逢花月聊成
句怕見滄桑不學仙
嚙語也論天下事
醉懷寧忘世
間緣元和時代
昌黎子先範三書
絕可憐

自古

三月十日
夢中作

自古春光雨半之
今春多雨送寒
海風傳感粟千山

響天覆穹廬四野垂芳草夢魂蝴蝶見落花情緒杜鵑知可憐我亦勞々者獨立蒼茫自詠詩

三月十九日又雨

今日何為雨又傾紛紛其奈是清明無多心事還如夢有幾春光不放晴一蹴落紅迷杜宇千山濃絲轉黃鶯若為制得相思淚每到閒時輒自橫

占盡

占盡詩窮興酒狂春來隨處得昌々江山久蔽風塵色花柳空沾雨露香一臥便能消世態獨遊無計答

年先何鬢莫近要離塚衰草孤城下夕陽

吟望

吟望低垂漫興多二分春又恨空過刺天不那羣飛甚避地其如獨往何巖岫幾時無蠟屐江湖隨處有漁蓑早能聞雨判花盡却愧車塵負薜蘿

春事

柳自青々花自紅一番春事又忽々天將著我湖山裏人更從誰道路中舊侶漁樵盟可踐新踪車笠語皆空流鶯飛蝶多佳意長到西園伴此翁

書感

煙水蒼茫范蠡船風埃流落祖生鞭
憂來未必能埋地醉去常思便上天
憫戶梅花香寂寂地亭楊柳影
公々個懷亦有閒心事獨向東風聽杜鵑

小憩

小憩幽寂淨纖埃個事蕭條作寸灰
夏日已長還著閣雨天如漏更逢梅
蛙鳴各為官私地木立誰分曲直材
的玉行年雖五十昨非今是尔何哉

夜

月色煙光可一庭悠然誰與共忘形
詩將千古爭工拙酒勸三人半醉醒
氣焰漫摧殘絡蠟鋒芒終鈍置青萍
子陵未是能真隱帝座何須犯客星

那有

那有閒情問大鈞不多懷抱盡皆真
宣教日怨江南雨未肯時游塞北春
旅舍殘燈空夢覺戍樓橫笛漫風塵
我今覓得偷安法一任寒冰熱鉄輪

春雨

風起雲行早疾飛散埃空霧晚霏
微入池細點魚吹

常燕丁氏
沒出塞寒聲雁帶歸濃淡濕花紅艷重淺深滋樹綠
陰肥似憐有客哦詩苦催得成時滴旋稀

哭留誠

汝歿皆由我不慈何曾憐惜漫鞭笞授經望以延門
戶得病成於備凍飢東野地祇宜勿歎鄧攸天道竟
無知新清明候新黃土剪紙招魂慟絕時

孤坐

乾坤已是不憐渠今古方將又負予靜裏工夫聊復
爾病中消息欲何如九還原有神仙藥三上曾無宰

相書孤坐倦來閉卧穩肯教幽夢到華胥

晚涼

霖々細雨逐風回雲外斜陽一半開園竹欹垂依碧
水砌花零落點蒼苔悶蠅虎懸絲下壁上蝸牛帶
舍來坐久亦思微醉好不將辜負此詩材

十一月十二日作

早是人間變玉京羈心聊爾暫幽清霜前有氣冰天
迥雪裏無塵月地明微醉禁寒成底事苦吟多恨不
勝情海山深處宜歸去得々堪披鶴氅行

寄洪昉思

大好詩才奈折磨狂名直氣復如何感時懷抱吟東
苦罵世文章醉去多郭隗臺荒誰愛客劉蕢祠在恐
登科予心獨結終無補且共王郎斫地歌

贈錢既白

羨君清境占能雙耕有田園釣有江斜日尋詩行北
陌涼風乘醉卧西牕狎鷗僧過書天篆跨鶴人回樹
怯幢自愧兩塵徒鹿々縱持金謁未心降

夕陽

急急西傾奈若何飛光只是促羲和
新亭風景愁應絕故國山河照自多
勸爾一杯休棄杖退來三舍要揮戈
今朝明日勞相待未有長繩且放歌

題滄漁圖

斯人斯志與時違獨自全真守釣磯
一葉江湖聊寄興滿沙鷗鷺共忘機
風微浪靜高歌去月霽煙收爛醉歸
倘許武陵同避亂不妨余亦製荷衣

三月晦

苦吟身欲別風光倦睡人還怕日長
水面有花春尚

好天無月夜仍良
高燒綵蠟催歌急
爛醉紅樓起
舞狂未到曉鐘應
更戀夢隨飛絮亂池塘

寄南徐

曾覓安心混外中
破除無力轉多慵
享功子擬形鹽
虎勸酒吾將斬燭龍
楊柳水邊惟有絮
雪霜湖底尚
為松席門糠覈長
貧賤却笑陳平冠玉容

閉居

閉居多暇日難斜
又是春風換物華
松石可忘塵世
事煙霞常在野人家
燕低片影翻晴水
鶯帶餘聲入

亂花八百樵陽名
記在誰將仙識應
龍沙

晚眺

遠近蒼茫在望中
暖春晴日雨濛濛
花姿雨濕紅翻
淡柳色煙寒綠更濃
鶯吹遠來衝白浪
野雲閒去襯青峰
不須看盡江南景
古寺斜陽報暮鐘

此心

鳴禽芳草謝家池
吟煞當時絕妙辭
飛絮樓臺風緩
吳花簾箔日遲
霞先散去紅勻臉
山紫橫來綠
畫看好景易消惆
悵在此心唯有夕陽知

春分日晴

匝月風々兼雨々春分晴始見春光一半日影遲花
塢三尺波文動柳塘睇燕乍歸新畫屋乳鶯初試舊
金裳却憐陌上躬耕客荷鋤今年又倍忙

自題亦可居

逍遙今日滯林泉生趣娛情實可憐雨裏移來花易
活雲中看出月偏圓遼城千歲方歸鶴蜀國三春祇
哭鷓覓得無多城外地不知興廢自悠然

立夏

雲變晴峰知立夏殘花何忍別餘春樹頭嫩綠將成
蔭陌上薰風漸有塵燕語愛隨雙葉客鶯聲偏喚五
更人臨郊痛飲消魂久歸去懶々是病身

雲

歸嶺遞村淡復輕半空舒卷忽陰晴飄來洛水情何
限飛過巫山夢不成日暮却輸霞片段月宵那讓露
晶瑩陶公謾道無心出一曲清歌便過行

昆湖却赴

一帆風穩入湖灣曲岸迴橋掩映開紅艷欲殘春暮

雨綠陰初暗夕陽山溪橫釣艇煙波冷水遠人家竹
樹閒更聽黃鸝鳴不了前村深去未能還

鄱陽

鄱陽風浪拍天浮水寨樓船遍上游今古江山雄赤
壁東南天地割鴻溝插沙木密帆檣曉列嶼旗飄劍
戟秋盛業至今溪父說魚龍寂寞擁神州

吾師

漢唐興廢了無期淒絕龜年唱舊詞夜去紫芝頻欲
夢秋來紅豆最相思繁華似電天猶醉爭戰如雲地

尔危正是江南風景好高山巖穴訪吾師

簡弘覺國師

金粟曾蒙宿上方薄寒秋氣近重陽三千世界環禪
屋五百天人拜法堂般若頂濃青黛色菩提心燕白
檀香殷勤勸請師常住坐編閣浮大道場

歲暮讀昌黎城南詩

歲暮崢嶸感索居旅情淩落卧荒廬樵漁是處皆營
利富貴何人更讀書斯事大都為秘密此生隨分且
迂疎城南詩句君吟否金壁何勞費貯儲

草

曉風初暖便芳菲
曾妬征袍染翠微
滿眼不堪迷雨色
寸心猶未報春暉
東城欲上含愁望
北陌相存伴醉歸
最惜清明寒食過
落花飛絮兩因依

次和婁冰王帆仙

露滴無聲月有陰
小庭涼動共清襟
不須富貴占年少
且放尊壘卜夜深
八極飲酣風繞劍
百年歌苦雪盈簪
良材異駿誰人識
阪上鹽車爨下琴

殘冬

又是殘冬草々時
歲華心事兩差池
豈知蜀道如平地
見說長安似奕棋
霜下晚香憐菊在
月中疎影見梅遲
初陽未動羣陰極
晒煞葭灰六琯吹

今歲二首

今歲江村稔尔貧
感時無那易傷神
敲門信是催租吏
載酒知非問字人
睡去暗生千里夢
歸來空惹滿衣塵
霜濃日淡皆勝愛
也要花叢次第春

生在於今自賤貧
驚殘噩夢強安神
東裝不學狂馳子
擊筑相歌泥酒人
草木以時皆犯雪
江山何處不

常熟丁氏
栖塵杜陵為底各聲哭漫道雲安麴米春

苦寒寄筠溪兄

梁鴻既不因人熱杜甫空勞怨苦寒天地冰霜猶凍
裂閩河草樹自摧殘邠時飲酒醒何易子夜摸稜睡
正難爭得大裘兼廣廈覆教孤露似山安

催寒

催寒風雨幾時晴添得無聊怨自生細水入池同海
勢小松栽砌便濤聲閑中見物空能咏貧後因人每
動情底事昌黎將賦筆羨他二鳥有先榮

歸途有感

賤貧安往不駑人且自清閑對曲墳橫海鯨空吹巨
浪升天龍亦待浮雲床頭金盡低顏色甕面塵生負
券文說與親朋應大笑不能刀筆學從軍

卽今

曾說多情與病宜卽今真個藥難醫鴛鴦影判念婁
後蟋蟀聲寒轉夢時秋月波文看水面夕陽雲影見
山看花殘一曲人誰聽自向風前有淚垂

庚戌寓廣陵述懷

刺滅懷中性史真天涯何處是通津將歸不敢稱窮
子欲哭其如近婦人騎鶴漫誇纏十萬釣釐空擬乞
千緡洛陽賈誼才王佐宣室虛前問鬼神

五月十日同南徐作

莫唱陽關出渭城且將尊酒貫旗亭美人未至暮雲
碧游子欲歸春草青此世自甘終棄置近年偏覺轉
漂零杜鵑到曉啼聲切倦枕還同忍淚聽

贈毗陵孫承公

衮々諸公不足嗤三吳猶剩一男兒身居邱壑人誰

過胸滿風雲世莫知醉後有懷狂草檄夢餘無計靜
觀棋憐余未是空羣驥得遇孫陽漫耳垂

秋夜

百種蟲螿亂枕前雙飛鵲影繞枝邊月當雲淨偏難
看夜到秋深不易眠有恨江山俄若此無媒徑路自
蕭然好風只在銀河畔不得靈槎莫上天

閨怨

羈雌寡鷓兩鶯猜懶卸鉛華向鏡臺有約不成憑夢
去無心相待抱愁回簾前影動空疑竹牕外香寒忽

發梅淒絕可憐人正遠為伊辜負半生來

常熟丁氏

目疾 二首

讀書曾自惜先陰繼晷猶將細字尋毒藥嘗來頻苦
口好花眠去來甘心福衡狂態自搥鼓的玉詩名漫
碎琴暝坐靜觀堪一笑淚痕何事滿前襟時讀鸚鵡賦新編渡

集江

休將紙上信空言悞盡平生奈曲墳為底是龍皆作
醢可憐非鶴亦乘軒力田不若逢年歲刺繡何如倚
市門試問箇儂今出處深山仍有武陵源

次筇江上韻 六月十日作

六合為窠底屢客願涼思卧簟冰重醉游酒國愁還
在夢入華胥興已慵發廩但聞紅粟腐箋天誰上綠
章封何當月夜乘舟往絕壁嚼吟聽石鐘

寄筇江上

夕陽微雨水邊州一片秋光四野浮城郭至今吹畫
角江湖隨屢繫扁舟馬卿病起知何日楊尹歸來說
某郎不若齊諧能志怪消搖魚鳥雨冥游

簡王濤陵

淑照堂叢書

海中蓬閣幾仙州聞說而今亦可浮長得煙雲供遠
席不將風浪觸虛舟文枰戰罷逃三劫火藥烹餘讀
九邱更掃落花鋪穩卧夢為蝴蝶與神游

常熟丁氏

餘事集卷五

虞山馮行賢圃芝著

五言絕句

予平生無他玩好常蓄一硯一爐一鏡
硯為下巖水坑端溪之最佳者爐為宣德年
製鏡為水銀古漢時物也每與之晤對因
戲為嘲答代解各三章尔玉川子馬蘭請
客之意云爾

硯朝爐

漱照堂叢書

文光恒陸離香氣但瞬息縱然睡鴨溫不敵鳳池泐
爐峇硯

貪墨君何甚濃薰我自頻即看隨及礫那許識金銀
代解

細生香滿口飽蘸筆随心芳煙如古篆淨几兩知音
硯嘲鏡

磨心自堅貞照面誰先瑩文士多憐才美人偏如影
鏡峇硯

黑白君難別妍媸我獨分千秋誰得失為爾鑑紛紜

代解

粧樓朝出匣共事有誰知磨取雙螺翠持來照畫眉

鏡嘲爐

壁月替圓姿鈿雲移素節誰言眼底明不似腹中熱

爐峇鏡

君含空影多我拒寒威迫閒事容漫修絕倫手可炙

代解

添香情味恬剗垢光明炯好伴玉臺人琅然發新詠

琴

入囊却成琴冷々寄此心調高弦自絕何用覓知音
龍

寸珠誰付託尺木自培斗噓氣成雲後終年得所憑
虎

居為百獸王引類盡豺狼何堪兵革後添設稅人場
病甚口占

我歎誰來吊淒然自拊膺不須雙白鶴但願一青蠅

餘事集卷六

虞山馮行賢圃芝著

七言絕句

春閨曲

百花飄落絮飛狂白晝何為爾許長嬌倚翠屏愁不
語有誰人看繡鴛鴦

題杏花百舌圖

未春先弄百般聲占得紅芳過一生舌妒流鶯身妒
燕東君側畔幾時清

見貓卧牡丹下有作

飽食江魚自在嬉
深春庭院午晴時
愛依富貴叢中卧
那得工夫捕鼠兒

贈醉漁

地浮於水夕浮天
桃岸懸罾柳繫船
歸去喜無漁戶稅
得魚沽酒不論錢

可憐

蠟貌旒言世共傳
知人不易古猶然
寧替物相皆才望
晉宋之來最可憐

厨丁

久已鹽梅味失真
近來水火力難勻
彎刀縷切空能巧
不及厨中洗手人

螢

兩曜沈埋列宿稀
秋宵惟爾有光輝
穿林綴草平生足
休向隋家苑裏飛

送石谷赴漢陽相國之招時旱甚

好手王生絕代無
漢陽精舍與時殊
急將飽蘸丹青筆
為寫高巖作雨圖

犬

長守紫扉力甚勤
穩眠花塢性尤馴
朝來底事聲如豹
却為紛紛席帽人

潮

一日常將雨度期
欲浮平地接天涯
世人漫共驚洶湧
不過鯨魚出入時

才

天地清寧家國肥
文章不朽萬年垂
一從額士奴亡後
直至今愛者誰

題種樹書

六經放佚百家殘
種樹書今幸獨完
此是未遭秦火本
莫教不識字人看

楊柳詞三首

雨々風々去別離
年々歲々費相思
可憐多少人攀折
猶有長條拂地垂

江南江北碧叢々
占盡春光二月中
儂似柳枝郎似絮
柳遮門戶絮隨風

濕帶東風煖帶煙
紅欄橋畔綠池邊
如何迎得春來

後思送春歸又放顛

戲以賦名詞語成斷句二首

偶取前人賦入詩閒居秋興遂初期思立歎逝兼懷
舊雪月登樓恨別時
幾多江水向東流吹徹瑤笙倚小樓可道三分春色
好二分風雨一分愁

題雪孺勒像

六雲粧出像崔嵬歡喜人看笑滿腮總有太陽消不
得為渠曾授記當來

野薔薇

開落深山淺水傍清芬不染世間香從無蜂蝶飛來
採怪底人爭看海棠

讀唐詩

生在秋江客不開傍誰門戶燕飛來詩人得句誠敦
厚也是當時肯愛才

題駱義烏集

海日江湖句較倫域中天下檄通神北朝亦有求才
意宰相如何失此人

題羅江東集

聖代侯門志盡乖一船明月漫歸來有名榜上知何
限爭似今猶道秀才

讀史

一歎非難自不辭漆身吞炭益心悲衆人國士憑相
待只在他年我報之

將々何如我將兵多々益善負功成少年胯下非為
辱噲等肩隨恥此生

治屋無能宰肉均門多車轍豈長貧可知撓楚之成奇

計為有黃金四萬斤

滌器何妨以逸才題橋真復志佳哉若非諫獵兼詞
賦一個貨郎亦可哀

嘲柳

風前舞急腰無力雨裏啼殘眼有情最是可憐容易
種任他橫倒折皆生

題煨芋圖

萬山孤寺欲黃昏芋火在深到曉溫宰相十年成底
事向人猶道勿多言

墨蘭

寫得蘭花乃爾芳紫莖綠葉宛滿湖所尚心事誰能
會無地原來尔自香

戲題三友圖

三友誰為寫此圖歲寒時節見高孤就中最愛惟梅
竹不分松曾受大夫

紙流星

銳頭長尾極騰冲枉夫即夫槐槍滿碧空光燄乍消
聲響絕墮來依舊汙泥中

錐

畫沙細習正心筆卓地微參斫額禪若使屢囊應自
見不須磨得過尖圓

蟬

散坐驚看潑刺然莫將他蠢語同年終身畫卷中間
過縱不能文也合仙

題成小築

結得三椽絕世塵少陵詩句署顏新此中若可容我
住偏性於今更畏人

燭粟

燕山燭粟最稱奇，味似含桃色似旄。
今日嘗新憐十裏，客歸空話李和兒。

織婦

軋々機聲夜達晨，織々素手展經綸。
織成便得蒼生暖，不道奇功屬婦人。

蟋蟀

哀々相依上柵臺，東西未懺兩行開。
一莖戲草中間戲，同類俄成怨敵來。

蛙

哆嘴張頤聒似雷，池塘清夜變喧嘩。
嗚嗚人問青紫尋常事，明月遭伊薄蝕來。

蝦

為目多將水母驚，少沾龍氣即蜻蛉。
長鬚國土依然在，羽翼雖高識舊形。

陸海

陸海塵飛墨穴沈，區々江左正寒心。
忍將一路寒羸哭，祇博芳筵竹肉音。

二賦

魯靈光殿與阿房二賦雖皆讀尔忘慚愧被中諸蟲
子聲音清夜自琅々

為王阮亭先生題西施歌舞圖

輸面金錢市一空靈巖別起館娃宮若非歌舞新教
得未必他年恨角東

題杜牧停車圖

當日樊川有好懷詩篇的々是奇才君看獨坐楓林
晚可似分司御史來

贈周履坦

周昉承恩在紫宸天顏寫出奉溫綸當今後又旁求
急更貌商巖入夢人
凌煙高閣傲麒麟褒鄂英姿顧盼新近歲江淮頻水
旱煩君一為繪流民

笑

暈淺湖微雨臉明春風簾外共多情吳絳裂畫渾闌
事大國高城不惜傾

斷句

春山鳥語催耕早
秋月蟲聲促織勤
不識絲成禾熟後
膏粱羅綺是何人

水

漾々悠悠觸處通
浮花浸月色融々
繁華豪傑看流盡
猶自頽波日向東

雨

小榭輕埃盡日飛
青山欲活綠陰肥
麥苗菜甲欣欣々
長只有園花愛夕暉

殘春

燕來鶯去有何因
飛絮成團草似茵
最惜韶華留不得
綠陰紅雨又殘春

題曹簡臣畫像

童携馬夾與奚囊
踏雪歸來興欲狂
林外不收金彈子
路人齊說是平陽

春暮

強憑松葉莫逡巡
花事衰殘草樹新
到得五更眠不得
亂鶯啼破隔江春

花

一樹西園艷舞衣蝶尋鶯繞雨依々開時多少青春
力嫁與東風便不歸

題八駿圖

穆昔曾乘到日西殘練猶共想霜蹄何如唐宋中興
事泥馬南奔石馬嘶

鳳仙花

洒金五色 苔芳映石穿堦在屢香鳴鳥不來花自
發叢々無語對朝陽

鶴

華表歸來尚姓丁人民城郭嘆浮生近時天聽渾高
甚懶向林泉再試鳴

百舌

烏衣不及燕翩々丹頂何如鶴瑩然能與黃鸝爭幾
許百般言語曉風前

答禹思

張籍偏工樂府詩業文三十髮成絲憐余得並西街
住破錦囊中許盡窺

讀越絕書二首

嘗膽羈臣展霸圖天寒麀鹿下姑蘇錦衣壯士成何
用一個西施便破吳
因齧行成恥有餘捧腹曾惡意何如敢山岑草知多
少口臭于今尚未除

絕句二首

十載勞心苦學詩才情格調未能奇於今更解傷春
句只有錢塘一畝思
蓮洋天賦好詩才見道偏深絕點埃參却集中無句
處何殊清夜梵音來

清和

清和天氣雨餘新柔葉花心鬪晚春
蠶吐繭絲蜂釀蜜苦甘寒暖為誰人

杏

一枝春色作年芳縱鎖園門亦出牆
不學桃花輕薄相紅塵前度笑劉郎

送嚴三汝堂

銀蟻金觥夜似春洞房簾檻報宵分
此間便是秦臺路騎鳳吹簫向碧雲

蓬壺清淺隔滄波
珍重仙郎去若何
十斛明珠雙玉
樹碧桃花發倚新
歌

鷺

波紋雪影兩差々
小港風迴颺頂絲
閒立蘆花魚自
至一生惟有鶴長
飢

覺來

簾幙樓臺觸處情
覺來雖記不分明
如何露鶴陰蟲
意不許離人好夢
成

燕

細雨輕風何處回
珠簾半捲自徘徊
細笑伊慣向金堂
住爭肯窮簷試一
來

天河

亘天不動徹宵橫
帶水盈々阻有情
博望來來槎又
去那能將石問若
平

餘事集卷七

虞山馮行賢圃芝著

樂府歌行

古鏡篇

古鏡鑄式良霍々菱花細明耀日月容清萃乾坤氣
置於綺楮前鸞鳳雙對戲照面更照心閱人還閱世
但願妍者憐不虞醜者忌擬將朱繩懸復用寶匣秘
再拜貢九重光輝瑩天地自來理亂源鑑徹無纖翳

啄木曲

啄木聲剝々飛來夏樹林畫符蝨穴口出之不厭深
飢卽食蟲肉飽則翔參々豫章縵楨幹託身南山岑
其大絜十圍其高逾千尋霜皮溜雨屢蠹暗潛中心
爾為鳳凰使利嘴花毛衿胡乃佯不見縱今日相侵
根本既已衰枝葉空陰森國家造明堂梁棟如何任
春閨曲

高樓耀初旭夢轉猶未起簾影蕩湘文忽睇雙燕子
感物懷所思良人渺千里望君遠天雲憐妾古井水
倒裳明鏡前蓬髮如何理

遙々詞

遙々復遙々水深與山高駕車登山終至此詎若揚
帆日千里帆雖速長恐風生波浪賊車雖遲可行可
止皆人為後車能登前車危易輟便可游天達

宛轉詞四首

錦瑟錦瑟誰解清和怨適為君彈取新詞風月迢々
別離々別離別垂柳門前休折
鸞鏡鸞鏡秦臺可憐孤影玉書欲寄相思南北悠々
路歧々路歧路芳草綠楊春暮

瓊閣瓊閣長日靜垂簾幙美人閒拂朱弦自倚亭
少年少年少不過時光便老
碧蘚碧蘚依約煙堦自遠湘簾晴日初斜多襯飄
落花々落花落春色從今寂寞

黃雀行

黃雀引黃口雄雌飛々野田裏飢啄遺穗渴飲泔水
奉已何廉與物無競鷹隼從何來搏之不待鳳凰命
黃雀黃雀且自深隱於蒿萊聖人出方不殺胎

行路難

少年血氣盛眼空天地寬閱世稍已久行路纔知難
朝為一旅人暮作九品官親戚骨肉間顏色憎變歡
我欲伐桃李盡種青松寒卓然冰霜時常與凡人看

浮雲引

浮雲閒遮青山浮雲忙蔽日光浮雲閒忙各有時悠
々颺々吾終疑適日村中頗憂旱風從何來盡吹散
西郊不肯作甘霖中夜兀々望銀漢浮雲浮雲豈無
觸石膚寸功丈夫時來當從龍

宣爐歌

龍眠先生鬚髯滿門地鼎貴稱鳴珂絲綸世掌忽播
棄邗江賣字揮犀策平生玩好入骨髓不啻一刻千
摩挲有爐銅質殊負絕肌膩肉好神清和窄邊鋪耳
藏金色海棠紅映如微醺窪隆豐殺中規矩雲霞隱
躍紛嵯峨我時捧視驚未有精光迸出呼奈何恭聞
製爐始宣廟貢金辨器無偏頗朝廷風正淫巧遠博
古圖在窮搜羅或云初年融風延焚內庫藏珠玉金
寶銅汁凝結餘無他又云末年雲南進銅煉十二菜
花清液滴師媯嫩手可按撥蠟為胎脫沙字官窳做

式非彝犧魚鱗花乳方負鼎至精至好誰能過博山
睡鴨真俗醜宋燒姜製皆么魔活灰熾炭紅點雪香
煙蟠裊浮金波宜書與畫與琴奕更宜茗戰兼吟哦
百金重購擬球壁旃檀函貯文犀獸後來南鑄并北
鑄道南施蔡訛傳訛亂真火色終枯槁可憐刻畫蛟
龍呵同我僻嗜惟懺閤惜哉散落隨江河撫今追往
再三歎荆棘不異諸銅駝於戲一爐雖小閤一代理
聖德澤相漸摩鼎鼎頌之魑魅出在屢神物仍搗訶
今為先生作此歌萬事一往何其多歌成敢乞揮大

字與爐永久無不磨

銅雀臺瓦硯歌為明遠賦

銅雀臺安在哉銅雀瓦有傳者老瞞智多計萬年燒
土能作金石堅殘珪斷璧熾相似携之試擊聲鏗然
琢硯殊勝端與歛猶帶清漳水雲濕安向野史亭子
中為我蘸筆繼奸雄

長安塵

長安塵浩々暮復晨天街十二平且直奔走萬馬千
車輪風來作陣揚地起遮蔽天日如浮雲素衣化緇

那足怪頓令萬物先華湮通犀寸珠未易得拂面奈
彼看花人

與黃仙裳李曰堅論書

寧可出我意參用古人法不可隨他形終日類抄帖
必欲書佳須讀書讀破萬卷心靈虛更得墨蹟十數
行筆下奇氣充然餘去淨平冗犯順筆反視收聽凝
於一晉唐宋明痕跡融上下縱橫能事畢世人但學
書之面此語真堪再三嘆蘭亭中即有金丹凡骨其
如不知換海陵先生姿絕倫隴西好友才騫軒歲暮

臨池共努力期為嫡血山陰孫

釣虎行

二興山中多獵人斷竹安絃張路津釣須鬻鉞羊為
餌樹頭孤坐如垂綸日暮獸王飢出穴羊聲哀叫羶
氣徹狂吞肆噬如不及頃刻穿腮復挂臆異哉此技
真創觀旁人聞此膽亦寒君不見一虎雖釣一虎至
欲令渡河待循吏

飛狐行

飛狐肉翅宛雙翼草上飛走何迅疾魚鷹兔鶻總不

如利爪銜牙更無敵南山有虎咆哮久獵人往々遭
饑口山家畏虎患膽寒弓矢雖張仍束手飛狐飛向
高樹枝密伺虎至當頭騎虎奔愈疾擒愈固待其力
盡無能為食盡虎腦翔虛空飛行滿洒乘長風俯看
地上紛來往藉々相爭殺虎功

餘事集卷八

虞山馮行賢圃芝著

五言長律

山塘

十里舊山塘盈々鎖洞房已能窺宋玉可願嫁王昌
紋扇風流極蕉牕雨夢長有行雙蝶煉無語兩鴛鴦
送去佯嗔母歸來戲挑郎過雲歌入破朧月捉迷藏
燕々空相見鶯々為底忙別離論日記消息竟年忘
折柳絲還亂拗蓮寸尔香由來銀漢隔只在界紅牆

上牧雲和尚

末法重興日宗風再振時鳳麟今隱逸龍象古威儀
衣鉢懷禪伯門庭得我師黃梅親付囑紫柏共追隨
覺路金繩轉邪山玉柄麾一燈明宇宙四海仰爐錘
接引俱平等莊嚴藉總持栖心隨處淨垂手盡人慈
不道真丹界俄成印度規勝緣皆際會能事久施為
靜學鍾王字閒吟鮑謝詩乞言題貝葉閒意指庭枝
豪傑投機速愚蒙膜拜遲繫珠仍遠客失寶的窮兒
豈有三乘法寧無萬種悲依光同怖鶴全力異羣獅

蓮社如客我蘭房更讓誰世情聊守黑心性願披緇
曉露花爭發春煙草自知待公成佛後孔範淨毗尼

行路

行路忽如此方知真箇難歌前長下淚醉後易生寒
青史功名薄丹書服食艱縱橫猶未就屠販竟無端
曲逆初辭項留侯世相韓景光真可愛努力且加餐

贈甬東錢天隨

邂逅得王孫相看只淚痕汗青新史法血碧舊忠魂
世任滄桑改人還海岱尊似君猶未遇如我復何言

視舌縱橫在憐身患難存幾時歸計遂終老種瓜園
喜雨次武伯韻

夏旱秋霖雨悠然解歎吁萬方同去屣百物盡來蘇
涼意先浮竹疎聲半滴梧紛飛疑若近潛潤看如無
煙霧皆橫海溝渠忽變湖映塔花色淡蓋砌藪文粗
木葉翻風急禾苗出水珠雷車驚殿發雲旆訝齊驅
孰熟真能冷餘榮可免枯精誠通令宰神氣矯師巫
已合萍兼梗何煩玉與珠果誰遭拭擢肯自勻沾濡
遠岸回青障平疇渺綠蕪讀書忘粟麥飲酒快屠沽

杖引挑泉脈襟披觸雪膚蛟龍原用壯鶴雀詎愁孤
蚤和霜砧擣蚊揮露布誅俄寬田野慮盡展廟堂謨
吏則行令律屏翳換昔符床々穿破屋丹々滯長途
對此渾難坐憐余不易趨淒辰隨候至朗景逐時俱
擬賦空慙謝教詩未遇盧吟成聊寄向識字老耕夫

秋暑

秋暑令還甚羈愁晚却并炎々真得勢烈々竟之情
已恐頻年旱那堪累月晴洪爐潛踞踏火宅重焚烹
萬象渾居甑三才劇沸羹煩歎端莫避苛酷巧相迎

為尾皆同魃成災不復禁風林消噫氣雷壑隱歎聲
祇訝原田圻誰教草樹萌山烘煙景斷霞閃日光明
沆瀣灑仙掌腥臊遍郡城流金徒自苦止水也忘清
颺飽閉鷓鴣藏深怨蚓蜻外強猶有虎陸坎本無鯨
遺毒侵來急餘威發出猛末由辭鼎鑊格是慘戈兵
顧我偏難處憐他實未更長眠勞轉側孤坐失和平
紉扇多搖破羅衣又換生許多添宿垢喘極耗元精
編髮魚鱗膩虬膚鳥爪輕蠅攢饒刺棘蚊啣數垂櫻
底遂羣趨意尤乖獨附名舞鬟迷倦蜨歌舌澀殘鶯

禪策殊妨定玄關亦泥醒惚間拋夜織隴上輟晨耕
冰雪辜新願脂韋廢舊盟固宜嫌襪襪合屢試瑤瓊
靜豈能勝燥枯安事再榮窮邊思棄甲罄室困呼庚
久矣虹蜺望危哉霹靂驚渴將翻海飲懣欲扶雲行
乃若遭秦火其如學趙阮地於燕故震天以杞隨傾
神鬼終焦爛陰陽各戰爭舍移朱雀亂路斬白蛇橫
奈此時當厄從何運早亨感懷空鬱塞驗理太駭盈
賦擬形容盡詞陳志念誠便看施一雨浩蕩洗寰瀛

南陌

南陌三餘里行々自坦然橫亘通水郭上下隔山田
風外塵香起雲中樹影聯落花遊女玩芳草醉人眼
車馬誠嫌僻漁樵却取便長安雖大道不那日喧闐

冰山

冰山誰累得坐對洵奇觀突兀先何冷參差勢自安
侵雲那論遠占地却貪寬紐鑿仍多巧橫鋪詎易殘
駕鰲來海上鞭螭置江干鍾乳流虛壁銀沙擁急湍
插花偎嶺嶠列樹映罔巒樓閣珠交綴池塘玉互攢
風為添凜冽雪復助嶮崿照月煙嵐濕凝霜翠黛乾

明々開徑路暗々伏波瀾鯉誤門堪躍狐疑穴可鑽
鮑壺輸片段劉柱怯孤單內外懸燈徹高低疊石完
未能裨貝闕強欲効瑤壇草潔宜容卧絃危更莫彈
似遮雲母扇勝對水精盤積累功雖就經營力已殫
化人慙術幻智叟試移難僻稱吟招隱幽宜賦考槃
升沈原不定融結本無端過客傾心賞羣兒拈手歡
頗忘將歲暮翻願極天寒公等如相倚應同泰岱看
乾元宮

宮殿盤山嶺門庭鎮海隅人天瞻紫氣神物護玄都

因握乾坤軸回環日月樞五千言尚在九六運將組
函谷初逢尹流沙更化胡西昇猶未隱東悟遂為儒
玉檢餘靈篆金科失秘符却令堅鬪諍各自執頑愚
清淨無名始陰陽太極圖緇黃紛異派黑白守同途
北闕留仙洞南軒見尚湖可憐虛寂境誰與共朝晡
收漱石上人韻

第一原無諦閉居當遠游林竦山盡出竹密水還流
身影孤雲暝心光皓月秋前塵隨渺々後劫付悠々
網鏡從何攝衣珠合自留與師觀剎海未免又生愁

臨桂伯廟

百粵精忠魄三吳正直神人間方社稷天上卽星辰
每憶前朝事恭惟後歿身龍雲歸聖主魚水得賢臣
數定將顛履謀多孰徙薪艱難嘗險阻慷慨引經綸
血盡心如嘔拳空目尚瞋裏尸期馬援厲鬼變張巡
烏目青山曉金閭綠水春一朝崇祀典四序福生民
像設看初廟衣冠儼古人清風門第舊香火歲時新
憑藉巫言切虔誠客拜親熊羆摧大樹麋鹿走狂塵
怒浪昏江濶佳城陸墓鄰出師遺表在誰為問高旻

吳中書事

茂苑神仙宅餘杭錦繡堆繁華聽下說形勝最多材
分野當牛斗封疆逼象魁湖山如畫出峰石是飛來
天竺留行殿姑蘇想峻臺湯城昭緯繡宮觀起瓊瑰
縹瓦環千闥帷車軋九坂簷裝鴛滴漑橋臺獸胚胎
有水爭裁藕無園不藝梅綺羅光散亂船舫影重回
花絮桃依柳香絲藥雜苔鞦韆寒食會燈燭上元開
活業論蠶繭生涯鬪鴨媒兩都差可擬七國昔仍推
太守皆詩客閒僧盡賦才暫游誇汗漫久謫勝蓬萊

共道長休泰那知尔廢顏劍池金虎踞銀海玉龍推
霸氣三分在英雄一半灰浮沈真夢幻宇宙漫悲哀
嘗膽羈臣妾懸頭憤火雷江濤猶吼怒笙管莫喧逐
不及藏弓處其誰射弩纔扁舟西子去兩乳北人迴
民弱常填壘兵嚴少背嵬岳墳陳鉄像伍廟鎖塵煤
奸究原成土忠魂必應台盛衰知定矣劫數竟悠哉
越絕書殘簡吳儂酒滿杯紛紛空勝事麋鹿走黃埃
夏日見薰爐

偶向畫屏邊纔知久棄捐灰灰仍卽溺活火豈曾然

炙手俄如此薰身更可憐
恩情團扇後世事短檠前
憎愛夫何有炎涼自勉旃
枕衾淒竹雨衣服潤梅天
織女河遠淺常娥月又圓
為伊重拂拭今夜藝龍涎

深院

深院惜花枝斜橋過小池
夜禪曾破省春牖忽相思
月上青天濶雲歸碧海遲
以生成蝶夢到歎看蠶絲
美動三危露香酣五色芝
東風如軟暖新艷莫偏吹

讀家兄筠溪集

三百篇之後風騷漸不聞
鄴中初變格江左最能文

前輩聲名久吾兄著作云
可憐皆白雪無以致青雲
既怨彈翎世難忘喚字君
艷深鶯細摘香好看濃薰
把釣臨秋水圍棋戀夕曛
東泉舒味傲南畝樂耕芸
共惜穿楊賦那論坐樹敷
棠花開韡々吟此挹清芬

冬盡

冬盡氣偏冷夜深人更幽
自然添旅感可是要閒愁
廣少千闌厦寒無萬里裘
水煙天近樹冰雪月當樓
骨相期林鹿心機問海鷗
從來才與命巧拙兩難侔

早行

星躔將墜月雲破未明天村樹團々影江峰點々煙
峯幽初辨竹香靜乍聞蓮蟹舍留殘火魚莊泊小船
霜中情凜冽水外夢潺湲落魄空如此消魂正黯然
雞鳴荒店過雁信故鄉傳回首雙鷗好蘆灘自在眠

勞人

風露漸淒々勞人旅思迷水田波變海野岸徑成蹊
世事欺猿鶴村居盡犬雞官尊仍醉笑農散更饑啼
寂寞機初見道遙物未齊滿空寒鼓角羣動鬧輪蹄
迥絕傷雲路消融看雪泥轉頭空復在仰面竟難梯

塵崎長河北山明落照西中流誰擊楫內地竟征鼙
漫道龍藏窟終成麝噬臍六韜徒自學雙劍若為携
壯歲容先老高懷氣莫低帆張歸溟渤衣冷宿招提
丈室花紛雨平樓月印溪可能調玉燭因想刮金龜
吾道悲麟也狂歌聽鳳兮靜來憑夢幻閒去惡端倪
有竹堪稱友無梅不欲妻入林幽藉草劖藥晚行畦
字得摹新樣詩多咏舊題生涯今至此隨處好深栖

前征和韻

夢裏倦前征遙々暗自驚踏塵羸馬影衝水小車聲

天地身空在山河路不平曉煙關樹杳殘月驛樓清
南北秦吳隔琴書歲序更不堪聞雁信尤憚候雞鳴
客思歡如苦鄉心斷又生何時歸計遂高卧紙牕明
汲古閣咏古錢

五銖謠未復半兩鑄仍稀嗜古憐年遠於今見肉肥
真人興白水童子降青衣最惜前朝改宜從閭閻歸
貫穿同曲籍堆貯半尊彝富貴那須此流行亦庶幾
甲唄猶想像書跡轉依微使鬼人皆癖通神我欲譏
鳳龍形自好狼虎性難違萬物為銅苦千緡積笑非

錯刀如可贈榆莢不勞飛法度兼銘範空傷識者希

泛昆湖

百頃靜漣淪秋光霽後新琉璃寒過雨葭莖遠依人
浪雪疑青草汀煙見白蘋櫓聲如帶雁帆影不驚鱗
水底天鋪月雲中樹變春蟹簾橫小艇蠶舍曝單輪
漫欲題詩遍那能載酒頻是流皆到海何處又揚塵
對景思無盡懷歸詎有因夕陽霞片夕回首更相親

贈王君

王君避世賢結隱古城邊蕭洒室生白老閒經守玄

鶯花春有興，鶴露夜無眠。杖底溪山遍，壺中歲月遷。
新歡惟綠蟻，舊物是青氈。記得開元事，相携話暝煙。

處世

處世無非累，違時祇是貧。已寒天更雪，長寂地遺塵。
海國橫流濶，山村僻路新。斬鯨猶跋浪，穿虎正逢寅。
落後為吾事，爭先任衆人。化緇初赴洛，登岸乍辭秦。
杞菊仍能賦，松筠不待春。行歌徒自苦，起舞竟何因。
萋斐那消骨，顛危要剝身。黃圖通棧道，白下倚江津。
三輔戰征久，六朝興廢頻。畫灰深夜裏，隨分便沾巾。

別卓師古

滿懷何恨事興子，一論心書畫分。南北文章定古今，
薦雄頻致譽。追阮得知音，有願終年聚。無端卒歲侵，
閩山遊興倦。栖水別情深，可是梅花發。春風紛再尋。

登君山

一峰何突兀，萬里見縱橫。山壯風濤勢，江流日夜聲。
牽絲空有計，擊楫若為情。竹樹濃於野，帆檣遠似城。
塵中真絕境，物外可忘名。浪怒蛟龍喜，村荒虎豹爭。
春申今寂寂，轉使薄浮榮。

壽陳蔚村夫子

常熟丁氏

夫子生今日吾徒奉典型人間肥遯客天上少微星
道大符真白詞微寄汗青棋殘倚野史釣罷著元經
松菊歸陶令風波信管寧消搖齊物理施設各門庭
願我論才拙因公仰德馨出山同小草觀海似浮萍
昔夢中無鹿殘書裏有螢惟將一尊酒善頌楚南冥

江邊樹

落落侵波面蕭蕭外岸頭風濤從晝夜煙雨幾春秋
水處看文裂苔埋見節凋孤香飄曲島寒影動芳洲

雷火燒那得冰霜凍不憂永依漁舍靜常伴釣竿幽
物共荒濱怪材宜散地搜斧斤終遠害梁棟不勞求
沙浦雖寥寂蒹葭好溯游君看豫章幹剪伐果誰尤

江雨夜聞多用江字

飄洒當長夜羈懷宿大江弔愁淒枕簟驚夢響蓬牕
嶼散鷗千點沙喧雁幾隻蒹葭衰欲盡波浪怒難降
耳倦懷深酸心煩對暗釭朝來京口過新漲勢淙淙

竹深留客處用深字

湖浦碧煙霽琅玕翠色深此君真可愛彼美遠相尋

叔照堂叢書

影冷娟娟，靜聲清細。沈沈七賢看爛醉。六逸發狂吟，
棋罷重翻局。絃調更拂琴。主人何必問滄海。子猷心
修竹不受暑。用修字

萬竿森似束。六月爽於秋。拂檻風初動。開襟雨正收。
火雲先淡。水石影修。寂寞幽禽聚。清涼好客留。
梧桐晴綠老。菡萏濕紅愁。爭及檀欒色。能消赫日憂。

晨征聽曉鴻用征字

天曙投南去。途長倦北征。車中方續夢。馬上忽聞鶯。
故國無書至。他鄉底事行。淒涼霜始肅。嘹唳月還明。

結侶飛雲漢。離人望帝京。關門如未啟。不必效雞鳴。

山雨欲來風滿樓用樓字

山暗將來雨。風喧忽滿樓。亂聲千樹晚。爽氣一簾秋。
巖岫空青濕。軒牕臺翠浮。階前看聚蟻。林畔喜呼鳩。
蕭索吹偏遠。冥濛洒未休。仲宣當此際。斜倚不勝愁。

春水綠波用春字

千頃漣漪靜。江南日落春。碧天凝去遠。青帝染來新。
色映高低柳。紋開左右蘋。覺風晴渺渺。動月碎鱗鱗。
佳夢從何寄。通辭誰有因。宓妃羅襪好。微步欲生塵。

憶遠寄寶巖師

偏仄端居感素閒
憶遠遊越晴峰亂
出吳漫地多浮
客路煩車馬
人煙接斗牛
南橋堅柱石
西寺好門樓
亦既聞鐘鼓
還期濟楫舟
禪心懸似立
詩思入冥搜
霽景江楓晚
重陽徑菊秋
歸來堪一笑
身事日悠悠

長至日偶成 十一月廿六日

時序雖長至
年光更短來
泛壺徒銘柏
調鼎未舒梅
紫塞雪成嶺
黃河冰作堆
北山猿鶴悲
南國鳳麟哀
線弱添何用
陽潛暖未回
終朝望雲物
病眼不曾開

贈蓮社和尚

師得曹山髓
兼持白社心
結茅依北郭
說法似東林
鐘磬和蓮漏
鑪錘出網音
聚者憂苦集
帶角坐禪深
護念經為寶
莊嚴地布金
伽陀何以頌
近住豁煩襟

家貧

家貧官棄錄
人病鬼翻憂
室罄曾懸未
車船亦備不
堅心爐玉熟
傲骨礪松秋
卽證道遙理
如從汗漫遊
琴書輸靖節
光景勝黔婁
回視經營者
恒多富貴愁

除夕立春

簾幙和風動門庭喜氣迎頌椒深閣思爆竹滿城聲
北帝權猶在東皇令早行去來人自擾新舊景相爭
梅塢聞禽語桃符畫獸猛詩神如肝蠻窮鬼豈聰明
守歲看花燭宜春帖繡楹寅前雖雪凍子後即天晴
鼓吹兒童事杯盤世俗情少留獸勿買端筆記王正

雁

南北自寒煖去來皆順時雲霄排陣闊湖海結羣遲
繫帛人千里啣蘆雪一枝哀征同鶴怨高颺異鷹飢
飲啄分終定鴟梁思尔宜李陵幽恨在邊角莫頻吹

佛客為弟子 用客字

歷劫垂悲願今生幸慶逢皈依親受具解脫許明宗
法鎧堅須被慈航信即從似魚游大海如鳥脫深籠
世界毫端相溪山杖底蹤蒲團消息近荷擔善根庸
帶角將成虎批鱗不觸龍諸天圍繞初地見朦朧
冰釋原為水霜嚴亦是松默然居士病宛爾比邱容
乙丑寒食臨臯齋即事分得拋字

忽爾逢寒食予為集素交才華期北郭風景麗東郊
僻興憐齋發清言幸屢教判花垂蓋下縮柳作球拋

履自苦悶著棋當竹下敲飲酣杯更酌書暢硯幾坳
良夜真堪卜狂生一任嘲曉來新火出次第到衡茅

月

霜翰軋空秋迥々疎星散點織雲冷蟾與蝦蟆物類
同一助生光一滅影

題暢谷濯足圖

許子暢谷自寫真坐石濯足溪之濱溪流萬里勢浩
蕩拍

張止菴自叙生誌

張洪字宗海蘇州府常熟人生父姓侯氏諱常字景賢邑之沙溪人生母郁氏郁潤之女景賢贅郁氏生洪其他不能知也生五日母郁氏病瘵瘵故生父遊燕未回養父張氏諱炯字復鑑常熟之祁川人養母丁氏抱為己子買乳母童氏越十日棄去養母晝求乳於鄰母夜則養父嚼糕果以哺之未四十而齒脫洪六歲入小學逾十歲詩書能默誦十六歲為賈銜之事家以饒二十有二以鄰人瞿成克儲倉脚夫指

買黃米謫戍雲南黔中王沐公以士流待之沐公卒
都督瞿公延於賓館時木邦刁于孟逐其主思倫法
太祖皇帝命三司相度以聞按察司謂毋勤兵遠
略宜直棄之布政司謂蠻夷讐殺不必救待其散收
之都司以為問洪曰思倫法據西南夷三十六甸有
輕中國心洪武間嘗寇景都督馮誠敗績又寇定邊
沐公以寡卻衆邊境暫安後思倫歸順授麓川宣慰
有急不救無恩有亂不治無威今其下不和可納則
納可分則分時不可失 朝廷以為然擒刁于孟誅

之立其子為宣慰納思倫法於麓川衆建以寡其力
至今無西南憂洪武末言軍士逃亡者衆宜取原籍
妻室完衆從之逃亡者稍息後洪以通經被徵授靖
江王府教授道不合以病免永樂初起為行人賫詔
日本國開讀使還入吐蕃收種茶馬諭祭來降韃靼
得其驩心以緬甸代納孟養職貢銀七百兩賫勅往
問之時緬甸已滅孟養收其地誅其子孫無遺類緬
甸使陶孟洛霞回覆言孟養先開兵端不得已而應
之時交趾未定事遂寢入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

書完領淮清橋齋堂賑施事 太宗賓天 仁宗即位召入翰林除修撰封承務郎贈父炯為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贈母丁氏為安人妻顧氏封安人 仁宗崩 宣宗命纂修實錄進訖引年乞身宣德五年致仕回離鄉里五十年以賞銀買田廬居之閉門絕俗鬻文以餬口妻顧氏子男一人娶妻沈氏女二人孟清適姚濬先卒仲貞適湖廣按察司副使劉紹孫男四人復敬富嗣孫女一人貴清適徐晟曾孫男三人瑛琳璵曾孫女四人有四書解義行於世周易傳義

會通尚書補傳詩經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小學翼贊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續文章軌範琴川新志攬鱗集南夷書日本補遺志清溪集翰林類藁詩文集藏於家嗚呼予在軍十五年隨朝三十餘年東至日本西極洮泝南窮夷緬北盡遼海南北東西行四萬里不死致仕還鄉終竟壽考歿於牖下豈予所必哉乃自銘曰

生與衆人為伍死為百鬼之鄰生不能為聖賢死不能為星辰隨運化遷與道屈伸然涉海洋而不

覆犯瘴癘而全身馳遠道而全歸入近班為侍臣
去鄉五十年還家無近親田廬漸開復可以傳兒
孫含笑入地何慚於人永矢弗諼以誌我墳

生於元季甲辰正月十一日歿於 正統十二年
十一月初七日壽八十有四以是年十二月二十
八日葬於虞山南麓寶巖灣之主穴 友生奉議大
夫郎府長史致仕吳邑楊翥填諱

吳都御史諱訥祭文

維年月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仕友弟吳訥恭以
時羞之奠昭祭故翰林修撰致政止菴張公之靈曰
嗚呼昔我幼時逮事我 大父居邑琴川一曲與兄
家鄰近獲隨杖履訪兄 尊人復鑑翁兄時甫冠晝
綜家政夜則焚膏績學我 大父嘗謂兄曰吾孫少
汝數年稍長可相磨切及我成童兄被誣就逮泣送
而別繼聞滇南謫戍相違幾二十載永樂初兄自府
教歸鄉居無何晉陟行人後領清溪齋堂我時教胄

子南宮始得以所業互相講明洪熙更化凡陞翰苑而我備員六察後凡致仕南歸我晉典留臺凡自序履歷暨諸經傳序手書徵言僭述後序為答正統中我亦謝事歸老所居僅隔一城奈鄉習蕞惡我因養病不出今年九月望聞凡愆和力疾訪凡而歸一陽後一日遂聞凡訃嗚呼凡壽開九秩有半我亦年開八秩將既矣凡之學行我已載後序獨惜鄉之宵人作瞽說盜凡名者不知有幾至或塗竄增掇前輩詩文又不知有幾也嗚呼凡今已矣我當杜門絕筆以待盡矣凡尚鑒之

常熟縣令郭世南等祭文

維年月日知縣郭世南等敬以牲醴之儀致祭於故翰林院修撰張公之靈曰嗚呼先生淵源之學列職詞林崇尚古道 寵賚優深謝事歸老註釋經傳啟迪後人厥功匪淺期耄令終世亦所鮮 南等蒞官於茲屢承規益一觴跪奠庶來歌格尚享

使緬甸錄

永樂四年夏六月予往遼海諭祭鞞歸報 詔俟
於朝是年閏七月十三日 命持節往諭緬甸宣慰
使那羅塔即日就道九月至金齒整點護 勅官軍
在行者舉家慟哭謂去皆必死無有生還理予則示
以閒暇不急於行哭送者不知其期亦稍懈乃疾啟
門馳出抵諸葛營而止哭者不得相送行者殊無悲
慘時內官雲仙在麓川宣慰司病軍接跡於道見者
皆戚及至麓川雲內官邀予入營臭穢不可坐實由

軍士遺糞於營外天氣鬱熱故也行次 章即緬之
江城緬人既併孟養地復遣陶孟東妙聚屯於此
以俟中國之救子佯為不知遣人罵曰我至日本其
王來迎舟楫遍海爾曹不滿二三百人來接是輕我
也速備船送爾本小夷我不汝尤既入舟召通事邱
添保訪問緬人事情及前使得失通事云緬面甚倨
傲聞 朝廷使臣來則劄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至入
城閉其從人於外使之徒行延登草樓緬人則南面
與之語率以為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風土甚惡至

之夕病者居半明日盡病三日以後死者相繼而十
無一還公宜處之予入其境遣通事諭緬人撤去北
面之樓且告以中國之禮為官者出行人皆避路石
則筮之宜告緬民避路毋遭筮也乃選敢死士廿人
跨刀執杖將入城予立馬於城下叱緬人關門不聽
遂筮之排其門而入至宣慰之廷緬人列象百餘夾
道而立以鼻勾維請使臣下馬即命拔刀斫象使開
馳至其庭迎勅書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
者西向坐數其失禮并擅殺鄰境宣慰罪那羅塔但

云請就館明日回覆既還緬人殺牲以供具悉麾出
命易生牢來餽舊聞夷緬間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
欄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羊燭甚而飲之食
其肉必死雖餽生牢必俟三五日無毒然後烹食掃
除營內毋容穢惡於營外百步許為廁端則實之以
土更為別廁軍士得無病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癘怖
我故前使畏死求亟還不敢與之較以予觀之瘴癘
雖有亦當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居處
無臭穢衣服以漸增減餽獻遊行必防其毒緬人常

畜淫婦誘我兵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予朝夕誨之
曰汝等來時父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望爾生還今
以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歸衆皆感泣不敢近
人瘴或有病瘧予以平胃散加柴胡治之多愈去時
馬步七十人歸時六十九人惟一人朱官音保歿於
彼即命官旗焚收骨殖點檢隨身行李送還其家緬
人以軍無死傷稱為神明使事畢還至騰衝府既脫
瘴癘安養軍士數日夷人餽酒悉以享士死者亦預
祭振旅入金盞歡聲動地人得生全皆以為異事夫

常熟丁氏
何異乎在於誠心愛人爾無誠心則疾痛不干己雖
數視之亦無成效也

歸田集

節義堂序

海虞張洪 止菴 撰

吾友宗淵之子文瑛扁其奉母之堂曰節義今都察
院僉都御史吳公嘗為記其事宣德四年秋予致翰
林事歸復徵予言以序之予以宗淵有世好視之如
弟文瑛若猶子也可各其言乎宗淵姓時氏年十七
出為蔡氏贅壻明年坐事謫戍滇南厥配年亦相若
蓋始笄耳宗淵與之訣託以養母蔡揮淚允諾屏飾

於閨門之內足不履戶庭迎致其姑以供養自分生
不得同居死當同穴耳且暮祝曰庶幾氣息尚存及
見良人歸來乎始終一節無有變遷如天地之四時
斷斷乎弗易可謂節矣宗淵黽勉於外百感交集歸
則有靡盬之憂止則懷嗣續之重偶因相承之娣遂
獲從貴之子乃命之歸以奉其嫡合理之宜可謂義
矣名堂之義稱情也哉不盜惟是氣序流易無往弗
還天道運行周而復始數窮理復睽極則合宗淵之
邁言歸自南歌曲房之詩答汝墳之誦其樂為何如

耶厥配易不知其期之悲為今夕何夕之喜如此良
人如此邂逅其樂又何如耶聚節義於一堂之上文
瑛左瞻右仰色笑滿盈無南顧之思有具慶之歡此
皆得乎天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序之為世道勸
俾化離者有以取則云

送蘇州府通判姜公序

永樂初元予攬轡於四方見生民之休戚係乎守令
之賢否苟賢矣則一境之內熙熙有三代之風其未
賢也則百里之中矜矜然無終歲之計其重如此及

予入翰林承羣公之問未嘗不及於此况蘇為大郡
民物財賦甲於東南比他邦為尤重故內徹部署之
長以挈其綱維外簡羣材之良以佐其治化由是安
仁姜公得通判於蘇焉 宣德五年秋予致其事而
歸寓居常熟之草野日與田畯野老為伍益知民之
休戚果在於守令也自予歸田迨秋徂冬惟見刈穫
之勤解聞追呼之擾雖作邑者得人亦統率之者有
道也民其休哉日長至予疾少間得隨縣邑諸公祝
聖天子萬萬年壽而通判姜公居首列始得識荆

焉公敦樸而文理弘和而節制綜理周密而事不煩
苛可謂達於政矣詢其故常蓋能養之有素者志期
遠大不肯輕試年逾知命始出受職藏器於身既久
宜其出而有獲哉 宣德六年春秩初考當報政於
天官縣邑諸公懷其靜治持餞觴於吳門之外徵予
言以贈之予老且病倦於筆劄既枉諸公之求豈宜
垂索而返乃誦昔予之言實以今日之政則民庸所
重於是乎在斯行也試其言而稽其事必有良選司
者識之不待予言之贅也

送按察司章知事序

國朝設官之制內而都察院外而提刑按察司皆受耳目之寄所以達聰明也於都察院則置各道監察御史雖若統屬而印章直云某道不由都院徑達上前於按察司則立分司各有印章可以專達皆以防壅蔽也豈惟官僚雖書典以下事有黨蔽者亦得舉呈經歷司為之轉達其周密如此所以然者以此理為天下公共之理此民為三代直道之民不可以一己之偏見蔑衆心之大公欲其各黜己私勉循公

道則政清於上民安於下如斯而已海虞章君孟端予之姻戚也隱居行義鄉邦稱之縣令劉公舉送天官擢廣東按察司知事予懼其卑是秩也故申憲司相舉之職慮其亢於志也復告以黜私循公之道苟能不卑不亢中道而立惟禮是守惟道之從不怵於貴富不奪於威武則聲譽之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嘗記杜甫送高十五書記詩有云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已而果然吾於孟端亦以高書記期望之也告別之朝驪駒在門祖觴在道皆賦詩以為贈或誦

或規或懷或思情志非一為什若干序予言以弁其首

姜通判祈禱惠民序

禱祠之事古蓋有之成湯之旱禱於桑林之野周宣之旱見於雲漢之詩下逮魯之僖公以民事為心稼穡為重彌月不雨則書於冊志憂也雨又書之志喜也憂喜皆係於民春秋賢之及文公則不然自去年十二月不雨至次年七月始一書之自正月不雨至於七月又再書之匪倦於書見文公無意於民也然

則僖文之不雨廢禱祠之事乎曰否雩而得雨則書雩雩而不雨則不書雩僖公之不雨蓋嘗雩之矣文公之不雩并不雨皆略之是未嘗雩也僖文之得失千載不可掩後之長民者當以是為勸戒也吳郡治農通判姜公嘗習春秋之義者其必能思齊於僖而自省於文矣故於宣德二年冬下車之初積陰為厲流潦下土良田廣疇沒為汙池淪漪蕩瀟耒耜莫施乃率僚屬禱於境內祀典神祇是夕陰雲解駁星宿呈露詰旦旭日舒光照耀原隰水痕減淺沮洳有行

迹耕農大悅四年夏六月炎赫可畏塗泥龜坼禾苗
竟畝本乾葉枯三農籲天莫之能恤公乃精白一心
行禱於山川社稷迎致銅像懇祈甘澤果獲靈應興
雲致雨四郊霑足五年夏六月又旱行禱如前又得
甘澤之應於是郡城百里之內無旱乾水溢之患屬
邑秀民王迪等田多賦重頻歲豐熟稅不後期感德
彌深宣德六年姜公將報政於天官徵子言以贈之
子謂人神感孚之理本於一誠位有大小惠有廣狹
上自王公下及郡縣同此誠也誠有愛民以昭於上

則獲神明之賜以福於下不可以偽感不可以力致
農民但知公之善禱而不知其素行有合於神故書
以為贈

贈姜通判濬川序

周家以農事開國自后稷公劉至於文武皆以田功
民食為重 國朝遠法文武政在養民 列聖相承
智周萬務分命重臣巡行郡邑別置治農官專理農
務而吳郡通判姜公尤章章焉巡行屬縣見民之利
病必勇往力為以興除之其利之大者莫如震澤而

害之大者亦莫甚於震澤震澤為吳之巨浸能疏導之則灌溉諸邑多黍多稌不能則壅遏泛濫上乾下潦歲之豐凶民之休戚恒在於是而常熟崑山當郡之下流崑山有吳淞二江泄震澤之波以入於海禹貢所謂三江既入是也常熟有白茆福山黃泗泖浦分震澤之流以注於江洪武間吳淞二江堙塞遂成蘆葦之墟惟常熟獨當震澤之衝諸浦又復填塞河流如線舟楫不通姜公至邑鄉邑野老請浚以資灌溉公喟然曰水有所歸雖甚雨不為災潮汐往來雖

旱可霑溉水既無所宣洩欲無旱澇得乎乃白於巡郡大臣許之爰於常熟北鄉之上塘抵黃泗浦入江之路上下三十餘里當農事未興集工始事畚鍤如雲決去壅土疏導江湖入於浦淑清波泱泱泛舟與航支流汨汨分注川澤高無旱乾下無水溢杭稼結蟠麥苗茂盛丞徒謳歌老稚歡奔僉曰公之德惠疇能與匹膏我土田永無凶歲私有蓋藏官有積倉紀功無文後何以彰者民周鼎等五十餘輩列名請文以傳永久予曰昔賢有民庸者惟水利為重史起決

漳水灌鄴民歌其惠李冰壅江水灌蜀號稱沃野姜
公善用震澤之利以惠吳民功不在古人下子雖去
位有善不書將波而不傳故序其事以待後史書之
且慰吾民報德之意云

竹譜序

竹之品六十有一不可知其詳矣其見於經者若揚
之篠籥荆之篴箛淇澳之菴竹或以質堅中箭筈或
以節疏中樂管或以茂密堅剛可比德於君子皆表
章百世耿耿不磨其他雜出於傳記則有嶮如之管

伶倫截以制律瀟湘之枝楚人託以為歌下逮篴簞
之中如渭川之千畝其竿足以供釣其萌可以為茹
惟蜀客不好事辱之使沽酒號曰郫筒其族類甚繁
施於九土不能一一譜之性皆堅耐不以榮瘁改節
君子樂與之處至於舍肉忘味以締交結自唐以來
高世之士多慕其節概欲覩清光而不可得或模寫
其姿終日對之而不厭望之者蕭然如聞其聲傳寫
於天下若王維之岐陽石刻葉如錯刀者則篴之流
也文與可之堅茂則淇之族其瀟洒而不羣者則湘

之系也近世李息齋倪雲林之幽篁怪石又篠簞之
孫枝也善譜者於族類之中自為之系某者為根為
幹某者為枝為葉同氣分形勢實相倚合之為全體
各歸於小宗其為晴為雨為老為嫩各圖於譜合之
為大宗然後不失詩書傳記之本原而根柢有自來
矣世之士大夫不修其譜系者上視曾高不知為誰
下視其身不若箇簞謂之何哉物有小而喻大者此
之謂也故因譜竹以及之

平先生文集序

孔道既衰經術不明秦漢以下諸儒各以己見為說
其傑然者則曰司馬遷遷生於龍門耕於河山之陽
南遊江淮上會稽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於齊魯困
厄於彭城入為郎中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以歸
由是其學始肆出言怪誕而不迂為文章家宗匠效
之者血指汗顏縮手捧腹莫敢出氣由其涉歷廣志
慮深包懸絕之險吞瀾漫之固廓然肺腸難限量已
自謂當五百之期良有以哉先友仲微平先生諱顯
號松雨翁產於浙水之上有土田之富當秋濤汎溢

雪浪排空勢欲翻山倒海氣志與之相敵翁乘高置酒鮫吸而鯨舞率以為常後來被徵聘出宰廣西藤縣乃東書載酒沂長江以徑洞庭弔李白於采石唁坡翁於齊安采蘋藻以淪湘靈過蒼梧以祠虞帝既而道夜郎以謫昆明人跡不到處靡不踐履司馬遷之西征南略不是過也故其為文為歌詩變怪莫測豪放不羈有類於遷其不敢當五百之期者聖賢相承制作備具孔道復明於世非若漢儒之昧昧各師其說之時雖欲擬之為遷不屑也已然其風聲氣習

有風人騷客之餘韻可與識者道何容子喙焉

送陸伯麟序

自有天地以來生物繁多不有數計則大小混淆不可得而理在古昔有隸首者作數以開其始至中古其法始備周禮有九數曰方田曰粟米曰差分曰少廣曰商功曰均輸曰方程曰贏縮曰旁通隨物施用簡而易明不恃分分而計寸寸而積其數瞭然在目矣大而萬億細而分毫莫敢隱欺者有數以覈之也鄉大夫以三物教萬民數居六藝之一為冢宰制國

用不可廢數為州牧遣計吏不可廢數其切於日用
如此後世士大夫視為器數之末委之胥吏而不究
心問其出入漫不加省故周勃謝不知陳平謬云有
主者皆昧理財之道失冢宰之職矣 國朝保有多
士敷政萬方大而明德新民之效細而理財正辭之
法無不備舉乃下郡縣徵求精通書計者明數學以
致用而吾邑陸伯麟者實致其選將行其姻家沈叔
和氏携酒饌飲餞之來徵予言以為贈故告以民物
之數本乎自然昔人立法欲其簡明無隱便於施用

常熟丁氏

故士大夫無不學後人反藉之為蠹科張虛數以眩
惑人耳目爰是士大夫不屑為而胥吏專任之矣伯
麟既當此選必推原六藝之正一洗近習之蕪陋庶
能自拔於流俗為冢宰州牧謀謨心計之賢佐孰敢
視之為胥吏乎是行也吾有望於伯麟焉

贈耆民陳公浩序

古者為治之法細而不煩詳而不擾不待禁令驅迫
而教之之術恒存乎其中周禮大司徒以五家為比
比有伍長使之相保謂平居相保愛也五比為閭閻

里門也二十五家謂里里有里胥使之相受謂有故
相寄託也四閭為族百家也百家有長使之相葬謂
死喪相助也五族為黨黨五百家也黨有黨正使之
相救謂患難相赴也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也州有
州正使之相調謂有無相通也五州為鄉萬二千五
百家也天子六鄉以頒司徒之家使之相賓以化行
俗美賓禮其賢者也故不待料民而民數詳不待驅
迫而教令行此周之民所以異於後世之民也 聖
朝斟酌周制損益以合時宜使十家為甲甲者十干

之首謂十家之長也十甲為里則百家矣百家之長
謂之里長各司其事以行其政令於百家之中遴選
年高有德者名為耆宿耆者年高之稱宿則碩德舊
望民所素服者也各司其民以行其教令民有孝友
睦婣任卹者得以旌別之有不孝不悌不睦不婣不
任不卹者得以黜辱之雖未入於仕流而實佐於仕
者以成其治矣其由由然與民居處必先自正而後
可以率民於正朝夕薰陶漸染使民不知而自化是
高年舊德未嘗無益於時也若耄鷲於百家之上循

名而失實則非所望矣吾裔親有陳公浩者亦備其
列吾見其子子然無鄙倍之習雍雍然無粗暴之氣
不忝其列矣猶慮未知其職故以古今設法之意告
之欲其名實相稱也况邑大夫有廉明者在職必能
分別淑慝以黜陟之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鹿苑錢氏族譜序

古之尊祖敬宗者必謹於譜系譜系修則源流清源
流清則嫡庶明嫡庶明則雖有強支悍族而罔敢不
宗其宗傳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此大宗也百世不

遷有繼高曾之宗親盡則遷別子之外復有始封始
遷之祖各有立宗若大雅公劉之詩所謂君之宗之
者為繼始遷之宗春秋傳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
者此繼始封之宗以蠻子赤奔晉再立蠻氏之君以
撫遺民故謂之立宗也宗法之來尚矣鹿苑錢氏之
宗初得姓於彭祖之孫李為周之府士因官以命氏
焉歷戰國秦漢晉魏六朝皆有聞人其甚顯者惟臨
安有諱鏐者當五季之末保有吳越以待真主國號
封爵載之史冊鏐卒諡武肅子元瓘嗣元瓘卒諡文

穆子弘佐嗣弘佐卒諡忠獻弟倣嗣倣舉十三州歸
宋徙封淮南官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卒諡忠懿世
秉純德與宋匹休其子孫散居三吳甚富且蕃說者
以為錢氏歸順不殺之報其裔孫弟千一者始居常
熟奚浦千一之曾孫諱權字伯輿者再徙於鹿苑椒
聊之實蕃衍且碩乃闢其隰原抽除杞棘迺疆迺理
以藝黍稌黍稌結蟠廩如邱坻聞望貨產甲於里中
權弟衡諏於兄曰非力耕不能致其有非力學不能
保其所有我將致其學焉由邑庠生歷試於京補吏

部稽勲主事由是子弟始知學無驕泰之習有好禮
之風宣德辛亥伯輿卒既葬冢子閻稽顙曰先人有
志於譜系弗克就請於從父表其世系非有立言君
子命之懼後世弗克遵承敢以為請子曰嗟乎祖宗
有善而後世不能述不傳後世能述而前人無聞弗
信信而能傳吾何倦於言乎雖然譜系之修其重重
於冢嫡為宗子者必能以一身為一家之準則以一
家為一族之準則使之觀感而化親其親而長其長
可也其有行義著聞得形於士大夫篇翰者各以世

常熟丁氏
次附入以為後人之楷範云

竹居詩集序

詩未易言也因其詩之美惡可以知其心之邪正因其心之邪正可以知其政之得失此周之盛時所以有采詩之官以觀民風以知治道也後之言詩者反是不原其性情而論其工拙是求芳華於無根之樹責層瀾於無源之水奚可哉海虞王處士廷珪生於勝國之季有厭亂思治之心鬱於中久矣一旦遭值聖明治生富贍構幽居於深竹之中咏歌其情思

凡為詩若干題為竹居集率皆和平之語治世之音豈效騷人墨客抑鬱悲淒以自吐其不平哉故詩以忠厚和平為主工苦乃其餘事耳可與知道者言未易以口舌爭也嘗讀周南采芣之詩殊無意味聖人列為正風者豈以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芣而樂不效鄭溱洧男女相謔采芣藥以為贈耶由此觀之詩豈易言哉詩豈易言哉予以詩文為職業老而後得之故因竹居詩序洞發以告觀者毋忽

贈醫學訓科郁鼎志序

有天地然後有人民有人民不能無疾疾有疾疾不可無醫藥粵有庖犧氏以來已傳有天元玉冊但上古未有文字何由有書今之本草蓋神農氏作之也今之內經世傳為軒轅氏與岐伯問難之書既有二書必有鍼砭湯液之制惜乎不傳至秦越人始得禁方於長桑君以上池水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故望見齊桓侯即知病之淺深命之生死不待切脈聽聲也齊溘于意得其脈書禁方於公乘陽慶五色診病知人死生觀其所紀取驗精良十無一失而漢

之長沙太守張仲景復以大小奇偶之制定為君臣佐使之法誠為確論厥後河間劉完素宛丘張戴人皆著書立論以汗吐下三法療人多驗而東垣李明之推素問之理宗仲景之法取脈以權衡規矩用藥論升降浮沈集諸家為濟生拔萃方行於世論者以東垣為王道專以德化人劉張為伯道惟以力服人於是世之業醫者多宗東垣吾邑沙溪郁得之氏其鍼砭湯液皆取法於濟生拔萃得東垣之正傳其子克嫡孫繼善俱以醫學鳴於鄉繼善之子鼎文從吾

友陳參政子魯奉使西域授蘇州府醫學正科正科
之弟鼎志能繼父兄之學鄉邦崇信之舉送吏部授
本縣醫學訓科簪組蟬聯世濟其美亦榮矣哉惟惜
長桑君傳之越人陽慶傳之淳于意其後嗣皆無聞
於時張長沙劉完素張戴人李明之其方雖大行後
嗣亦無聞焉而吾邑之郁氏傳世益顯鼎文鼎志聯
郡邑之醫學豈偶然哉必有致之之道也其益修
德進業不已將與諸賢相望於簡冊馳騁於先後豈
止並榮於鄉邦也哉吾於鼎志昆仲蓋有望焉

水雲居序

人之居不在朝則在市不在市則在郊垆不聞居於
水雲之中者吳人梁叔昂居之來徵予言以為叙予
聞其居不室不廬不棗不栊不施丹雘無構櫨節稅
之飾無翦茨列墉之蔽以水為庭以雲為垣漂然於
莽蒼之中兀然於烟霏之表藥房菴壁芷葺荷蓋秋
蘭蘼蕪以為植鵲鷗鷺以為畜朝游北渚則霞彩
澄鮮夕宿南津而燈光照爛市橋村墅隨處為鄰三
江五湖惟意所適何往而非水何所而無雲是為潭

潭之居不留滯於一室者也蕩蕩之途不側足於狹
邪者也其租則菱芡足以供炊爨蘋藻足以為茹巨鱗
可以代烹宰小鮮可以侑杯酌未為無地利也晝極
其樂繼之以夜則璧月方升珠斗下垂俯仰顧瞻水
天一色不知閒處別館之夕有此佳致否耶於是乘
長風凌倒景訪湘纍之故跡追越相之逸趾又不知
規行矩步之士有此高興否也然則水雲之居真有
異於朝市郊坰之居矣雖然纏牽之足固不可與言
千里法度之士亦不可誘之逸遊故周書陳稼穡之

難魏風垂蟋蟀之箴所謂無已太康職思其居者是
也可不謹乎叔昂起謝曰敢不佩服之歸遂回涉川
之志以敦安土之仁鄉人稱之云

歸田集

海虞張洪 止菴 撰

送蘇州府王經歷考滿序

自唐以來雄藩大府參佐僚屬皆藩府長官所辟藩
府得其人則所辟皆當非通辨弘敏之才莫敢居之
當時外府之屬彬彬然若廷臣矣後世皆吏部選授
有文學之佐值守臣不文則目為迂儒守臣既賢而
佐之者或非才則不稱任使故守臣無能聲藩府無
善政蘇州為畿內大府賦稅居天下之半文移獄訟

十倍於他州其守臣靖安况公則 天子親命之賜
璽書得以制其境內前此幕官或非才既黜之矣吳
興王公來繼其任剷去舊迹而新是圖精白一心贊
襄庶政庶政既明爛如觀火宿奸積弊不能隱於其
間大綱正於上衆目張於下理亦宜然道同志合諫
行言聽琴瑟無以比其和鐘鼓難以喻其樂今幕官
雖出於 廷授則如守臣之自辟也屬邑覩其光華
樂主賓之相得當王公報政之晨皆餞集於舟次常
熟大尹郭公徵予文以為贈予謂太守之於幕僚能

盡好惡之道王公之於太守不負付託之心蔚乎其
相章炳乎其相輝交致其美兩盡其誠故為序其實
俾觀者有以考德焉

龍岡八景序 并詩

吳郡太守况公伯律靖安之鉅室鄉山之奇觀有龍
岡者况公家食時嘗拉賓友携酒肴徜徉乎其間訪
奇摘秀得可名於世者形之於詠歌焉其萬木挺秀
林霏蒼鬱者謂之龍岡烟樹孤島為鷹隼所集晴雲
冉冉於其下者謂之鷹島春雲仰而望之則山之環

繞者若屏風馬石之孤高者若玉尺馬屏風如翠黛
堆積故謂之疊翠玉尺則直上青雲故謂之凌霄左
而顧之其斷崖荒蘚如壁之立者謂之東山石壁俯
而瞰之其碧甃虛圓寒泉甘冽者謂之古井神流山
光已夕遊興將闌循磐溪而歸則聞漁歌互答從西
嶺而下又聞樵唱相和故名曰磐溪漁唱西嶺樵歌
凡此可名可詠者在七如一端十除二謂之八景焉
嗟夫奇山水在天下皆天作而地藏之必俟其人而
後顯在要荒者不與人相值雖奇不名於世在郊坰

者又無奇秀之可稱亦不名於世無足恨者惟舍於
近人之地而人莫之省者雖若有憾然必有時而遇
也若連州燕喜亭之奇勝必待王弘中而後出韓退
之而後傳始埋沒於荒丘之中豈知必名於世而傳
久耶雖然山水不能自名待人而後名人之名隆則
與之俱隆如龍岡之得况公可謂奇遇况公有泰山
巖巖之氣象則龍岡與之同高其朝士大夫之歌詠
者安知不傳久如韓愈者乎予與况公昔與之同朝
今居其所屬之邑嘉謨偉績籍籍在人耳目中不待

予言之贅然後知其人之隆也故既為之序又系之以詩詩曰

佳木蔽高岡棟楠間豫章於焉取梁棟足以建明堂鬱乎生佳氣旦旦晞朝陽幽芳藉庇蔭飛鳥厲翱翔下有高人躅來往如康莊右龍岡烟樹

幽鳥多奇石鷹隼集其巔孤兔藏草中高飛不控拳春暘照幽谷芳草何半眠晴雲觸石起彌漫山下川望中不復辨何處是炊烟右鷹島春雲

層巒抱幽居環視若屏繞只疑卷畫中何處來飛鳥

高岫留夕曛明霞爛清曉山靈豈無意形勢徒為好

吉甫亦嘗云崧高誕元老右屏風澄翠

玉尺幾千尋竦然當碧岑不知度量後山海幾高深地形不空設天道豈虛臨箕揚與斗挹粲然居北南卓哉孟氏語權度在人心右玉尺凌霄

東山何峭絕石壁倚青天飛鳥不能度猿狄難攀緣千古如積鐵誰能踰其巔我欲磨且鑿誦公之德音風雨不敢壞垂之千萬年右東山石壁

山根有古井碧甃湛虛圓居人皆受福甘美冽寒泉

行途爭潤吻汲者相摩肩釀酒既清旨淪茗復芳鮮
神人默呵護如彼麻姑仙 右古井神流

山徑日已夕相與詠而歸磐溪紛碧藻洲渚亂鳧鷖
漁人亦收網歛乃歌漣漪誰知釣魚者暗與飛熊期
一朝後車載終為帝者師 右磐溪漁唱

西山采薪者薪重擔肩頰况復歷崎嶇夕暮多苦辛
歌謠豈云樂聊以暢心神半途不可廢致遠方為仁
七牢豈不貴亦必賴吾勤 右西嶺樵歌

為錢員外贈郭大尹序

邑人工部員外郎錢 秩滿引年吏部為之請得致
仕歸來言於子曰 在京師聞鄉邑得賢令雖為之
喜而未知賢之詳至於淮南見鄉人致粟於軍運者
言宣德八年秋糧免浮費三分之一豪斂者不得侵
漁除入運外餘米入濟農倉以贍飢貧民食不缺得
以致力農畝二麥將熟又以濟農餘米供夏稅絲麥
民免科徵升斗之利皆得入口聽輿人之論因知其
賢之概矣入邑之境民無游手野無曠土入邑之市
陸有新屋水有新船橋梁道路堅固牢密皆非其舊

里有巷門民不寇偷入邑之廷官清事簡雖言游之
在武城宓子之治單父不能過也然後知其賢之詳
昔之所聞非溢美也願先生次序其事為長民者勸
子惟去鄉邑五十餘年今還故墟親見郭公之善政
寬不弛猛不殘善者得安而惡者不敢肆豈非民懷
其惠雖寄公寓士聞其德音亦得舒氣解顏以樂餘
年若民窮嗟怨盜賊並起雖欲閉門獨樂其可得乎
錢公躍然以喜曰吾輩皆蒙其惠請書以為郭大尹
贈

况太守考滿序

吾嘗讀孟氏書深有愜於集義養氣之說氣不待作
為而後充有道義以配之則塞乎天地世之人非無
此氣有慾以害之則無剛矣其悻悻然形於面目者
未得其慾耳苟得所欲則化為繞指之柔矣孟氏之
下非無其人吾儒未之見也宣德五年夏予引年乞
身詔許致仕時禮部儀制郎中况公賜璽書褒
美來守吳郡子方寓居村落中聞民間稱誦之者以
為包龍圖再世蓋包拯仕宋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

府不畏強禦貴戚束手民到於今稱之宋之名臣豈
惟包拯但不能盡心於獄不奪於威則奪於貨豪橫
放恣善良失業雖有善政亦為徒法包拯所以得民
心者良在於是若吾况公則有得於集義養氣之學
遇強獷之害民者必銷沮之凜如秋霜人不敢犯此
特集義中之一事人故以包拯目之若舉其全體則
愛民之心出乎天性道義所在奮不顧身苟可以利
益於民者無不盡心力以為之生育之意益於春陽
下民尊之如父親之如母有豈弟君子之德何莫非

集義之事則非包拯之所能及矣三載考績民庸居
最郡人樂其政之有成祈予言以為贈予故推原
其學力之所自見况公之氣配義與道皆集義所生
非特作郡為然他日當大任而不動心者亦在於是
也因其請申以告之

婁江王氏譜圖序

太史公重世系以霍子孟為文王之裔非其臆說推
得姓之祖則自霍叔始也歐陽公作世次碑亦以已
為禹之裔為歐陽亭侯則作譜者不可不推原其得

姓之祖木有本水有源理固然也故尊祖敬宗之君子敬修譜系良有以哉按王氏出姬姓周靈王太子晉居民間子欽為司徒時人號為王家遂以為氏子孫在戰國時仕於魏者曰錯魏獻地於秦仕於秦者曰翦曰賁曰離秦亡離之後遁於琅琊五世孫吉仕漢為諫議大夫吉六世孫覽為光祿大夫覽十二世孫導仕晉為太傅封始興公導之後嗣續蕃衍分處南北自京兆至太原為望二十四遙遙華胄莫詳所出口太原者舊望也曰青州者新望也嗣昌之祖自

青州從蹕渡江必有所據矣然猶不敢譜之者懲郭崇韜哭墓之譏耳斷自所知為始則行一由青州南徙為始遷之祖行一公以下譜七傳四世至千四公復見於譜四傳至嗣昌名譽始著嗣昌之子璿克修先德始立家譜以遺後人上以承不傳之緒下以垂可緒之業積德施惠汎愛親仁俾後之來者循軌轍以求及前人過則旦不及則導延瑯琊之末照發青州之耿光吾於是圖有厚望焉

錢氏邱壟圖序

虞山在常熟邑城之西橫亘十有八里峰巒秀聚之處曰寶巖灣邑之舊家錢汝周室人王氏歿而葬焉繚以墻垣植以松檜望之鬱然蒼翠即之廓而有容陰陽以為宅兆之佳地既葬其子允言與其弟允輝繪之為圖泣而請曰亡妣居於室之奧層簾重幕不遊戶庭下女侍側教令不聞於外一旦去室宇離親屬葬於山谷中雖衣食棺槨之厚於吾心安否為何如耶昔人有廬於墓者得吾心之所同然吾不得如昔人者以巖親田賦重督稅三萬石以供京師若遂

私情害公義尤甚故為此不得已之事哀至則展圖以自慰少緩則收藏以趨家事於心與禮未能相安願先生有以教之嗚呼人子之於親曷有紀極當循禮文以制其心孝子之葬親也成墳而還求其親而弗得中心如疑而知其親之在外也故不入其室而居倚廬哀其親之在上也故以苫塊為茵枕服勤三年而外除踰月必樂豈忘其親者先王制禮不敢踰越也墓墳所以藏其形體宗廟所以安其魂氣故葬而虞虞而祔不忍其親一日無所歸若廬於墳則精

爽之返如相背然聖人窮變知化無廬墓之制非教其遂忘之也必為封樹以係其思故有若堂若防若馬鬣之封者欲人安土重遷不輕去其墳墓也仕宦從遠方歸者必先展墓而後入墳墓之於人若是其重乎允言昆弟離墳墓無一舍惓惓然如隔千里知所重哉他日必不輕去其鄉仕於外必不以官為家也昭昭也矣故序之以警其流寓者焉

黔國嗣子翠筠軒序

人之於物好樂雖有不同然未嘗不默與之契仁者

之於山智者之於水皆出乎性情之相似非假合也推卉木也亦然周子之於蓮淵明之於菊宋廣平之於梅花百世之下人皆以為真好至於竹則未聞有好之者惟衛武公有睿聖之德故詩人詠淇澳之詩以美之且言淇水之浸潤以興其學問之益金璧之堅白以興其自修之效迄今以為名言故託物君子必以是而比德焉其德維何虛其中廓有容之量直其節挺不二之操不娑媚於春陽行不離道也不凋落於秋霜居不失義也有容不二與道義俱天人之

事備矣黔國嗣子某黔盜昭靖王之嫡孫今國公之
冢子也所居所養固已異於人之子而所習所聞尤
有振振仁厚之德實傳家之重器保國之賢胤也以
子道不敢當尊故出入不當棖闌之右升車必降阼
階之左其息焉游焉之所亦為小齋於廳事之左偏
不植奇卉不畜珍禽惟種修竹數本挺然而特立竦
然相矜持蒼翠之色貫四時如一節孤高之操結貞
石以同盟坐對終日不知有層敷之美麗徙倚良夜
惟賞其天籟之餘音豈醉醲飽鮮馳堅策肥者敢望

其彷彿乎我思古人其武公之匹亞歟從父駙馬都
尉常歸私第定省黔盜王夫人諸公子伏謁於階下
駙馬公誨之必因其材而篤之命其東偏之小齋為
翠筠軒翠以美其色之茂盛筠以言其質之堅剛微
寓比德之意有詩人之餘風公子將有所得質其名
軒之義於予故為述其物有契於人之性者是謂真
好非觀美假合者所能擬也一時文士大夫皆詠歌
之故為序之篇首

贈琴師曹本清序

古之教皆本於司徒司徒之教則在於三物先德行而後藝能本末兼備後以加矣舜既命契以司徒之職又命夔典樂以教胥子典樂之教豈異於司徒乎司徒造就於前典樂涵養於後非造就不能成材非涵養不能成德吾夫子所謂成於樂者是也若夫樂之大者莫過於鐘鼓樂之小者莫出於琴瑟必琴瑟之樂有以宣於中然後鐘鼓之樂可以宣乎外不可慕大而忽小也琴之製始於虞為五絃以備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後世加文武二

絃乃為七絃所以和民心養民德閨門室堂不可一日無也故君子無故不撤琴瑟自十三學樂誦詩已從事於斯矣至於德性成就雖息焉游焉之頃必於是焉是以正聲感人而順氣應順氣應而和樂興夫豈有悖倫逆理之人哉本清曹先生之教子弟必先德行而後藝能此三物之遺教也尤善於鼓琴俾成德者內以養其心外以睦其耳內外一由於正此典樂之遺意也海虞張氏有佳子弟曰九皋以詩書六藝之餘力從本清學七絃之琴將致樂以治心不專

於 也能致其樂則易直子諒之心生生則樂矣
樂則安矣在宗族鄉黨之中莫不和順在父母兄弟
之側莫不和親夫如是然後有得於樂可以繼其師
之志矣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本清之 也本
清嗜琴琴在八音中屬絲絲音哀哀以立廉故其受
館未嘗久淹於人廉之效也予雖未識本清頗聞其
立廉故於九皋之請序其教之成於樂者贈之

怡樂堂序

子有云順乎親有道誠身之謂也能誠其身則深愛

和氣皆根之於心自能感悅其親故存於中者無不
悅發於外者無不樂謂之怡樂可也不能誠其身則
能養而不能敬能敬而無溫潤之色已非其道矣况
又貽其親之憂雖用三牲五鼎之養將感額而不下
咽也謂之怡樂可乎海虞龔用和養其父澤民區奉
親之堂曰怡樂非克知其道哉予致仕而歸用和請
叙之乃告曰澤民樂善惡不善用和則務去其所惡
而崇著其所樂者澤民見賢則與之處見不賢則望
望而去之用和則務招致其賢而辭去其不賢凡出

入起居飲食奉養不待頤指而後喻可謂能子矣工部郎金大夫嘗詠歌其事吾友貞白為之記何待子言之贅乎但世之人惟知樂親之孝而不知順其親之樂為孝親好紈綺而華其身親好膏粱而適其口怡之樂之易矣親好善而子未善親好賢而子未賢怡之樂之難矣人之趨向不同其道與非其道耳故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飲食奉養為孝者可勉而至惟樂其心不違其志者非誠身不能吾特叙用和誠身順親之道為世人非道悅親之楷範云

郭大尹祈雨有感序

歲之豐凶在於雨暘之叙否則係乎天而不係乎人然咸陽有桑林之禱周宣有憂旱之詩精誠感孚皆能致雨下逮春秋魯僖有憂民之心彌月不雨則書於冊志憂也得雨亦書志喜也憂喜不在於他而在於雨之有無故為魯之賢侯至於文公自十二月不雨至於七月又一書之無憂民之心不以雨為憂喜彰其慢也聖人存而不削示勸戒於後世之意深矣常熟知縣郭公世南體商周盛王之心以魯之僖文

為鑒宣德九年夏五月不雨憂形於色致潔身心行
禱諸祀方烈日之赫然倣陰雲之四起震雷掣電疾
風甚雨街衢流潦溝澮盈溢槁苗淖然阡陌芄芄三
農士庶萬口一聲以為大尹公誠心感格所致耆民
龔鼎等相率造於舊史氏請書以彰其德予謂之曰
若知大尹今日之禱而不知其禱之有素設使平日
為政之心不便於民而便於己則人心怨咨感傷和
氣雖祝嘏甚虔姓牢甚碩神將掉頭而不顧豈能致
甘澤而惠斯民乎因禱一事之應有以知大尹之心

不違乎神人有以知神人之心無怨恫於大尹自茲
以往增修德政有進而無已將見休徵之至有時雨
時暘之應不待禱祀而豐年自臻矣誦而規之於以
見老者敬賢之至也

驄馬曉行圖序

監察御史王公朝用憂民之心切報國之志勤夜眠
不安寢聞雞鳴輒曉行既行且思某官公忠思所以
薦之某官貪惰思所以黜之人皆知其意繪驄馬曉
行圖以貽之君以公事到縣開圖以示子子亦喜其

勤於職業也故為序以勉之若思所受用思所貴富何者可以貽名於時何者可以結貴勢於朝以圖進取以竦民望其曉行雖同而心志不同予故有以警其不逮勉其不及也若然則勤不徒勤曉行以輔其志勞不徒勞曉行以盡其職為是圖者可謂深知朝用之心矣不然則張美譽以益其過豈朝用之心哉請於暇日開此圖以自勉庶無愧於曉行亦無愧於病老之言也是為序

順正堂序

吾姻戚徐敏叔氏題其婦人會食之堂曰順正似與孟子以順為正之言不相似然殊不知孟子所謂順正者言公孫衍張儀不能以道正君借其喜怒以恐喝諸侯非徐氏題堂之比然徐氏所題順正實彰其德也惟婦人以順為正則其居家治人一以順為主惟順故不異於夫之心夫以為然婦亦以為然故無夫聽婦指之說而牝雞晨鳴之禍不作矣夫天地之義以順為柔德婦人以順為正天地之性也牝牡雌雄各有其性豈獨男子婦人之性然婦人以順為正

則無異辭順之至也

同德堂序

同德堂者吾姻戚徐氏題其男子會食之堂名也夫謂之同德男子一心而不二操之而不撓亂內不為婦言所移外不為淫議所惑同心同德故能建立家業為子孫遵守之法也若為內言外論所惑非同德也惟同德不二其操則執之而不移撓之而不亂宜家之道立傳世之法成是之謂同德也同德堂順正之也同德之道昭順正之彰然後內外之心一

表裏之道通也若未能同德則必有參差不齊以間阻其間不可以為同德也

贈魏伯廣序

江西分宜 李氏唐西平之別派也其族子廉者

常熟之二尹常熟地卑下其田與昆湖尚湖混茫莫

辨子廉出治水擇有謀有為者分理之東始魏伯廣

者言於子廉曰水之害在築堤以防車戽以泄之奈

民無食何乃出私廩之粟人分戶給三區二十五里

之民莫不沾其惠不數日水害之去十之七八上以

供國賦下以養民命轉凶為稔之祥誠兆於是乎
貧而無衣食者使不至於飢寒非要譽於鄉黨朋友
實推惻隱之心以施惠愛之道也唐侍中魏知古有
大才大惠宋璟頌之曰叔向之遺直子產之遺愛兼
之者其魏公乎伯廣其知古之後裔何其施惠愛之
道似耶方今聖天子在位急於民命出粟千石以
上賑飢者復之伯廣赤紱之來也有日矣子廉既為
之序又踵病老之門以光其德賤老多病久不為文
以勞其心今為子廉之請親來故勉而為文以光其

德免其垂橐而返也

送况知府序

予在京時考天下舉人今榮祿大夫少保江陵楊公
為翰林學士謂禮部郎中黃鍾律曰可將中與不中
者寫出予曰考貢士而令該司官寫出是教其納賄
也公曰爾不識此人乎曰禮部黃郎中豈不識耶公
曰彼君子人也託之無疑黃亦不肯寫出予於是敬
之與之交往果無瑕玷及予致仕回居常熟適黃公
為蘇州後改姓况賜璽書褒勉乘傳之任黜庸懦

賍貪冗役之人庶事修舉嘗奔母喪民抗章保留
朝廷為之奪情起復賑飢恤貧路無菜色之人開通
河道野無不耕之士積弊盡除教有條法民風丕變
稅不違期蘇州為東南劇郡政繁賦重號為難治伯
律處之若駕輕車就熟路不勞心慮化洽民淳今既
滿去民以為奪我賢太守無不咨嗟流涕賴通達治
道者諭之曰若久留况公不無淹滯仕途資格豈以
愛憎為去留必有如况公者以繼其任也常熟知縣
郭公世南與之同心同德聞其滿去尤為淒戚徵予

文送之予年八十有餘絕筆為文久矣今聞其滿亦
動哀思故不計其工拙作文以送予不足為輕重掌
銓衡者必識之他日在 朝廷居方面必有施設可
盡其大抱負之材也

飛錢出井序

予於正統二年得中風百餘日後頗知人事欲作世
俗之字謝醫官郁鼎志感其誠心之厚藥劑之良也
鼎志袖一卷書曰題數字不啻百朋重予展玩之乃
施彥紳諸醫季炳卿卷京口張天民序時天民年八

十六畧不及所畫衛明鉉事明鉉為葛洪丹井圖以
飛錢為神異豈天民以為幻而畧之歟百十年間因
圖以誌其事題詠者或稱明鉉落筆之奇遂以為盛
事予謂炳卿之藝精明鉉之筆奇彥紳之志大天民
之文古誠感已無今日賤老相遇鼎志不在炳卿彥
紳明鉉天民之善畫耳畫與不畫皆一時事若鼎志
之誠意亦為後世所重故序之以為醫者勸

前九月承見示 止菴先生待漏圖卷象笏書思
絳袍拱立晬盞之容誠若詩書之氣藹如望之若
神觀者起敬卷首 先生手書自序并諸經解義
序品學具見焉讀後諸名公跋載 先生著述甚
富而皆散佚惟琴川新志使緬錄歸田集尚存然
亦罕見矣耿然於懷周爰咨訪茲幸借得歸田集
一本而使緬錄附列卷端并 先生自誌一篇然
歸田集尚非全帙緣藏者意甚秘靳也急為傳寫
副本以共敬觀竊以言者心之聲文者德之發

常熟丁氏
先生引年自適孤松不凋煥道以文老鳳彌彩雖
他著不傳其英華猶得見於是集言皆前定故傾
吐安安動合自然故波瀾汨汨締審立言意旨允
為先正典型例觀作者近罕等倫或賈欲贏而不
能惡罵謂韶盡善而徒堪振俗義難襲取存乎其
人美愛斯傳在茲堪寶

道光壬辰閏重陽後五日同里後學孫望錄并誌

佚編
四

明史斷畧目次

洪武起兵

平定東南

集師滁和

定鼎金陵

宋事始末

洪武平漢

洪武平吳

洪武平閩

平方國珍

平定兩廣

北定中原

故元遺兵

洪武平夏

畧下河東

戡定關中

洪武平滇

封賞功臣

褒顯忠烈

正位分藩

封國燕京

以上洪武

靖難師起

轉戰山東

再出河北

長驅金陵

入正大統

燕王起兵

壬午狗難

三征

開設貴州

開設交趾

平山東盜

河漕轉運

治水江南

以上永樂

太子監國

以上洪熙

征漢廢人

以上宣德

麓川之役

王振用事

土木之變

以上正統

南內復辟

石亨之變

誅曹吉祥

以上天順

平藤峽寇

汪直

平固原寇

開設鄭陽

以上成化

平河北賊

安化之變

劉瑾之變

平江西寇

勦平蜀寇

勦清平苗

再平江西

平柳桂寇

討寧庶人

江彬之變

常熟丁氏
誅滅岑猛

以上正德

庚戌之變

更定祀典

沿海倭亂

議復河套

俺荅封貢

世宗崇道教

嚴嵩專權

再定大同

戡定安南

平湖貴苗

追戮仇鸞

以上嘉靖

得鼓舞忠義之術矣乃若天生聖人碩異多端紅羅浮水雷風成墳以及紫衣護於道上黃雲覆於城頭視班彪王命論神母徵應殆有進焉乘元之弊芟除羣雄與漢高同符矣按起兵在至元十二年此十六年也太祖此時用龍鳳紀年已黜元朔矣

平定東南

既據金陵已得形勢然後命將出師掃吳越定湘漢以及江介雅揚諸郡蓋是時友諒雖殲士誠國珍尚在又元為共主守臣尤力羣雄割據人思瞻烏兵革方始勦業艱難正在此時觀其臨軒遣帥平定東南首戒徐達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城下之日勿焚掠殺戮又取浙東諸郡戒諸將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大哉王言真天地好生之仁矣其規模之大者立中書行省以為出政之本以康茂才為營田使

而得重農之義聘禮劉基等開講經筵以咨詢治道
蠲太平建業諸路田租發倉賑濟平貧民倉猝兵間
開國遠猷于斯見焉宜其天命有歸崛起在位為三
百年華夏之主與韓林兒死而始用吳年號勸進大
位則又謙讓未遑如是者皆帝王氣象也自此之後
長驅中原遂克元都金陵王氣實摩一統之業非小
朝廷偏霸之可比矣此元至正二十七年也

平定集

集師滁和洪武

上之去濠而畧定遠也實為趙均用彭早住所逼乃
定遠諸寨或以義招或以計取輒數萬人為我用誠
天贊也於是取滁州為根本立郭公為滁王救六合
於瓦梁破元兵於滁澗又詐兵以取和陽得巢湖兵
而渡大江真勢如破竹東南王業基於此矣然則郭
公之不死於趙彭之手機在上之去濠趙彭見上到
定遠氣力已成故不敢加害郭公實為上也迨郭至
滁而奉之為王稟其節制報恩良厚二子背父而有

圖上之謀其後一受小明王命死於元兵一境無聞焉此明史之傳疑也嗚呼獨不可因父而庇其子乎

定鼎金陵洪武

金陵東南一都會斯時元不以重兵守之而羣雄蜂起福通據潁亳天完擾荆楚士誠擅吳會俱舍金陵不圖則天之所以資太祖也然太平取而也先不服破金陵而南臺御史福壽死之國有人焉自此以後置江南行中書省根本強固北伐西討可以橫行矣太祖首據金陵良以元兵尚勁大江以北蟠結犄角而不可擅動先守而後可以戰計無如金陵者藉長江為險形格勢禁之道也此圖維天下之規不止形

常熟丁氏
一時形勢然也史記以為金陵之計首出馮國用然
自是太祖意中事矣

宋事始末洪武

太祖之崛起也蓋有兩藉在河陽則藉郭子興為兵
主在金陵則藉韓林兒為紀年二人死後乃自為之
韓林兒自稱宋後僭元龍鳳劉福通主其事自至元
辛卯以後江北之地山東幽薊秦晉中州俱為福通
所蹂躪元將最有名莫如察罕亦卒墮其手是時元
兵為福通所犄不暇有事江南太祖一力江南江北
一帶則有福通為之蔽此天之所以生福通諸人為
聖主驅除民思王者之師天眷神武之主所以不勞

餘力而卒定中原也歟若夫福通既死林兒攜至金陵初太祖欲以御座奉之得劉基胡床一踢不果未幾遂殂噫此事非基為之吾不信也然而物不兩大此不足為太祖責也

宋軍以未定為

洪武平漢

友諒與太祖爭鋒凡兩大戰一則親犯建業有龍江之敗一則攻圍南昌有鄱陽之敗而身以殲國以亡其他池州之敗與慈湖采石之敗不與焉鄱陽之敗友諒雖殲然太祖舟泊淺沙得韓成緩師又難星過度得他舟相易瀆死者屢矣呼吸生死之間於彼乎於此乎危乎危乎以古事推之龍江之敗與孟德之赤壁符堅之淝水無異鄱陽之敗則楚漢垓下之師也一戰而天下定吳然龍江之役詐降者康茂才戰

者劉基堅守南昌兩月不下者朱文正也三人之功尤著又嘗以時事揣之爾時張士誠據有吳會若使與友諒協謀戮力以偏師綴建業而各以大兵隨其後未審太祖何以待之且秉友諒復攻南昌之日太祖往救之時士誠以一旅搗建業太祖能無內顧之憂乎又使浙有方國珍閩有陳友定江北有韓林兒劉福通使諸渠俱乘兩王螭蚌之勢合謀併力而殲之何有建業哉恐太祖自守不暇矣乃數人者齷齪自守無復遠志天生太祖為中原主遂生友諒諸渠

代為驅除代為割據在太祖一以為誅賊一以為舉事而江楚兩粵與夫浙閩中原之地俱得於諸渠之手若與元無與焉太祖名為掃元而其實所得之土宇非元之版圖而諸渠之職方也是漢高祖唐太宗諸人所不及也在當為太祖敵者友諒耳友諒起家漁子稱帝四年甫四十有二太祖罹險而不死友諒流矢而天止成敗之機決矣迨其後武昌既下陳理來降猶封歸德侯而不殺尤人情所難哉

洪武平吳
士誠起家高郵據有江浙其地南至紹興北連山左
與太祖相攻伐淮南浙西之間疆場彼此歲無虛日
友諒而下與太祖爭東南者此人也友諒既平太祖
命將規取先事淮陽蕩其巢穴既三路取杭湖分其
兵勢而平江既下吳越瓦解揆厥所由說者為士誠
無遠畧以不能早取金陵及不能與陳氏共寇金陵
為失算夫圖金陵者早亡而自守者獨得稍緩須臾
天命有歸無強皆斃一也所不愧者其妻劉氏携妾

洪武平吳

士誠起家高郵據有江浙其地南至紹興北連山左
與太祖相攻伐淮南浙西之間疆場彼此歲無虛日
友諒而下與太祖爭東南者此人也友諒既平太祖
命將規取先事淮陽蕩其巢穴既三路取杭湖分其
兵勢而平江既下吳越瓦解揆厥所由說者為士誠
無遠畧以不能早取金陵及不能與陳氏共寇金陵
為失算夫圖金陵者早亡而自守者獨得稍緩須臾
天命有歸無強皆斃一也所不愧者其妻劉氏携妾

滕自焚義烈與齊爭高士誠絕粒自盡至死不降是
亦漢高之田橫哉

常熟丁氏

洪武平閩

陳友定非賊也元之忠臣也初以福清布衣謀兵取
戰以巡檢積功為中書省元之待之者厚矣乃陳張
兵與吳越路絕猶不避險阻海道入貢所以報元者
亦厚矣至如却友諒國珍之兵土地陷而復收明使
者至則殺之飲血誓以不降兵克威平則飲藥按劍
終不偷生一則日報元一則曰為元死元之諸臣如
友定者少矣究至雷雨復蘇昇至建業臨刑倔強其
言曰已矣勿多談抑何從容而就義也當其時八閩

之守臣雖尚有人而主張運籌則友定一人太祖取
閩水陸二道先之以胡廷美何文輝從陸繼之以湯
和廖永忠從水宜其摧枯也歟然而友定父子始終
為元者也非寇也元之忠臣也此太祖洪武元年也

平方國珍洪武

國珍賊中之小家也觀其受元官爵伺豐自固藉我
聲援三郡來歸蓋游移兩可竊據海隅無遠者也迨
湯和朱亮祖等提兵深入國珍不能一矢相加潛身
出走計窮而降亦可羞矣此無他向來遨遊於元明
之間羈縻物絕持有士誠為之蔽耳吳克而國珍隨
隨之起事在壬辰癸巳之間猶在汝潁斬黃羣兵未
起之際而成就止此既不能稱號問鼎如陳張之兩
雄復不納土早歸煩天兵之猝至志小而情悲矣使

當時元浙東當事能用都事劉基之言方氏首亂早為撲滅則江淮觀望諸公或者有懲創不至橫行耶抑天命有歸劉基之生為明非為元也

平定兩廣洪武

平定兩廣洪武

兩廣為元守時無舉事者皆元臣也太祖吳元年命漢吳越三方既平乃命璟楊璟從陸路取廣西命廖永忠朱亮祖由海道取廣東已得首尾相援之勢又命贛州指揮陸仲亨出贛州犄角之其諭諸將諄諄靖亂止暴宣布招安為言又令其合兵進取廣西以故三路兵進廣東之師得元左丞何貞一降遂成唾手靖江之役兩月不下必得東師湊集始克成功皆遵廟算而行者也是役也有二善焉先是廣西屬湖

廣至是乃置中書省一善也土官世守既已納印歸
誠即行宣慰以招遠人令兩江溪洞黃岑二姓勿生
戎心二善也此洪武二年是時已命徐常二公有事
中原矣

常熟丁氏

北定中原洪武

太祖起東南據金陵創大業漢吳浙閩既平嶺南亦
定十二年為洪武元年乃遣大將徐達及副將軍常
遇春北定中原蓋十三年來之所圖維無非意在中
原耳且中原去元都近元人所必爭非徐常二人不
可以故由淮入河由山東及河南由河洛及潼關皆
二人功多又先命鄧愈駐襄陽以為聲援上移駕汴
京以示彈壓而後乃議及元都之事於是元都遂在
掌中矣讀論中原之檄勤勤以不殺為念即蒙古色

目亦示開宥大哉王言同天地矣天生聖人為中國
主豈偶然哉今迹其克中原之易者何耶先是劉福
通藉宋後韓林兒之名山東河南幽薊一帶為所破
滅殘毀人民幾盡元之守臣竄者降者仗義死節者
業已委其十之八九故太祖藉南方得勝之兵乘人
心瓦解之勢自塔兒灣遇春一捷元膽已破繼之以
河西務郭英一戰元主隨遁至於命湯和轉漕以繼
軍需推誠降將左君弼等得其死力皆帝略之大者
宜其為天之所興歟

故元遺兵洪武

元都雖失元主在遁元臣擁兵各邊磨牙吮血與我
為難未嘗斯須相忘太祖既得天下二十年中與元
兵相終始其功最著則徐達自西安搗定西取王保
保李文忠由居庸入沙漠追元主徐達沈兒塔一捷
元主先殂保保僅以身免擒王公以下不可勝數文
忠應昌一捷元主先殂獲嫡孫買的八喇並后妃諸
王無算此洪武三年事也二人推元之功於是首著
繼此以後靡歲不戰沐英和林之捷擒大脫赤全部

以歸鄧愈招諭吐蕃河洲以西甘肅烏思藏來降藍
玉捕魚兒海大捷又得王子公主平章劉益降而遼
東始為我有太尉納哈出降而東方乃無事連年用
兵諸將之功偉焉獨是王保保終不臣服此太祖所
以歎息也元有人焉自是太宣福餘朵顏及東勝大
同各置衛所置都指揮等官勅徐達馮勝等分布諸
將屯種各鎮東至開鐵西至偏關設險守固二千餘
里亭障屹然籌畫邊功可謂盡善元子就擒不忍
獻俘以唐太宗隋裔為比聖人存心日月爭光矣

洪武平夏

明玉珍以隨州布衣起兵元末初為倪文鎮後鎮沔
陽湖夔而上因得重慶於是慨然有自王之意得劉
禎為謀主稱王稱帝奄有西蜀年三十六卒子昇繼
之報聘來貢修事大之禮無缺我兵蕩關陝得興元
兵端因起太祖遣傅廖等將吊伐之兩路進發傅以
陸路由秦道陳倉襲階文二州楊璟以水師進瞿塘
為鐵鎖所梗不利會得廖永忠計取瞿塘然後二路
合兵西川震動明主以降此洪武四年也當其時傅

常熟丁氏
兵已至綿州漢州恐下流不知乃削木牌千餘書兵
至日期以為消息然後虜兵聞信鼓噪而進沿江守
將解體人心遂成風鶴又有鄧愈駐襄陽運糧軍興
不致之絕安得不成功哉然蜀真割據之區而真主
一統之外府也公孫而下不具論明之止也張獻忠
又其灼然者矣

畧下河東洪武

河東元之右臂既下元都自當有事河東况此時擴
廓帖木兒守太原驍勇敢戰患居肘腋則河東之役
庸詎可已徐常等取道真定直趨太行上又命馮宗
異湯和等從河南一路會兵山西由澤潞以取平陽
由絳州以取太原則擴廓在掌中矣澤東韓店一戰
楊璟敗績幸有鄭英保定之捷擴廓遁去太原遂下
為擴廓此時計者若使奉元主之令直走燕京則達
等即得太原無所用之惟是反兵而救太原已為達

所料定且燕京既棄而太原復不可救遂致狼狽而
入大同此元運之將終而非擴廓戰之罪也由是達
等平定關陝而遇春殞命柳河命也此時元主之勢
無如元都次則河東二方既下大統已集遇春雖死
無恨矣

戡定關中洪武

徐達破吳北定中原克燕京皆勢如破竹兵不留行
惟關中之役未免少却多所蹉跌則以有擴廓帖木
在焉故也李思齊張思道借擴廓為聲援擴廓亦資
二人為羽翼故較他方獨難思齊來歸思道跳梁擴
廓衝突於平涼甘肅之間伺豐而動構鬪無虛日蘭
蘭之役解圍而退關陝以平厥後擴廓遂遠逝沙漠
以終心亦良苦按擴廓一名王保保察罕帖木耳養
子察罕為元總帥恢復山東屢敗宋兵死於降將元

封顯川郡王元運既徂元之兵力亦弱惟有擴廓自
燕京敗衄復崎嶇於河東閩陝之間與王師為難氣
屢折而弗靡心益困而彌銳至不得已而宣為塞寇
恥為華人國雖止有人焉有是父有是子世篤忠貞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洪武平滇

滇國東接烏撒西連土蕃蘭倉金沙南北萬里西偏
一都會也太祖十四年命傅友德沐英諸人討之命
以三路進師一從永寧入烏撒一由辰沅抵普定然
後進兵曲靖直搗雲南諸將從之白石一戰梁王自
焚雲南底定蓋沐二人秋毫無犯綏輯其民互為王
者之師矣友德再定烏撒通川蜀之糧道沐英大破
平緬神機衝其象兵諸將崎嶇大理北勝東川平越
之間百戰功高雲南雖下其所以收復雲南者力亦

殫矣緬國車里八百媳婦皆請內附顧不偉哉其經
畫之大者開屯田於營衛而軍興不匱置貴州都指
揮使及雲南布政司而統軍治民有樞置鹽課司以
足用改蜀道驛以避瘴所以策雲者何詳也其他定
貢額均力役水利學校次第修舉沐英功在僻壤反
世守矣按此時貴州尚未立布政統於滇也至永樂
乃割四省地郡縣之與滇分治矣

封賞功臣洪武

外史曰皇明崛起翊運功臣徐常以下雲蒸霞變鳳
翥龍驤歷考前代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懋功之典五
等備矣追封之隆進秩有差獨是因胡惟庸一人誅
黨數萬連及功臣五十餘人善長伸救卒不免於死
抑所謂殺運未除者歟踵而繼之靖難之戈興矣抑
帝性雄武多猜故借此為韓彭之舉如國運所不足
者此身帝既翦之於前成祖復伐之於後忠義之魂
上訴於天觀崇禎甲申三月之事抗節死難者亦復

寥寥噫亦其驗也

常熟丁氏

褒顯忠烈洪武

歷觀諸死事之臣惟鄱陽一戰為多則當時太祖勁敵惟陳友定為最惟此漢高之項藉也不滅睢水矣立功臣廟於康卽血食之長與彭蠡俱永諸臣不死矣至如韓成臨危代王甘飽江魚之腹與紀信滎陽之事異世同符一火一水日月爭光高陽侯之事封首冠諸臣祀典允宜其他攻城斬將死於敵手俱得廟食配享不朽亦烈矣至於崇尚風節旌顯余闕安福等猶足振起百世廉頑立懦矣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極其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正位分藩洪武

英雄舉事多有所資乘人心之憤為創起之起業太祖之與宋主韓林兒是也元得天下於宋宋中國人禮樂文章三百年人心思宋未嘗漸滅故元末劉福通等假其名以號召中原所向無堅城太祖起淮泗先資郭子興後資林兒借正統之苗裔棟葦夏之人心此亦漢高奉義帝之心也克金陵稱吳王用龍鳳年號林兒殂乃即皇帝位建元洪武是其心何嘗一日忘故主哉天生聖人應降多男剪桐訓梓二十有

四亦云奇矣獨怪高后所出四人太子燕王本屬同
母靖難之兵以叔姪姪以臣伐君是何相翦之急也
揆之前代晉八王梁湘東與南北二齊同室操戈骨
肉相殘未有不敗者獨至成祖一雪此言母亦太祖
救民塗炭再造區宇功最大故國本操而不動社稷
危而復安有出於理數之外者仍歸太祖而不在成
祖也

封國燕京洪武

太祖以太子仁柔幾欲易儲已逆知燕王之必帝千
古之明主也劉三吾以秦晉爭之不果後遂有靖難
難之事甚矣經生之禍人國也漢高唐太宗初皆有
易儲之心不即行皆不免於流毒然則國家大事英
主力行亦在乎斷而已矣太祖亦為常見所拘况下
此者乎說者又謂此際有天意焉燕王宮殿皆元舊
制他王不為以為例已生覬覦之心况有奸僧白帽
之說逗其非常之想即無齊黃諸人成祖亦不以燕

王終矣獨怪靖難一舉而忠義種子盡矣前有胡蘆之變後有靖難之師不三十年而兩大獄繁興誅伐互起屠剝國良幾無遺類天地之生財有數斧斤之誅鉏靡已甲申事起而卒不得忠義之報天心厭之矣

唯有下將自脫一後字

靖難師起永樂

成祖驍果善用兵太祖久欲易儲已逆知其必反當太祖之喪喪建文業已正位乃入臨稱病不拜其跋扈無君之心已見於此齊黃謀削奪藩封遣周執齊逼湘削岷諸國受禍皆因疑燕而起乃圖燕之謀未成而諸國已先受禍謂燕王束手待斃此非人情為此時計者惟有齊秦先圖燕王一著耳乃惑於子澄之言先諸國而後燕所謂機事失於彀中天命有歸大物將改矣迨張信之言一洩而張昂謝貴隨以就

擒兵端起不可救矣向來開平臨青山海之兵徒虛設耳然齊黃建文之晁錯也舉事不成無害為忠成祖若敗則吳王淮南復見於後世矣建文一代之主也建文君之稱謂正史何則年號之當復不待異世辨之矣

轉戰山東永樂

外史曰靖難初舉革陳建文年號已甘心於建文不兩立之勢矣建文以李景隆為大將識者知其必敗不待渡江之日矣耿炳文真定敗後景隆提師河間不進其罪當誅可以易將矣乃舉朝恬然不悟以致有北平之敗奔濟南迨至成祖攻大同而景隆來救復至道路相左是亦走也猶以捷聞加官白溝之戰成祖幾危景隆復以單騎走德州是時鐵鉞為景隆督餉知事不成誓守濟南景隆棄德州走濟南布陣

未定復以單騎走噫計自北平白溝德州濟南凡五
走景何善走也人謂景隆原非將材非也蓋實欲成
祖之速帝耳成祖一阬於濟南幾死鐵鉞之手一阬
於東昌脫盛庸之擒自景隆為將曾無一捷謂非李
建文之敗而樂燕王之成誰其信之癡哉建文使景
隆將兵是開門而揖盜也且囑諸將勿令朕他日有
殺叔父名愚甚矣嗟乎此時若以鐵鉞為大將燕唾
手矣任用非人自取其斃建文不足責齊黃輩由可
勝食哉

再出河北永樂

蒯
於蒯字之誤
照於照字之誤

靖難之師再出河北而未嘗不為成祖危也爾時盛
庸在德州吳平等在真定遼東守將楊文刺永蒯大
同守將房昭在紫荆盛庸既有東昌之捷身為大帥
則羣將聽其約束若使聞成祖未出兵之時四將合
力直搗北平則成祖內顧不暇何敢南驅唯是以孤
軍單敵撓逗日久自取敗衄滹沱之役德州真定繼
敗而楊文始刺永蒯房照始出紫荆闕計之晚矣成
祖乘得勝之師復克東西二敵回顧根本有餘裕矣

惜乎先發制人克師在和而南軍未之知也此時若以鐵鉞為大將必能辦此又此時內無強鄰外無邊釁故燕王得以一意圖南耳計靖難之師轉戰山東歸北平者二一苦於濟南之鉞一苦於東昌之庸再出河北歸北平者一則防房昭之議其後也可惜昭此舉不在滹沱以前而庸等夾攻之又可惜楊文與昭不同心大舉直走北平而徒擾附近之郡縣以致成祖全師而歸天也人且如之何哉然則燕王上書解兵孝孺力主進兵非乎曰是也成祖臨喪不拜建

文與夫起兵去建文年號不臣之心已見於天下南兵即欲止之而孰與止之所謂騎虎之勢必難中下此成祖緩兵之計而孝孺逆破其奸也然則縱反間於燕王世子俾高煦等自生其變孝孺此舉疑非人所為曰孝孺知兵處正在此也維時高煦雄武類成祖白溝東昌之役兩救其父於危若得以一紙書構讐於父子兄弟之間賢於南兵十萬師矣若夫計之不成則又天也人臣出死力以捍國家之急惟此兩着孝孺深中機宜在此耳

長驅金陵永樂

靖難之師南征者三歸北平者亦三其轉戰山東以
昌^東濟南之役歸北平再出河北以房昭出紫荆關歸
北平北有二說一為根本計一為南昌諸城未下恐
隔歸路不免內顧耳金陵之役屬第三舉直搗金陵
何歟蓋南方所持者盛庸平安二人在成祖之意以
為天下之勢在金陵與吾為難者在建文金陵一日
不克則建文一日年號不去建文一日年號不去則
我舉兵謂何是我倒持其柄以來天下之口且以身

為衆射之的也慮方大耳故此番之舉且置諸城不問必以金陵為事以金陵為事必先克平安盛庸二人為急南方露此意者既有中官我軍同此意者又有朱能渦河之戰生擒平安去其一敵德州之役破庸將嘗進乃進而渡淮而盛馬步戰艦列淮南岸竟以單舸走進而渡江而盛駐海艘上下二百里竟以單騎逃又去其一敵二敵盡矣是時也江淮之蔽既去則金陵入其掌中故斷送金陵者先李景隆而後則盛庸也竊以竟斷之景隆之敗有心盛庸之敗無

意然三軍之命懸於節下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同歸於敗則一身南方所用之將如此安得不亡乎獨怪齊黃此時陽貶蘇州猶欲與太守俱逃發難端者何人乎孝孺不奉草詔轟烈而死不愧建文臣吳谷王首開金川門納兵是賊也宜與景隆盛庸等並誅可也

入正大統永樂

革除之際余忍言之哉既已入正大統矣即不革除
無害也革除者恨之也既已恨之則建文若在安得
復為成王哉固辭帝位而不居者皆假也孝孺指斥
景清犯駕罪及其身以為事君者勸不亦可乎顧乃
連及九族累及鄰封坐死者數千百人慘矣胡藍之
變太祖摧功臣於前靖難之師成祖復摧諸賢於後
世安得復食節義之報乎然諸君子以此成名而成
祖以是累德吳跡成祖行事大類唐太宗其親身臨

陣亦類之然太宗之天下自為之其父李淵無與故
六月四日之事不妨直書且建成元吉有得罪宮闈
之舉大義滅親異世猶或非之在成祖靖難之師既
云迫於不得已而起聊以避禍矣獨不可釋太祖之
子兄弟之賢而主之手天下太祖之天下也與太宗
不同矣也周王齊王皆可也何必身自為之由是言
之不及太宗遠矣

燕王起兵永樂

燕之舉兵克捷在燕王自為將而南兵之敗在勿令
朕有殺叔父名一語燕王既知此語遇戰先登瀕死
者慮竟脫去則以帝詔勿殺在先而軍中人欲生擒
故也然其舉兵克捷大端有四起兵之始掠薊遵懷
來山後州縣已無內顧之虞一也隨攻大寧挾寧王
取朵顏三衛兵分隸軍中又有口外率師來助百戰
百勝半出邊騎二也又高煦驍勇屢出王危督領精
催渡大江三也燒南兵之糧斷南兵之餉道四也

南兵之所以敗者亦有數端耿炳文敗於滹沱而不治罪李景隆敗於白溝而不治罪三易盛庸見二人敗兵如此不治罪如此安得不一走於淮再走於江乎江淮既走寇至門庭矣軍令不嚴大將屢易啟不敗得乎事起於齊黃而法不行於將帥此建文之所以亡也然建文一人耳諸王皆太祖之裔懿文同父產也遷周王於雲南削岷王為庶人兵湘擊齊幽桂何獨忍於諸王而寬於燕王乎又何必作此姑息之語以虛名而受實禍乎臨陣且不欲殺况來朝乎機

事失之穀中持其柄以示人齊黃等死不足以贖建文亦自取之孽矣

壬午狗難永樂

外史曰吾讀建文壬午遺事而致嘆於明祚之過歷也古來敵國之君得敵國之天下殺敵國忠義之臣未有滅宗斬祀血流海內蔓衍株連動以萬計如靖難之酷者也計洪武元年至壬午纔三十餘年耳而所培養砥礪已自如此豈天地忠厚節烈之氣天篤生之以照昭一代之綱常而不關國運耶胡藍之獄連死者四萬人餘猶曰謀逆也至遜國抗節諸臣引類而誅復數萬何以謝忠義之魂乎扶輿之苞孕竭矣李

自成一出而洪支無噍類社以屋猶然遲之二三百年
之久彼成祖何以得此哉識者猶歸功於太祖及列
宗云

三征永樂

永樂北征凡三八年庚寅二月征元遺孽木雅失里
戰斡難河乃元祖始興地失里遁去勒銘擒虎山十
月還北京十二年甲午三月征馬哈木戰撒里怯兒
地哈木遁去八月還北京二十年壬寅二月征阿魯
台次濶灤海收其孽畜班師九月還北京二十二年
甲辰復征魯台不遇而還師至榆木川上崩嗟乎三
敵者阿魯台最黠而征失里時阿魯台來戰靜魯鎮
敗走矣其後則又納款又遣使內附上封為和寧王

斗

未幾隨寇寧夏夫是以有甲辰之師罪浮於失里馬
哈木二人矣三者皆親征也魯台之役以議糧不繼
至誅兵部尚書方賓籍戶部尚書夏元吉可見魯台
叛服不常上心惡之憤兵必敗宜有沙正之事若使
此三事者並集於靖難之時恐成祖不能渡江矣乃
天假閒時以生邊變成永樂神武之名且因北征日
久而遂以燕京為都南京止稱留都誠子孫百世之
利矣

開設貴州 永樂

貴州羅施鬼國羅甸國王火濟之後歷唐宋皆以宣
慰治之不設流官其地西滇滇蜀東連荆粵皆四省地
也洪武十四年雲南方開置貴州都指揮使司未郡縣
也洪武之世足亂者三思州及古州尚蠻亂湯和楊
文繼平之馬燁以裸達奢香激變地方奢香叩閭馬
燁伏誅乃開赤水烏撒立龍場九驛周道千里以報
朝廷女子立功蠻荒未有如奢香之著者也至永樂
中思州思南沙抗相爭亂不止上密遣鎮遠侯顧成

校士擒之乃定於皇帝念曰郡縣不設土木作崇亂
終未有以已乃立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設三司等官
六府四州十五衛居然一都會矣此永樂十一年也
於此見二祖遠略誠有不可及者夫馬燁不誅則奢
香之心不服且諸羅告變勢必窮真二州相爭若張
皇致討露師萬里豈易得志二祖處置得宜不惜一
將易千里之地不帶一師成底定之功誠亦奇矣其
初鄉貢仍附雲南後乃分治與十五國等矣

開設交趾永樂

漢武帝平南越分交趾為三郡唐宋以後羈縻之不
設郡縣太祖因陳氏來貢仍之永樂在御黎季犁戕
殺其主稱皇帝陳天平自老樞上變上使行人送之
見殺然後令張輔沐晟征之論以立陳氏後輔出廣
西馮祥晟出雲南蒙自克其兩都罪人授首陳氏無
後從國人之請裂為郡縣三司可用建流官用設居然
省會矣未幾有簡定之變稱日南王又擁立陳季擴
指為陳後稱皇帝二人以次就就擒輔沐凡定交趾

者三擒王者亦三夫以遠在蠻荒不奉正朔成祖以百戰得此一塊土豈可輕擲乃宣德厭亂楊士奇楊榮當國遂力主棄去且以朱崖為比君臣賀為盛德當時夏原吉蹇義力爭之奪於二楊不果嗟乎朱崖之弃始於買捐之維州弃始於牛僧孺俱在漢唐宋中葉非兵力強盛之時乃宣德去成祖未久大寶三傳割地數千里邊苟多塵小醜伺釁端自二楊作之孽矣獨計當時交趾既開張輔黃福官其地前後且二十年俱以撤回釀變當時若以一人引沐英故事

世鎮其地則交趾亦雲南矣何遂不可治哉由是論之其失又不獨二楊而在成祖之世矣

買於賈字誤
降冊下於脫之字
否回於鄙字誤

平山東盜永樂

唐賽兒一妖女子耳作亂於益都石寨寨煽惑安莒諸鄰封遂成燎原之勢柳升專任征夫機通賊忌功釀亂吳中伏誅深當其罪唯是妖姬漏網株連天下婦女幾萬人其為法也酷矣哉究竟賽兒既獲兵刃莫施解紐而去竟羽化耶他如劉忠戰死於石寨衛青救安止於垂危王貴殺賊於諸城其功最著三人皆指揮也可見當時軍衛之設亦自可用後乃凌夷衰微矣獨計是時柳升雖誅三人不聞顯擢賞四討激

勸之典母亦尚有未盡歟此永樂十八年也

常熟丁氏

河漕轉運 永樂十三年

禹貢一書九州之產皆達於河就天子都而言也漢唐宋都長安汴京漕皆因河不勞餘力元都燕京距江淮數千餘里河渠未通初作海運元亦奇矣永樂都燕因之十三年乃變海運為漕漕在江淮之間陳瑄力多齊魯之間宋禮功著凡鑿清江浦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及鑿呂梁二洪築白塔通大江及高郵諸堤皆瑄也凡開會通河汶泗為源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置十五閘皆禮也至同有事河工

淑照堂叢書